四庫全書

薈要

〖子部〗

乾隆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十七册

Z121.5
CH1
67

吉林人民出版社

ZJU001016175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欽定四庫全書卷要 子部 唐摭言卷一至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唐摭言目録

卷一

統序科第

貢舉薦辟并行鄉飲酒

會昌五年舉格節文

述進士上篇

述進士下篇

散序進士

兩監

西監

東監

鄉貢

廣文

兩都貢舉

試雜文

朝見
謁先師
進士歸禮部
卷二
京兆府解送
元和元年登科記京兆等第牓序
廢等第
置等第
府元落
等第末為狀元
等第罷舉
為等第後久方及第
海述解送
爭解元扣貢院門求試後到附
得失以道
恚恨

卷三
散序
謝恩
期集
點檢文書
過堂
謎名
關試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慈恩寺題名遊賞賦咏雜記
卷四
節操
與恩地舊交
師友
氣義
卷五

切磋
以其人不稱才試而後驚
卷六
公薦 門生薦坐主 師友相薦附
卷七
起自寒苦 不第即貢附
好放孤寒
升沈後進
放老
已落重收
為鄉人輕視而得者
以賢妻激勸而得者
憂中有喜
誤放
友放
遭遇
卷八
知已
通榜
及第後隱居
別頭及第
入道
卷九
主司撓悶
陰注陽受
夢
聽響卜
自放狀頭
誤擬惡名
防慎不至
好知已惡及第

好及第惡登科
勑賜及第
表薦及第
惡得及第
芳林十哲
四凶

卷十

載應不捷聲價益振

海叙不遇
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卷十一

反初及第
反初不第
無官
薦舉不捷
已得復失

以德報怨
惡分疎
怨怒 貢士附
自負

卷十二

輕佻 戲謔嘲咏附
設奇沽譽
酒失

卷十三

敏捷
矛楯
惜名
無名子謗議

卷十四

主司稱意
主司失意

卷十五
雜記
條流進士
閩中進士
賢僕夫
舊語
切忌
没用處

臣等謹案唐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定保里貫其散序一篇稱王溥為定保也陳振孫書録解題謂定保從翁則溥之族也據此本實一百有三門數目差舛不應至是豈商濬之前已先有刪本保舊本不題其里貫舉之制特詳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祿事亦足以覘名場之風氣為吳融之壻光化三年進士喪亂後入湘南考定保登第之歲距朱溫篡唐僅六年又序中稱溥為丞相則是書成于顯德元年以後故題唐國號不復作内詞歟然定保生于咸通庚寅至是年八十五矣不審何以尚能著書也同時南唐鄉貢士何晦亦有唐摭言五卷與定保書同名今晦書未見而定保書刻於商氏稗海者刪削大半殊失其真此本為松江宋賓王所録末有跋語稱以汪士鋐本校正較稗海所載特為完備近日揚州新刻即從此録出者也惟是晁公武讀書志稱是書分六十三門而此本實一百有三門數

耶是書述有唐一代貢舉之制特詳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祿事亦足以覘名場之風氣驗士習之淳澆法戒無陳可為永鑒不止小說祿家但記異聞已也據定保自述蓋聞之陸扆吳融李渥顏蕘王溥王渙盧延讓楊贊圖崔籍若等所談云乾隆四十一年七月恭

校上

總裁官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唐摭言目録

總校官臣陸費墀

唐摭言卷一

唐 王定保 撰

統序科第

周禮鄉大夫具鄉飲酒之教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舉賢者貢于王庭非夫鄉舉里選之義源于中古乎夫子聖人始以四科齒門弟子後王因而範之漢革秦亂講求典禮亦解循塗方轍以須賢俊考德行則升孝廉而激浮俗掄道藝則第雋造而廣人文故郡國貢士無虛歲矣縣是天下上計集于大司徒府所以顯五教于萬民者也我唐沿隋法漢孜孜矻矻以事草澤琴瑟不改而清濁殊塗丹漆不施而豐儉異致始自武德辛巳歲四月一日勑諸州學士及蚤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于治體為鄉里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斯我唐貢士之始也厥有

貢舉麈革并行鄉飲酒

開元二十五年二月勑應諸州貢士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數所宜貢之人解送之日行鄉飲禮牲用少牢以官物充

會昌五年舉格節文

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外州府舉士人等修明經進士業者並隷名所在監及官學仍精加考試所送人數其國子監明經舊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請送二百人進士依舊格送三千人其隷名明經亦請送二百人其宗正等進士送二十人其東監同華河中所送進士不得過三十人明經不得過五十人其鳳翔山南西道東道荆南鄂岳湖南鄭滑浙西浙東廊坊宣商涇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東川陝虢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五人明經不得過二十人其河東陳許汴徐泗易定魏博澤潞幽孟靈夏淄青鄆曹兗海鎮冀麟勝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人明經不得過十

五人金汝鹽豐福建黔府桂府嶺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七人明經不得過十人其諸支郡所送人數請申觀察使為解都送不得諸州各自申解諸州府所試進士雜文據元格並合封送省准開成三年五月三日勑落下者今緣自下不送所試以來舉人公然拔解今諸州府所試各須封送省司檢勘如病敗不近詞理州府妄給解者試官停見任用闕

述進士上篇

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學舉于有司者競集于進士矣錄是趙傪等嘗删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古者閭有序鄉有庠以時教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則升于諸侯之學諸侯歲貢其尤著者移之于天子升于太學故命曰造士然後命焉周禮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司馬論辨官材論進士之賢以告于王者而定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若列之

于科目則俊秀盛於漢魏而進士隋大業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孫伏伽皆隋之進士也明矣然彰於武德而甲於貞觀蓋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贊神授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乃光宅四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

述進士下篇

元和中中書舍人李肇撰國史補其畧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終身為文人故爭名常為時所重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近年及第未過關試皆稱新及第進士所以韓中丞儀當有知聞近過關試儀以一篇紀之曰短行納了付三銓休把新銜惱必先今日便稱前進士好留春色與明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然拔解亦須預託人為詞賦非謂白薦）將試各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之關宴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為離會）

散序進士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搢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以至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貢倜儻之才變通之術蘇張之辨說荊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畫弘羊之書計方朔之詼諧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雖處子之不若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所無恨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獨孤及撰河南府法曹

參軍張從師墓誌云從師祖損之隋大業中進士甲科仕至侍御史諸曹員外郎損之生法以碩學麗藻名動京師亦舉進士自監察御史為會稽令

兩監

按實錄西監隋制東監龍朔元年所置開元以前進士遊太學皆苦貧共做五人登科相次典校邵後二年擢第以寃橫貶卒南中昔日蕭邵友四人才成童華與趙七侍御驊蕭十功曹頴士故邵十六司倉軫未冠不由兩監者深以為恥李華員外寄趙七侍御詩畧曰

又郭代公崔湜范履冰華皆由太學登第李肇舍人撰國史補亦云天寶中袁咸用劉長卿分為朋頭是時常重兩監爾後物態澆漓稔于世祿以京兆為榮美同華為利市莫不去實務華棄本逐末故天寶二十載勑天下舉人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郡學生廣德二年制京兆府進士並令補國子生斯乃救壓覆者耳奈何人心既去雖拘之以法猶不能勝矧或執大政者不常其人所立既非自我則所守亦不堅矣繇是貞元十年已來殆絕於兩監矣貞觀五年已後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增置學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員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至永淳以後乃廢龍朔二年九月勑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為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各絹三匹四門學生各絹二匹雋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學各絹一疋皆有酒脯其分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年國子監所管學生國監試州縣學生當州試並藝業優長者為試官仍長官監試其試者通計一年所授之業口問大義十條得八已上為上得六已上為中得五已下為下類三不及在學九年律生六年不任貢舉者並解退其從縣向州者數下第並須通計服闋重任者不在計限諸博士助教皆分經授每一經必令終講未終不得改業開元二十一年五月勑諸州縣學生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弟若庶人並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經已上未及一經而精神

聰悟有文詞史學者每年銓量舉送所司簡試聽入四門學充俊士即諸州貢人省試下第情願入學者聽國子監所管學生尚書省補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州縣學生取郭下縣人替諸州縣學生習本業之外仍令兼習吉凶禮公私有禮事令示儀式餘皆不得輒使諸百姓立私學其欲寄州縣學授業者亦聽會昌五年正月勅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內土人寄修明經進士業者並宜隸名太學外州寄學及土人並宜隸名所在官學永為常制

西監

元和二年十二月奏兩京諸館學生總六百五十員每館定額如後西京學生五百五十員國子監八十員太學七十四員四門館三百員廣文館六十員律館算館各十員又奏伏見天寶已前國學生其數至多並有員額至永泰後西監置五百五十員東監近置一百員未定每館員額今謹具每館定額如前伏請下禮部准格

補置勅旨依

東監

東監元和二年十二月勅東都國子監量置學生一百員國子館十員太學十五員四門五十員律館十員廣文館十員書館三員算館二員

鄉貢

鄉貢里選盛於中古乎今之所稱蓋本同而末異也今之解送則古之上計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博士奉常通古今員數十人漢置五經而已太常選民年十八已上好學者補弟子郡國有好文學敬順於鄉黨者令與計偕授業太常如弟子一歲輒課通經藝補文學掌故上第為郎其秀異等太常以名聞其下才不事學者罷之若等雖舉於鄉亦由於學兩漢之制蓋本乎周禮者也有唐貞觀以前兩監之外亦頗重郡府學生然其時亦由鄉里所升直補監生而已爾後膏粱之族率以學校為鄙事若鄉貢蓋假名就貢而已景雲之前鄉貢歲二三千人蓋用古之

鄉貢也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鸞臺鳳閣龍石白水公時任考功員外郎下覆試十一人內張守真一人鄉貢開耀二年劉思玄下五十一人內雍思泰一人永淳二年劉廷奇下五十五人內元求仁一人光宅元年閏七月二十四日劉廷奇重試一十六人內康廷芝一人長安四年崔湜下四十一人李温玉稱蘇州鄉貢景龍元年李欽讓稱定州鄉貢附學爾來鄉貢漸廣率多寄應者故不甄別於牓中信本同而末異也明矣大歷中楊綰疏請復舊章貴全乎實尋亦寢於公族垂空言而已

廣文

天寶九年七月詔於國子監別置廣文館以舉常修進士業者斯亦救生徒之離散也始其春官氏擢廣文生者名第無高下貞元八年歐陽詹第三人李觀第五人爾來此類不乏暨大中之末咸通乾符以來率以為末第或曰鄉貢實也學生主也主宜下於實故列於後也大順二年孔魯公在相位思矯其弊故特置吳仁璧於

蔣肱之上明年公得罪去職及第者復尋常而已悲夫

兩都貢舉

永泰元年始置兩都貢舉禮部侍郎官號皆以知兩都為名每歲兩地別放及第自大歷十一年停東都貢舉是後不置

試雜文

進士科與雋秀同源異派所試皆答策而已兩漢之制有射策對策二義者何射者謂列策於几案貢人以矢投之隨所中而對之也對則明以策問授其人而觀其臧否也如公孫弘董仲舒皆由此而進者也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舊章垂拱元年吳師道等二十七人及第後勅批云畧觀其策並未盡善若依令式及第者惟秖一人意欲廣收其材通三者並許及第後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思玄奏請加試帖經與雜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尋以則天草命事復因循至神龍元年方行三場試故常列詩賦題目於榜中矣

朝見

國朝舊式天下貢士十一月一日赴朝見長壽二年拾遺劉承之上疏請元日舉人朝見列於方物之前從之見狀臺司按覽中使宣口勅慰諭建中元年十一月朝集使及貢士見於宣政殿兵興以來四方不上計內外不會同者二十五年矣今計吏至一百七十三人矣仍令朝集使每日二人待制

謁先師

開元五年九月詔曰古有賓獻之禮登於天府揚於王庭重學尊師興賢進士能美風俗成教化蓋先王之繇焉朕以寡德欽若前政思與子大夫復臻於理故他日訪道有時忘餐乙夜觀書分宵不寐悟專經之義篤學史之文永懷覃思有足尚者不示褒崇孰云奬勸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質問其義宜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內

即為常式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於習才也

進士歸禮部

俊秀等科比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李昂員外性剛急不容物以舉人皆飾名求稱搖蕩主司談毀失實竊病之而將草焉集貢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愚知之矣考校取捨存乎至公如有請託于時求聲於人者當首落之既而昂外舅常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乃舉權于昂昂怒集貢人名權庭數之權謝曰人或畏知竊聞於左右非敢求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詞或不典將與衆評之若何皆曰唯公之命既出權謂衆曰向之言其意屬我也吾誠不第決矣又何藉焉乃陰求昂瑕以待之異日會論昂果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手前曰夫禮尚往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不臧既得聞矣而執事昔有雅什嘗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嘻笑曰有何

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閒豈執事之詞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耄厭倦天下將禪于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是時國家寧謐百寮畏法令兢兢然莫敢跌昂聞惶駭蹶起不知所酬乃訴於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權吏初昂强愎不受囑請及是有請求者莫不允從由是廷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詔禮部侍郎專之矣論曰永嘉之後以文儒亨達不由兩監者稀矣于時揚籍先兩監而後鄉貢蓋以朋友之臧否文藝之優劣切磋琢磨匪朝伊夕抑揚去就與衆共之有如趙邵蕭李交全分契洎乎近代厥道寖微玉石不分薰蕕錯雜長我之望殊缺遠方之來亦乖止謂羣居固非苞合是知生而知之者性也學而知之者習也渾金璞玉又何追琢之勞乎黃汙行潦又何版築之置乎紵衣之獻彼跡疎而道親也畫龍之効斯面交而心賊也後之進者定

趙驊邵軫蕭穎士李華 婁郭苑陳章師德郭元振陳子昂 靡不名遂功成

交擇友當問道之何如

唐摭言卷二

唐 王定保 撰

京兆府解送

神州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選之或至渾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異於是則往往牒貢院請落由暨咸通乾符則為形勢吞噬臨制近同及第得之者互相誇詫車服侈靡不以為僭仍期集人事貞實之士不復齒所以廢置不定職此之由其始末録之如左

元和元年登科記京兆等第牓叙

天府之盛神州之雄選才以百數為名等列以十人為首起自開元天寶之世大歷建中之年得之者搏躍雲衢階梯蘭省即六月沖霄之漸也今所傳者始于元和丙戌歲次序名氏目曰神州等第録

廢等第

開成二年大尹崔珙判云選文求士自有主司州府送名豈合差等今年不定高下不鎖試官既絶猜嫌暫息浮競差功曹盧宗回主試除文書不堪送外便以所下文狀為先後試雜文後重差司録侯雲章充試官竟不列等第明年崔珙出鎮徐方復置等第

大中七年韋澳為京兆尹牓曰朝廷將裨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專明經進士及貞元元和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唯務切磋不分黨甲絶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標名僅同科第既為盛事固可公行近日以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肩之日曾非考覈盡繫經營奥學雄文例舍于貞方寒素增年矯貌盡取於朋比羣强雖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叨居畿甸合貢英髦非無藻鑑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窺實難裁處況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解不合區分其

今年所合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前後為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

置等第

乾符四年崔涓為京兆尹復置等第差萬年縣尉公乘億為試官　試火中寒暑退賦　殘月如新月詩

李時文公孫　韋硎　沈駕　羅隱　劉纂　倪曙

唐駢　周繁池人善賦　吳廷隱　賈涉其年所試八韻涉擅場而屈其等第

府元落

郭求元和元年　楊正舉六年　唐炎八年　高鈇九年　平曾長慶二年貶

崔伸寶歷二年罷　韋鋌太和二年　鄭從讜開成二年　韋琮乾寧二年

等第末為狀元

李固言元和七年

等第罷舉

劉隲　田岩並元和七年　韋元佐並元和八年　張倏　辛諒　崔殼

孟夷十二年　韋璟十四年　李餘並二年　鄭崖三年

薛渾並長慶年　韋澭

李景方　盧鎰並寶歷元年　韋敖二年　元道

韋衍並太和二年　殷悕　劉軻　劉蕡　倪曙

胡渙　樊宗並開年　温岐四年　蘇俊開年

韓宁會昌二年　李蓁　韓賦　魏鎒

孫璵並四年　韋硎　韓肱並三年　魏鎒

周繁並乾符三年　羅隱

為等第後久方及第

韋力仁　趙蕃　黃頗並十三年　劉纂後二十一年

論曰孟軻言遇不遇命也或曰性能則命通以此循彼匪命從於性耶若乃大者科級小者等列當其角逐文場星馳解試品第潛方於十哲春闈斷在於一鳴奈何取舍之源殆不踵此或解元永黜或高等尋休黃頗以洪奧文章蹉跎者一十三載劉纂以平漫子弟汨沒者二十一年温岐濫竊於白衣羅隱負冤於丹桂由斯言之可謂命通性能豈曰性能命通者歟苟怫於是何姦冗常不有之矣

海述解送

荆南解比號天荒大中四年劉蛻舍人以是府解及第時崔魏公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書畧曰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

爭解元 叩貢院門求試後到附

同華解最推利市與京兆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鎮三峯時及秋賦牓云特加置五場蓋詩謌文賦帖經為五場常年以清要書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千里而來聞是皆寢去唯盧弘正尚書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饌侈靡於往時華之寄客畢縱觀於側弘正自謂獨步文場公命曰試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弘正已試兩場而馬植下解植將家子弟從事華皆竊笑公曰此未可知既而試登山採珠賦畧曰文豹且異于驪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公大服其精當遂奪弘正解元後弘正自丞郎將判艚俄而為植所據弘正以手札戲植曰昔日

華元已遭毒手今來艚務又中老拳復日試破竹賦咸通末永樂崔侍中廉問江西取羅鄴為督郵鄴因主解試時尹璞自遠來求計偕璞有文而使氣鄴挾私黜之璞大恚怒疏鄴云羅鄴諱則則可知也鄴父則為餘杭鹽鐵小吏

白樂天典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祜自負詩名以首冠為已任既而徐凝後至會郡中有宴樂天諷二子矛楯祜曰僕為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祜曰甘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又金山寺詩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祜愕然不對於是一座盡傾凝奪之矣

大中中紇干峻與魏鏦爭府元而紇干屈居其下翌日錄暴卒時峻父方鎮南海由是為無名子所謗曰離南海之日應得數斤當北闕之前未消一捻因此峻兄弟皆罷舉張又新時號張三頭 進士狀頭宏詞勅頭京兆解頭

國朝自廣明庚子之亂甲辰天下大荒車駕再幸岐梁道殣相望郡國率不以貢士為意江西鍾傳令公起於義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職為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薦賢為急務雖州里白丁片文隻字求貢於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至於考試之辰設會供帳申於治平行鄉飲酒之禮常率賓佐臨視拳拳然有喜色復大會以餞之筐篚之外率皆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海送皆不減十萬垂三十載此志未嘗稍怠時舉子有以公卿關節不遠千里而求首薦者歲常不下數輩合淝李郎中羣始與楊衡符載等同隱廬山號山中四友（內一人不記姓名）先是封川李相遷閣長會有名郎出牧九江郡者執辭之際屢以文柄迎賀於公公曰誠如所言廬山處士四人儻能計偕當以到京兆先後為齒既而公果主文於是擁旌造柴關激之而笑時三賢皆滕固唯合淝公年十八嬰然曰及其成功一也遂束書就貢比及京師已鎖貢院乃趍院門請引見公問其所止答云到京後時未遑就館合淝神質瓌秀主司為之動容因曰不為作狀頭便可延於吾廬矣楊衡後因中表盜衡文章及第詣闕尋其人遂舉亦及第或曰見衡業古調詩其自負者有一一鶴聲飛上天之句初遇其人頗憤怒既而問曰其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前人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輒偷衡笑曰猶可恕矣符在後佐李隲為江西副使失意去從劉闢（已上李羣與楊衡符載等事一節事年代前後不相接）

高貞公郢就府解後時試官別出題目曰沙洲獨鳥賦即援筆而成曰鴈有飛鳥在河之洲一飲一啄載沈載浮賞心利涉之地浴質至清之流（其年首送）

得失以道

李翺與弟正辭書（貞元末正辭取京兆解不送翺故以書勉之）其書曰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猶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吾人之所憂也吾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到於古人之

隙耳其心既自以為到且無謬則吾何徃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為十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其餘者以與時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也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秖益動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俗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詞也惡得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沒千餘歲矣吾不見其人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詞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欺安知其讀吾詞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與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天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乎外者也吾未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為哉汝雖天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其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云爾

憲恨

太和初李相回任京兆府叅軍主試不送魏相公謇深銜之會昌中回為刑部侍郎謇為御史中丞當與次對官三數人候對於閤門謇曰某頃歲府解蒙明公不送何幸今日同集於此回應聲答曰經上呼如今也不送謇為之色變益懷憤憲後回謫牧建州謇大拜回有啟狀謇悉不納既而回怒一衙官決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徭役求隸籍者所費不下數十萬其人切恨停廢後因七命至京師接時相訴冤諸相皆不問會亭午憩於槐陰顏色憔悴傍人察其有私詰之其人具述本意於是誨之曰建陽相公素與中書相公有隙子盍請之言訖魏公導騎自中書而下其人常懷文狀即如所誨望塵而拜導從問對曰建州百姓訴冤公聞之倒持麈尾敲檐子門令止及覽狀所論事二十餘件第一件取同姓

之女入宅於是為魏相極力鍛成大獄時李相巳量移鄧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鞫却迴建陽竟坐貶撫州司馬終於貶所

盧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解試為試官末送肇有啟謝曰巨鼇員巔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某昨限以人數擠排雖獲申展深慙名第奉送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耶一座聞之大笑

華良夫常為京兆解不送良夫以書讓試官曰聖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進士科者三千餘人良夫之族未有登是科者以此慨嘆憤惋從十歲讀書學為文章手寫之文過於千卷

王泠然與御史高昌宇書曰僕之怪君甚久矣不憶往日任宋城縣尉乎僕稍善文章每蒙提奬勤勤見遇又以齊旰叨承恩顧銘心在骨復聞升進不出臺省當為風波可望故舊不遺近者伏承皇皇者華出使江外路次於宋依然舊遊門生故人動有十輩蒙問及者衆矣未嘗言泠然明公縱欲高心不垂半面豈不畏天下窺公侯之淺深與著緑袍乘驄馬蹌蹌踖踖正色誰敢直言僕所以數日伺君望塵而拜有不平事欲圖於君莫厭多言而彰公短也先天年中僕雖幼小未閑聲律輒參舉選公既明試量擬點額僕之狂落豈肯緘口是則公之激僕僕豈不知公之辱僕僕終不忘其故亦上一紙書蒙數遍讀重相摩奬道有性靈云其來年掌試仰取一名於是遂巡受命匍匐而歸一年在長安一年在洛下一年坐家園去年冬十月得送今年春三月及第往者雖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雲天下進士有數自河以北唯僕而已光華籍甚不是不知君須稍垂後恩雪僕前恥若不然僕之方寸別有所施何者故舊相逢今日之謂也僕之困窮如君之往昔君之未遇似僕之今朝因斯而言相去何遠君是御史僕是詞人雖貴賤之間與君隔濶而文章之道亦謂同聲而不可以富貴驕人

亦不可以禮義見隅且僕家貧親老常少供養兄弟未有官資嗷嗷環堵菜色相看貧而賣漿值天冷冬又屬停選試遣僕為御史君在貧途見天下文章精神氣調得如王子者哉實能憂其危拯其弊今公之富貴亦不可多得意者望御史今年為僕索一婦明年為留心一官幸有餘力何惜些些此僕之宿憾口中不言君之此恩頂上相戴儻也貴人多忘國士難期使僕一朝出其不意與君並肩臺閣側眼相視公始悔而謝僕僕安能有色於君乎僕生長草野語誠觸忤并詩若干首別來三日莫作舊眼相看山東布衣不識忌諱冷然頻首論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又曰求已不責於人君子振跡發身咸覩善地反之於已何得喪之不常望之於人則愛憎之競作王泠然之貢氣推命何疎魏丞相之復仇尤人太過凌轢險詖二子得之有若李文公誨弟之書華良夫干時之氣所謂君子之儒也徐凝馬植豈非得之且武當垂名於不朽矣尹璞所謂雖文何益後之學者得不以為炯戒哉

唐摭言卷二

唐摭言卷三

散序

唐 王定保 撰

定保生於咸通庚寅歲時屬南蠻騷動諸道徵兵自是聯翩寇亂中土雖舊第太平里而跡未嘗達京師故治平盛事罕得博聞然以樂聞科第之美常諮訪於前達間如丞相吳郡公扆翰林侍郎濮陽公融恩門右省李翰林侍郎濮陽公融恩門右省李翰林侍郎濮陽公融恩門右省李

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牀車馬闐塞莫可殫述洎巢寇之亂不復舊態矣

謝恩

狀元已下到主司宅門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入門並叙立於階下北上東向主司列席褥東面西向主事揖狀元已下與主司對拜拜訖狀元出行致詞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訖狀元已下各各齒叙便謝恩餘人如狀元禮禮訖主事云請諸郎君叙中外狀

請狀元曲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如狀元禮禮訖主司對坐于

名第即謝衣鉢如踐世科即感泣而謝

時公卿來看皆南行叙坐飲酒數巡便起赴期集院或云此禮亦不常即有於都省設謝公卿來看或不坐而去

方一一言及薦導之處俾其各謝挈維之力苟特達而取亦要言之

期集

謝恩後方詰期集院大凡勑下已前每日期集兩度詰主司之門然三日後主司堅請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團司所錄輩參狀元後便參衆郎君拜訖俄有一吏當中庭唱曰諸郎君就坐隻東雙西其日醼罰不少又出抽名紙錢每人十千文其斂名紙見狀元俄於衆中鬻抽三五筒便出此錢鋪底一自狀元已下每人三十千文

點檢文書

狀元録事具啟事取人數主司於其間點請三五人工於八韻五言者或文字乖訛便在點竄矣大約避廟諱御名宰相諱然三十所製分為兩卷以金銅軸頭青縹首進上

過堂

其日團司先於光範門裏東廊供帳備酒食同年於此候宰相上堂後參見于時主司亦召知聞三兩人會於他處此筵罰錢不少宰相既集堂吏來請名紙生徒隨

座主過中書宰相橫行在都堂門裏叙立堂吏通云禮
部某姓侍郎領新及第進士見相公俄有一吏抗聲屈
主司乃登階長揖而退立於門側東向然後狀元已下
叙立於階上狀元出行致詞云今月日禮部放榜某等
幸忝成名獲在相公陶鑄之下不任感懼在左右下
即云慶懼言訖退揖乃自狀元已下一一自稱姓名稱訖堂吏云無
客主司復長揖領生徒退詣舍人院主司襴簡舍人公
服鞾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禮貌謹敬有加隨事叙杯酒
後於階前鋪席褥請舍人登席諸生皆拜舍人答拜狀
元出行致詞又拜答拜如初便出於廊下候主司出一
揖而已當時諸宅謝恩便致飲席

闕試

吏部員外其日於南省試判兩節諸生謝恩其日稱門
生謂之一日門生自此方屬吏部矣

識名

大相識主司在慶次相識主司在小相識主司有聞喜勑
兄弟士

宴櫻桃　月燈　打毬　牡丹　看佛牙每人二千以上佛牙樓賓
壽定水莊嚴皆有之窖壽量成佛牙用水精函子盛銀
菩薩捧之然得一僧跪捧菩薩多是僧録或首座方得
捧之闕讌此最大宴亦謂之
矣雖逛備述于前矣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郭代云十八擢第其年冬制入高等

何扶太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絶寄舊同年

曰金榜題名墨尚新今年依舊去年春花間每被紅粧
問何事重來只一人

進士題名自神龍之後過關宴後率皆期集於慈恩塔
下題名故貞元中劉太真侍郎試慈恩寺望杏園花發
詩會昌三年賛皇公為上相其年十一月十九日勑諫
議大夫陳商守本官權知貢舉後因奏對不稱旨十二
月十七日宰臣遂奏依前命左僕射兼太常卿王起主
文二十二日中書復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
司為座主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

國家設文學之科求貞正之士所宜行敦風俗義本君親然後申於朝廷豈必為國器豈可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寖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後進士及第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俊既遇春節難阻良遊三五人自為宴樂並無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為宴會仍委御史臺察訪聞奏謹具如前奉勅宜依於是向之題名各盡削去蓋賛皇公不由科第故設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復舊態

曲江遊賞雖云自神龍以來然盛於開元之末何以知之案實録天寶元年勅以太子太師蕭嵩私廟逼近曲江因上表請移他處勅令將士為嵩營造嵩上表謝仍議令將士創造勅批云卿立廟之時此地閑僻今傍江修築舉國勝遊與卿思之深避喧雜事資改作遂命官

司承已折除終須結構已有處分無假致辭

蕭頴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寞無與比常自携一壺逐勝郊野偶憩于逆旅獨酌獨吟會風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領一小童避雨於此頴士見其散冗頗肆凌侮逡巡風定雨霽車馬卒至老父上馬呵殿而去頴士倉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書也頴士常造門未之面極所驚愕明日具長牋造門謝尚書命引至廡下坐而責之且曰所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復曰子負文學之名踞忽如此止於一第乎後頴士終於揚州功曹

小歸尚書牓裴起部與邠之李摶先輩舊友摶以詩賀廷裕曰銅梁千里曙雲開仙籍新從紫府來天上已張新羽翼世間無復舊塵埃嘉禎果中君平卜賀喜須斟卓氏盃應笑戎藩刀筆吏至今泥滓曝魚腮既而復以二十八字謔之曰曾隨流水化几鱗安上門前一字新聞道蜀江風景好不知何似杏園春裴有六韻答曰何

勞問我成都事亦報君知便納降蜀柳籠堤煙矗矗海棠當戶燕雙雙富春不並窮師子濯錦全勝旱曲江高卷絳紗楊氏宅時主文寓楊子巷故有此句半垂紅袖薛濤窓浣花泛鵁詩千首靜衆尋梅酒百缸若說絃歌與風景主人兼是碧油幢

太和二年崔郾侍郎東都放牓西都過堂杜牧有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少年多釀酒却將春色入關來

胡証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絶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度嘗狎遊為兩軍力人十許輩凌轢勢甚危窘度潛遣一介求救於証証衣皁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証飲數到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盃盤無餘瀝後巡主人上燈証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橫置脇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鍾次及一角觚者凡三臺三遍酒未能盡淋漓逮至並座証舉蹲將擊之羣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為神人証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崔沆及第年為主罰録事同年盧彖俯近關宴堅請假往洛下拜慶既而淹緩久之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彖以彫幰載妓微服鞚韝縱觀於側遽為圍司所發沆判之畧曰深攬席帽密映鑪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咸通中進士及第過堂後便以騾從車服侈靡之極稍不中式則重加罰金蔣泳以故相之子少年擢第時家君任太常卿語泳曰爾門緒孤微不宜從世禄所為可先納罰錢慎勿以騾從也

盧文煥光化二年狀元及第頗以宴醵為急務常俯關宴同年皆患貧無以致之一旦紿以遊齊國公亭子既至皆解帶從容文煥命圍司牽驢時柳璨告文煥以驢從非已有文煥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璨甚銜之居四年璨登庸文煥憂戚日加璨每遇之曰藥不瞑眩厥疾

弗瘳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列於岸游幸蜀之後皆燼於兵火矣所存者唯尚書省亭子而已進士關宴常寄其間既徹饌則移樂泛舟率為常例宴前數日行市駢闐於江頭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於此有若中東床之選者十八九鈿車珠鞍櫛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尚書為大京兆楊知至侍郎將携家人遊致書於能假舫子先是舫子已為新人所假能答書云已為三十子之鳩居矣知至得書怒曰昨日郎吏敢此無禮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權知大尹開成五年樂和李公榜于時上在諒闇故新人遊賞率常雅飲詩人趙嘏寄贈曰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三十一枝風滿懷春色向人動遮路亂花迎馬紅鶴馭迴飄雲雨外蘭亭不在管絃中居然自是前賢事何必青樓倚翠空

寶歷年中楊嗣復相公具慶下繼放兩牓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于潼關既而大宴於新昌里第僕射與所執坐于正寢公領諸生翼坐于兩序時元白俱在皆賦詩於席上唯刑部楊汝士侍郎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隅坐應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年疏傅雖云盛詎有茲筵醉醁醽汝士其日大醉歸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

大順中王渙自左史拜考功員外同年李德鄰自右史拜小戎趙光胤自補闕拜小儀王拯自小版拜少勲渙首唱長句感恩上裴公曰青衿七十牓三年建禮含香次第遷珠彩乍連星錯落桂花曾到月嬋娟王經磨琢多成器劍拔沈埋便倚天應念銜恩最深者春來為壽拜尊前裴公答曰謬持文柄得時賢粉署清華次第遷昔歲策名皆健筆今朝稱職並同年各懷器業寧推讓俱上青霄豈後先何事老來猶賦詠欲將酬和永留傳王起於會昌中放第二牓内道場詩僧廣宣以詩寄賀曰從辭鳳閣掌絲綸便向青雲領貢賓再闢文場無枉

路兩開金牓絕寃人眼看龍化門前水手放鶯飛谷口
春明日定歸台席去鶺鴒原上共陶鈞起答曰延英面
奉入青闈亦選功夫亦選奇在治只求金不耗用心空
學稱無私龍門變化人皆望鶯谷飛鳴自有時獨喜向
公誰是證彌天上士與新詩
周墀任華州刺史武宗會昌三年王起僕射再主文柄
墀以詩寄賀并序曰僕射十一叔以文學德行當代推
高在長慶之間春闈主貢採撫孤進至今稱之近者朝
廷以文柄重難將抑浮華詳明典實由是復委前務三
領貢籍迄今二十二年于茲亦縉紳儒林罕有如此之
盛況新榜既至衆口稱公墀忝沐深恩喜陪諸彦因成
七言四韻詩一首輒敢寄獻用導下情兼呈新及第進
士文場三化魯儒生二十餘年振重名曾忝木鷄誇羽
翼又陪金馬入蓬瀛墀初年木鷄賦及第當陪僕射守臧内庭雖欣月桂居
先折更羨春蘭最後榮欲到龍門看風水關防不許暫
離營時諸進士皆賀起答曰貢院離來二十霜誰知更
忝主文場楊葉縱能穿蒼的桂枝何必愛新香九重每
憶同仙禁六義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見蓮峰之
下欲徵黃
王起門生一榜二十二人和周墀詩嵩高降德為時生
洪筆三題造化名鳳詔佇歸專北極驪珠搜得盡東瀛
褒衣已換金章貴禁掖曾隨玉樹榮明日定知同相印
青衿新列柳間營盧肇字子發公心獨立副天心三轅春闈
冠古今蘭署門生皆入室蓮峰太守別知音同升翰苑
時名重遍立朝端主意深新有受恩江海客坐聽朝夕
繼為霖丁稜字子威三年竭力向春闈塞斷浮華衆路岐盛
選棟梁稱昔日平均雨露及明時登龍舊美無斜徑折
桂新榮盡直枝莫道只陪金馬貴相期更在鳳凰池姚鵠
字居雲昔年桃李已滋榮今日蘭蓀又發生蓍韭採時皆
有道權衡分處且無情叨陪鴛鷺朝天客共作門闌出
谷鶯何事感恩偏覺重忽聞金榜扣柴荆退之自顧微
叨竊是望策試之後遂歸盩厔山居不期一旦進士圍
遶人賫榜扣門相報方知忝幸矣高退之字遵聖

當年門下化龍成今日餘波進後生仙籍共知推麗則
禁垣同得薦嘉名桃谿蚤茂誇新萼菊圃初開耀晚英
誰料羽毛方出谷許教齊和九皐鳴孟球字庭王孔門頻建
鑄顏功紫綬青衿感激同一簣勤勞成太華三年恩德
被春闈屈重名文柄久持殊歲紀恩門三啟動寰瀛雲
霄幸接鴛鸞盛變化欣同草木榮作得陽和如細柳參
差長近亞夫營裴翻字雲章滿朝簪紱半門生又見新書甲
乙名孤進自今開道路至公依舊振寰瀛雲飛太華清
詞著花發長安白屋榮忝受恩光同上客唯將報德是
經營樊驤字彥龍滿朝朱紫半門生新榜勞人又得名國器
舊知收片玉朝宗轉覺集登瀛同升翰苑三年美繼入
花源九族榮共仰蓮峰聽雪唱欲賡仙曲意怔營崔軒字鳴
一振聲華入紫微三開秦鏡照春闈龍門舊列金章
貴鶯谷新遷碧落飛思感風雷皆變化詩裁錦繡借光
輝誰知散質多榮忝鴛鷺清塵接布衣劉希逸字太隱龍門一
變荷生成況是三傳不朽名美譽蚤聞喧北闕頹波今
見走東瀛鴛行既接參差影雞樹仍同次第榮從此青
衿與朱紫升堂侍宴更何營林滋字後象恩光忽逐曉春生
金榜前頭忝姓名三感至公裨造化重揚文德振寰瀛
佇為霖雨曾相賀半在雲霄覺更榮何處新詩添照灼
碧蓮峰下柳間營李仙古字垂後二十二年文教主三千上士
滿皇州獨陪宣父遊瀛奏方接顏生魯衛遊多羨龍門
齊變化屢看雞樹第名流升堂何處最榮美朱紫環尊
幾獻酬黃顒字無顒三開文鏡繼芳聲暗接雲霄接去程曾
壓洪波先得路蚤升清禁共垂名蓮峰對處朱輪貴金
牓傳時玉韻成更許下才聽白雪一枝今過却詵榮張逍
步武禁中麻出滿寰瀛簪裾盡過前賢貴門館仍叨後
學榮看著鳳池相繼入都堂那肯滯關營丘上卿字陪之重德
由來為國生五朝清顯冠公卿風波久佇濟川檝羽翼

三遷出谷鶯絳帳青衿同日貴春蘭秋菊異時榮孔門弟子皆賢哲誰料窮儒忝一名 石貫字摠之 文學宗師心稱平無私三用佐貞明恩波舊是仙舟客德宇新添月桂名蘭署崇資金印重蓮峰高唱玉音清羽毛方荷生成力難繼鸞鳳上漢聲 李潛字德隱 科文又主守初時光顯門生濟會期美擅東堂登甲乙榮同內署待恩私羣鶯共喜新遷木雙鳳皆當即入池別有倍深知感士曾經兩度得芳枝 孟宁字處中 儒雅皆傳德教行幾歲浮俗贊文明龍門昔上波濤遠禁署同登渥澤榮虛散謬當陪杞梓後先寧異感生成時方側席徵賢急況說謌謠近帝京 唐思言字子文 聖朝文德最推賢自古儒生少比肩再啟龍門將二紀兩司鶯谷已三年蓬山皆美齊榮貴金榜誰知忝後先正是感恩流涕日但思旌旆碧峰前 左牟字嘉勝 春閨帝念主生成長慶公聞兩歲名有詔赤心同雨露無私和氣決寰瀛龍門乍出難勝幸鶯侶先行是最榮遥仰高峰看白雪多慚屬和意屏營 王甚夷字無黨 長慶曾收間世英早居臺閣冠公卿天書再受恩波遠金榜三開日月明已見差肩趨翰苑更期聯步掌台衡小儒謬跡雲霄路心仰蓮峰望太清 金厚載字化光 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榜至鎮開賀宴日張之於側時進士胡錡有啓賀略曰桂枝折處著萊子之綵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箭汾之名同故也第又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温及第汝士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

華州榜辞侍郎諸門生詩曰時君過聽委平衡粉署華燈到曉明開卷固難窺浩汗執心空欲慕公平機雲筆舌臨文健沈宋篇章發韻清自笑觀光渾昨日披心爭不愧羣生

盧相國鈞初及第頗窘於率費俄有一僕願為月傭服飾鮮潔謹幹不與常等都觀鈞褊乏往往有所資時俯及關宴鈞未辦醞率撓形於色僕輒請罪鈞具以實告對曰極細事耳郎君可以處分最先後勾當何事鈞初疑其妄既而將覘之始謂之曰爾若有伎吾當主宴第一要一大第為備宴之所次則徐圖其僕唯而去頃刻乃迴白鈞曰已稅得宅矣請幾郎檢校翌日鈞強往看之既而朱門甲第擬于宮禁鈞不覺欣然復謂曰宴處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張陳對曰但請選日啟聞侍郎張陳其請專掌鈞始慮其非反覆詰問但微笑不對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於猜疑既宴除之日鈞止于是俄觀幕帘茵毯華煥無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稱是鈞之醞率畢至由是公卿間靡不誇詫詰朝其僕請假給還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返連旬日鈞異其事馳往舊遊訪之則向之花竹一無所有但見頹垣壞棟而已議者以鈞之仁感通神明故為曲賛一春之盛而成此終身之美

盧肅鈞之孫貞簡有祖風光化初華州行在及第洎大冦犯闕二十年搢紳靡不褊乏肅始登第俄有李鴻者造之願傭力鴻以錐刀暇日往往反資於肅此外未嘗以所須為意肅有舊業在南陽常令鴻徵租皆如期而至往來千里而未嘗侵費一金既及第鴻奔走如初及一春事畢鴻即辭去

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永寧劉公第二子覃及第時公以故相鎮淮南勑即吏曰以銀一鋌資覃醵罰而覃所費往往數倍即吏以聞公命取足而已會時及薦新狀元方議醵率覃潛遣人厚以金帛預購數十石矣于是獨置是宴大會公卿時京國櫻桃初出雖貴達未適口而覃山積鋪席復和以糖酪者人享蠻榼一小盎亦不啻數升以至參御輩靡不霑足

羅玠貞元五年及第闕宴曲江泛舟舟沈玠以溺死後有關宴前卒者謂之報羅

宣慈寺門子不記姓氏酌其人義俠之徒也咸通十四年韋昭範先輩登第昭範乃度支侍郎楊嚴懿親宴席間帘幕罷皿之類皆假于計司楊公復遣以使庫供借其年三月中宴於曲江亭供帳之盛罕有倫擬時飲興方酣俄覩一少年跨驢而至騎悖之狀旁若無人於是俯逼筵席長耳引頸及肩復以巨筆振築佐酒謔浪之詞所不忍聆諸君子駭愕之際忽有於衆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墜於是連加毆擊復奪所執筆筆之百餘衆皆致怒爭礫亂下殆將斃矣當此之際紫雲閣門軋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告曰莫打傳呼之聲相續又一中貴驅殿甚盛馳馬來救門子乃捺筆迎擊中者無不面仆於地勑使亦為所筆既而奔馬而返左右從而俱入門亦隨閉而已座内甚欣娓然不測其來仍慮事連宮禁禍不旋踵乃以緡錢束素召行毆者訊之曰爾何人與諸郎君誰素而能相為如此對曰某是宣慈寺門子亦與諸郎君無素第不平其下人無禮耳衆皆嘉嘆悉以錢帛遺之復相謂曰此人必須亡去不則當為擒矣後旬朔座中賓客多有假逐宣慈寺門者門子皆能識之靡不加敬竟不聞有追問之者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閑行楚閏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

楚娘閏娘妓之尤者

盧肇袁州宜春人與同郡黃頗齊名頗富於産肇幼貧之與頗赴舉同日道路郡牧於離亭餞頗而已時樂作酒酣肇策蹇郵亭側而過出郭十餘里駐程俟頗為侶明年肇狀元及第而歸刺史以下接之大慙恚會延肇看競渡於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銜得錦標歸錦標船頭所得

薛監晚年厄於宦逐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榜下綴行

而出時進士團所由輩數十人見逢行李蕭條前導曰迴避新郎君逢鞫然即遣一介語之曰報道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許晝者雕陽人也薄攻五字詩天復四年大駕東幸駐驛甘棠晝於此際及第梁太祖長子虢大卿郎君者常與晝屬和晝以卿為輿主隨駕至洛下携同年數人醉於梁祖私第因折牡丹十許朵主吏前白云凡此花開落皆籍其數申令公秀才奈何恣意攀折晝慢罵久之主吏銜之潛遣一介馳報梁祖梁祖聞之頗睚眦獨命械晝而獻于時大卿竊知間道先遣使至晝遂亡命北莫知所之

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駭光業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別徵酒器盡歡而罷乾符四年諸先輩月燈閣打毬之會時同年悉集無何為兩軍將數輩私較於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强遲留用抶其銳劉覃謂同年曰僕能為羣公小挫彼驕必令解去如何狀元已下應聲請之覃因跨馬執杖躍而揖之曰新進士劉覃擬陪奉可乎諸輩皆喜覃驟馳擊拂風驅雷逝彼皆睜眙俄策得毬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數輩慙沮偃俛而去時閣下數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

咸通十三年三月新進士集於月燈閣為蹙鞠之會擊拂既罷痛飲于佛閣之上四面看棚欞比悉皆褰去帷箔而縱觀焉先是飲席未合同年相與循檻肆覽鄒希回者年七十餘牓末及第時同年將欲即席希回堅請更一巡歷衆皆笑或謔之曰彼亦何人何敢望回大中十年鄭顥都尉放牓請假往東洛覲省生徒餞於長樂驛俄有紀于屋壁曰三十騬騧一烘塵來時不鎖杏園春楊花滿地如飛雪應有偷遊曲水人

乾符丁酉歲闕宴甲於常年有温定者久困場屋坦率自恣尤憤時之浮薄設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輿金翠之飾戛出于衆侍婢皆稱是徘徊於柳陰之下俄頃

諸公自露棚移樂登鷁首既而謂是豪貴其中姝麗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於此或肆調謔不已羣興方酣定乃於簾間垂足定膝脛偉而毳衆忽覩之皆掩袂亟命迴舟避之或曰此必溫定矣

乾寧末駕幸三峯太子太師盧知猷於西溪亭子赴進士關宴因謂前達曰老夫似這關宴至今相繼赴三十箇矣

李嶠及第在偏侍下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遣賃油幕以張設之嶠先人舊廬升平里几用錢七百緡自所居連亘通衢殆及一里餘參御輦不啻千餘人鸞馬車輿闐咽門巷來往無有霑濡者而金碧照耀頗有嘉致嶠時為丞相韋都尉所委干預政事號為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韋宙女宙常資之金帛不可勝紀

神龍已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推一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為添前字或詩曰曾題名處添

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詩

苗台符六歲能屬文聰悟無比十餘歲博覽群書年十八及第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捷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二人嘗列題於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台符十七不祿讀位至正卿

李湯題名於昭應縣樓韋蟾覩之走筆留謔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因學得虞姬墳書字纔能記姓名

裴晉公赴敵淮西題名華岳之關門大順中户部侍郎司空圖以一絶紀之曰岳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鞞石闕莫教苔澁上分明認取晉公題

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樂天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玉水記方流詩携之謁李涼公逢吉公時為校書郎于時將他適白遽造之逢吉行携行看初不以為意及覽賦頭曰憶

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逢吉大奇之
遂寫二十餘本其日十七本都出
論曰科第之設沿革多矣文皇帝撥亂反正特盛科名
志在牢籠英彦邇來林栖谷隱櫛比鱗差美給華資非
第勿處雄藩劇郡非第勿居斯乃名實相符享達自任
得以惟聖作則為官擇人有其才者靡捐於甕牖繩樞
無其才者詎繫於王孫公子莫不理推畫一時契大同
垂三百年擢士衆矣然此科近代所美知其美之所美
者在乎端已直躬守而勿失昧其美之所美者在乎貪
名巧宦得之為榮噫大聖設科以廣其教奈何昧道由
徑未旋踵而身名俱泯又何科第之庇乎矧諸尋芳逐
結友定交競車服之鮮華騁杯盤之意氣沽激價譽
周行藏始膠漆於羣強終短長於逐末乃知得失之
道坦然明白丘明所謂求名而亡欲蓋而彰苟有其實
又何科第之閟歟

唐摭言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錄監生臣徐緇玉

欽定四庫全書卷

子部

唐摭言卷四至七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唐摭言卷四

唐 王定保 撰

節操

晉公質狀眇小相不入貴既屢屈名場頗亦自惑會有相者在洛中大為搢紳所神公時造之問命相者曰郎君形神稍異于人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然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垂訪勿以蔬糲相鄙侯旬日為郎君細看公然之凡數往矣無何阻朝客在彼因退遊香山佛寺徘徊廊廡之下忽有一素衣婦人致一緹縵於僧伽和尚櫚楯之上祈祝良久復取笑擲之叩頭贍拜而去少頃度方見其所致意彼遺忘既不可追必料其再至因為收取躊躇至暮婦人竟不至度不得已携之歸所止詰旦復携至彼時寺門始開俄覩向者素衣疾趨而至逡巡撫膺悵嘆若有非橫度從而訊之婦人曰新婦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

直千餘緡以遺津要不幸遺失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憮然復細詰其物色円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顧而去尋請相者相者審度顏色頡頏大言曰此必有陰德及物此後當徐萬里非某所知也再三詰之度偶以此言之相者曰秖此便是陰功矣他日無相忘勉旃勉旃度果位極人臣

盧大郎補闕盧名上字與僕家諱同下字曰暉　升平鄭公之甥也暉少孤長於外氏愚常誨之舉進士咸通末、年初舉廣明庚子歲遇大寇犯闕竄身南服時外兄鄭續鎮南海暉向與續同犀序續仕州縣官暉自號白衣卿相然二表俱為愚鍾愛爾來未十稔續為節行將暉乃窮儒復脫身虎口挈一囊而至續待之甚厚時大駕幸蜀天下沸騰續勉之出處且曰人生幾何苟富貴可圖何須一第耶暉不答復請賓佐誘激者數四復虛右席以待暉暉能否焉敢期於因曰大朝設文學之科以待英俊如暉能否焉敢期於驤驤然聞昔舅氏所最常以一第見勉今舊館寂寥奈何違夙昔之約苟白衣沒世亦其命也若見利改圖有死不可續聞之加敬自是龍鍾場屋復十許歲大順中

[illegible]弘農公所擢宰於右衮

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潁守操頗有人野之風泰妻即姨妹也先是姨老矣以二子為託曰其長猶一日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不可適衆皆伏泰之義嘗於都市遇鐵燈臺市之而命洗刷即銀也泰亟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嘉興置一別墅用緡錢二百千既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約迴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迴停舟逶步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時靚一老嫗長慟數聲泰愕召詰之嫗曰老婦常迨事翁姑于此子孫不肖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紿之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解維而逝不復返矣

子展進士及第入梁為省郎

論曰范宣之三立德居其首夫子之四科行在其先矧

乃五常者總之於仁百慮者試之於利禍福不能迴至德貧富不能窺至仁夫炯戒之倫而窮達不侔者其惟命與苟屈諸道又何窮達之異致矣

與恩地舊交

劉虛白與太平裴公垂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句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

孟棨年長于小魏公放牓日棨出行曲謝沆泣曰先輩吾師也沆泣棨亦泣棨出入場籍三十餘年

長孫籍與張公舊交公兄呼籍公常諷其改圖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師友

李華以文學名重于天寶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員外起為相國李梁公峴從事檢校吏部員外時陳少遊鎮淮陽尤仰公之名一旦城門吏報華入府少遊大喜簪笏待之少頃復曰云已訪蕭公功曹矣即顛士也

盧江何長師趙郡李華范陽盧東美少與韓衛為友江淮間號曰四夔

裴佶字弘正宰相耀卿之孫吏部郎中綜之子卒於工部尚書鄭餘慶請先行朋友服佶謚曰貞子曰泰章

喬潭天寶十三年及第任陸渾尉時元魯山客死是邑潭減俸禮葬之復卹其孤李華三賢論云潭出之孫有古人風李華稱元德秀張友略志如道德行如經術貞元十二年李贄以大宏詞振名與李敏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及第時俱二十五歲又同門贄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隴西李舟與齊相國映友善映為將相舟為布衣而舟致書於映以交不以貴也時映左遷於夔舟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以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為說欲修書遂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為不幸為足下誅之則名遂身退

斯又為佳僕昧時者謹以為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蔑永以增嘆僕所疾沈痼方率子弟力農為世疎矣足下亦焉能不疎僕耶足下素志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王豈當不察之耶惟強飯自愛珍重珍重

李華祭蕭頴士文維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趙郡李華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亡友故揚府功曹蘭陵蕭公之靈嗚呼茂挺平生相知情體如一歲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何極華曩罰深重艱難所鍾殊方永慕觸目號裂途窮易感況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天下道孤命屈淪阨終身避亂全潔忠也冒危遷祔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師之訓而沒於道路何負於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幸忝周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類無人循環往復何日忘此存沒實等泣血千里羈旅相依聞其一哀心骨皆斷夫痛之至者言不能宣雖欲寄詞

秖益填塞茂挺君其降靈尚饗

韓文公痤硯文隴西李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四年悲歡吝泰未嘗廢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間役者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於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賛而識之土乎成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尾礫異

杜工部交鄭廣文嘗以詩贈虔曰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義出羲皇先生所孤或屈宋德尊一代常壈坎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老人更嗤短褐身窄鬢如絲日羅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則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沈沈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蚤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

聞此意慘淡生前相遇且銜盃又曰廣文到官舍鑿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頻遭官長罵垂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得藏司業時時與酒錢及虔即世甫賦八哀詩其一章誄虔也

崔羣字敦詩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與韓愈為友羣佐宣州幕時愈與羣書論交略云考之百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唯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賢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麄巨細出入晦明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源者也以此而推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從何而得也

劉駕與曹鄴為友俱攻古風詩鄴既擢第而不即出京佚駕成名同去果諧所志

毛傑與盧藏用書月日雲夢子毛傑謹致書于盧公足下傑聞君子所貴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則披襟而論翰墨道狎則言事而致談笑何必雞鳴狗盜始資

交遊四海兄弟何必輕于行路賈生不云乎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小智自私賤彼貴我況公拂衣高尚習靜閑局世事多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而已無大觀者哉倘能憐雲壑獎無知慙張良小子說鴻蒙之偈遺黃石之書虛往實歸霑霑露之微潤哀多益寡落丘山之一毫矣

盧答毛書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毒氛瘴裹粮鬼門放蕩雲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札期我遐意詢子

道真使人慚愧也僕知之矣士之生世則有冥志深蔽滅跡窮窒鍊九還以咽氣味三秀以詠言固將養蒙全理不以能鳴天性則其上也義感當途說動時主懷全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于誠信不申忠孝胥缺獨禦魑魅永投豺虎無面目以可數椎心膺以問天斯最下也僕在壯年嘗慕其上先貞後黷卒罹憂患負家為孽置身于此何顏復講道德哉雖然少好立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彌篤猶憐薄暮之晏加我數年庶無大過覽莊生鵾鵬之喻則乾坤龍馬之旨可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無差矣隳之正氣則洗心藏密有由矣開卷獨得恬然會真不知寰宇之寥廓不知生之與謝斯亦曖昧所守何必為是倘吾人起予指掌而說今之隱几不亦樂乎道在稊稗無相阻曷為區區過勞按劍也頃風眩成疾下泪復厲筆力此還答無所銓次淹遲逾期庶不我責盧藏用頻首

方干師徐凝干常刺凝曰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曰村裏老李頻師方干後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干詩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

韓文公名播天下李翺張籍皆升朝籍北面而師之故愈答崔立之書曰近有李翺張籍者從予學文翺與陸傪員外書亦曰韓退之文非茲世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人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後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黃頗師愈為文亦振大名頗常規視廬舍為碑版則唾之而去案實錄愈與人交其有淪謝皆能卹其孤復為畢婚嫁如孟東野張籍之類是也

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呼小趙公為郎君於文公處稱門生

氣義

郭代公年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彦昭為友時有家信至寄錢四十萬以為學糧忽有一縗服者扣門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舉大事乏於資財聞公家信至頗能相濟否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畧無存者亦不

問姓氏深為趙薛所誚元振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其年為糧食斷絕竟不成舉

熊執易赴舉行次潼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聞鄰店有一士吁嗟數四執易潛伺之曰前堯山令樊澤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進執易造焉遽輟所乘馬倒囊濟之執易其年罷舉澤明年登科

代公為通泉縣尉掠賣千餘人以供過客天后異之召見大愜意旨并口占古劍一篇以進上奇之命繕寫當直學士

楊虞卿及第後舉三篇為校書郎來淮南就李鄚親情遇前進士陳商啟謁窮窘君公未相識問之倒囊以濟李北海年十七攜三百緘就納國色偶遇人啟謁倒囊濟之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一旦大會賓客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睨莫知其來啟緘即知戴潛遣一介卹其家矣

贊曰孰以顯廉臨財不苟孰以定交弘道則久窮乃益堅達以胡有無得無喪天長地久君子行之小人則否

唐摭言卷五

唐　王定保　撰

切磋

大居守李相讀春秋誤呼叔孫婼勑畧為婼勑畧日讀一卷有小吏侍側常有不懌之色公怪問之爾嘗讀此書耶曰然胡為聞我讀至此而數色沮耶吏再拜言曰緣某師授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婼勑畧為婼勑畧方悟耳公曰不然吾未之師也自撿釋文而讀必誤在我非在爾也因以釋文示之蓋書畧字以田加各首各為畧小吏因委曲言之公大慚媿命小吏受北面之禮號為一字師

韓文公著毛頴傳好博簺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凡三書其一曰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歡此有累於令德又高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為猶不為損況為博簺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

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以廢棄時日籍實不識其然文公答曰吾子譏吾與人言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體也若高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簺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佚相見

羊紹素夏課有畫狗馬難為功賦其實取畫狗馬難于畫鬼神之意也投表兄吳子華子華覽之謂紹素曰吾子此賦未嘉賦題無鬼神而賦中言鬼神子盍為畫狗馬難於畫鬼神賦即善矣紹素未及改易子華一夕成於腹笥有進士韋象池州九華人始以賦卷謁子華子華聞之甚喜象居數日貢一篇于子華其破題曰有丹青二人一則矜能於狗馬一則誇妙于鬼神子華大奇之遂焚所著而紹素竟不能以巳下之其年子華為象

取府解

陳嶠謁安陸鄭郎中誠三年方一見誠從容謂嶠曰識閔廷言否嶠曰偶未知聞誠曰不妨與之還往其人文

似西漢

吳融廣明中和之際久負屈聲雖未擢科第同人多贊謁之如先達有王圖工詞賦投卷凡旬月融既見之殊不言圖之臧否但問圖曰更曾得盧休信否何堅卧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也休圖之中表長于八韻向與子華同硯席晚年拋廢歸鏡中別墅

李翔與陸傪書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年止于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于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為善者將安所歸乎翔書其人贈于兄贈于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子與觀平生不得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歎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于揚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於今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

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一章曰獲麟解其他亦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為者亦以贈焉亦唯讀觀愈之詞冀一詳焉翔再拜

李元賓與弟書曰年不甚幼近學何書擬應明經為復有文明經世傳不可墜也文貴天成強不高也二事並良苟事立汝擇處焉

景福中江西節度使鍾傳遣僧從約進法華經一千部上待之恩渥有加宣從約入內賜齋面賜紫衣一副將行太常博士戴司顏以詩贈行略曰遠來朝鳳闕歸去戀元侯時吳子華任中諫司顏仰公之名志在屬和以為從約之資融覽之撫掌大笑曰遮阿師更不要見便把拽出得其承奉如此矣

皇甫湜答李生二書第一書辱書適瞧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

為足下答幸察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于常異于常則怪矣詞高則出于衆出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于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巍然後為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為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艷聲病之文恥不為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向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急急於立法寧人者迺在位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為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而急其事亦太蚤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固昧聊復所為俟見方盡湜再拜

皇甫湜與李生第二書湜白生之書詞甚多志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競于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可不卒勿怪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于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乃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言文之失也夫文者非它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為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

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詞吾何敢擬議之哉
秦漢以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
相如楊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
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其言之不出恥
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為
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
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
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為文章案司馬遷傳屈原

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
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耶將識分有所至極耶將彼之
所立卓爾非強為所庶幾遂雝嫉之耶其何傷於日月
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
人有金玉為之質者乎披辟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
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
識出之白而信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
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

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
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
以彈喻彈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為謙夫無
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
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為非文章耶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
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
既為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

乎生既不以一第為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
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
以浮艷聲病為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曰言
也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為
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
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
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讀下視服鄭此時之
大病皆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唯善人能受善

言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問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卽有復不能盡不宣湜再拜

以其人不稱才試而後驚

韓文公皇甫補闕見李長吉時年七歲二公不之信因面試高軒過一篇

蔣凝咸通中詞賦絶倫隨計塗次漢南謁相國徐公公見其人幺麼不信有其才因試覘山懷古一篇凝於客位賦成公大奇之

令狐文公鎮三峰時及秋賦特置五場試第一場雜文第二場詩歌篇第三場表檄先是盧弘正一人就試來者皆慄縮而退馬植以將家子弟求薦文公與從事皆鄙之專令人伺其詞句既而試登山採珠賦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衆皆大驚遂奪弘正解元矣

黎逢氣貌山野及第年初場後至便於簾前設席主司異之詢其生踪必謂文詞稱是專令人伺之句句來報初聞云何人徘徊曰亦是常言既而將及數聯莫不驚歎遂擢為狀元

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勃雖在座而閻公意屬子壻孟學士者為之已宿構矣及以紙筆延讓賓客勃不辭讓公大怒拂衣而起專令人伺其下筆第一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談又報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沈吟不言又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當垂不朽矣遂亟請宴所極歡而罷

論曰書云人無常師主善為師於戲近世浮薄率皆貴彼生知恥乎下學質疑問禮者先懷愧色深微賾奥者翻汨沈流風教頹圮莫甚於此由是李華自曰師於茂挺李翔亦曰請益退之于時名遂功成才高位顯務乎矯俗以遏崩波盛則盛矣方之繆公以小吏一言北面而師之者可謂曠古一人而已有若考覈詞藝之臧否振舉後生之行藏非唯立賢所謂報國噫今之論者信

唐摭言卷五

唐摭言卷六

公鷰門生鷰坐主
師友相鷰附

唐 王定保 撰

崔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冠盖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十數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覽於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請侍郎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即請還此賦郾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為誰曰杜牧衆中有以牧不拘細行問之者郾曰已許吳君矣牧雖屠沽不能易也

韓文公皇甫湜貞元中名價籍甚亦一代之龍門也奇章公始來自江黃間置書農於國東門携所業先詣二公卜進退偶屬二公從容皆謁之各袖一軸面贄其首篇説樂韓始見題而掩卷問之曰且以拍板為什麽僧孺曰樂句二公因大稱賞之問所止僧孺曰某始出山隨計進退唯公命故未敢入國門答曰吾子之文不止一第當垂名耳因命於客户坊僦一室而居俟其他適二公訪之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先輩不遇翌日自過關而下觀者如堵咸投刺先謁之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

盧延讓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讓師薛許下為詩詞意入麤時人多笑之吳融林融為侍御史出官峽中延讓時薄遊荆渚貧無卷軸未遑贄謁會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讓白篇融覽大奇之曰此無他貴不尋常耳於是稱之于 主成汭時故相張公職大祖於是邦常以延讓為笑耳 父融言之咸所改觀由是大獲舉糧延讓深所感激然猶因循竟未相面後值融赴急徵入內庭孜孜於公卿間稱譽不已光化戊午歲來自襄南融一見如舊相識延讓嗚咽流涕於是攘臂成之矣

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郎王泠然謹再拜上書相國燕公閣下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則僕所以有意上書於公為白久矣所恨公初為相而僕始總角公再為相僕方志學及僕預鄉舉公左官于巴丘及僕參常調而公統軍於沙朔今公復為相隨駕在秦僕適効官分司在洛竟未識賈誼之面把相如之手則堯舜禹湯之正道稷契夔龍之要務焉得與相公論之乎昔者公之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用之乎今公貴稱當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未富貴有文章之士不知公何以用之公一登甲科三至宰相是因文章之得用于今亦三十年後進之士公勿謂無其人何者長安令裴耀卿於開元五年掌天下舉擢僕高第以才相知今尚書右丞王丘於開元九年

掌天下選授僕清資以智見許然二君者若無明鑒寧處要津是僕亦有文章思公見也亦未富貴思公用也此非自媒自衒恐不道不知有唐以來無數才子至於崔融李嶠宋之問沈佺期富嘉謨徐彦伯杜審言陳子昂者與公連飛並驅更唱迭和此數公者真可謂五百年後挺生矣天喪斯文凋零向盡唯相公日新厥德長守富貴甚善甚善是知天賛明主而福相公當此之時亦宜應天之休報主之寵彌綸其闕匡救其災若尸禄備員則焉用彼相矣僕聞位稱變理者則道合陰陽四時不愆則百姓無怨豈有冬初不雪春盡不雨麥苗繼日而青死桑葉未秋而黄落春蠢蠢迷愚嗷嗷愁怨而相公温眠甲第飽食廟堂僕則天地之一生人亦同人而怨相公也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言人君欲賢者而不用徒張此意厥災荒云大旱也陰陽不雨復曰師出過時茲謂曠其旱不生夫天道遠人道邇僕多言者也安知天道請以人事言之主上開張翰林引納才子公以傲物而富貴驕人為相以來竟不能進一賢拔一善漢高祖云當今之賢士豈獨異於古人乎有而不知是彰相公之暗知而不用是彰相公之短故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雲纔積而便散雨垂落而復收此欲德不用之罰也仍聞六胡為孽日寇邊陲邦家連兵來往塞下巴西諸將必不出師過時之咎也四郊之多壘卿大夫之辱也不知廟堂肉食者何以謀之相公在外十餘年而復相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今人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天則不雨公將若之何昨五月有恩百官受賜相公官既大物亦多有金銀罷及錦衣等聞公受之面有喜色今歲大旱黎民阻饑公何不固辭金銀請賑倉廩懷寶衣錦於相公安乎百姓餓欲死公何不舉賢自代讓位請歸公三為相而天下之人皆以公為亢極矣夫物極則反人盛必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今公富貴功成文章名遂唯身未退耳相公昔在南

中自為岳陽集有送別詩云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則知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賈誼非流竄不能作賦以自安公當此時思欲生入京華老歸田里脫身瘴癘其可得乎今則不然忘往日之栖遲貪暮年之富貴僕恐前途更失後悔難追主上以相公為賢使輔佐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明君之舉豈曰能賢僕見相公事方急不可默諸桃李公聞人之言或中猶可收以桑榆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相公五君詠曰淒涼丞相府餘慶在玄成蘇公一聞此詩移相公于荊府積漸至相由蘇得也今蘇屈居益部公坐廟堂投木報瓊義將安在亦可舉蘇以自代然後為方朔之行柳又聞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報國之重莫若進賢去年赦書云草澤卑位之間恐遺賢俊宜令兵部即作牒目徵召奏聞而吏部起請云試日等第全下者舉主量加貶削條目一行僕知天下父不舉子兄不舉弟向者百司諸州長官皆無才能之輩並全軀保妻子之徒一入朝廷則恐出暫居州郡即思改豈有輕為

天以大旱相試也去年所舉縣令吏部一例與官舉若得人天何不雨賢俊之舉楚既失之縣令之舉齊亦未得夫有賢明宰相尚不能變理陰陽而令庸才宰君豈即能緝熙風化相公必欲選良宰莫若舉前倉部員外郎吳太玄為洛陽令必欲舉御史中丞莫若舉襄州刺史靳靳清鞏轂之路非太玄不可生墓閣之風非靳不可僕非吳靳親友但以知其賢明相公有而不知知而不用亦其過深矣抑又聞之昔閔子騫為政曰仍舊貫

如之何何必改作凡校書正字一概不得入畿相公曾為此職見貞觀已來故事今吏部侍郎楊滔眼不識字心不好賢蕪穢我清司改張我舊貫去年冬奏請自今已後官無內外一例不得入畿即知正字校書不如一鄉縣尉明經進士不如三衛出身相公復此改張甄別安在古人有坐釣登相立籌封侯今僕無尚父之謀薛公之策徒以仕於書死生於學門小道逢時大言祈相僕也幸甚幸甚去冬有詩贈公愛子協律其詩有句云

官微思倚玉文淺怯投珠呂氏春秋云嘗一臠之肉知一鼎之味請公且看此十字則知僕曾吟五言則亦更有舊文願呈作者如公之用人蓋已多矣僕之思用其來久矣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雖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此書上論不雨陰陽垂度中願相公進賢為務下論僕身求用之路事繁而言不典理切而語多忤其善也必為執事所哂其惡也必為執事所怒倘哂既罷怒方解則僕當持舊文章而再拜來也

韓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車駕出幸鳳翔偓有扈從之功返正初上面許偓為相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復用重德鎮風俗臣座主右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選乞迴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上嘉嘆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為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之輕佻贊復有嫌釁馳入請見于上前具言二公長短上曰趙崇是偓薦時偓在側梁主叱之偓奏云臣不敢與大臣爭上曰韓偓出尋謫官入閩故偓有詩曰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看九局圖窓裏日光飛野馬案前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為安蛇足報國危曾將虎鬚舉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復試齊竽

崔顥薦樊衡書夫相州者九王之舊都西山雄崇足是秀異竊見縣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悟才能絕倫雖白面書生有雄膽大畧深識可以軌時俗長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實有歲年今國家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含育之類莫不踴躍況詔徵隱逸州貢茂異衡之際會千

載一時君侯復躬自執圭陪鑾日觀此州名藩必有所舉當是舉者非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奬得奉大禮升聞天朝衡因此時策名樹績報國揚家之士知出君侯之門矣顯不勝區區敢聞左右俯伏階屏用增戰汗

顯薦啓秀才書其一 旨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之任者愚以為軍中之書記即度使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達思中天心發號出令而下行拥悅人意諒非容易而可專據竊見前進士高閑齊孝若考才年二十四學必專授文皆雅正詞賦甚精章表殊健跡眉目美風姿外若坦蕩中實畏慎執事倘引在幕下列於賓佐使其馳一檄飛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掇芳刈楚不棄幽遠況孝若相門子弟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宇下且數年矣不勞重幣而獲至寶甚善甚善雄都大府多士如林最所知者斯人也請為閣下記其若此唯用與捨高明裁之謹再拜

李翔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翔載拜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伯天下攘戎狄匡周室存荆楚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反者數世桓公信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則格於天地功及後世矣苟其人則不能免其死知人不易也豈唯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放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禹稷皐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之內遏密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徒於朝禹稷皐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能得無為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繼絕存

亡賢者之事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絶存亡用賢焉耳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于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閣下之好賢不倦者乎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求而得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閣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疾死昌黎韓愈得古人之遺風明于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閣下復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聞閣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為閣下惜焉豈為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為閣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賢士也伏聞閣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于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蘇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復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才也未聞閣下知之凡賢士奇人皆有所負不苟合于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凡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偕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之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往而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人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賢者不好

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色與德均好者復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人有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竭其財求之而無愛矣有人告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萬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而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聖之廟猶不能朝夕而事焉有待於人而不能禮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體其為惜之不可既矣閣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翺窮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翺載拜

贊曰舉孤棄讒聖人所美下展薇蕨匹夫所鄙懿彼數公時行時止守道克勤薦賢不倚泠然所尚鴻儛不為矣

唐摭言卷六

唐摭言卷七

唐 王定保 撰

起自寒苦 不第即貴附

武德五年李義琛與弟義琰從弟上德三人同舉進士義琛等隴西人世居鄴城國初草創未定家素貧乏與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焉隨計至潼關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陽商人見而憐之延與同寢處居數日雪霽而去琛等議鬻驢以一醉酬之商人竊知不辭而去義琛後宰咸陽召商人與之抗禮義琛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長史義琰相高宗皇帝上德司門郎中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飡諸僧厭怠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已皆碧紗幕其上播繼以二絶句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惆悵閣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鄭朗相公初舉遇一僧善氣色謂公曰郎君貴極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即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唁者甚衆而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既而竟如其所卜

李絳趙郡贊皇人曾祖貞簡祖岡官終襄帥絳為名相子璋宣州觀察楊相公造白檀香亭子初成會親賓落之先是璋潛遣人度其廣狹織一地毯其日獻之及收敗璋從坐璋子德璘名過其實入梁終夕拜徐商相公嘗於中條山萬固寺泉入院讀書家廟碑云隨僧洗鉢

韋令公昭度少貧窶常依左街僧錄淨光大師隨僧齋粥淨光有人倫之鑒常器重之

好放孤寒

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涼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

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李太尉德裕頗為寒進開路及謫官南去或有詩曰八百孤（共）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昭宗皇帝頗為寒進開路崔合州榜放但是子弟無問文章厚薄隣之金瓦其間屈人不少孤寒中唯程晏黃滔擅場之外其餘以程試考之濫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貞白張蠙之詩趙觀文古風之作皆臻前輩之閫閾者

升沈後進

太和中籞景胤張元夫為翰林主人楊汝士與弟虞卿及漢公尤為文林表式故後進相謂曰欲入舉場先問籞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

大中咸通中盛傳崔慎由相公嘗寓尺題于知聞或曰客凝終宣城瓚禮部尚書潛侍中王凝裴瓚舍弟安潛朝中無呼字知聞廳裏絕脫靴賓太平王崇賓賢二家率以科目為資足以升沈後進故科目舉人相謂曰未見王賓徒勞漫走

奇章公始舉進士致琴書於瀟湘間先以所業謁韓文公皇甫員外時首造退之退之他適第留卷而已無何退之訪湜遇奇章亦及門二賢見刺欣然同契延接詢及所止對曰某方以薄技卜妍醜於宗匠進退唯命一冀猶冀於國門之外二公披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其詞處曰斯高文且以拍板為什麼對曰謂之樂句二公相顧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謀所居二公沈吟良久曰可於客户坊稅一廟院公如所教造門致謝二公復誨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其日聯鑣至彼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先輩不遇翌日輦轂名士咸往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

論曰焉不必駟驥要之善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苟華而不實以比周詖譽者不為君子腹誹鮮矣

知己

張燕公知房太尉獨孤常州知梁補闕二君子之美出

於李翺上楊中丞書云竊以朝廷之士文行光明可以為後進所依歸者不過十人翺亦常伏其門下舉其五人則無誘勸之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或雖知欲為薦言于人復懼人不我信因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信自信猶且不固矧曰能人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復不如其再若張薦公之于房太尉獨孤常州之于梁補闕萬不見一人焉李翺感知己賦序曰貞元九年翺始就州序之貢與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右補闕梁君當此時梁君譽塞天下屬詞求進士奉文章走梁君門下者蓋無虛日梁君知人之故也亦既相見遂與翺有相知之道焉謂翺得百人之遺風期翺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翺以拂拭吹噓翺初謂其面相進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遘疾歿襄漸遊於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既籍子姓名于人特達皆合有此心亦未謂知已之難得也梁君歿于茲五年翺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為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于古人然亦幸無怍于中心每歲試于禮部連以文章罷黜名聲晦昧於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皆有此心乃知已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為知而不能譽則如弗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弗譽深而不能久則如弗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弗久翺雖不肖幸辱梁君所知君為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得古人遺風豈非深歟而逮及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短命遽歿是以翺未能有成也其誰將繼梁君之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遠喪梁君也是使子之命久也遭阨窮也遂賦知已以自傷其言怨而不亂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

李元賓曰觀有倍年之友朱巨源李華撰三賢論劉春虛元德秀 蕭穎士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賢未獲遐叔謂同人特達皆合有此心亦未謂知已之難得也梁君歿于

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辨況察者未之究乎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采聽者不達反以為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於憔悴被縕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為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復求者亦昏將割其善惡在遷政化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予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統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戚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于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貨蕭病貶惡太巫獎能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狥朋友之急泣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以為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詞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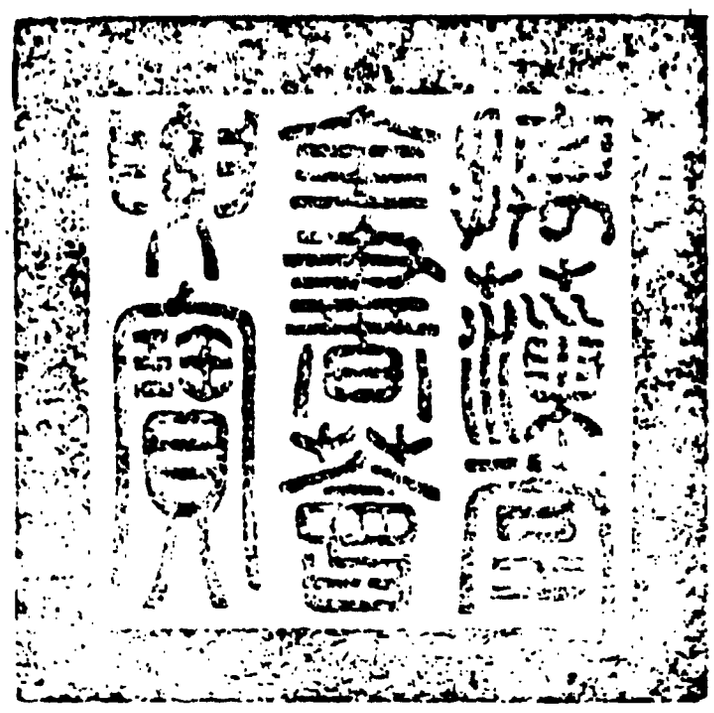
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易春秋為古文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詩書為煩尤罪子長不編年乃為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次序纘修以迄於今未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形容不俟見而見其人劉備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抑當廢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常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為人師矣學廣而不偏精其貫穿甚於精者文方復雅尚之至常以律度百代為任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絕蹈厲不可為不知者言也茂挺父為苗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還苗道邀使車發辭哀乞惟一涕下即日捨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

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卿矣每見魯山即終日歎息謂余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藴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生于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深明操持不局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能斷趙郡李嶠伯高含大雅之素蓼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岳謀道沈遠廉靜淑良梁國喬澤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於元者也劉在京下嘗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即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終日忘返退而嘆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朗邁真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廙敬叔堅明沖粹范陽盧虛舟幼真質方而清潁川陳讜言士然淡

而不厭渤海吳興宗秀長專靜不渝潁川陳兼不罷行古人之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楊俊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為德選汝南邵軫緯卿有詞學理河南源衍季融粹而復微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隣恢恢善于事理河東柳芳仲敷該博故事長樂賈至幼隣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友略維之履道體仁友略族弟邈季遐温其如玉中山劉頴士端疎明簡暢頴川韓拯佐元行修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温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頴川陳晉正卿深于詩書天水尹徵之誠貫百家之言是皆厚于蕭者也尚書顏公重名節敦故舊於茂挺少相知茂挺與趙驊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之蕭李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之間不幸元罷魯山終於陸渾劉遁地逝於安康蕭歸葬先人殁于汝南今復求斯人有之

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
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余知三
賢也深故言之不怍云一云李華復友權皋張友略出皋墓銘也
顏真卿與陸據柳芳善
杜紫微覽趙渭南卷蚤秋詩云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
一聲人倚樓吟味不已因目誾為趙倚樓復有贈誾詩
曰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灞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
今日訪君還有意三條氷雪借予看紫微更寄張祐畧
曰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
子千首詩輕萬户侯
貞元中李元賓薛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
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
為肅所稱復奬以交遊之道然肅素有人倫之鑒觀愈
等既去復止絳羣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
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後二賢果如所卜
李華著含元殿賦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
白樂天初舉名未振以詩謁顧況況謔之曰長安百
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原上草送友人詩曰野火
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況嘆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
難老夫前言戲之耳
李太白始自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
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
是太白星精耶
蔣凝江東人工於八韻然其形不稱名隨計逐次襄陽
謁徐相商公疑其假手因試峴山懷古一篇凝於客次
賦成尤得意時溫飛卿居幕下大加稱譽
論曰夫求知者匪言不通既通者匪節不合得之於內
失之於外萬萬不能移也所以越石父免於羈束未旋
踵而責以非禮善窺其合而已矣其有屬詞叙事言雖
訐闕知之者不其咎歟苟異於是其如險詖何

唐摭言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錄監生臣徐繩玉

欽定四庫全書卷

唐摭言 子部

唐摭言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雍正十年校勘官陳貞定

唐摭言卷八

唐 王定保 撰

通牓

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於傪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紓其次六人沈杞張弘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而權公凡三牓共放六人而弘紳後餘不出五年內皆捷矣

陸忠州牓時梁補闕肅王郎中傑佐之肅薦八人俱捷餘皆共成之故忠州之得人皆垣赫事見韓文公與陸傪員外書

三牓裴公第一牓拾遺盧參預之第二第三牓諫議柳邏起居舍人于兢佐之錢紫微珝亦頗通矣

鄭顥都尉第一牓託崔雍員外為牓雍甚然諾顥從之雍第推延至牓除日顥待牓不至隕穫且至曾雍遣小僮壽兒者傳云來蚤陳賀顥問有何文字壽兒曰無然

日勢既暮壽兒且寄院中止宿顥亦懷疑因命投壽兒懷袖一無所得顥不得已遂躬自操觚夜艾壽兒以一蠟彈丸進顥即榜也顥得之大喜狼忙札之一無更易

主司撓悶

貞元十一年呂渭第一榜撓悶不能定去留因以詩寄前主司曰獨坐貢闈裏愁多芳草生仙翁昨日事應見此時情

陰注陽受

楊嗣復第二榜盧求者李翺之壻先是翺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詣翺自言能使鬼神翺謂其妖叱去既而謂翺曰使君胡不惜骨肉翺愈怒命繫於非所其夕內子心痛將絕頗為兒女所尤亟命召至謝焉道人唯唯而已翺待之以酒其人能劇飲數斗不能亂翺心敬憚以孺人之危為乞因請為翺奏童其妻尋愈翺叩頭致謝復謂翺曰所寫童不謹其向甚懼謫罰翺對以自札固無錯悞其人微笑即深慮中得之後翺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復至其年楊嗣復知舉求落第嗣復翺之親表由是頗以求為慊因訪於道人道人言曰此細事亦可為奏童一通几硯紙筆復置醇酎數斗於側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飲暨罌恥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對案手疏二緘遲明授翺曰今秋有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榜開大卷翺如所教尋遊中報至嗣復依前主文即開小卷詞云非頭黃尾三求六李翺奇之遂寄嗣復嗣復已有所貯頗疑漏泄及放榜開大卷乃一榜煥然不差一字其年裴俅為狀元黃儇居榜末次則盧求耳餘皆契合後翺鎮襄陽其人復至翺處敬可知也謂翺曰鄙人載來蓋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諸子熟視皆曰不繼翺無所得遂遣諸女出拜之乃曰尚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至宰輔後求

夢

鍾輻虔州南康人也始建小齋為習業之所因手植一

松於庭際俄夢朱衣吏白云松圍三尺子當及第輞惡之爾來三十餘年輞方策名使人驗之松圍果三尺矣

沈光始貢于有司嘗夢一海船自夢後咸敗於垂成暨登第年亦如是皆謂失之夢而特地不測無何謝恩之際升階忽爾迴颸吹一海圖拂光之面正當一巨舶即夢中所覩之物

孫龍光僅崔澹下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木數百僅踐履往復既而請一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喜郎君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也

予次匡廬其夕遥祝九天使者俄夢朱衣道人長丈餘特以青灰落衣襟霏霏然常自謂魚透龍門凡三經復透矣私心常慮舉事中輟既三舉矣欲罷不能於是四舉有司遂俾忝矣

聽譽下

畢誠相公及第年與一二同人聽譽下夜艾人稀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羣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衛

得韋甎及第年事勢固萬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志在鼎甲未免撓懷俄聽於光德里南街忽覩一人叩一版門甚急良久軋然門開呼曰十三官尊體萬福既而甎果是第十三人矣

自放狀頭

杜黃門第一榜尹樞為狀頭先是杜公主文志在公選知與無預評品者第三場庭忝之際公謂諸生曰主上誤聽薄劣俾為社稷求棟梁諸學士皆一時英雋奈無人相救時入策五百餘人相顧而已樞年七十餘獨趨進曰未諭侍郎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對曰樞不才公欣然延之從容因命卷簾授以紙筆樞援毫斯須而就每札一人則抗聲斥其姓名自始至末列庭聞之咨嗟嘆其公道者一口然後長跪授之唯空其元而已公覽讀致謝訖乃以狀元為請樞曰狀元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筆親自札之

鄭損舍人先啟中隨駕在興元丞相陸公扆為狀元先是扆與損同止逆旅扆于時出丞相文忠公之門切於了郤身事時已六月懇叩公希奏置舉場公曰奈時深夏復使何人主司扆曰鄭舍人其人也公然之因請扆致謝于損扆乃躬詣損拜請其榜帖皆扆自定

遭遇

貞元二年牛錫庶謝登蕭少保下及第先是昕實應二年一榜之後爾來二紀矣國之耆老殆非俊造馳騖之所二子久屈場籍其年計偕來主文頗以耕鑿為急無何並馳人事因迴避朝客誤入昕第昕岸幘倚杖謂二子來謁命左右延接二子初未知誰也潛訪於閽吏吏曰蕭尚書也因各以常行一軸面贄大蒙稱賞昕以久無後進及門見之甚喜因留連竟日俄有一僕附耳昕告之復許以高第竟如所諾

友放

王相起長慶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為狀元病其人與賀拔甚為交友甚有文而落拓因密令親知申意俾敏中與甚絶前人復約敏中為具以待之敏中欣然曰皆如所教既而甚果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甚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連呼左右召甚於是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輕召至交相與歡醉召陽而寢前人覩之大怒而去懇告於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甚矣

誤放

包諠者江東人也有文詞初與計偕到京師後時趣試不及宗人祭酒佶憐之館於私第諠多遊佛寺無何唐突中書舍人劉太真覩其色目舉人也命一介致問諠勃然曰進士包諠素不相識何勞要問太真甚銜之以至專訪其人於佶佶聞諠所為大怒而忌之因詰責遣是昕猶慮數刻淹留失之善地朝士既去二子辭昕面

徙他舍詡亦無忤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弃故落雜文俟終場明遺之既而自悔之曰此子既忤我從而報之是淺為丈夫也必矣但能永廢其人何必在此於是放入策太真將放牓先巡宅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宰相以朱泚近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錯愕趨出不記他人唯記誼爾及誼謝恩方悟已所惡也因明言乃知得喪非人力也蓋假手而已

鄭侍郎薰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志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為狀元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標曰標寒進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尋為無名子所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憂中有喜

公乘億魏人也以詞賦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舉矣嘗大病鄉人誤傳已死其妻自河北來迎喪會億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濶別積十餘歲億時在馬上見一婦人籠綠跨驢依稀與妻類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詰之果億也億與之相持而泣路人皆異之後旬日登第矣

為鄉人輕視而得者

許棠宣州涇縣人蚤修舉業鄉人汪遵者幼為小吏洎棠應二十餘舉遵猶在胥徒然善為絶句詩而深自晦密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灞滻間忽遇遵於途中棠訊之曰汪都都者吏之呼也何事至京遵對曰此來就貢棠怒曰小吏無禮而與棠同硯席棠甚侮之後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

以賢妻激勸而得者

彭伉湛貴俱表州宜春人伉妻即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為縣吏妻族為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為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嘗侮之時伉方跨長耳縱遊於郊忽有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謔

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驢

已落重收

顧非熊況之子滑稽好辯凌轢氣焰子弟為衆所怒非熊既為所排在舉場三十年屈聲聒人耳長慶中陳商放榜上怪無非熊名詔有司追榜放及第時天下寒進皆知勸矣詩人劉得仁賀詩曰愚為童穉時已解念君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

元和九年韋貫之牓殷尭藩雜文落矣楊漢公尚書乃貫之前榜門生盛言尭藩之屈貫之為之重收或曰李景讓以太夫人有疾報堂請暫省侍路逢楊虞卿懇稱班圖源之屈因而得之也

貞元中李繆公先榜落矣先是出試楊員外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司詢之所試程探勒中得賦蓁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年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策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詣主文從容紿之曰侍郎今

者所試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賦次韵脚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嘆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則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於陵於是請擢為狀元前牓不復收矣或曰出榜重收

放老

天復元年杜德祥牓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時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平屈人宜令以名聞特勅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詔各受正制畧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也學賈司倉為詩此外無他能時號松啟事為送羊腳狀希羽歙州人也詞藝優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閩中人皆以詩卷及第亦皆年逾耳順矣時謂五老牓

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

楊敬之拜國子司業次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時號楊三喜

崔昭矩大順中裴公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王倜丞相魯公損之子倜及第翌日損登庸王倜過堂別見

歸覲親逕拜席日狀元及第榜下版巡脫白暮月無疾而卒

別頭及第

別頭及第始於上元二年錢令緒鄭人政王悌崔志恂等四人亦謂之承優及第

楊嚴等會昌四年王起奏五人楊知至刑部尚書汝士之子源重故相牛僧孺之甥鄭朴河東節度使崔元式女壻楊嚴監察御史發之弟實緘故相易直之子恩旨令送所試雜文付翰林重考覆讀奉進旨楊嚴一人宜與及第源重四人落下時楊知至因以長句呈同年曰由來梁鴈與冥鴻不合翩翔向碧空寒谷謾勞

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此時泣玉情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三月春光正搖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及第後隱居

費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遂隱于九華長慶中殿中待御史李行修舉冠卿孝節徵拜右拾遺不起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與計偕以文中第歸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迹丘園絕蹤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雙清飈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警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可右拾遺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靈蹟具存慕其真風高蹈於此常賦閑居遣興詩一百韻大行於世

皇甫湜早以清捴著稱乳符中及第時四郊多壘湜以垂堂之誡絕意祿位隱於鹿門別墅尋以疾終

入道

戴叔倫貞元中罷容管都督上表請度為道士
蕭俛自左僕射表請度為道士
蔣曙中和初自起居郎以弟兄因亂離遂屏跡丘園因
應天令節奏請入道從之
既莫知況寧否亦隱於舊山或間有所遇長生之秘術
顧況全家隱居茅山竟莫知所止其子非熊及第歸慶
論曰士之謀身得之者以才失之者惟命達失二揆弘
也

道要樞可謂勤於修已者與苟昧於斯繫彼能否臨深
履薄岐路紛如得之則恃已所長失之則尤人不盡干
祿之子能不慎諸乃知命也者足以引之而排觝望不
足倚之而圖富貴倚之則事怠怠則智性昏引之則感
通通則尤怨弭故丘軻之言命蓋卮窮而已矣有若立
身慎行與聖哲同轍者則得喪語默復何薑芥乎復何
穹窿乎然士有死而不忘者恩與知而已矣包子之誤
放李翺之奏章足以資笑談不足以彰事實有功成身
退冥心希夷者吾不得而齒矣

唐摭言卷九

唐 王定保 撰

防慎不至

張峴妻顏蕘舍人猶女峴有樊表兄者来自江之南告峴請叩蕘求窀穸峴許之而蕘久不應樊謂誑已中心衔之頗切一旦謂峴曰弟卷軸不鄙惡札可以佐弟峴欣然以十餘軸授之皆要切卷子延引逼試每軸頭為札三兩紙而授之峴檢讀悒而已

房翊河南人太尉之孫咸通四年垂成而敗先是名第定矣無何寫録之際徘徊泥落擊翻硯瓦汙試紙翊以中表重地祗薦翊一人主事不獲已須應之翊既臨曙更請叩副試主司不諾遂罷

誤擬惡名

華京建州人也極有賦名向遊大梁嘗預公宴因與監軍使面熟及至京師時已登科與同年連鑣而行逢其人於通衢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後頗至沉棄終太學博士

劉纂者高州劉舍人蚪之子也詞賦為文亦不惡乾寧中寒栖京師偶與一醫工為隣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貸於其人其人即上樞吳開府門徒嗣薛王為大京兆醫工為知柔診脉從容之際言纂之窮且屈知柔甚領覽會試官以解送等第禀於知柔知柔謂纂是開府人来囑斯必開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不知其由自是纂落數舉方悟萬計莫能雪之

裴筠婚蕭楚公女言定未幾便擢進士羅隱以一絶刺之略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楊篆員外乾符中佐永寧劉丞相淮南幕因遊江失足墜水待遣人歸宅取衣久而不至公聞之命以衣授篆

少頃衣至甚華靡問之乃護戎所賜時中貴李全華監揚州公聞之無言後除起居舍人為同列譖改授駕部員外郎由是一生坎軻

好知已惡及第

邵安石建州人也高湘侍郎南遷歸闕途次連江安石以所業投獻遇知遂摯至輦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詩人竟碣賦東都望幸詩刺之曰懶修珠翠上高臺眉月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来

鄭隱者其先閩人徙居循陽因而耕焉少為律賦詞格固尋常咸康末小魏公流自閩下黜循州佐于時循人稀可與言者隱贊謁之流一見甚慰意自是日與之遊隱年少懶於事因傲循官寮由是犯衆怒故責其逋租繫之非所流間大怒以錢代隱輸官復延之上席未幾流以普恩還京命隱偕行隱稟性趑趄流之門吏家僕靡不惡之往往呼為乞索兒流待之如一行次江陵隱狎遊多不館宿左右爭告流召隱徵辦隱以實對流乃資以財帛左右尤不測也行至商顏詔流知貢舉時在京骨肉聞流携隱皆以書止之流不能捨遂令就策試然與諸親約止於此耳暨榜除之夕流巡廊自呼隱者三四矍然頓氣而言曰鄭隱崔沆不與了却更有何人肯與之一舉及第然隱遠人素無閥外名足不跡先達之門既及第而益孤上過閥讌策蹇出京槃桓淮浙間隱自謂有科第志無復答既赴辟同舍皆以無素知聞中和末鄭續鎮南海辟為從事諸同舍皆不睦續不得已致隱於外邑居歲餘又不為宰君所禮會續欲貢士以幕內無名人逐隱尸之其宰君謂隱恨且久仇之必矣遂於餞送筵置鴆隱大醉吐紅血而卒

崔元翰為楊崖州炎所知欲奏補闕懇曰願進士由此獨步場中然不曉呈試先求題目為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開盛氣白侍郎曰白雲起封中賦敖請退主司於簾中卒愕換之是歲二崔俱捷

好及第惡登科

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袄子上著莎衣蔡京與孟容同

論曰古人舉事之所難者大則赴湯火次則臨深履薄李少卿又曰捻空拳冒白刃聞者靡不膽寒髮豎永為子孫之戒噫危矣彼之得因我也失亦因我也殊不知三百年来科甲之設草澤望之起家簪紱望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禄失之其族絶矣愧彼為裘之義靦乎析薪之喻方之湯火深薄空拳白刃危在彼矣是知瓜李之嫌蔥芰之謗斯不可忘若邵鄭二子單進求名之志先其類雖順坂之勢可惜而揠苗之戒難忘名既靡揚得之不求崔公脅制仁者所不為也許蔡二人所取者道也非為名也莎錦之譬譴浪而已

勅賜及第

韋保乂咸通中以兄在相位應舉不得特勅賜及第擢入内庭

永寧劉相鄴字漢藩咸通中自長春宫判官召入内庭

中令自翰長拜主文昇時已拜小諫抗表乞就試從之登第數日有勅復前官并服色議者榮之

杜昇父宣猷終窀陵昇有詞藻廣明歲蘇導給事剌劍州昇為軍倅駕幸西蜀例得召見特勅賜緋導入内韋泰韜玉出入大閹田令孜之門車駕幸蜀韜玉已拜丞郎判鏵及小歸公主文韜玉准勅放及第仍編入其年榜中韜玉置書謝新人呼同年略曰三條燭下雖阻文闈數仞墻邊幸同恩地

王彦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于鼎甲廣明歲駕幸西蜀恩賜及第後為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門時宰臣

與學士不及隨駕知柔以京尹判雒權中書事屬近輔表章繼至切於扵答知柔以彥昌名聞遂命權知學士居半載出拜京尹又左常侍大理寺卿為本寺人吏所累南遷

表薦及第

乾寧中駕幸三峯殷文圭者携梁王表薦及第仍列於榜内時楊令公行密鎮維揚奄有宣淅揚汴榛梗久矣文圭家池州之青陽辭親間道至行在無何隨榜為吏部侍郎裴樞宣諭判官至大梁以身事叩梁王王乃上表薦之文圭復擬餘非遍投啟事於公卿間略曰於菟獵食非求尺璧之珍鶉鴿避風不望洪鍾之樂既擢第由宋汴馳過俄為多言者所發梁王大怒亟遣追捕已不及矣然自是屢言措大率皆貧心常以文圭為證白馬之誅靡不由此也

何澤韶陽曲江人也

隨計至三峯行在永樂崔公即澤之同年丈人也聞澤父鼎容管經略有文稱澤乾寧中来舉乃以一絶振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唯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訪我子穩將鬢髮上龍門時主文與奪未分又會相庭有所阻時崔相公徽恃權即永樂猶子也因之敗於垂成後漂泊闌外梁太祖受禪澤假廣南幕職入貢勅賜及第

惡得及第

于棁舊名韜玉長興相國兄子貴主視之如已子莫不委之家政往往與於關節由是衆議喧然廣明初崔厚侍郎榜貴主力取鼎甲榜除之夕為設庭燎仍為宴具以候同年展敬選内人美少者十餘輩執燭跨乘列於長興西門既而將入辨色有朱衣吏馳報曰胡子郎君未及第胡子小字棁諸炬應聲擲之于地巢寇難後於川中及第依棲田令孜矣或曰棁及第非令孜力後依其門耳

高鎡侍郎第一榜裴思謙以仇中尉關節取狀頭鎡庭讌之思謙迴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明年鎡戒門

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以紫衣趨至階下白鍇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鍇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鍇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甲吏便是思謙詞貌堂堂鍇見之改容不得已遂禮之矣

黃郁三衢人蚤遊田令孜門擢進士第歷正郎金紫李端曲江人亦受知於令孜擢進士第又為令孜賓佐俱為孔魯公所嫌文德中與郁俱陷刑網

芳林十哲 今記得者八人

沈雲翔亞之弟也

林緝改名絢閩人先化中守太常博士

鄭玘 劉棨 唐珣 吳商叟 以上四人未知其詳

秦韜玉京兆人父為左軍軍將韜玉有詞藻亦工長短歌有貴公子行曰堦前莎毯綠不卷銀龜噴香挽不斷

然乎

四凶今所記者三

陳磻叟者父名岵富有詞學尤溺於內典長慶中嘗註維摩經進上有中旨令與好官執政謂岵因內道場僧進經頗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質短小長喙踈齒尤富文學自負王佐之才大言騁辯雖接對相公旁若無人復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為道士隸名於昊天觀咸通中降聖之辰二教論義而黃衣屢奔上小不懌宣下令後輩新入內道場有能折衝浮圖者許以自薦磻叟攝衣奉詔時釋門為主論自誤引涅槃經疏磻叟應聲叱之曰皇帝三呼大慶阿師口稱獻壽而經引涅槃犯大不敬初其僧謂磻叟不通佛書既而錯愕殆至顛墜自是連挫數輩聖顏大悅左右呼萬歲其日簫前賜紫衣一襲磻叟由是恣其輕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潛聞上聽云磻叟衣冠子弟不願在冠帔頗思理一邑以自効耳於是中旨授至德縣令磻叟莅事未終考秩拋官詣闕上封事通義劉公引為羽翼非時召對數刻磻叟所陳凡數十節備究時病復曰臣請破邊荒家可以贍軍一二年上問邊荒何人對曰宰相路巖親吏既而大為巖恚怒翌日勅以磻叟誣罔上聽訐斥大臣除名為民流愛州磻叟雖至顛蹶輒不敢以其道自屈素有重墜之疾歷聘藩后率以肩輿造墀廡所至無不仰止及巖貶磻叟得量移為鄧州司馬時屬廣明庚子之後劉巨容起徐將得襄陽不能磻叟待以巡屬一州佐鄉漸及逍遥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餘輩移牒譚鄂追捕磻叟時天下喪亂無人為隄防既而為卒伍所凌全家沂漢至賈漸後門三十餘口無噍類矣

耳磻叟泝漢南下中途與巨容幕吏書云已出無禮之劉子振蒲人也頗富學業而不知大體尤好淩轢同道試明庭稠人廣衆罕有與之談者居守劉公主文歲患舉子納卷繁多榜云納卷不得過三軸子振納四十軸誣訐公卿不恥干索州縣稍不如意立致寒暑以至就

因之大掇函譽子振非不自知蓋不能抑壓耳乾符中官為博士三年釋奠禮畢令學官講書宰臣已下皆與聽焉時子振講禮記陸鸞講周易

李沼者封川相猶子也其妻乃董常侍禹之女也大順中邠州節度使尚父王行瑜外族董氏以舅事於禹沼樂遊行瑜之門行瑜呼沼李郎會與計偕僕馬生生之具皆行瑜所致沼負是大恣未幾按甲來覲諷天子誅大臣縉紳間重足一跡沼出入行瑜之門頗有得色及行瑜敗詔捕沼沼亡命秦隴

論曰才者璞也識者工也良璞授於賤工器之陋也偉才任於鄙識行之缺也由是立身揚名進德修業苟昧乎識未有一其行藏者也矧乃時之不来命或多蹇善惡蔽於反已得失倖於尤人豈不縣達終危雖榮是辱非夫克明踪靜之本洞究存亡之域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而能索身於坦夷者未之有也揚子雲曰治亦鳳也美才高識其唯君子歟

欽定四庫全書

唐摭言卷九

唐摭言 卷九

唐摭言卷十

唐 王定保 撰

載應不捷聲價益振

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時劉蕡對策萬餘字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弘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以下靡不斂衽然亦指斥貴幸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時登科人李郃詣闕進疏請以已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間屈聲擯於天下

乾符中蔣凝應宏詞為賦止及四韻遂曳白而去試官不之信逼請所試凝以實告既而比之諸公凝有得色試官歎息久之頃刻之間揣於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貞元中樂天應宏詞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賦有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然登科門前立珠箔銀屏畫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来

劉魯風江西投謁所知頗為典謁所阻因賦一絶曰萬

五坦率否或有客譏宋濟曰白袍何紛紛答曰為朱袍紫袍紛紛耳

張倬者柬之孫也嘗舉進士落第捧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即千佛名經也

平曾謁華州李相固言不遇因吟一絶而去曰老夫三日

卷書生劉魯風煙波千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為通

羅隱先化中猶佐兩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隱隱批一絶於紙尾曰黄土原邊狡兔肥矢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

莊布謁皮日休不遇因以長書疏之大行於世

温憲先輩庭筠之子啟中及第尋為山南從事詞人李巨川草薦表盛述憲先人之屈畧曰蛾眉先妒明妃盧汪門族甲於天下因官家於荆南之塔橋舉進士二十餘上不第滿朝薦屈嘗賦一絶頗為前輩所推曰惆為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悵興亡繫綺羅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國一個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因賦酒胡子長歌一篇甚著序曰二三子逆旅相遇貰酒於旁舍且無絲竹以用娛賓友蘭陵掾淮南王探囊中得酒胡子置於座上拱而立令曰巡觴之胡人心俛仰旋轉所向者舉盃胡貌類人亦有意趣然而傾側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作酒胡歌以誚之曰同心相遇思同歡擊出酒胡當玉盤盤中餘瀝不自定四座親賓注意看可以不在心否以不在面徇俗隨時自圓轉酒胡五藏屬他人十分亦是無情勸爾不耕亦不饑爾不蚕亦有衣有眼不魯分黯皴有口不能明是非臭何尖眼何碧儀容本非天地力雕鐫匠意若多端翠帽朱衫巧裝飾長安斗酒十千酤劉伶平生為酒徒劉伶虚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羅隱梁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衣以小天倅大秋姚公使兩浙衣以詩贈隱曰平日時風好涕流詵書雖盛一名休裹區歎屈瞻天問夷貊聞詩過海求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何當世祖從人望蚤以公台命卓侯隱答曰崑崙水色九般流飲即神仙憩即休敢恨守株曾失意始知緣木更難求鴛原謾欲均餘力鷰髮那堪問舊遊遥望北辰當上國美君歸棹五諸侯

孫定字志元浩州大戎之族子長於儲定數舉矣而儲方欲就貢或訪於定定謔曰十三郎儀表堂堂好箇軍將何須以科第為資儲頗銜之後儲貴達未嘗言定之長晚年喪志放意杯酒景福二年下第遊京西出開遠門醉中走筆寄儲詩曰行行血淚洒塵襟事逐東流渭水深愁跨蹇驢風尚緊靜投孤店日初沈一枝猶掛東堂夢千里空馳北巷心明日悲歌又前去滿城煙樹噪春禽定詩歌千餘首多委於兵火竟無成而卒

歐陽澥者四門之孫也薄有詞賦出入場中僅二十年善和韋中令在閤下澥即行卷及門凡十餘載未嘗一面而澥慶弔不虧韋公雖不言而心念其人中和初公隨駕至西川命相時澥寓居漢南公訪知行止以私書令褒帥劉巨容俾澥計偕巨容得書大喜待以厚禮首薦之外資以千餘緡復大讌於府幕既而揆日遵路無何一夕心痛而卒巨容因籍澥答書既呈於公公覽之憮然因曰十年不見灼然不錯

劉得仁貴主之子自開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歷貴仕而得仁苦於詩出入舉場三十年竟無所成嘗自述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既終詩人爭為詩以弔之唯供奉僧栖白擅名詩曰忍苦為詩身到此氷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寃始銷

李洞唐諸王孫也嘗遊兩川慕賈閬仙為詩鑄銅像其儀事之如神洞為終南山詩二十韻句有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復曰劚竹烟嵐凍偷秋雨雹腥遠平丹鳳闕冷射五侯廳又贈司空侍郎云馬饑飡落葉鶴病曬殘陽又曰卷箔清溪月敲松紫閣書又送僧云越講迎騎象蕃齋懺射鵰復贈高僕射曰征南破虜漢功臣提劍歸来萬里身閑倚凌雲金柱看形容消瘦老於真復曰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復送人歸日東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時人但誚其癖澁而不能貴其奇峭唯吳子華深知之子華才力浩大八面受敵以八韻著稱遊及頗攻騷雅常以百篇示洞洞曰大

兄所示百篇中有一聯絶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麛子華不怨所鄙而喜其所許洞三牓裴公第二牓策夜簾獻曰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一生休尋卒蜀中裴公無子人謂屈洞之致也

趙牧不知何許人大中咸通中歙李長吉為短歌可謂慨金結繡而無痕跡對酒詩曰雲翁耕扶桑種黍養日烏手挼六十甲子循環落落如弄珠長絕繫日未是愚有翁臨鏡捋白鬢飢魂甲骨吟古詩馮唐八十無高車

人生如夢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裂衣換酒且為娛勸君日飲一斛夜飲足憑桐君桂父豈欺我醉裡走龍多上升菖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其餘尤工輕巧詞多不載

崔櫓慕杜紫微為詩而櫓才情麗而近蕩有無機集三百篇尤能詠如梅花詩曰强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来天復曰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山鵲詩曰雲生柱礎降龍地露洗林巒放鶴天如此數篇可

謂麗矣若蓮花詩曰無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憐此頗形迹復能為應用四六之文詞亦深侔童句

劉先遠不知何許人慕李長吉為長短歌尤能埋沒意緒竟不知其所終

姚巖傑梁國公元崇之裔孫童丱聰悟絶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為文時稱大儒嘗以詩酒遨遊江左尤肆凌忽前達旁若無人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鞠場宇初搆巖傑紀其事文成粲然千餘言標欲刊去一二字巖傑大怒既而標以睚眦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以牛拽之磨去巖傑以一篇紀之曰為報顏公識我麽我心唯只與天和眼前俗物闌情少醉後青山入意多田子莫嫌彈鋏恨審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為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薛蘿廬子發牧歙州巖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知其人性使酒以手書裒美贈之以束帛辭以兵火之後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巖傑復以長牋激之始以文友相遇千載一時肇不得已輟所乘馬迎至郡

齋館穀如公卿禮既而日肆傲睨輕視子發子發嘗以
篇詠詫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山巖傑笑曰明月照天下
奈何獨照巴山耶子發慚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蒯
希逸在席子發改令曰目前取一聯象令主曰遠望漁
舟不濶尺八巖傑遽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
肇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有集二十卷目曰象溪子
中和末豫章大亂巖傑苦河魚之疾寓於逆旅竟不知
其所終

周賀少從浮圖法名清塞遇姚合而反初詩格清雅與
賈長江無可上人齊名島哭柏巖禪師詩籍甚及賀賦
一篇與島不相上下島曰若覆石牀新師曾占幾春寫
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關松雪房廊露隙塵自嫌
雙淚下不是解空人賀曰林逕西風急松枝講法餘凍
鬢亡夜剃遺偈病時書地燥焚身後堂空著影初此時
繆島雲少從浮圖才力浩大有李杜之風其詩尤重奇
頻下淚曾省到吾廬
險至如四五片霞生絶壁兩三行雁過疎松復曰拋花
子降顛狒狒折楊枝灑醉猩猩盧山瀑布曰白鳥遠行
墅玉虹孤飲潭皆曼出前輩開成中嘗遊豫章武宗朝
淮勅反初名甚喧然
胡玢不知何許人嘗隱廬山苦心於五七言桑落洲一
篇曰莫問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數家新住處昔日大江
流古岸崩欲盡平沙長未休想應百年後人世更悠悠
又月詩云輪中別有物後改云桂根寧有土先外更無空玢與李
隋舊交隋廉問江西亏旌不至
段維或云忠烈之後年及强仕殊不知書一旦自悟其
非聞中條山書生淵藪因往請益衆以年長猶未發蒙
不與受經或曰以律詩百餘篇俾其諷誦翌日維悉能
強記諸生異之復受八韻一軸維誦之如初因授之孝
經自是未半載維博覽經籍下筆成文於是請下山求
書糧至蒲陝間遇一前資郡牧即世請維誌其墓維立
成數百言有燕許風骨厚獲濡潤而乃性嗜煎餅嘗為

文會每箇煎餅纔熟而維一韻賦成咸通乾符中聲名籍甚竟無所成而卒

劇燕蒲坂人也工為雅正詩王重榮鎮河中燕投贈王曰秖向國門安四海不離鄉井拜三公重榮甚禮重為人多縱凌轢諸從事竟為正平之禍

李濤長沙人也篇詠甚著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又掃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皆膾炙人口溫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衛丹張郃等詩賦皆牓於都堂

任濤豫章童鈞川人也詩名蚤著有露團沙鶴起人卧釣舡流他皆仿此數舉敗於垂成李常侍贍廉察江西時與放鄉里之役盲俗互有論列贍判曰西江境內凡為詩得及濤者即與放邑役不止一任濤耳

羅虬詞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三羅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者善肉聲嘗為貳車屬意會貳車聘隣道虬請紅兒歌而贈之繒綵孝恭以副車所貯不令受所貺虬怒拂衣而起詰旦手書絕句百篇號比紅詩大行於時

周繇者湖南人也咸通初以詞賦擅名繇嘗為角觝賦略曰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拏盡是用拳之手或云繇善角觝

周繫池州青陽人也兄縣以詩篇中第繫工八韻有飛卿之風

何涓湘南人也業詞嘗為瀟湘賦天下傳寫少遊國學同時潘緯者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夜賦瀟湘

童碣不知何許人或曰孝標之子咸通末以篇什著名乾符中高侍郎湘自長沙携邵安石至京及第碣賦東都望幸以刺之詩在好知已惡及第門復為焚書坑詩曰竹帛煙銷帝業虛昔年曾是祖龍居坑灰未冷關東亂劉項從来不讀書

来鵠豫章人也師韓柳為文大中末咸通中聲價益籍

甚廣明庚子之亂鵠避地游荆湘南返中和客死於維揚

閔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絶感通中初與来鵠齊名王棨嘗謂同志曰閔生之文酷似西漢有魚腹誌一篇棨尤所推服

張喬池州九華人也詩句清雅夐無與倫感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時為京兆參軍主試同時有許棠及喬與俞坦之劇燕任濤吳罕張蠙周繇鄭谷李栖遠温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其年府試月中桂詩喬擅場詩曰與月長洪濛扶疎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超羣木上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應虚白兎宫何當因羽化細得問神功其年頻以許棠在場席多年以為首薦喬與俞坦之復受許下薛能尚書深知因以詩嘻二子曰何事盡參差惜哉吾子詩日令銷此道天亦負明時有路當重振無門即不知何曾見堯日相與啜洗漓

謝廷浩閩人也大順中頗以詞賦著名與徐夤不相上下時號錦繡堆

李巨川字下巳姑臧人也士族之選廣明庚子亂後失身於人佐興元楊守亮幕守亮大閹復恭養子守亮敗為華帥韓建所擒建重其才奏令掌書奏凡十餘年名振海内乾寧中駕幸三峯巨川自使下侍御史拜工部郎中稍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時建奏勒諸王放散殿後都雪岐下宋文通皆巨川之謀也上返正轉假禮部尚書充黄州節度判官上至華清宫遣使賜建御容一軸時巨川草謝表以示吳子華其中有彤雲似蓋以長隨紫氣臨關而不度子華吟咏不已因草篇與巨川對壘略曰霧開萬里克諧披覩之心掌拔一峯兼助捧持之力天祐初大駕幸岐梁太祖自東平擁師迎駕至三峯單騎出降既而素忌巨川多謀遣人害之

陳象袁州新喻人也少為縣吏一旦憤激為文有西漢

風骨者貫子十篇南平王鍾傳鎮豫章以羔雁聘之累遷行軍司馬御史大夫傳農象復佐其子文政為淮師攻陷象被擒送維揚戮之象頗師黃老訖至於此莫知所自也

湯筠潤州丹陽人也工為應用數舉敗於垂成李巢在湖南鄭續鎮廣南俱以書奏受惠晚佐江西鍾傳書檄閫委未嘗有倦色傳女適江夏杜洪之子時及昏暝有人走乞障車文筠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待製既而四本俱成天祐中逃難至臨川憂悸而卒

陳岳吉州廬陵人也少以詞賦貢於春官氏凡十上竟抱至寃晚年從豫章鍾傳復為同舍所謂退居南郭以墳典自娛因以博覽羣籍常著書商較前史得失尤長於班史之業評三傳是非著春秋折衷論三十卷約大唐實錄撰聖紀一百二十卷以所為述作號陳子正言十五卷其詞賦歌詩別有編帙光化中執政議以蒲帛徵傳聞之復辟為從事後以讒黜尋遘病而卒

李凝古給事中損之子沖幼聰敏絶倫工為燕許體文中和中從彭門時溥溥令製露布進黃巢首級凝古詞學精敏義理該通凡數千言冠絶一時天下仰風無何溥奏諸將各領一麾凝古獲濡潤而不之謝溥因玆減薄

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孟郊字東野工古風詩名播天下與李觀韓退之為友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張建封幕卒使下廷評韓文公作誌東野謚曰貞耀先生賈島詩曰身歿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塚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舩故人相弔處斜月下寒天莊云不及第誤也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瑨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湜覽賀所業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會有以瑨肅行止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見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

因面試一篇承命欣然捻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青如葱蔥金鏤壓纓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磨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炯炯貫當中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負冥鴻他日不羞蛇與龍二公大驚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髮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辨諱一篇不幸未登壯室而卒

皇甫松著醉鄉日月三卷自叙之矣或曰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薦因襄陽大水遂為大水辭極言誹謗有夜入珍珠室朝遊瑤瑁宮之句公有愛姬名真珠李羣玉不知何許人詩篇妍麗才力遒健咸通中丞相修行楊公為奧主進詩三百篇授麟臺讐校

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文學之外尤善談笑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左居於姑蘇藏書萬餘卷詩篇清麗與皮日休為唱和之友有集十卷號曰松陵集中和初遘疾而終顏蕘給事為文誌其墓吳子華莫文千餘言略曰大風吹海海波淪漣涵為子文無隅無邊長松倚雪枯枝半折挺為子直上巔絶風下霜晴寒子文渺茫岑寂灾突禽狂其來莫當雲沈鳥沒去其倏忽凝脂軟於無骨震漢滄涓涓春融治秋鮮妍觸即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烟鍾自聲發為子文鏗鏘杳清武陵深閒川長晝白間為趙先遠丞相隱弟子幼而聰悟感通乾符中以為氣焰温李因之恃才不拘小節常將領子弟恣遊狹斜著北里志頗述其事

李甘字鮮鼎長慶四年及第登科記已注矣莊云不第恐矣温庭皓庭筠之弟詞藻亞於兄不第而卒

劉得仁　陸逵　傅錫　平曾

賈島　劉稚珪　顧邵孫吳人　沈珮吳人

顧蒙宛陵人博覽經史慕燕許刀尺亦一時之傑餘力

深究內典繇是屢為浮圖碑倣歐陽率更筆法酷似前人庚子亂後萍梗江浙間無何有美姬為潤帥周寶奄有蒙不能他去而受其豢養由此名價減薄甲辰淮浙荒亂避地至廣州人不能知困於旅食以至書千字文授於聾俗以換斗筲之資未幾遘疾而終蒙頗窮易象著大順圖三卷

羅鄴餘杭人也家富於財父則為鹽鐵小吏有子二人俱以文學干進鄴尤長七言詩時宗人隱亦以律韻著稱然隱才雄而麗疎鄴才清而綿緻咸通中崔安潛侍郎廉問江西志在于旌竟為幕吏所沮既而俯就督郵因茲舉事閣珊無成而卒

方干桐廬人也幼有清才為徐凝所器誨之格律干或有句云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云村裏老謔凝而已王大夫名與定保家諱下字同廉問浙東干造之連跪三拜因號方三拜王公將薦之於朝請吳子華為表草無何公遘疾而卒事不諧矣

前件人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徧在時人之口銜寃抱恨竟為冥路之塵但恐憤氣未銷上衝穹昊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明代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級便以特勅顯示優恩俾使已升冤人皆霑聖澤後來學者更厲文風

論曰工拙由人得喪者命非賢之咎善不為名而名隨之名不為祿而祿從之是謂命自我立也小人之儒也尤人君子之儒也反已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唐摭言卷十

唐摭言卷十一

唐 王定保 撰

反初及第

劉軻慕孟軻為文故以名焉少為僧止于豫章高安縣南果園復求黃老之術隱於廬山既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

反初不第

張策同文子也自小從學浮圖法號藏機粲名內道場為大德廣明庚子之亂趙少師崇主文策謂時事更變求就貢籍崇庭謔之策不得已復舉博學宏詞崇職授天官復黜之仍顯揚其過策後為梁太祖從事天祐中在翰林太祖頗奇之為謀府策極力媒孽崇竟罹冤酷

無官受黜

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為王右丞所知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者右丞吟咏之常擊節不已維待詔金鑾殿一旦召之商較風雅忽遇上幸維所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因之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詔見上曰卿將得詩來耶浩然奏曰臣偶不齎所業上即命吟浩然奉詔拜舞念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卧廬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疎上聞之憮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歸南山終身不仕

賈閬仙名島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浮艷雖行坐寢食吟咏不輟常跨驢張蓋橫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志重其衝口直致求之一聯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之又嘗遇武宗皇帝於定水精舍島尤肆侮上訝之他日有中旨令與一官謫去乃受長江縣尉稍遷普州司倉而卒

無官受黜

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為王右丞所知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者右丞吟咏之常擊節不已維待詔金鑾殿一旦召之商較風雅忽遇上幸維所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因之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詔見上曰卿將得詩來耶浩然奏曰臣偶不齎所業上即命吟浩然奉詔拜舞念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卧廬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疎上聞之憮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歸南山終身不仕

賈閬仙名島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浮艷雖行坐寢食吟咏不輟常跨驢張蓋橫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志重其衝口直致求之一聯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之又嘗遇武宗皇帝於定水精舍島尤肆侮上訝之他日有中旨令與一官謫去乃受長江縣尉稍遷普州司倉而卒

無官受黜

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為王右丞所知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者右丞吟咏之常擊節不已維待詔金鑾殿一旦召之商較風雅忽遇上幸維所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因之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詔見上曰卿將得詩來耶浩然奏曰臣偶不齎所業上即命吟浩然奉詔拜舞念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卧廬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疎上聞之憮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歸南山終身不仕

賈閬仙名島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浮艷雖行坐寢食吟咏不輟常跨驢張蓋橫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志重其衝口直致求之一聯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之又嘗遇武宗皇帝於定水精舍島尤肆侮上訝之他日有中旨令與一官謫去乃受長江縣尉稍遷普州司倉而卒

尉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含毫久之時有老吏在側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為責詞何者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一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詩人爭為詞送唯紀唐夫得其尤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皇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綠醽銷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薦舉不捷

張祜元和長慶中深為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進獻辭略曰凡製五言芭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蚤工篇什研機甚苦搜象頗深葦流所推風格罕及云云謹令録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門下祜至京師方屬元江夏僃仰內庭上因召問祜之詞蒸上下稹對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恥而不為者或奬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領之由是寂寞而歸祜以

詩自悼略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詞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庶問特表薦之於朝先是試之於使院璘請書吏十人皆給筆硯璘縝絺捫腹往来口授十吏筆不停輟首題黃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復為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援毫而就時風雨暴至數幅為廻颸所卷泥滓沾漬不勝舒卷璘曰勿取但將紙来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時未亭午已構七千餘言詹事傳語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請屈来飲酒黃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璘對衆朗宣旁若無人至京師時路庶人方當鈞軸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請俟見帝嚴聞之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曠於盃酒間雖屠沽無間然矣

已得復失

楊知至會昌五年王僕射重奏五人源重楊知至楊嚴鄭朴竇緘奉勅特放楊嚴其餘四人皆落知至感恩自弔詩曰由來梁鴈與冥鴻不合翩翔向碧空寒谷謾隨

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當時泣玉情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二月春光花澹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張渙會昌五年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霞落渙等八人趙渭南貽渙詩曰莫向春風訴酒杯謫仙真個是仙才猶堪與世為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

以德報怨

裴垍舉宏詞崔樞考之落第及垍為宰相擢樞為禮部笑謂樞曰聊以報德也

賈泳父脩有義聲泳落拓不拘細碎常佐武臣倅晉州昭宗幸蜀三牓裴公時為前主客員外客遊至郡泳接之傲睨公嘗簪笏造泳泳戎裝一揖曰主公尚書邀放鷄子勿怪如此倥傯而退贊頗銜之後公三主文柄泳兩舉為公所黜既而謂門人曰賈泳潦倒可哀吾當報之以德遂放及第

惡分疎

宋人許畫閩人黃講講嘗牢滑州衛南與畫聲跡不疎

先化三年二人俱近事講遘謗書嘗答背矣畫性卞急時內翰吳融侍郎西銓獨孤損侍郎貽矩皆畫知已一旦畫造二君子自辨因租而視之二公皆掩袂而入畫遘其年俱落

先化中蘇拯與鄉人陳滌同處拯與考功蘇郎中璞初叙宗黨璞故奉常滌之子也拯既執贄尋以啟事温卷因請陳滌緘封滌遂誤書已名璞得之大怒拯聞之蒼黃復致書謝過吳子華聞之曰此書應更懽也

文德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次江西時陸威侍郎猶為郎吏亦寓於此進士褚載緘二軸投謁誤以子長之卷面贄於威威覽之連有數字犯威家諱威因拱而襲然載錯愕白以大誤尋以長牋致謝略曰曹輿之圖畫雖精終慙誤筆殷浩之硯持太過翻達空函

怨怒 憨直附

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大中中趙公在內廷重陽日義山詩曰曾共山公把酒謁不見因以一篇紀於屏風而去詩曰

卮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
思莫學漢臣栽苜蓿還同楚客詠江蘺郎君漸貴施行
馬東閣無因更重窺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曙
自恃才名籍然人皆呼為將来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
何日者殊不顧曙目崔曰將来萬全高第曙有慍色日
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相當於此時過
堂既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塲昭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
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花
溪上雨緑楊芳草屬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
飲張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與你取狀
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七年崔自内廷大拜張
後於三牓裴公下及第果於崔公下過堂

崔珏佐大魏公幕與副車袁充常侍不叶公俱薦之於
朝崔拜芸閣讐校縱舟江浒會有客以絲桐詣公公善
之而欲振其名命以乘馬迎珏共賞絶藝珏應召而至
公從容為客請一篇珏方懷拂鬱因以發洩所蓄詩曰
七條絃上五音寒此藝知音自古難唯有河南房次律
始終憐得董庭蘭公大慙恚

張楚與達奚侍郎書公橫海殊量干霄偉材鬱為能賢
特負公望雄筆麗藻獨步當時峻節清心高邁流俗其
為御史也則察視臧否糾遏姦邪其為郎官也則彌綸
舊章發揮清議其拜舍人也則專掌綸綍翱翔掖垣其
遷侍郎也則綜覈才名規模禮物良由心照明鏡手握
純鈞龍門少登鵬翼孤運猶且謙能下士貴不易交頃
辱音書恍若會面眷顧之重宿昔不渝執翫徘徊緘藏
反覆伐木之詩重作採蘩之詠再興何慰如之幸甚幸
甚僕誠鄙陋素乏異能直守愚忠每存然諾背憎嘲嗤
少小不為讒蔭戚施平生所恥故得從遊君子厠跡周
行歡會之間常多企慕聊因翰墨輒寫芻蕘公往在臨
淄請僕為曹掾喜奉顏色得接徽猷獻美景良辰必然邀
賞酣酒臠肉何曾暫忘分若芝蘭堅逾膠漆時范穆二

子俱在屬城僕濫同人見稱四友嘗因醉後遂論晚慕官資衆識許公榮陽勃然不顧公誠相期於下郡咸及為榮志氣之間懸殊久矣今范郎中永逝穆司直尋殂唯僕尚存得觀榮貴此疇昔之情一也尋應制舉同赴洛陽是時春寒正值雨雪俱乘欵段莫不艱辛朝則齊鑣夜還連榻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及次新鄉同為口號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僕答曰淇水煙波半含春色向將百對盡其一時發則須酬遲便有罰並無所屈斯可為歡此疇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坊蚤已酸寒復加屯蹙屬公家監逃逸竊藏無遺賴僕僑裝未空同爨斯在殆過時月以盡有無巷雖如窮坐客常滿還復嘲謔頗展歡娛公詠僕以衣袖障塵僕詠公以粥粥和酒復有慙媳提携破筐頻来掃除共為笑弄此疇昔之情三也公授鄭縣歸迎板輿僕已罷官時為貧士於焉貰酒猶出荒郊候得軒車便成野酌留連數日欵曲襟懷旋悵分離遠行追送他鄉旅寓掾秩悽然雖限山川常懷夢想此疇昔之情四也公在畿甸僕尉長安多陪府庭是稱聯吏數遊魏十四其華館頻詣武七芳筵婉孌心期綢繆讌語應接無暇取與非他車公若無悒然不樂黃生未見鄙吝偏形此疇昔之情五也公遷侍御僕忝起居執法記言連行供奉舉目相見為歡益深燠爛玉除之前馥郁香爐之下俳戴空極盡覩朝儀若在鈞天如臨玄圃此疇昔之情六也僕轉郎署先在祠曹公自臺端俯臨禮部昔稱同舍今則同廳退朝每得陪行就食尋常接坐攀由鴻鵠倚是蒹葭咫尺餘光環迴末職官連兩載事等一家此疇昔之情七也復考進士文策同就侍郎廳房信宿重聞差池接席掎摭之務卻止彌高于時賢郎幼年詞翰公以本司恐謗不議和奚僕聞善必驚是敬王粲驟請座主超升甲科今果飛騰已遷京縣雖云報國亦忝知人此疇昔之情八也凡人有一于此猶有可論況僕周旋若斯足成深契所以曲襟懷旋悵分離遠行追送他鄉旅寓掾秩悽然雖限

際願交者多昔公未達之前欲相知者少於多甚易在少誠難則公居甚易之時下走處誠難之日本以義分相許非勢利相趨蚤為相國所知累遷官守其在銓管也用僕為京兆掾其在台衡也用僕為尚書郎隻字片言曾蒙激賞連讒被謗備與辨明察于危難之情知在明教之地後緣踈惰自取播遷顧三省而多慙甘一黜而何贖歷司馬長史再佐任治中萬里山川七周星歲從閩適越染瘴纏疴比先支離更加枯槁盡作班鬢難為壯心常情尚有咨嗟故舊能無歎息非辭坎壈但媿揶揄偏觀昔人沉淪多因推薦其有超然却貴自達十不二三以管仲之賢須逢鮑叔以陳平之智須遇無知以諸葛之才見稱徐庶以禰衡之俊見藉孔融如此之流不可稱數其於樗散必待吹噓如公顧盼生光剪拂增價豈忘朽株之事而輕連茹之詞乎即有言而莫從未有不言而自致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彼亦何哉非敢望也復恐傍人疎間貝錦成章僕既無負于他人豈有嫌于僕愚之竊料當謂不然彼欲加諸後難重爾嘗試大抵如之或在蒼黃或於疑似都由聽授不至分明便起猜嫌俄成釁隙廉藺獨能生覺蕭朱杳不深知倫出時談可為殷鑒且今之從政必也擇人若非文儒則操刀必割歷官一十五任入事三十餘年夫琢玉為器者尚掩微瑕傷木為輪者猶藏小節僕縱有短身還有長至如高班要津聽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為之嗟乎不與其間益用惆悵要欲知其某郡太守以示子孫未知生涯幾何竟當遂否天不可問人欲奚為然則同時郎官及餘親故自僕貶黜之後亡者三十餘人皆負聲華豈無知已不與年壽相次歿于泉扃有若范宣城等就中深密最與追從亦思題篇匪朝即夕索然皆盡非慟而誰不奈吾儕多從鬼錄獨求榮進實愧無厭向前借譽於公是謬自頃探釋氏苦空之說覽莊生齊物之言寵辱何殊喜慍無別希求速進者未必以前有永

甘棄廢者未必以後無倚伏難知吉凶何定朝榮暮落
始富終貧范卷簀而後榮鄧賜錢而餓死當黜而貴折
臂猶亨斷覆何定波瀾飄颻風雨任運推轉何必越性
干祈但以鄴城最當官路使命往来賓客縱横馬少憩
鞍人當倒屣俸禄供幣蓋不足云筋力漸衰故難堪也
儻少乖阻即起憾詞誠兼濟之義存若屢空而理在加
以物務牽率形役徒勞幸有田園在于河内控帶泉石
交映林亭蜜邇太行尤豐藥物素書數千卷足覽古今
子姪五六人薄閑詩賦兼令佐酒何處生愁更引園碁
別成招隱風来北牖月出東岑往往觀魚時時夢蝶唯
開一徑懶問四隣潘岳於是閑栖梁竦由其罷歎行將
謝病自此歸耕儻不遂微誠明神是殛遠陳本末之事
庶體行藏之心秋中漸涼唯納休謐出處方與會合無
期願以加飡匪惟長憶不具張楚白

麾下僕隱居巖壑積有歲年銷宦情于浮雲擲世事于
流水今者輟魚釣詣旌麾非求榮非求利非求名非求
媚是將觀公俯仰窺公淺深何也公若帶驕貴之色移
夙昔之眷自謂威足凌物不能禮接於人則公之淺深
於是見矣公若務于招延不隔卑賤念半面之暴日迴
青眼于片時則公之厚德未易量也惟執事少留意焉
且君子成人之美僕忝士君子之末豈敢不成公之美
事乎是將授公藥石之言療公膏肓之疾未知雅意欲
聞之乎必欲聞之則當先之以卑辭申之以喜色則膏
肓之疾不勞扁鵲而自愈矣公其善聽之何者當今天
下有譏諫之士咸皆不減于先侍郎矣然失在于倨闕
在于怒且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論語曰君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公之頃者似不務此道非恐乖于君子亦
應招怒于時人禍患之機怨讐之府豈在利劍相擊抜
戟相撞其亦在于辭色相干拜揖失節則潘安仁以孫
季蘭罪嵇叔夜為鍾會所圖古来此類蓋非一也公所
麾下僕隱居巖壑積有歲年銷宦情于浮雲擲世事于
流水今者輟魚釣詣旌麾非求榮非求利非求名非求
媚是將觀公俯仰窺公淺深何也公若帶驕貴之色移
夙昔之眷自謂威足凌物不能禮接於人則公之淺深
於是見矣公若務于招延不隔卑賤念半面之暴日迴
青眼于片時則公之厚德未易量也惟執事少留意焉
且君子成人之美僕忝士君子之末豈敢不成公之美
事乎是將授公藥石之言療公膏肓之疾未知雅意欲
聞之乎必欲聞之則當先之以卑辭申之以喜色則膏
肓之疾不勞扁鵲而自愈矣公其善聽之何者當今天
下有譏諫之士咸皆不減于先侍郎矣然失在于倨闕
在于怒且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論語曰君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公之頃者似不務此道非恐乖于君子亦
應招怒于時人禍患之機怨讐之府豈在利劍相擊抜
戟相撞其亦在于辭色相干拜揖失節則潘安仁以孫
季蘭罪嵇叔夜為鍾會所圖古来此類蓋非一也公所

明知之又安可不以為深誡乎必能遇士則誠於倨撫下則弘以恕是可以長守富貴而無憂危公成人之美在此而已矣念之哉任華一野客耳用華言亦唯命明日當拂衣而去矣不知其他

華與庾中丞書中丞閣下公久在西掖聲華滿路昨遷建毋喪家貸假貸服具而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焉及辟陽侯遭讒而竟獲免者建之力也其後淮南王以諸呂之故誅辟陽侯而建以魯往来亦受其禍是知相知之道乃是禍福存亡之門固不易耳僕一到京華常以孤介自處終不能結金張之援過衛霍之廬苟或見招輒以辭避所以然者以朱建自試耳昨不意執事猥以文章見知特於名公大臣曲垂剪拂由是以公為知己若是耶豈華才減於前日而公之恩遇薄於茲辰退思伏念良增歎惋耳況華嘗以三數賦筆奉呈於公展手札云足下文格由来高妙今所寄者尤更新奇公言之次敢忘推薦朝廷方以振舉遺滯為務在中丞今日得非公言之次乎當公言之次曽不聞以片言見及公其意者豈欲棄前日之信乎華本野人常思漁釣尋常杖策歸乎舊山非有機心致斯扣擊但以今之後進咸屬望于公公其留意焉不然後進何望矣任華頓首

華與京尹杜中丞書中丞閣下僕常以為受人恩不易何以言之昔辟陽侯欲與朱建相知建不與相見無何建母喪家貧假貸服具而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焉及辟陽侯遭讒而竟獲免者建之力也其後淮南王以諸呂之故誅辟陽侯而建以魯往来亦受其禍是知相知之道乃是禍福存亡之門固不易耳僕一到京華常以孤介自處終不能結金張之援過衛霍之廬苟或見招輒以辭避所以然者以朱建自試耳昨不意執事猥以文章見知特於名公大臣曲垂剪拂由是以公為知己若是耶豈華才減於前日而公之恩遇薄於茲辰退思伏念良增歎惋耳況華嘗以三數賦筆奉呈於公展手札云足下文格由来高妙今所寄者尤更新奇公言之次敢忘推薦朝廷方以振舉遺滯為務在中丞今日得非公言之次乎當公言之次曽不聞以片言見及公其意者豈欲棄前日之信乎華本野人常思漁釣尋常杖策歸乎舊山非有機心致斯扣擊但以今之後進咸屬望于公公其留意焉不然後進何望矣任華頓首

曰亦不易致即當分減然必若易致則已自致矣安能煩於公且凡有濟物之心必能輟于已方可以成濟物之道公乃曰分減豈輟已之義哉況自蒙見許已經旬日客舍傾聽寂寥無聲公豈事繁遺忘耶當不至遺忘以為閑事耶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若失於信而薄於義則四方無所取唯公留意耳任華頓首

華告辭京尹賈大夫書大夫閣下昔侯嬴邀信陵君車騎過屠門而信陵為之執綏此豈辱公子耶乃所以成公子名耳王生命廷尉結襪廷尉俯僂從命無難色此豈辱廷尉乎亦以成廷尉之名耳僕所邀明公枉車過陋巷者豈徒欲成君子之名而已哉竊見天下有識之士品藻當世人物或以君子之才望美則美也猶有所闕焉其所闕者在于恃才傲物耳僕感君國士之遇故以國士報君其所以報者欲洗君恃才傲物之過而補君之闕宜其允迪忠告惠然來思而乃躊躇數日不我顧意者恥從賣醪博徒者遊乎觀君似欲以富貴驕僕乃不知僕欲以貧賤驕君君何見之晚耶抑又聞昔有躄者恥為平原君家美人所笑乃詣平原君請笑者頭之有一客對曰以君不殺笑躄者因君為愛色而賤士平原君大驚悔過即日斬美人頭造躄者門謝焉賓客由是復來今君猶惜馬蹄不顧我況有請美人頭者豈復得哉僕亦恐君之門客於是乎解體僕即解體者也請從此辭任華頓首

崔國輔上何都督履光書崔國輔謹上書于都督何公節下昨有自府庭而退者云君公垂責以為怠於奉上之禮死罪死罪竊聞禮不妄悅人為近佞媚也不好狎自全仁義也故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君臣上下非禮勿定宦學事師非禮勿親所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於仁義故以難進而易退孜孜善行者為失禮悲夫古之有禮者貴今之有禮者賤雖然君子終身不棄禮為

苟容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善人不拘俗也國輔常見君公有謀贊之能明恤之量敢以大雅之道而事君公殊不知君公以凡徒見待君公聞叔向乎聞張良乎夫叔向者不能言退然不勝衣為晉國之望張良婦人也而懦次之華宜君公不禮蕭曹為刀筆吏碌碌無奇節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屈原之忠貞逐於楚張儀之利口鞭於梁皆士之屯蒙莫能自異僕今日復何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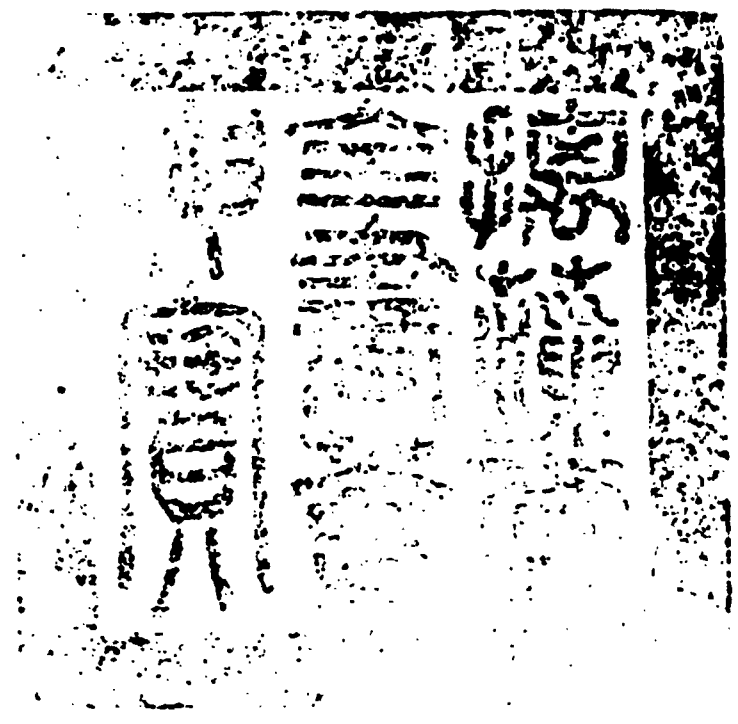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唐摭言　卷十一　十九

朱灣別湖州崔使君書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之中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驪龍之珠潛於潢滉之中或可識貴人之顏無因而前不可識其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載詣執事三趨戟門門人謂某曰子私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小子實非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不得入以茲交戰彷徨於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食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如龍之門轉深如玉之粟轉貴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屬谿上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嘆引分而退

論曰夫子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之遜人不以為諂言之危人不以為訐蓋言與行契行由言立故生人以來未有如丘之聖者儒有用言干進幾乎若乃交道匪終得言紀之者時則有其人矣

欽定四庫全書　唐摭言　卷十一　二十

唐摭言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錄監生　臣李華文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唐摭言卷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唐摭言卷十二

自負 唐 王定保 撰

杜甫莫相疑行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今日饑寒趨路傍晚將末節契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莫爭好惡莫相疑

甫獻韋右丞紈袴不餓死儒冠多悞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蚤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將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隣自謂頗挺生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化淳此意竟蕭索行謌非隱淪騎驢三十年旅食京華春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盃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甚愧

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竊効貢公喜難甘原憲貧馬能心快快只是走踆踆今欲東入洛即將西去秦尚恢終南山迴首清渭濆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

崔仁師之孫崔湜并滁及從兄沚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人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故進即不已而不以令終

開元中薛據自恃才名於吏部參選請受萬年録事流外官共見宰執訴云赤録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被進士欲奪則等色人無措手足矣遂罷

鄭起居仁表詩曰文章世上爭閒路閥閱山東拄破天張曙拾遺與杜荀鶴同年嘗醉中謔荀鶴曰杜十五公大榮荀鶴曰何榮曙曰與張五十郎同年爭不榮荀鶴應聲答曰是公榮小子爭得榮曙笑曰何也荀鶴曰天下祇知有杜荀鶴阿沒處知有張五十郎

盧延讓業癖澁詩吳融林雖以賦卷擢第然八面受敵深知延讓之能延讓始投贄卷中有説詩一篇斷句云因知文賦易為下者之乎子華笑曰上門惡罵来

薛保遜好行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貢士不下千餘人公卿之門卷軸填委率為閹媪脂燭之費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卷即所得倍於常也

劉允章侍郎主文年牓南院曰進士納卷不得過三軸劉子振聞之故納四十軸

元次山中興頌序云天寶十四年安禄山陷洛陽明年犯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夫立聖德大業者必有詞頌若今詞頌聖德刻諸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表民也或曰表州出舉人耶肇曰表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稀矣

王適侍郎元和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太直見黜

故韓文公誌適墓云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將耶即拔所作書緣路歌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衆不中第益久困矣

薛能尚書題集後曰詩源何代失澄清處處狂波汗後生常感道孤吟有淚却緣風壞語無情難甘惡少欺韓信枉被諸侯殺稱衡縱有縁山也無益四方聯絡盡蛙聲

王貞白寄鄭谷郎中曰五百首新詩緘封寄去時祇憑夫子見不要俗人知火鼠重燒布氷蚕作吐絲直須天上手裁作領巾披

表參上中書姚令公元崇書曹州布衣表參頓首謹上梁公閣下參將自託于君長為君用欲之乎且參之託君何以利君也若使君常懷相邱不失通侯壽容滿堂黃金橫帶則參請以車軌所至馬首所及而掩君之短稱君之長使天下之人不能議君矣若使君當不測之時遘不測之禍身從吏訊妻子滿獄則參請以翳翳之身明明之命伏死一劒以白君冤使酷吏之刑不能隔君矣若使君内緣謗書不得見察卒卒免冠天下笑則參以一丁之筆三寸之舌抗義犯顏解于闕庭使逐臣之名不能汙君矣君有盛德之際時此之怨朝廷之士議欲侵君則參請以直詞先挫其口不爾則更以皆血次汙其衣見淩之羞不能醜君矣若使君事至不可知千秋萬歲後而君門閑卒有飢寒之虞則參請解參之裘推參之哺勉勉不怠終身奉之使子孫之憂不能累君矣此五者參之所以利君而自託也君其可乎夫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參於君非有食客之舊門生之恩今便欲自托於君長為君用得無不知參意而疑參妄乎然妄人實亦有之何也參行年已半春秋客復數載黃金盡烏裘敝層腐齒落不得成名而親之在堂終莫有慰日暮途遠不知所為然獨念非君無足依者故今敢以五利求市于君冀君一顧見誠使得慰親恐懼參

況今以親親之故而祈德於君使君歡然卒不見拒爾後即參尚何面目遂得默默然而已哉本向時之言終不負德夫幽則有鬼天則有神鬼神之間參所必有如使參敢負于君者則鬼神之靈共誅之敬以自盟惟君之惠信也且君以偉才四入為相艱難情僞君盡知之至于進人亦多矣然亦能有以參之五利而許君乎參必愚僿鄙生而自守取咎爾則君之相士何其倫耶至愚殆欲窺君之鑒矣頓首頓首參今亦不敢盛稱譽上

紿於君然竊自言之正參亦非天下庸人也今君若見相以義則參之本圖若見相以才則惟君所識今幸君之力能必致參顧此時坐而相棄語曰厚利可愛盛時難再失利後時終不有悔君獨不聞前人之泣乎昔前人為商而賣氷于市客有苦熱者將買之前人自以得時欲邀客以數倍之利客於是怒而去俄而其氷亦散故前人進且不得氷二者俱亡自泣而去今君坐青雲之中平衡天下天下之士皆欲附矣此亦君賣氷之秋而士買氷之際有利則合豈宜失時苟使君強自遲回至氷散則君尚欲開口其事焉得哉願少圖之無為前人之事也參頓首

輕佻戲謔嘲咏附

顧雲大順中制同羊昭業等十人修史雲在江淮遇高逢休諫議時劉子長僕射清名雅譽充塞搢紳其弟崇望復在中書雲以逢休與子長舊交將造門希致先容逢休許之久矣雲臨岐請書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創雲微有感因潛啟閱之凡一幅並不言雲但曰羊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腳踏地燒殘龍尾道懿宗皇帝雖薄德不任被前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大悠悠雲吁歎而已

李白戲贈杜甫曰長樂坡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形容何瘦生祇為從來學詩苦

鄭先業中表間有同入試者于時舉子率皆以白紙糊案子面昌圖潛記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出試千春萬春先業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之詞

有可唫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昆季或從容用咨諧戲
即命二僕舁苦海于前人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光業
常言及第之歲策試夜有一同人突入試鋪為吳語謂
先業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先業為輟半鋪之地其
人復曰必先必先諮仗取一杓水光業為取其人再曰
便于託煎一椀茶得否光業欣然與之烹煎居二日光業
狀元及第其人首貢一啟頗敘一宵之素略曰既取水
更煎茶當時之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之俄為後進

窮相骨頭

羅隱謝裴廷翰詩卷云澤國佳人唯粧半面營丘辨士
或獻空籠

賈島不善程式每自叠一幅巡鋪告人曰原夫之輩乞
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因之侵侮諸叔故自起居舍
人貶洗馬而卒其子昭緯頗有父風常任祠部員外時
李系任小儀王蕘任小賓正旦立仗班退昭緯朗吟曰
左金烏而右玉兎天子旌旂蕘遽請下句昭緯應聲荅
曰上李系而下王蕘小人行緻聞者靡不閧哂天復中
自臺丞累貶澄州司馬中書舍人顏蕘當制略曰陵轢
諸父代嗣其凶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太盛奏請進士舉人許乘驢
鄭先業材質瓌偉或嘲之曰今年策下盡騎驢短轡長
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論曰語云當仁不讓於師顏氏子亦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苟得其道自方於舜不為之太過苟失其道五尺
童子能不鄙其妄歟參以五利受售不繫能否儒行缺
矣輕薄之徒終喪厥德旅棨之戒君子其惟慎諸

設奇沽譽

咸通中鄭愚自禮部侍郎鎮南海時崔魏公在荆南愚
著錦襖子半臂袖參謁之公大奇之會夜飲更衣賓從
間竊謂公曰此應是有慚不稱耳既而復易之紅錦尤
加煥麗衆莫測矣

王璘舉日試萬言科崔詹事觀察湖南因遺之夾纈數匹璘翌日以中單襜褕衣之以詣崔公接之大驚矣

酒失

崔樞酒後忤虔州陸郎中肱以詩謝之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麴蘗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

宋人衛元規酒後忤宋州丁僕射謝書略曰自茲因酒星於天獄焚醉日於秦坑人多記之

杜工部在蜀醉後登嚴武之床厲聲問武曰公是嚴挺之子乎武色變甫復曰僕乃杜審言兒于是少解

韓衮咸通七年趙隋下狀元及第性好嗜酒謝恩之際趙公與之首宴公屢賞歐陽琳文學衮睨之曰明公何勞再三稱一複姓漢公愕然為之徹席自是從容不過三爵及杏園開宴時河中蔣相以故相守兵部尚書其年子泳及第相國欣然來突衆皆榮之衮厲聲曰賢郎在座兩頭著子女相公來此得否相公錯愕而去及泳

歸公庭責之曰席內有顛酒同年不報我豈人子耶自是同年莫敢與之歡醉矣

史蒼上李中丞書禍之將至鬼神奪魄豈有委身府幕塵忝下寮而抵犯威重前後非一中丞審蒼豈非知禮之人豈非感恩之人自拜揖馬塵十有三載盃酒歌詠久蒙提携未省竟有差失中丞因賜賞鑒辟書府及陪接萬里星霜二年正當策名之時豈願固有干觸此蓋命之牽陷一至於此實非常情之所料也豈非十二年間東馳西走肝膽塗地竟無所成髮髮班白幸逢推薦恩命垂至自貽顛危昏昏薄言罔知攸處豈非命與豈非命與且初坐之時每舉一盞酒未嘗不三思其過似覺體中有酒亦哀請矜量既對衆賓復不敢苦訴俄而迷亂乍合若怪魅以憑心神事且不知死亦寧悟哀哉微命有此舛剥中丞縱寬以萬死蒼亦無所施其面目不即引決者伏念累世單緒一身孑孤中年未婚晚之兒息封樹何日先靈靡安痛此纏迫乞哀殘喘今髡剪

首髮自為毀責期在粉骨永知此過中丞旋施之日願
隨一卒步走後塵洗節布誠以期他効伏願少垂舊惠
戀戀故人無任憂悸感切之至謹投書閤下荒辭無叙
萬不申一仍冺押衙口哀謝不宣甚再拜

注子擊傷相公猶子遂出幕醒來乃作十離詩上獻府
主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着親情
客不得紅綃毯上眠犬離主 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箋紙
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義之手裏擎筆離毛

雲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為驚玉貌郎君隊
不得華軒更一嘶 馬離廐 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
上錦裀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 鸚鵡離籠
出入朱門未忍拋主人常愛語咬咬啅泥穢汙珊瑚簟
不得梁間更壘巢 燕離巢 皎潔圓明內外通清光似眼
水精宮都緣一點瑕相穢不得終宵在掌中 珠離掌 戲
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尾弄輪鉤無端擺斷芙蓉朵不

得清波更一遊 魚離池 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兎稱
高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君王手上擎 鷹離主 菊鬱
新栽四五行常將貞節負秋霜為緣春筍鑽墻破不得
垂陰覆玉堂 竹離亭 鑄瀉黃金鏡始開初生三五月徘
徊為遺無限塵蒙蔽不得華堂上玉臺 鏡離臺 馬上同
携今日盃湖邊還折舊年梅年年祇是人空老處處何
曾花不開歌咏每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絃來鐏前百
事皆依舊點檢唯無薛秀才 元公詩

論曰蕭琛以桃杖虎靴邢紹以絳綿紕髮所務先設奇
以動衆後務能以制人振天下之大名為一時之口實
者也鄭公之服錦王公之衣繢得無意於彼乎苟名實
相遠則服之不秉身之災也沉酗之失聖人所戒雖王
佐之才得以贖過其如名教何

唐摭言卷十二

唐摭言卷十三

唐 王定保 撰

敏捷

王勵絳州人開耀中任中書舍人先是五王同日出閤受冊有司忘載冊文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勵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一時俱畢

開元中李翰林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

温庭筠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凭几每賦一咏一吟而已故場中號為温八吟

段維晚富辭藻敏贍第一常私試八韵好噙煎餅凡一箇煎餅成一韵燦然

昭宗天復元年正旦東內反正既御樓内翰唯吳子華先至上命於前跪草十餘詔簡備精當曾不頃刻上大加賞激

短李鎮揚州請童孝標賦春雪詩命札於臺盤上孝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花飛處處颺黏牕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白中令鎮荆南杜蘊常侍廉問長沙時從事盧發致聘馬發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著詞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閨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地莫向樽前喜氣麤盧荅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閣外分憂寄不稱實筵語氣麤公極歎而罷

張祜客淮南暮中赴宴時杜紫微為支使南座有屬意之處索骰子賭酒牧微吟曰骰子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

柳棠謁梓州楊尚書汝士因赴社宴楊公逼棠巨魚棠堅不飲楊公口占一篇曰文章謾道能吞鳳杯盛何曾解噢魚今日梓州陪社宴定應遭著老尚書棠應聲曰未先至上命於前跪草十餘詔簡備精當曾不頃刻上大

向燕臺逢厚禮幸陪社宴接餘歡一魚喫了終無媿鯤化爲鵬也不難

柳公權武宗朝在內廷上常怒一宮嬪欠之既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有蜀牋數十幅因命授之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絶曰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賜錦綵二十疋令宮人拜謝之

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温飛卿於簾前試之爲飛卿愛救人故也適屬翌日飛卿不樂其日晚請開門先出仍獻啟千餘字或曰潛救八人矣

裴慶餘咸通末佐北門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刺舡誤爲竹篙濺水濕近座之衣公爲之色變慶餘遽請彩牋紀一絶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知道巫山行雨歸公覽之極歡命謳者傳之

韋蟾左丞至長樂驛亭見李湯給事題名索筆紀之曰渭水秦山豁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祇應學得虞姬婿書字纔能記姓名

鄭仁表起居經過滄浪峽憩于長亭郵吏堅進一板仁表走筆曰分陝東西路正長行人名利火燃湯路傍着個滄浪峽真是將閑攪撩忙

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廷文書敏捷號爲下水舡梁太祖受禪姚洎爲學士嘗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洎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水上曰頗知其人搆思甚捷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舡太祖應聲謂洎曰卿便是上水舡也洎微笑深有慚色議者以洎爲急灘頭上水舡也

子楣

令狐趙公鎮維揚處士張祜常與狎讌公固視祜改令曰上水舡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祜應聲答曰上水舡舡底破好看客莫倚柂沈亞之嘗客遊爲小輩所試曰某改令書俗語各兩句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羹亞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嘍囉

元和中長安有沙門不記名氏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處張水部頗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徑往誇揚乃曰此應不合前輩意也僧微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乃吟曰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籍因撫掌大笑

張處士憶柘枝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為問頭祐矛盾之曰鄙薄問頭之誚所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連變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此豈不是目連訪母耶

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相曰或云寄白樂天及第全勝十改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為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絕嘲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李建州嘗遊明州慈溪縣西湖題詩後黎卿為明州牧李時為都官員外託與打詩板附行綱軍將入京

蜀路有飛泉亭亭中詩板百餘然非作者所為後薛能佐李福於蜀道過此題云賈掾曾空去題詩豈易哉悉打去諸板惟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

韓文公作李元賓墓銘曰文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或謂文公以觀文止高乎當世蓋謂已高乎古人也

李繆公貞元中試日有五色賦及第最中的者賦頭八字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詞復賦此題頗慮浩賦逾已專馳一介取本既至啟緘

尚有憂色及覩浩破題云日麗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聯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為破題次至楊侍郎汝士或曰非也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顧曰白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湖南日試萬言王璘與李羣玉校書相遇于嶽麓寺羣玉揖之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羣玉待之甚淺曰請與公聯句可乎璘曰惟子之命羣玉因破題而授之不記其詞璘覽之略不佇思而繼之曰芍藥花開菩薩面櫻桃葉散野叉頭羣玉知之訊之他事矣

論曰搆思明速稟乎生知用不以道利口而已矛楯相攻其揆一也惜名掩善仁者所忌堯舜其猶病諸

無名子謗議

貞元中劉忠州任大夫科選多濫進有無名子自云山東野客移書于劉吏部足下公總角之年奇童入仕有方朔之專對無枚皐之敏才佳句推長竿妙入神善謔稱名字不正過此以往非僕所聞徒以命偶良時身居顯職方云好經術重文章責此虛名負其美稱今年聖上虛天官之署委平衡之權所期公有獨見之明清平為首豈意公有專恣之行高下在心且數年以來皆無大集一昨所試四方畢臻公但以搜索為功糾訐為務或有小過必陷深文既毀其髮膚又貶其官序孝子虧全歸之望良臣絕沒齒之怨豈以省闥從容之司甚于府縣暴虐之政所立嚴法樹威脅人云奉德音罔畏上下使聖主失含弘之道損寬仁之德豈忠臣之節耶主上高拱穆清之中足下每以煩碎之事奏請無度塵黷頗多呈三接以示人期一言以悟主朝臣氣懾選士膽驚內以承寵承榮外以作威作福豈良臣之體耶且兩京常調五千餘人書判之流亦有碩學之輩莫不風趨洛邑霧委咸京其常袞之徒令天下受屈且袞以小道矯俗以大言誇時宏詞曾下登科平判又不入等徒以

竊居翰苑謬踐掖垣雖十年掌于王言豈一句在于人口以散鋪不對為古以率意不經為奇作者見之痛心後來聞之撫掌奈何輕蔑天下之才以自稱為已高以邵南以養老對乞言理目未通對仍未識並考入等可少取為公道故郤至自伐稱兵處父尚云終喪其族以士文王以寧夫聖人用心異代同體豈云親奉密旨令眾之橫議甚不可也況杜亞薄知經籍素懵文詞李翰雖少取入等豈聖人容眾之意耶為近臣而厚誣于處士上都東京者棄而弗收常袞大辱于國豈以往來敗績以詞藻擢第不以書判擅名不慎舉人自貽伊咎又常袞謂所親曰昨者考判以經語對經以史語對史皆未點對考為下等先翰有常無名判云衛侯之政由甯氏魯侯之令出季孫又常無欲云在凌室而須開闕東盤而不可豈以經對史耶又嚴廸云下樊姬之車曳鄭崇之履豈以史對經耶數十年之間布衆多之口縱世人可罔而先賢安可誣也今信四豎子取彼五幽人且吉中孚判以大明御宇為頭以敢告車軒為尾初類是頌翻乃成箴其間又金盤對于玉府非惟問頭不識抑亦義理全乖據此口嘲堪入靦縷張載華以江皋對纏洛朱邵南以養老對乞言理目未通對仍未識並考入等可哀也哉王申則童子何知裴通則因人見錄苟容私謁豈謂公平夫有西施之容方可論于美醜無太阿之利安可議其斷割使五千之人囂然騰口四海之內孰肯甘心況宏詞大國先華吏曹物色公明立標榜令盡赴上都東京者棄而弗收常袞大辱于國豈以往來敗績自喪袜陵之師今日復讐欲雪會稽之恥雖擢須賈之髮袞不足以贖罪負廉頗之荊公不足以謝過況所置科目標在格文盡無宏詞固違明勅欺天必有大咎凌人必有不祥足下以此持衡實負明公以此求相實負蒼生況公為主司自合參議信袞等升降由已取舍在心使士子含冤不得申結舌不得語固上若是欺下如斯豈以天聽蓋高帝閣難叶亦由宰臣守道任公等矣權鳴呼使朱雲在朝汲黯當位則敗不旋踵安能保家

宰輔侍郎非公等所望也無名子長揖詩曰三銓選客不須嗔五個登科各有因無識伯和憐吉獠弄權虞侯為王申載華甲第歸丞相裴子門徒入舍人莫怪郤南顏標咸通中鄭薰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亂薰志在激勸勳烈謂標魯公之後故擢之巍冠既而問及廟院標曰寒素京國無廟院薰始大悟塞默久之時有無名子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崔澹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黃巢方熾因為無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厭我皇解把黃巢比武王

趙隲試被哀以象天賦更放韓哀為狀元或為中貴語之曰侍郎既試王者被哀以象天更放韓哀狀元得無意乎隲由是求出華州

劉允章試天下為家賦為拾遺杜裔休駁奏允章詞窮乃謂與裔休對時允章出江夏裔休尋亦改官

光啟中蔣偕以丹砂授善和韋中令張鷟吳人有文而不負或刺之曰張鷟只消千馱絹蔣偕唯用一九丹

論曰飛書毀謗自古有之言之公足以改過不公足以推命睚眦之讐無益於已夫子之謂桓魋孟子之稱臧倉其是之謂與

唐摭言卷十四

唐 王定保 撰

主司稱意

天寶十二載禮部侍郎楊浚四牓共放一百五十人後除左丞

至德二年駕臨岐山右補闕兼禮部員外薛邕下二十一人後至大歷二年拜禮部侍郎聯翩四牓共放八十人

貞元二年禮部侍郎鮑防帖經後改京兆尹刑部侍郎元和十一年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李逢吉下及第三十三人試策後拜相令禮部尚書王播署牓其日午後放牓

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十五日太常少卿知貢舉李建下二十九人至二月二十九日拜禮部侍郎

天祐元年楊涉行在陝州放榜後大拜

主司失意

大歷十四年改元建中禮部侍郎令狐峘下二十二人及第時執政間有怒薦托不得勢擬傾覆峘惶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峘無良放榜日竄逐並不得與生徒相見後十年門人田敦為明州刺史峘量移本州別駕敦始陳謝恩之禮

長慶元年二月十七日侍郎錢徽下三十三人三月二十三日重試落第十人徽貶江州刺史

會昌六年陳商主文以延英對見辭不稱旨改授王起咸通四年蕭倣雜文榜中數人有故放牓後發覺責受蘄州刺史主司其年二月十三日得罪貶蘄州刺史五年五月量移虢略中書舍人知制誥宇文瓚制勑朕體至公以御極推至理以臨人舉必任才黜皆由過二者之命吾何敢私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權知禮部貢舉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蕭倣蚤以藝文荐升華顯清貞

不磷介節無徒居多正直之容動有休嘉之稱近者擢
司貢籍期盡精研既紊官常頗興物論經詢大義去留
或致其紛拏牓掛先場進退倫聞其差互且昧泉魚之
察徒懷氷蘗之憂豈可尚列貂蟬復延騎省俾分郡牧
用示朝章勿謂非恩深宜自勵可守蘄州刺史散官勳
賜如故仍馳驛赴任

蕭倣蘄州刺史謝上兼知貢舉敗闕表臣某言臣謬掌
貢闈果茲敗失上負聖獎下乘人情實省已以兢慙每
自咎而惶灼猶賴陛下猥矜拙直特貸刑書不奪金章
仍付符竹荷恩宥而感戀奉嚴譴以奔馳不駐羸驂繼
持舟棹臣二月十三日當日於宣政門外謝訖便辭進
發今月一日到任上訖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性稟
朴愚材昧機變皆為叨據果竊顯榮一心惟知効忠萬
慮未嘗念失是以頃升諫列已因論事去官後忝瑣闈
亦緣舉職統旆身流嶺外望絕中朝甘于此生不到上
國伏遇陛下臨御大寶恭行孝思詢以舊臣徧霑厚渥

臣遠從海嶠首還闕廷才拜丹墀俄俸紫詔任掄材于
九品位超冠于六曹家與國而同歸官與職而俱盛常
思惕厲粗免悔尤已塵銓衡復忝貢務昨雖有過今合
具陳臣伏以朝廷所大者莫過文柄士林所重者無先
詞科推公過即怨讟並生行應奉即語言皆息為日雖
久近歲轉難如臣孤微豈合操劇徒以副陛下振用明
時至公是以不聽嘽論堅收沉滯請托既絕求瑕者多
臣昨選擇實不屈人穪文之中偶失詳究扇衆口以騰
毀致朝典以指名緘深懇而未得數陳奉詔命而須乘郵
傳罷遠藩赴闕還鄉國而只及一年自近侍謫官歷江
山而又三千里泣別骨肉愁涉險艱今則已達孤城唯
勤郡政緝綏郭邑訓整里閭必使獄絕冤人巷無橫事
峻法鈐轄于佼吏寬宏撫育於疲農粗立微勞用贖前
過伏乞陛下特開睿鑒俯察愚衷臣前後黜責多因奉
公秉持直誠常逢于黨與分使如此時亦自嗟寫肝胆
而上告明君希哀殘而得還帝里豈望復升榮級更被

寵光願受代于蘄春遂閑散于輦下臣官為牧守不同藩鎮謝上之後他表無因達天聽而知在何時倫煩詞而併陳今日馳魂執筆流血拜章形神雖處于遐陬夢寐尚馳於班列臣無任感恩惶恐涕泣望闕屏營之至謹差軍事押衙某奉表陳謝以聞

倣與浙東鄭商綽大夫雪門生薛扶狀某昨者出官之由伏計盡得于邸吏久不奉榮問惶懼寔深某自守孤直蒙大夫眷奬最深輒欲披陳其事略言首尾冀當冗副虛襟鑒雪幽抱伏以近年貢務皆自閣下權知其叨歷清榮不掌綸誥去冬遽因銓衡叨主文柄珥貂載筆忝幸實多遂將匪石之心冀伸藻鏡之用壅遏末俗蕩滌訛風刈楚于庭得人之舉而騰口易唱長舌莫箝吹毛豈惜其一言指頰何啻于十手既速官謗皆由拙直竊以常年主司親屬盡得就試某勑下後牓示南院外內親族具有約勒並請不下文書欽怨之語日已盈庭復禮部舊吏云常年例得明經一人某面責其事即嚴

欺知白之誠豈畏如簧之巧頃年赴廣州日外生薛廷望薦一李仲將外生薛扶秀才云負文業窮奇嶺嶠到鎮日相見之後果有詞藻久與宴處端厚日新成名後人傳是蕃夷外親嶺南巨富發身財賂委質科名扶即辭謂近從兄弟班行內外親族絕多嶺表之時寒苦可憫魯與月給虛說蕃商擾此謗言豈粗相近況孔捄是宣父曹緒韓綰即文公令孫蘇鶚故奉常之後鴈序斐高而風埃久處柳告是柳州之子鳳毛殊有而名字陸

沉其餘四面搜羅皆有久居藝行之士煩於簡牘不敢具載其裁斷自已寔無愧懷敦朝廷厚風去士林時態此志惶撓豈憚悔尤今則公忠道消奸邪計勝衆情猶有惋嘆深分却無憫嗟何直道而遽不相容豈正德而亦同浮議久猜疑悶莫喻尊崇幸無大故之嫌勿信小人之論粗陳本末希存舊知臨紙冩誠含毫增歎時垂鑒宥無輕棄遺幸甚

乾寧二年崔凝榜放貶合州刺史先是李滾附於中貴既憤退黜百計推之上亦深罪滾文學因之縕怒容旨令內人于門搜索懷挾至于巾屨靡有不至

唐摭言卷十四

唐摭言卷十五

唐　王定保　撰

雜記

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諸州學士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明於治體為鄉曲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隨物入貢至五年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見敕付尚書省考試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考試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試並通敕放選與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賜絹五匹充歸糧各勤修業自是考功之試永為常式至開元二十四年以員外郎李昂與舉子矛楯失體因以禮部侍郎專知

貞觀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門見進士于榜下綴行而出喜謂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進士榜頭豎黏黃

紙四張以氈筆淡墨衮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曰文皇頃以飛帛書之或象陰注陽受之狀

進士舊例于都省考試南院放榜（南院乃禮部主事受領文書于此凡板榜及諸色條流多于此列之）張牓墻乃南院東墻也別築起一堵高丈餘外有壖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將牓就南院張掛之元和六年為監生郭東里決破棘籬（籬在垣墻之下南院正門外亦有之）坼裂文榜因之後來多以虛榜自省門而出正榜張亦稍晚

開成二年高侍郎鍇主文恩賜詩題曰霓裳羽衣曲三年復前詩題為賦題太學石經詩並辭入貢院日面試大中中都尉鄭尚書放榜上以紅牋筆札一名紙云鄉貢進士李（御名）以賜鎬

文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時徵將薨太宗嘗夢見及覺左右奏徵卒故曰俄于髮歸忽覩形儀復曰高宗昔日得賢相于夢中朕今此宵失良臣于覺後

高祖呼裴寂為裴三　明皇呼宋濟作宋五

德宗呼陸贄為陸九　高祖呼蕭瑀為蕭郎

宣宗呼鄭鎬為鄭郎

裴晉公下世文宗賜御製一篇置于靈座之上

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

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鄉一愴然

元和十三年進士陳標獻諸先輩詩曰春官南院院墻東地色初分月色紅文字一千重馬擁喜歡三十二人同眼看魚變辭丸水心逐鶩飛出瑞風莫怪雲泥從此別總曾惆悵去年中

令狐趙公大中初在內庭恩澤無二常便殿召對夜艾方罷宣賜金蓮花送歸院院使已下謂是駕來皆鞠躬階下俄傳呼曰學士歸院莫不驚異金蓮花燭柄耳惟至尊方有之

韋澳孫宏大中時同在翰林盛暑上在太液池中宣二

學士既赴名中貴人頗以絺綌為訝初殊未悟及就坐但覺寒氣通人熟視有龍皮在側尋宣賜銀餅餡食之甚美既而醉以醇酎二公因茲苦河魚者數夕上竊知笑曰卿不禁事朕日進十數未嘗有損銀餅餡皆乳酪膏腴所製也

王源中文宗時為翰林承旨學士暇日與諸昆季蹴踘于太平里第球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名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遂賜酒兩盤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容一升許宣令并碗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態

白樂天以正卿致仕時裴晉公保釐夜宴諸致仕官樂天獨有詩曰九燭臺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歡娛飄颻舞袖雙飛蝶宛轉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還酩酊夜深臨散更踟躕南山賓客東山妓此會人間曾有無

長慶初趙相宗儒為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年七十六衆論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僕為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

開成中戶部楊侍郎汝士檢校尚書鎮東川白樂天即尚書妹婿時樂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代內子賀兄嫂曰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沙哥汝士小字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又曰金花銀椀饒兄用卷畫羅裙盡嫂裁覓得黔婁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

李石相公鎮荊崔魏公在賓席未幾公擢拜翰林明年登相位時石猶在鎮故賀詩曰賓筵初起曾陪鎮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此李陽之卿也時為節度巡官

薛能尚書鎮彭門時溥劉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數歲溥鎮徐巨容鎮襄岌鎮許俱假端揆故能詩曰舊將已為三僕射病身猶是六尚書

崔安潛鎮西川李鋌為小將廣明初駕幸西蜀鋌乃蜀帥帶平章事安潛乃具僚耳與曾趨走人皆美之

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衣金紫時門生李石先于內庭恩賜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

主
令狐趙公在相位馬舉為澤潞小將曰奏事到宅會公有一門僧善聲色偶窺之謂公曰適有一軍將參見相公是何人公以舉名語之僧曰窃視此人他日當與相公為方面交代公曰邊方小將縱有軍功不過塞垣一鎮奈何以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名與語貧道為細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親切并恐是揚汴公於是稍接之矣咸通元年公鎮維揚舉破龐勛有功先是上面許成功與卿揚州既而難于爽信即除舉淮南行軍司馬公聞之即處公所司排比迎新使群下皆曰此一行軍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卜

光化初幾為坊墜者有所廢楊洞見而勉之遂留之如故

趙渭南嘏嘗有詩曰早晚粗酧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果渭南一尉耳嘏嘗家於浙西有美姬嘏甚溺惑洎計偕以其母所阻遂不携去會中元為鶴林之遊浙帥不知姓名窺之遂為其人奄有明年嘏及第因以一絶餞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不自安遣一介歸之于嘏嘏時方出關途次橫水驛見兜舁人馬甚盛偶訊其左右對曰浙西尚書差送新及第趙先輩娘子入京姬在舁中亦認嘏嘏下馬揭簾視之姬抱嘏痛哭而卒遂葬于橫水之陽

條流進士

韋承貽咸光中策試夜潛記長句于都堂西南隅曰爰年復徵拜上相

咸通中上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場中不減千人雖勢可熱手亦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勅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相國題梧甚故有此句）

閩中進士

薛令之閩中長溪人神龍二年及第累遷左庶子時開元東宮官僚清淡令之以詩自悼復紀于公署曰朝旭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飣澁匙難綰羹稀節易寬何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上因幸東宮覽之索筆判之曰啄木嘴距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謝病東歸詔以長溪歲賦資之令之計月而受餘無所取

歐陽詹卒韓文公為哀辭序云德宗初即位宰相常衮為福建觀察使治其地衮以辭進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辭者親與之為主客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于時詹獨秀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之而不記姓名

李敬者本夏侯譙公之傭也公久厄塞名場敬寒苦備歷或為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你何不從之而孜孜事一窮措大有何長進縱不然堂頭官人（此輩為吏為官堂人豐衣足食所往

李元賓與弟書云賴一僕傭以資日給其文頗勤勤叙

盧鈞僕夫（已具宴集門及鈞孫肅僕夫並同前）

絹贈行皆有繼和（尋本未得）

無不克敬黽然曰我使頭及第後還擬作西川留後官衆皆大笑時譙公于壁後聞其言凡十餘歲公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郵吏託者一無所諾至鎮用敬知進奏既而鞅掌極矣向之笑者率多投之矣

舊話

一曰聞多見少跡靜心勤省閒遊事知已也卷頭有眼投謁必其地也肚裏沒嗔得失筭命羣居用和二同古人曰貌謹氣和見面少聞名多有言見多成醜之謂也凡後進遊歷前達之門或應進邊揖讓偶有踈失則雖有烜赫之文終負生疎之謂故

文藝既玉第要投謁慶弔及時不必投求見也如其深知已下成寒之契師友則不然也三曰上等舉人應同人舉推公共也中等舉人應丞郎舉計通也下等舉人應宰相舉

切忌

就門生手裏索及第

對人前說中表在重位

受享後進酒食

沒用處

求僧道薦屬姑息

誇解作容

天寶二年吏部侍郎宋遙苗晉卿等主試録山請重試制舉人第一等人十無二御史中丞張倚之子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人謂之拽帛

高渙者鍇之子也久舉不第或謔之曰一百二十個蜣螂推一箇屎塊不上蓋高氏三牓每牓四十人

薛昭儉昭緯之兄也咸通末數舉不第先達每接之即問曰賢弟蚤晚應舉昭儉知難而退

論曰七情十義靡不宗于仁而祖于禮者矧乃四科之

本文不居先三益之門德常在首又何片言小善辭口利詞垂于簡編侔于粉繢者也或曰不然夫人頂天踵地惟呼最靈有德者未必無文其上也文不勝德其次也德不勝文有若文德具美含光不耀者其惟聖人乎奈何近世薄徒自為岸谷以含毫吮墨為末事以祭言發一論者能無媿于心乎故僕雖題親咏折衝鎮組者皆列于門目斯所以旌表贍敏而矛楯撫也亦由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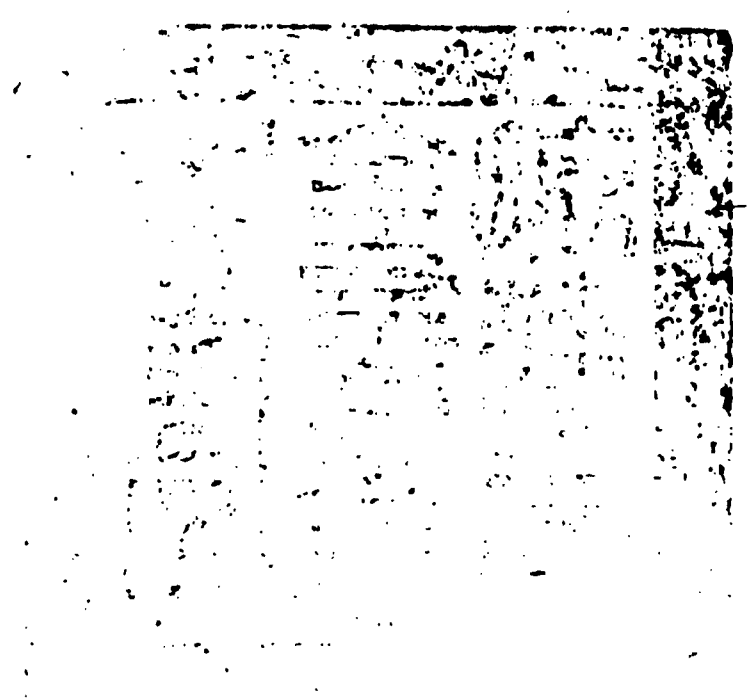
以馬鞿而俟之鶯谷知我者當免咎歟若乃先達所傳
臧否人物雖不研究根本皆可著鑑行臧莫匪正言足
方周諮其有跡處皂隸而行同君子者苟遺而莫書則
取舍之道賤賢而貴愚忠孝之本先華而後實七十子
之徒其臣于季孟者亦其類而已

唐摭言卷十五

唐以進士為重摭言所載寔為詳備刊之宜春郡齋
與好事者共之嘉定辛未重午日柯山鄭昉

唐重科目舉措分殊有國史未具析者藉王氏摭言小
大畢識後代得聞其遺制奈流傳者寡又為末學所刪
存不及半是編一十五卷獲之京師慈仁寺集乃定本
也卷尾有柯山鄭昉跋稱嘉定辛未刊於宜春郡吳江
徐電發近録棠村相國所藏與此本畧同當就其校讐
譌字發雕焉朱彝尊竹垞跋

摭言足本十五卷從朱竹垞翰林借鈔視稗海所刻多
什之五唐人說部流傳至今者絶少此書洎封氏聞見
皆祕本可貴重當有好事者共表章之王士禎阮亭跋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錄監生臣李華文

缺 页

北夢瑣言

〔宋〕孫光憲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北夢瑣言卷一至三

北夢瑣言目録

卷一

宣宗稱進士 李太尉英俊

鄭光免稅 再興釋教

鄭氏女廬墓 日本國王子碁

駮杜預 李太尉抑白少傅

牛僧孺奇士 令狐滈領拔文解

劉三復記三生事 魏文貞公笏

卷二

皮日休獻書 宰相怙權 温庭筠附

駱山人告王庭湊 授任致寇

高駢開海路 王審知開海附

放狐寒三人及第 科松陰事附

文宗重王起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卷三

盧肇為進士狀元
戲改畢誠相名
段相踏金蓮 夏侯相附
李固言相國為柳表所誤
李光顏太師選佳壻
杜邠公不恤親戚
王文公又手睡 司空圖附
河中餞劉相瞻
李氏瑞槐 趙令公檮棗附
高太尉決禮佛僧
王中令鐸拒黃巢
路侍中巾裹
李勳尚書發憤 趙觀文附
鄭愚尚書錦半臂
韋宙相足穀翁
李當尚書竹籠 崔珏二子附
吳行魯溫淑器 厲圖南附
崔侍中省刑獄
劉蛻舍人不祭先祖
杜審權相斥馮涓
不肖子三變
薛保遜輕薄
陳會螳螂賦
劉僕射荔枝圖
趙大夫號無字碑 張策附

卷四

趙令公紅拂子
孫偓相通簡
孫揆尚書鋸解 劉知俊附
諸重德好尚
楊蔚使君三典洋源
哭麻劉舍人事
陸展相六月及第 盧光啓附
吳融侍郎文筆
破天荒解
張濬相破賊
西嶽神斃張簉
趙師儒與柳大夫唱和
温李齊名
祖系圖進士牓
崔氏女失身為周寶妻 朱山尼盧氏女附
張曙戲杜荀鶴
李遠譏曹唐

卷五

令狐公密狀 木圖頭附
崔禹昌不識牛
薛氏子具軍儀
柳玭大夫賞牟麥
崔允相腋文
畢勇知分 蜀楊會附
妖人為稱陳帝師
蔡京尚書拔顧氏昆弟

中書蕃人事
徐相識成中令
韋尚書鑒盧相
薛逢賞王勔
陳陶癖書
陽朔山水
淮浙解紛詔
吳融天幸
沈滓人物
張濬樂朋龜與田軍容中外事
楊晟義母安師建附
薛少師拒中外事
韋太尉伐西川
成令公和州載
韋魯封不幸
閉門避蠻王先主附
張道古題墓
羅袞不就西川辟李頻黃匪躬附
高測啟事韓昭附
符載侯翮歸隱趙嶽附
卷六
吳湘事劉漢宏附
裴相生於于闐國事雙峯禪師文如海道士附
韋氏女配劉謙事
李太尉請修狄梁公廟事
同昌公主事
侯昌業表
李常侍遇道術
陸相公勸酒事朱進士酒狂東皐子劉虛白附
裴鄭立襄王事
田軍容檄韋太尉
朱李驟進
以歌詞自娛蜀相韋莊晉相和凝附
劉蛻奏令狐相
顏給事墓銘
白太傅墓誌盧鄭二相附
羅顧升降方干附
杜荀鶴入翰林平曾賈昂附
樂工關小紅石潨附
孟浩然趙嘏以詩失意
裴相生於于闐國事
卷七

鄭縈相詩 李程附
李學士賦識 劉昌美勾偉附
李涪行文卷 皮日休莊布附
鄭準讖陳詠
李商隱草進劍表 蜀庵傳昌顧雲附
高崇文相國詠雪
高蟾以詩策名 胡曾羅隱附
韋杜氣槩 李頻附
夏侯生說劉僕射事
元德感
卷八
李太尉與段少常書
三朝士以名取戲
裴相國及第後進業
盧沆遇宣宗私行 費島附
顧非熊再生
張曙起小悼
來鵬詩 沈光楊敬之附
盧詩三遇
鄭準集軍書
王超戩奏 石欽若許存附
洞庭湖詩 李洞包賀盧延讓顧況附
梁震無禄
柳鵬舉誘五絃妓
韋宰相功德驗 陳徵附
成令公擲杯玟事
楊收相報楊元佺
荆十三娘義俠事
張裼尚書無忌諱
李當尚書亡女魂
卷九
孟宏微躁妄
劉山甫題天王
刺血寫經僧
白蓮女惑蘇昌遠
雲芳子魂事李茵
高燕公神筆
李氏女
李涪尚書改切韻
王給事剛鯁
出腹不生養盧侍郎
卷十
狄右丞鄙著紫僧 僧鸞附
張翺輕傲 李堅白蔣貽恭附
劉李愚甥

李鵬遇桑道茂
前賢戲調
天帝召綦客
療疑病
崔樞食龍子
崔雍食子肉 李侶蘇循附
杜孺休種青蓮花
竇家酒炙地
鍾大夫知命丹效

卷十一

張直方譽裴休
進士團所由倒罰崔狀元
韓侍郎紙裹鵪子
高太尉駢請留蠻宰相事
程賀為崔亞持服
夏侯相以術而殂
張金吾威勢取術
蔡畋虛誕 何法成附
申屠別駕術禍
孔侍郎借油衣
京兆府鵸挽鈴
新趙意醫
非意致禍
薛準陰誅
王迪車輿事
嚴軍容猫犬怪
李昌符詠婢僕
宗小子藥妖
崔元亮降雲鶴 趙鴛仙梁成儀附
關三郎入關
垂血淚

卷十二

盧藩神俊
楊收不學仙
柳大夫不受潤筆 李德裕附
楊鑣偶大姑神 史光澤附
李璧尚書賤律僧
崔慕求進
心疾不妨文章 李氏子附
張氏子斃壁魚
楊寅疑相術 李蠙附
柳氏子幞頭腳 許承傑李思益附
鐵補闕貞濬
張林多戲
沈尚書非命 劉建封附
崔從事為廟神賜藥 李氏土地神附
張璟為靈廟草奏
渥水神正直

卷十三

塾杜氏山岡事 解于仲通及氏附
鼠狼智

草賊號令公　王重榮逐兩帥
鄭文公報恩　韓簡聽書李洪附
孟方立陳桑梓禮羅虬附
雷電救王鎔　李全忠盧生三節
張建章泛海遇仙
卷十四
李茂貞脅尹殺宰相　三鎮擁兵殺二相
儒將成敗
韓建始終
神告羅宏信子紹威附　燕王劉仁恭異夢
外藩從事於東一本作省上事　孔緯惜鹽鐵印
卷十五
披褐至殿門　朱全忠迎駕於鳳翔
韓建責李巨川　天子賜勲臣詩
朱令公為昭宗攏馬　昭宗遇弑
請殺德王　謀害衣冠
誣何太后　為堂叔母侍疾
秦宗權訴不及　李摩雲擲鉢從事
卷十六
以酒致禍
朱瑾殺兄
朱延壽妻王烈女
木中異文
舂磨寨　木星入斗
梁祖夢丁會　薛貽矩畫讚
梁祖圍衆強事　梁祖脫難
殿棟折墜
仇殺名諜
卷十七
梁祖為傭保　梁祖張夫人
朱邪先代　親王拜蕃侯
李習吉溺黃河　周式抗梁祖
官官陰謀　晉王上源驛遇難
劉鄩忠于舊主
駁昭宗謚號

晉世子入覲賜瀦滭酒器　魏博衙軍
鄴王偷江東詩　縛驢戴旗
卷十八
楊千郎　娠子能語
明宗不伐　劉皇后答父
莊宗諸弟遇害　韓伊二妃夏夫人附
明宗誅諸兒
無官酬勲　明宗命相
明宗審相　明宗惡貪吏
誅不孝　安重誨枉殺任圜
卷十九
玉界尺　周元豹
老益貪　解元龜進詩
擊碎舍利　崔協對歌
降龍大師　魚目為舍利

姚洪忠烈　見學士附
戲蕭希甫　明宗戒秦王
明宗不樂進馬　張戩劉附
明宗諷孟鵠
卷二十
見馬撫髀　受賂曲法
因事納諫　秦王輕佻
沈徽曲江吟　温顒附　姜誌認父
王氏子知前生　舒溥三斥三遇
于何博士　高諷附　韋巽砥鈍　周仁矩附
中令忍欲　王彦章附　何見鬼
孫卯齋　馮見鬼
休公真率
臣等謹按北夢瑣言二十卷宋孫光憲撰光
憲字孟文自號葆光子十國春秋作貴平人

而自題乃稱富春攷光憲自序言生自岷峨則當為蜀人其曰富春蓋舉郡望也仕唐為陵州判官旋依荆南高季興為從事以文學知名後勸高繼沖以三州歸宋太祖嘉之授黄州刺史以終舊以為五代人者悞也所著有荆臺集橘齋集玩筆傭集鞏湖編玩蘆書續通歷紀事等部皆久亡惟是書獨傳於後以左傳有田於江南之夢而荆州在江北故以命名所載皆唐及五代時士大夫逸事每條多載某人所説以示徵信雖詮次微傷叢碎實可資史家攷證之助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采掇尤多明商濬刻入稗海中而所據本脱誤特甚今所傳乃元時華亭孫道明所藏則猶宋時陝西刊本之舊也乾隆四十一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校官臣陸費墀

北夢瑣言原序

唐自廣明亂離秘籍亡散武宗已後寂寞無聞朝野遺芳莫得傳播僕生自岷峨官於荆郢咸京故事每愧面牆游處之間專於博訪頃逢故鳳翔楊玭少尹多話秦中平時舊說常記於心他日渚宮見元澄中允款狎笑語多符其說元公謂舊族一二子弟曰諸賢生在長安聞事不追富春此則存好問之所宏益也厥後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復叅校然始濡毫非但垂之空言亦欲因事勸戒三紀收拾篋篋爰因公退咸取編連先以唐朝達賢一言一行列於談次其有事類相近自唐至後唐梁蜀江南諸國所得聞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二十卷禹貢云雲土夢作乂傳有畋於江南之夢鄙從事於荆江之北題曰北夢瑣言瑣細形言大即可知也雖非經緯之作庶勉後進子孫俾希仰前事亦絲麻中管朘也通方者幸勿多誚焉

北夢瑣言卷一　宋　孫光憲　撰

宣宗稱進士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代興亡頗留心貢舉嘗於殿柱上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相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言政事即終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毬鬬雖為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即聖政可知也

李太尉英俊

太尉李德裕神俊憲宗嘗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名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戲曰公誠涉大癡耳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

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

鄭光免稅

宣宗舅鄭光勅賜雲陽鄠縣兩莊皆令免稅宰臣奏恐非宜詔曰朕以光元舅欲優異之初不細思是免其賦爾等每於匡救必盡公忠親戚之間人所難議苟非愛我豈盡嘉言庶事能如斯天下何憂不治有始有卒當共守之尋罷葆光子同寮嘗買一莊喜其無稅乃謂曰天下莊產未有不征同寮以私券見拒爾後子孫為縣宰定稅求祈不暇國舅尚爾庶寮胡為

再興釋教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遊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山古跡招提棄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吏擇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即位唯以崇佛為事相國蕭倣裴坦時為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略云臣等聞元祖之道用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為帝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録文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骨表不異也懿皇雖聽覽稱奬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纔至京師俄而晏駕識者謂大喪之兆也

鄭氏女廬墓

唐大中年兗州奏先差赴慶州行營押官鄭神佐陣沒其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營已前許嫁右驍雄軍健李元慶未受財禮阿鄭知父神佐陣沒遂與李元慶休親截髮往慶州北懷安鎮收亡父遺骸到兗州瑕丘縣進賢鄉與亡母合葬訖便於塋內築廬識者曰女子適邊取父遺骸合葬烈而且孝誠可嘉也廬墓習於近俗國不能禁非也廣引禮經而證之

日本國王子基

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圍基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楸玉局冷暖玉基子蓋玉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暖者言冬暖夏凉人或過說非也王子至三十三下師言懼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縮臂數四竟伏不勝迴謂禮賓曰此第幾手荅曰其第三手也王子願見第一手禮賓曰勝第三可見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王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此夷人也猶不可輕況中國之士乎葆光子曰蜀簡州刺史安重霸黷貨無厭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鄧能基其力粗贍安輒名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後一作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名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基何不獻效而自求退鄧生然之以中金十鋌獲免良可笑也

駮杜預

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婉章有所未一文多不載又睹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為證正與陳工部義同葆光子同寮王公貞範精於春秋有駮正元凱之謬條緒甚多人咸一作或詆之獨鄙夫嘗以陳陸啖趙之論竊然之非苟合也唯義所在

李太尉抑白少傅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太和中為賓客時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為吾子覽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沒於塵坌

既啓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絶何必覽焉但恐迴吾之心其見抑也如此衣冠之士（一作的）並皆忌之咸曰有學士才非宰相器識者於其荅制中見經綸之用為時所排此實誼在漢文之朝不為卿相知人皆惜之葆光子曰李衛公之抑忌白少傅舉類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為言楊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義在於斯非抑文章也慮其朋比而制肘也

牛僧孺奇士

相國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仙客之後居宛葉之間少單貧力學有倜儻之志唐永貞中擢進士第時與同輩過政事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曰不敢衆聳異之元和初登制科歷省郎中書舍人御史中書門下平章事揚州建州兩鎮東都留守左僕射先是撰周秦行記李德裕切言短之大中初卒未賜謚後白敏中入相乃奏定謚曰簡白居易曰文葆光子曰僧孺登庸在

德裕之先又非忌才所能掩抑令以牛之才術比李之功勲自然知其臧否也且周秦行記非所宜言德裕著論而罪之正人覽記而駭之勿謂衛公掩賢妬善牛相不罹大禍亦幸而免

令狐滈預拔文解

唐大中末相國令狐綯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預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宣上疏述滈弄父權勢傾天下以舉人文卷須十月前送納豈可父身尚居於樞務男私拔其解名干撓主司侮弄文法恐姦欺得路孤直杜門云云請在御史臺推勘疏留中不出葆光子曰令狐公在大中之初傾陷李太尉唯以附會李紳而殺吳湘又擅改元和史又言賂遺閽宦殊不似德裕立功於國自儉立身旖其小瑕忘其大美洎身居巖廟別無所長諫官上章可見之矣與朱崖之終始殆難比焉

劉三復記三生事

唐太和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才思時中一作王人貴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為謂曰子可為我草表能立就一作構或歸以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為當言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為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心連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為緩轡有轍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勅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神櫬歸葬洛中報其先思也士大夫美之見唐語林

禿角犀

杜邠公悰司徒佑之孫父曰從郁歷遺補幾令悰尚憲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有朝士貽書於悰曰公以碩大敦厖之德生於文明之運矢厥謨猷出入隆顯極言讖之文多不録時人號為禿角犀凡莅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宜其責之嗚呼處高位而妨賢享厚禄以豐已無功於國無德於民富貴而終斯又何人也子孫不享何莫由斯

魏文貞公笏

唐文宗皇帝謂宰相曰太宗得魏徵采拾闕遺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謇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令授謇右補闕委舍人善為之詞又問謇曰卿家有何圖書謇曰家書悉無唯有文貞公笏在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回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北夢瑣言卷二

宋 孫光憲 撰

皮日休獻書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為學科以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國子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為文友著文藪十卷皮子三卷黃寇中遇害其子為錢尚父吳越相

宰相怙權 溫庭筠附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己以其子滈不解而第為張雲劉蛻崔瑄豐上疏疏之宣宗優容綯出鎮維揚上表訴子之冤其略云一從先帝久次

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者謂臣弱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衆人之口時以執己之短取誚于人或云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其略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云云又云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其幾於堂授者唯韓愈焉踧及楊墨踩踐釋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則與禮未為備也曰休先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業文隱鹿門山號醉吟先生竊比大聖榜未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日何休對曰侍郎不可

以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國子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為文友著文藪十卷皮子三卷黃寇中遇害其子為錢尚父吳越相

宰相怙權 溫庭筠附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己以其子滈不解而第為張雲劉蛻崔瑄豐上疏疏之宣宗優容綯出鎮維揚上表訴子之冤其略云一從先帝久次

只止使下員外也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綯畢竟無成有詩哭相國云深恩無以報底事是柴荊以三才子怨望即知綯之遺賢也

駱山人告王庭湊

唐田宏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即王武俊支屬也庭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暮集簷下有里人駱德揣異之及長駢脅善陰符鬼谷之書歷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回在中路以酒困寢於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僕者窘以告庭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龍虎氣交王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為三軍扶立為留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北舍矣墅西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折腰於庭湊及入廟神乃側坐至令面東起宇尚存焉庭湊清儉公正忠於朝廷勤於軍民子孫世嗣為鎮帥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為部將張文禮滅之

授任致寇

唐馬植相公曾鎮安南安撫軍民懷柔蠻獠廢珠池尚儉素李琢後鎮是邦用法大酷軍城遠出而屬南蠻六七年間勞動兵役咸通七年高駢收復之先是荊徐間征役拒蠻人甚苦之有舉子聞許卒二千沒於蠻鄉有詩刺曰南荒不擇吏致我交趾覆聯綿三四年致我交趾辱懦者鬬則退武者兵益黷軍容滿天下戰將多金玉刮得齊民瘡分為猛士禄雄雄許昌師忠武冠其族去為萬騎風住為一川肉時有踐卒回千門萬户哭哀聲動閭里怨氣成山谷誰能聽鼓聲不忍看金鏃念此堪淚流悠悠頼川緑吟此詩有以見一作知失於授任為國家生事大東之苦斯其類乎

高駢開海路　王審知開海附

安南高駢奏開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

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隱然在水中因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牽利楫石限橫津纔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時有詔聽之乃名工者唉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廣之利民至今賴之以濟焉或言駢以術假雷電以開之未知其詳葆光子嘗聞閩王王審知患海畔石磯為舟楫之梗一夜夢吳安王即伍子胥也許以開導乃命判官劉山甫躬往祈祭三奠纔畢風雷勃興山甫憑高觀焉見海中有黃物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暢便於泛涉於時録奏賜名甘棠港即渤海假神之力又何怪焉亦號此地為天威路實神功也

放狐寒三人及第　科松蔭花事附

咸通中禮部侍郎高湜知舉榜内狐貧　一作負者公乘億賦詩三　一二作百首人多書于屋壁許棠有洞庭詩尤工詩人謂之許洞庭最奇者有聶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貧苦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云種花於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為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禾　一作田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糴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為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盛得三人見湜之公道也葆光子嘗有同寮示我調舉時詩卷内一句云科松為蔭花因譏之曰賈浪仙云空庭唯有竹閑地擬栽松吾子與賈生春蘭秋菊也他日赴達官壯丹宴櫚中有兩松對植立命斧斫之以其蔭花此侯席上於愚有德色默不敢荅亦可知也

文宗重王起

王文懿公起三任節鎮數歷省寺贈守太尉文宗頗重之曾為詩寫於太子之笏以揚之又畫儀形於便殿師友目之曰當代仲尼雖歷外鎮家無餘財知其甚貧詔以仙韶院樂官逐月俸錢五百貫給之起昧於理家俸

入其家盡為僕妾所有耄年寒餒故加給焉于時識者以起不能陳遜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為短也孫光子曰士人之家唯恥一作恐貧殖至於荷畚執耒灌園鬻蔬未有祿代耕豈空器而為養安可忘甘苦不迨晨昏令之世祿嘗薄不能摶節稍豐則飫其狗彘少一作似歉則困彼妻孥而云安貧吾無所取唯衣與食所謂切身儻德望名品未若王相國者得不思儉而足用乎

盧肇為進士狀元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奬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牓先禀朝廷恐有親屬言薦會昌三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令年牓中得一狀元也起未喻其旨復遣親吏於相門偵問吏曰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久接從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盧肇為狀頭及第時論曰盧雖受知於掌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

戲改畢諴相名

唐相畢諴吳鄉人詞學器度冠於儕流擢進士未遂其志嘗謁一受知朝士者希為改名以期亨達此朝士譏其齷齪之子請改為諴字相國忻然受而謝之竟以此

名登第致位台輔前之朝士慙悔交集也

段相踏金蓮 夏侯相附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詰謁飡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屆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闍黎飯後鐘蓋為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夏侯汝相國未偶伶俜風塵蹇驢無故墜井每及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 或云王播相公未遇題揚州佛寺詩及荆南人云是段相亦兩存之

李固言相國為柳表所誤

唐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雅一作惟性長厚未習參謁始應進士舉舍於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戲謔以相國不諳人事俾習趨揖之儀俟其磬折密於烏巾上帖文字云此處有屋僦賃相國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號曰貂卻固不能為人延譽也相國始以所業求知謀於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謁許常侍相國果詰騎省高陽公慙謝曰某官緒極閑冷不足發君子聲采雖然已藏之于心又覩烏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公知禮闈李相國居狀頭及第是知柳氏之戲侮足致隴西之速遇也

杜邠公不恤親戚

杜邠公悰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為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左右為駭浪所驚呼喚不暇渴甚自潑湯茶喫也鎮荆州日諸院姊妹多在渚宮寄寓貧困尤甚相國未嘗拯濟至於節臘一無沾遺有乘肩輿至衙門詬罵者亦不省問之凡莅方鎮不理獄訟在鳳翔泊西川繫囚畢政無輕無重任其殍殕人有從劒門拾得裹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略不垂愍斯又何心哉未嘗薦賢時號禿角犀

李光顏太師選佳壻

李太師光顏以大勳康國品位宮崇愛女未聘幕僚謂其必選佳壻因從容語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異常冀太師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太師謝幕僚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多一作君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乎某已選得一佳壻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而已從事許當曰李太師建定難之勳懷弓藏之慮武寧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援名家非其志也與夫佞景求婚王謝何其遠哉王時尚書與太帥宅重豈姻戚常語之

王文公又手睡司空圖附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又手而臥慮夢寐中見先靈也食飡飥麪不過十八片曾典絳州于時司空圖侍郎方應進士舉自別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閽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訪親知即不造郡齋聊聊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及知舉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名姓甚暗所圖太速有鄙薄者號為司徒空聊聊知有此說因名一牓人開筵宣言於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牓帖全為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聲采益振爾後為御史分司搖相盧公攜訪之乃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歎途窮其為名德所重也如此

河中餞劉相瞻

唐相國劉公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為漢南鄭司徒掌牋劄因題商山驛側泉石滎陽奇之勉以進脩俾前驛換麻衣執贄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相孤貧有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飡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劉軍容遊寺見此文卷甚奇之憐其貧窶厚有濟恤又知其連州一作山人朝無強援謂僧曰某雖閑廢能為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筵而祖之浮薄幕容

呼相國為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路即作宰相此郎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大拜也（王屋匡一上人細話之）

李氏瑞槐（趙令公檮棗附）

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當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近者石晉朝趙令公塋家庭有檮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然趙令鄰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然趙令先德小字相之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王氣方盛不在身當其子孫爾後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將入相則前言果效矣（一作也）凡士之宦達非止一途或以才升或由命遇則盛衰之氣亦隨人而效之向者槐棗異常豈非王氣先集耶不然何榮茂挺特拔聳之如是也（隴西事得於李載仁大夫天水事得於長陽宰康張甚詳悉也）

高太尉決禮佛僧

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刺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佛寺是夜黃昏僧禮讚螺唄間作渤海命軍侯悉擒械之來晨答背斥逐名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數千作亂我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髮執兵號大髡小髡據此寺為寨陵夤州將果叶渤海之言（得於資中處士王迥）

王中令鐸拒黃巢

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之才鎮潛宮為都統以禦黃巢寇兵漸近先是赴鎮以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賓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之洎荊州失守復把潼關黃巢差人傳語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敵請自退避無污鋒刃於是棄關隨僖皇播遷于蜀再授都統收復京都大勲不成竟罹非命時議曰黃巢過江高

太尉不能拒捍豈王中令儒懦所能應變乎洛都統後有詩其要云勅（一作黜）詔已聞來闕下檄書猶未遍軍前亦志在其中也（黃巢起廣州自號義軍百萬都統上表先陳犯闕之意其詞云儻使歸降必有陞奬朝廷恥笑）

路侍中巾裹

唐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於孔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羨雖衛玠潘岳不足為比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乃翦紗巾之腳以異於衆也閭巷有衣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嘗過鬻豚之肆見儈夫者謂屠者（一作生）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宮日於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處斷煙雨江南岸至今播於倡樓也

李勗尚書發憤

趙觀文附

薛能尚書鎮鄆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李勗尚書先德為衙前將校八座方為容司小子弟亦負文藻潛慕進脩因舍歸田里未踰歲服麻衣執所業于元戎左右具白其行止不請引見元戎曰此子慕善才與不才安可拒之某今自見其人質清秀復覽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郵巡職牒一通與八座先德俾罷職司閑居恐妨令子脩進爾後果策名數歷清顯出為鄆州節度也

（八座事得之王屋山僧匡一甚詳近代進士趙觀文桂州小軍壯狀元及第乃才舉也）

鄭愚尚書錦半臂

唐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與學擢進士第數歷清顯聲稱烜（一作赫）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為半臂崔魏公鉉鎮荊南滎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滎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贊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不覺曰真銷得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軍儀廷參不得已而授一（一作使）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之矣其欽服形於辭色也或曰滎陽因醉眠左右見一白猪蓋杜征南蛇吐之

類

韋宙相足彀翁

唐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為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度使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十堆固無所貪宣皇曰此可謂之足彀翁也

李當尚書竹籠 崔玨二子附

唐李當尚書鎮南梁日境內多有朝士莊產子孫僑寓其間而不肖者相效為非前政以其各有階緣弗克禁止閭巷苦之八座嚴明有斷處分寬織箋籠名其尤者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籍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無乃辱於存亡乎令日所懲賢親眷聞之必賞老夫一作女勉旃遽命盛以竹籠沈於漢江由是其儕惕息各務戢斂也 崔玨侍御家寄荊州二子兇惡節度使劉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荊南三害不免行刑也

吳行魯溫洩器厲圖南附

唐吳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內官西門軍容小心畏慎每夜溫洩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或一日為洗足中尉以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某亦有之執廝僕之役乃脫屢呈之中尉嗟歎謂曰汝但忠孝我終為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為盧耽相公西川行軍司馬禦蠻有功歷東西川山南三鎮節旄除西川制云為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識之也 厲圖南為西川副使隨府罷職行魯欲延辟之圖南素薄行魯聞之大笑曰不能翦頭刺面而趨侍健兒乎自使院乘馬不歸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結束而追之張雲起居為成都少尹常出輕言為行魯酖殺之

崔侍中省刑獄

唐崔侍中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躬親雖僧人犯罪未嘗屈法於廳事前慮囚必溫顏惻惻

以盡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於法鎮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諸司以麪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臕膾炙之屬皆逼真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頻於宅使堂前奠傀儡子軍人百姓穿宅觀看一無禁止而中壺預政以玷盛德惜哉

劉蛻舍人不祭先祖

唐劉舍人蛻桐廬人早以文學應進士舉其先德戒之曰任汝進取窮之與達不望於汝吾若沒後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不審是隱者為復是漁師莫曉其端倪也紫微歷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思於是乎止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禮部尚書纂即其息也當與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一作中重於喪祭劉氏先德是何人斯苟同隱逸之流何傷菽水之禮紫微以儒而進爵比通侯遵乃父之緒言紊先王之舊制以時一作報本之敬能便廢乎大彭通人抑有其說時未喻也

杜審權相斥馮涓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牓中丈譽最高是歲選羅國起樓厚齎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府參軍恩地即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名長樂公密話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戔奏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速鞭而歸於通衢過友人鄭賓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長樂遽以恩地之辟告之滎陽尋捧剌詣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洎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愛疑莫知所以廉車發日自霸橋乘肩輿門生咸在長樂拜別京兆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囂浮之譽徧於搢紳竟不通顯中間有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不肖子三變

唐咸通中荊州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鴻儒旨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來脩自給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慕寮多與之游常謂人曰不肖

予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鶺鴒莊而食也第二變為蠹魚謂蠹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薛保遜輕薄

薛保遜名家子恃才與地凡所評品士子以之升降時號為浮薄相國夏侯孜一作尤惡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異之由是不睦內子盧氏與其良人操尚略同因季父薛監來省盧新婦出參侯其去後命水滌門閾薛監知而大怒經宰相疏之保遜因謫授澧州司馬凡七年不代夏侯孜一作出鎮魏相簪登庸方有徵拜而殞於郡愚曾睹薛文數幅其一云餞交親於灞上止逆旅氏見數物象人詰之口輒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呼天之生民為此輩笞撻又觀優云緋胡折窣一作推窣莽轉而出衆人皆笑唯保遜不會其輕物皆此類也盧虔灌罷夔州以其為姊妹夫徑至澧州慰省迴至郵亭迴望而笑曰豈意薛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打楊柳枝

乎澧州老軍將周瑀舊曾服事備言之

陳會螳蜋賦

蜀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滌器之風也陳會郎中家以當壚為業為不埽街官吏毆之其母甚賢勉以脩進不許歸鄉以成名為期每歲餱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齎致郎中業八韻唯螳蜋賦大行太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肆閭其戶家人猶拒之逡巡賀登第乃聖善獎訓之力也後為白中令子壻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

劉僕射荔枝圖

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薦一作焉餲饘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頭曰發生吃了也朝士聞而哂之又鎮番禺效吳隱之為人京國親知貽之者顧侯濡救但盡荔枝圖自作賦以遺之後薨於嶺表扶護靈櫬經渚宮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時人譏之

趙大夫號無字碑 張策附

唐趙大夫崇凝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真長之風也標質堂堂不為文章號曰無字碑每遇轉官舊例各舉一人自代亞台未嘗舉人云朝中無可代已也世亦以此少之 梁相張策嘗為僧迈俗應舉亞台鄙之或曰劉軻蔡京得非僧乎亞台曰劉蔡輩雖作僧未為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叅禪訪道抗跡塵外乃於御簾前進詩布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清河公乃東依梁主而求際會蓋為天水拒棄竟為梁相也

北夢瑣言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銘泰
謄錄貢生臣趙希溶

欽定四庫全書卷

北夢瑣言卷四　宋　孫光憲　撰

趙令公紅拂子

襄州趙康凝令公世勲嗣襲人質甚偉酷好修容前後鏡以整冠撚往往以家諱刑人相國崔公允出鎮湖南由峴首趙令逢迎開宴崔相從容而規之曰聞令公以文字刑人甚無謂也聞名心躍但有顰蹙豈可笞責及人耶俄而近侍以紅拂子於烏巾上拂之相國又曰此尤不可也陪寮俛首而已天水其後漢南失守已而奔吳路由夏口杜洪念公郊迓以主座遜之遽尸其位其不識去就皆此類也竟罹禍於淮甸宜乎

薛氏子具軍儀

唐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常鬱鬱歎惜因有詩謝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麁官乞與真拋卻賴有詩名合得嘗意以節將為麁官也鎮許昌日幕吏咸集令其子具纂鞬參諸幕客幕客怪驚八座曰俾渠消災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要　子部　北夢瑣言卷四　四五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時人以為輕薄蓋不得本分官矯此以見志非輕薄也

孫僅相通簡

唐相國孫公僅寬裕通簡不事矯異常語於親友曰凡人許已務在得中但士行無虧不必太苦以我之長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濁幸勿為之後謫居衡山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懷戚戚每對客座而厭僕輩紛詬毆曳仆於面前相國凝然似無所睹謂客曰若以怒心逢彼即方寸自撓矣其性度皆此類也相國曾乘軺至蜀詣杜光庭先生受籙乃曰嘗遇至人話及時事每有高棲之約爾後雖登台輔竟出官於南嶽有詩寄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國信難遇楚鄉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師舉效浮丘他日相逢處多應在十洲唐末朝達罹殼水白馬驛之禍唯相國獲免焉

柳玭大夫賞牟麐

唐柳大夫玭直清重德中外憚之謫授瀘州郡守先詣東川庭參具橐鞬元戎顧相彥朗堅卻之亞台曰朝廷本用見責此乃軍府舊儀顧公不得已而受之赴任路由渝州有牟麐秀才者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執所業謁見亞台奬飾甚勤甥姪從行以為牟子卷軸不消見遇亞台曰巴蜀多故土豪僭起斯乃押衙之子獨能慕善苟不誘進渠即退志以吾稱之人必榮之由此減三五員草賊不亦善乎子弟竊笑而服之

孫揆尚書鋸解劉知俊附

唐末朝廷圍太原不克以宰相張濬為都統華帥韓建為副使澤潞孫揆尚書以本道兵會伐軍容使楊復恭與張相不叶逗撓其師因而自潰由是貶張相為繡州牧孫尚書為太原所執詬罵元戎李公克用以狗豬代之李公大怒俾以鋸解雖加苦楚而鋸齒不行八座乃謂曰死狗豬解人須用板夾然後可得行汝何以知之由此施板而鋸方行未絕間罵聲不歇何乃壯而不怖斯則君子之儒必有勇也近者劉知俊自梁奔秦自秦奔蜀驍暴之聲天下咸聞馬蜀先主坐其慘酷而誅之

受戔日章皇萬端乞命不暇行刑者嗟而笑之比孫帥何勇怯之不侔也（孫捴尚書少年不慧涕淚狼籍衆然而已十五歲適然一變非唯時俊乃烈士也）

崔脩相腋文

唐崔相國慎猷廉察浙西日有瓦棺寺持法華經僧為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姓娠之所在夫人洎妾媵間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名曾侍更衣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載誕日腋下有文相次分明即瓦棺僧名也因命其小字緇郎年七歲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掌其頰謂曰既愛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即相國脩也崔事一說云是終南山僧兩存之

諸重德好尚

唐朱崖李太尉與同列款曲或有徵其所好者掌武曰喜見未聞言新書策崔魏公紘好食新餡頭以為珍美從事開筵先一夕前必到使院索新麥餡頭也杜幽公

畢勛知分（蜀楊會附）

唐畢相誠家本寒微其渭陽為太湖縣伍伯（伍伯即今杖者號雜職行）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特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為落此猥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為宰相耶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為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洽其說竟不奪其志也近者蜀相庾公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郎一作良吏有楊會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為楊會除長馬以酬之楊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為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一作千家供待而博一作簿一虛名長馬乎雖強假車職除授檢校官竟不舍縣役亦畢勛之次也

楊尉使君三典洋源

唐楊尉使君典洋州道者陳休復每到州多止於紫極宮宏農甚思一見而頻川輒便他適乃謂道士曰此度更來便須申報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而州將擁旆而至方遂披揖弘農曰鄉風久矣幸獲祇奉敢以將來祿算為請勿迂造次頻川呼人為鄉乃謂州牧曰鄉三為刺史乎更無言州牧不懌以其曾典兩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見任為終焉之所爾後秩滿無恙不喻其言無何又授此州亦終考恨罷後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殞於是邦三為刺史之說果在於此乎楊公季弟玭為愚話之

妖人為稱陳帝師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回天之力嘗致書于許昌為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不允爾後崔公移鎮西川敬瑄與師立牛勉羅元果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旄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彌勒會妖人彌勒會北中金剛禪也窺此聲勢乃偽作陳僕射行李云山東盜起車駕必謀幸蜀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妖共翼佐之軍府未喻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四匹察事者覺其非常乃羈縻之未供承間而真陳僕射亦連轡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縛而俟命梢川呼人為鄉乃謂州牧曰鄉三都頻川俾隱而誅之識者曰陳帝師一作僕射由閹官之力無涓塵之效盜處方鎮自是常以見任為終焉之所爾後秩滿無恙不喻其言無何又授此州亦終考恨罷後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殞於是邦三為刺史之說果在於此乎楊公季弟玭為愚話之

哭麻劉舍人事

唐李相磎高才奧學冠絕羣彥為朋黨所排泊登巖廊似涉由徑雖然亦才授也制下之日劉舍人崇魯抱麻而哭之李相斥其祖禰條上其事具表論之又以彭城先德受賄飲酖乃作鸚鵡杯賦醜詞訐切人為寒心朝士有識者閱其表曰何必多言但云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彭城子何所逃刑時以為然

蔡京尚書拔顧氏昆弟

唐蔡京尚書為天德軍使衙前小將顧彥朗彥暉知使宅市買八座有知人之鑒或一日俾其子叔向已下備酒饌於山亭名二顧賜宴八座俄而即席約令勿起二顧惶惑莫喻其意八座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年願以子孫相依因遷其職級洎黃寇犯闕顧彥朗領本軍立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請叔向為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大事皆諮謀焉顧相薨其弟彥暉嗣之亦至使相

陸扆相六月及第盧光啟附

唐陸相扆舉進士屬僖宗再幸梁洋隨駕至行在于時奔避勞止又時當六月而相國策名爾後在翰林暑月苦於蒸溽同列譏之曰今日好造天牓以其進取非時也然相國文才重德名冠一時朝中陸氏三人號曰三陸即相國洎希聲及威乃三人也　盧相光啟先人伏刑爾後弟兄修飾赴舉因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然其立性周謹進取多塗初舉子一卷即進取諸事皆此類

也策名後數歷臺省受知于租庸張濬清河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為一幅朝士至今效之蓋八行重疊別紙自公始也唐末舉人不問士行文藝但勤於請謁號曰精切亦楷法於范陽公爾其族弟汝弼嘗為張相濬一作出征判官俾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邪之叛渙自謂人曰天生朱邪赤子供我之筆也後邁亦有狄昆之風

吳融侍郎文筆

唐吳融侍郎策名後曾依相國太尉韋公昭度以文筆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稱旨吳乃祈掌武親密俾達其誠且曰某幸得齒在賓次唯以文字受眷雖愧荒拙敢不著功未聞愜當反甚憂懼掌武笑曰吳校書誠是藝士每有見請自是吳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愜上公之意也散版出官寓於江陵為僧貫休撰詩序以唐來唯元白休師而已又祭陸龜蒙文即云海內文章止魯望而已自相矛盾于時不免識者所譏

破天荒解

唐荆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荆解及第號為破天荒爾來余知古關圖常脩乃荆州之居人也率有高文連登上科關即衙前將校之子也及第歸鄉都押已下為其張筵乃指盤上醬甌戲老校曰要校一作拔一作卒為者其人以酷樽進之曰此亦校一作拔一作卒為者也席人大噱關圖妻即常脩妹才思婦也有祭夫文行於世

成令公為蛇繞身

唐荆州成令公汭領蔡州軍戍江陵為節度使張瓊謀害之遂率本部奔於秭歸一夜為巨蛇繞身幾至于殞乃曰苟有所負死生唯命後巡蛇亦亡去爾後招輯戶口訓練士卒泝流而鎮渚宮尋授節旄撫綏凋殘勵精為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萬戶勤王奉國通商務農有足稱焉朝廷號北韓南郭一作即華州韓建成令初姓郭後歸本姓有孔目官賀隱者亦返俗僧也端貞儉約始為腹心凡有關政賴其規贊自賀隱物故率由胸襟加以騁辯陵人又多矜伐為識者所鄙婦翁弱竺知章乃餅匠也言多不遜又元子徵過皆手刃之竟無系嗣樓船之役幕僚結舌終致鄂渚之敗惜哉

張濬相破賊

唐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張相國濬白身未有名第時在河中永樂莊居里有一道士或麻衣或羽帔不可親狎一日張在村路前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待爾破賊回顧乃是此道士一作人一作相國曰某一布衣耳何階緣而能破賊乎道士勉其入蜀適遇相國聖善疾苦未果南行道者乃遺兩粒丹曰服此可十年無恙相國得藥奉親所疾瘳復後歷登台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

薛澄州弄笏 羅九皐附

唐薛澄州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好唱浣溪紗詞知舉後有

一門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爾後請不弄笏與唱浣溪紗即某幸也時人謂之至言有小吏常學其行步揖遜公知之乃名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則恕爾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之小吏安詳傲然舉動酷似笑而舍之

路侍中巖在西蜀嘗夏日納涼於毬場廳中使院小吏羅九皁巾裹步履有似裴條郎中大貌遥見促名衫帶遍視方知其非因笞之

西嶽神斃張簑

唐張策早為僧敗道歸俗後為梁相先在華山雲臺觀修業觀側有莊其弟簑亦輕易道教因脱褐服挂於天尊臂上云借此公為我掌之須臾精神恍忽似遭毆擊痛叫狼狽或頓或起如有人拖曳之狀歸至別業而卒斯人也必黨於釋氏而輕侮道尊人之無禮自貽陰殛非不幸也與嘉州崔使君開尹真君石函事同

所録奉箕見宣室志李載仁郎中目睹為愚話之

柳婢譏蓋巨源

唐柳僕射仲郢一作賢鎮鄜城有一婢失意將婢於成都鬻之蓋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雄郡一作大郡宅在苦竹溪女僧具以柳婢言導蓋公欲之乃取歸其家女工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蓋公臨街窺窻柳婢在侍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窻下過名婢就宅蓋公於柬牘内選擇邊幅舒卷揲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輿還女僧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為柳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絹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歎也清族之家率由禮門蓋公暴貴未知士風為婢僕所譏宜矣哉

趙師儒與柳大夫唱和

唐柳玭大夫之任瀘州泝舟經馬驍鎮土豪趙師儒率鄉兵數千憑高立寨刑訟生殺得以自專本道署以軍職聞五馬經過乃掉扁舟被褐衫把杖子迎接參狀云百姓趙師儒亞台以其有臧非隸屬邑怪而辭之師儒

曰巴蜀亂離某懷集鄉人拒他盜非敢僭幸妄徼戎職亞台欣而接之乃駐旌旆館於寨中供膳豐備欽禮彌勤師儒亦有詩句皆陳素心亞台悉為和之睹其清儉不覺嗟歎曰我他年若登廊廟必為斯人而致節察蓋賞其知分任真也

祖系圖進士牓

禪門有祖系圖得佛心印者皆次列之進士有登科記懷將相才者咸編綴之而名實相違玉石混雜疑誤後人良可怪也唐進士宇文翊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科有女及笄真國色也朝參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竇璡年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叵有氣焰能為人致登第翊嫁一作娉女與璡璡為言之元昆果有所獲相國韋公說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滑臺杜尚書宅遭火幾熱神柩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庫內因而延燎京兆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雷為燒尾近日老鼠亦有燒尾之事用以識之徐光子嘗試一僧備請謬妄一旦擁徒說法自言出世要知他日不預祖系乎是則宇文翊登科後人何以知之悲夫

温李齊名

温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曰温李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為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而士行有缺繒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名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

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未第進士對之庭雲乃以玉條脫續之宣宗賞焉又樂名有白頭翁温以荅耳子為對他皆此類也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遂言於人由是踈之温亦有言云中書堂內坐將軍識相國無學也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温不識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帝曰非也又謂曰得非大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為方城縣尉其制詞曰孔門以

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行無取文章何以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云云竟流落而死也杜幽公自西川除淮海溫庭雲詣韋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氏壚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為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幽公聞之遺絹一千疋吳興沈徽云溫舅曾於江淮為親表櫝楚由是改名焉庭雲又每歲舉場多借舉人為其假手一作多為舉人假手沈詢侍郎知舉別施鋪席授庭雲不與諸公鄰比翌日簾前謂庭雲曰向來策名者皆是文賦託於學士某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

崔氏女失身為周寶妻末山尼盧氏女附

浙西周寶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也聞知崔有容色乃踰垣而竊之宗族亦莫知其存沒爾少為女道士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獨焉大貊素以豪俠後周除浙右其內亦至國號乃具車馬偕歸崔門曰昔者官職卑下未敢先言此際叨塵亦不相辱相國不得已而容之此事風期楊少尹說之甚詳近代江南鍾令內子乃盧肇員外之女也亂離失身弟兄有在班行者恥之乃曰小娘子何不自殺而偶非丈夫也仙傳有徐仙姑居南嶽魏夫人壇羣僧調之乃自顛仆此乃修道而靈官所衛也已

末山尼開堂說法禪師鄧隱峰有道者也試其所守中夜挾刃入禪堂欲行強暴尼憚死失志隱峰取去禪服集衆僧以曉之其徒立散王蜀先主部將張勍暴橫鞭人之臀典胥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講無量壽經張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詬罵張乃折其齒與其父同沈於墓頗津也崔氏女末山尼以畏懦而苟全徐仙姑用道力而止暴講經尼以守戒而隕命是知女子修道亦以一段障難而況治容誨淫者哉猱榮舍人著北里志敘朝賢子弟平康狎游之事其言似言盧相攜之室女失身於外甥鄭氏子遂以妻之殺家人而滅口是知平康之游亦何傷於年少之流哉

崔禹昌不識牛

唐世梁太祖未建國前崔禹昌擢進士第有別業在汴

州管內禹昌敏俊善接對初到夷門希梁祖意請陳桑梓禮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輕薄甚蒙管領常預賓次或陪褻戲梁祖以其有莊墅必藉牛乃問曰莊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識得牛意是無牛以時俗語不識得有對之梁祖大怒曰豈有人不識牛謂我是村夫即識牛渠則不識如此輕薄何由可奈幾至不測後有人言方漸釋怒

張曙戲杜荀鶴

唐右補闕張曙吏部侍郎聚之子禕之姪文章秀麗精神敏俊甚有時稱所生母常於戴玉天尊黃巢亂離莫知存沒或有於枯骸中頭上見有玉天尊以曙未訪遺骸不合進取以此阻之後於裴贄侍郎下擢進士第官至右補闕曾戲同年杜荀鶴曰杜十四仁賢大榮幸得與張五十郎同年荀鶴答曰張五十郎大榮幸得與荀鶴同年天下只聞杜荀鶴名字豈知張五十郎耶彼此大咍是知虛名不足定人優劣曙有擊甌賦其警句云董雙成青瑣鸞驚啄開珠網穆天子紅鞿馬解踏破瓊田又有鄠郊賦敘長安亂離亦哀江南悲甘陵之比區區之荀鶴不足擬倫

北夢瑣言卷五

宋 孫光憲 撰

令狐公密狀 木團頭附

唐太和中閹官恣横因甘露事王涯等皆罹其禍竟未昭雪宣宗即位深抑其權末年嘗授旨於宰相令狐公公欲盡除之慮其冤乃密奏牓子曰但有罪莫舍有闕莫填自然無遺類矣後為宦者所見於是南北司益相水火洎昭宗末崔侍中得行其志然而 一作以 玉石俱焚也

已 乾符後宮娥皆以木團 一作圓 頭自是四方效之唯内官各自出樣匠人曰斫軍容頭特進頭至是果驗也

李遠譏曹唐

唐進士曹唐游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人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牡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 世謂渾詩遠賦不如不做言其無才藻鄙其無教化也

中書番人事

李肇國史補云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笞粉署省中謔之為四君子也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畢相識曹相確羅相劬權使相也繼升巖廊崔相慎猷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番人蓋以畢曰曹羅為番姓也始蔣伸相登庸李景遜尚書西川覽報狀而歎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遽託疾離鎮有詩曰成都十萬户勉若一邊毛亦博陵之比也近代吳融侍郎乃趙崇大夫門生即世曰天水歎曰本以畢白待之何乖於所望歎其不大拜也

徐相譏成中令

唐乾寧中荆南成令公汭曾為僧盜據渚宮尋即真命末年騁辨每事標特初以澧朗舊在巡屬為土豪雷滿所據奏請割隸相國徐公彦若在中書不為處置由是銜之相國出鎮番禺路由渚宮成令雖加接延而常怏怏快饌後更席而坐詭辯鋒起相國曰令公位尊分面自

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夥草賊耳令公不能加兵而怨
朝廷乎成公赧焉而屈東海文雅高談聽之豐豐成令
雖甚敬憚猶以嶺外黃茅瘴患者髮落而戲曰黃茅瘴
望相公保重相國曰南廣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
成令曾為僧也終席慚恥之

韋尚書鑒盧相

唐大中初盧攜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為彗
平聲蓋短舌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韋岫尚書加欽謂
其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
是卜之他日必為大用乎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奬
拔京兆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卒不展分所謂
以貌失人者其韋諸季乎

薛逢賞王助

唐大中初綿州魏城縣人王助舉進士有奇文蜀自李
白陳子昂後繼之者乃此侯也嘗撰魏城縣道觀碑詞
華典贍於是薛逢牧綿州見而賞之以其邑子延過因

陽朔山水

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弘農楊遵者曾到嶺外見陽朔
荔浦山水談不容口以階緣嘗得接瑯琊從容不覺形

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瑯瑯曰某未曾打人脣綻齒落安得而見因之大笑楊宰俄而選求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

淮浙解紛詔

唐僖宗皇帝蒙塵于蜀朝士未集闕人掌詰樂朋寵侯翮輩雖居翰林而排難解紛之才非所長也高太尉鎮淮海擁兵不進與浙西周寶不睦表章遞奏各述短長朝廷欲降詔和之學士草詞殊不愜旨前進士李瑞有壯筆軍容田令孜知之名召而與語授以毫翰李仍請酒飲數杯詔書一筆而成文藻之外乃奇辯也深稱上旨除行在知制誥官至省郎舊說李紳相鎮淮海奏薦副使章服累表不允有一舉人候謁紳相知其文詞請撰一表其略云當道地管八州軍雄千乘副使著緑不稱其宜相國大喜果以此章而獲恩命也李太尉破昭義自草詔意而宣付翰林至如鄭文公自草高太尉詔皆務集事非侵局奪美也

吳融天幸

錢尚父始殺董昌奄有兩浙得行其志士人恥之吳侍郎越州蕭山縣人舉進士場中甚有聲采屢遭維縶不遂觀光乃脫身西上將及蘇臺界回顧有紫綬者二人追之吳謂必遭籠罩須臾紫綬者殊不相顧促遽前去至一津渡喚船命吳共濟比達岸杳然失之由是獲免爾後策名升朝是知分定者必有神明助之

沈蔣人物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城誦曹唐游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即風姿可知也蔣凝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為祥瑞號水月觀音前代潘安仁衛叔寶何以加此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時號玉笋班沈詢字仁偉官至巫郎人物酷似先德所謂世濟其美又外郎班者榮不雜冰玉笋也

張濬樂朋龜與田軍容中外事

舊例士子不與內官交游十軍軍容田令孜擅回天之
力僖皇播遷行至洋源百官未集闕人掌誥樂朋寵侍
郎亦及行在因謁中外由是薦之充翰林學
士張濬相自處士除起居郎亦出子方之門皆申一作由
中外之敬洎車駕到蜀朝士畢集一日中尉為宰相開
筵學士洎張起居同預馬張公恥於對衆設拜乃先謁
中尉便施謝酒之敬中尉訝之俄而賓主即席坐定中
尉白諸相曰某與起居清濁異流曾蒙中外既慮玷辱
何憚改更今日猥地謝酒即又不可張公慚懼交集自
此甚為羣彥薄之樂公舉進士初陳啟事謁李昭侍郎
自媒云別於九經書及老莊洎八都賦外著八百卷書
請垂比試誠有學問也然於制誥不甚簡當時人或未
可之

薛少師拒中外事

唐薛廷珪少師右族名流仕於哀世梁太祖兵力日強
朝廷傾動漸自尊大天下懼之孤卿為四鎮官告使夷

門客將劉翰先來類會恐申中外孤卿佯言不會謂謁
者曰某無德安敢輒受令公拜竟不為屈洎受禪之後
勉事於梁而太祖優容之壽考而終也中間奉命冊蜀
先主為司徒館中舊疾發動蜀人送當醫人楊僕俾攻
療之孤卿致書感謝其書末請借肩輿歸京尋醫蜀主
訝之乃曰幸有方藥何不俟愈而行堅請且駐行軒公
謂客將曰夜來問此醫官殊不識字安可以性命委之
乎竟不服藥而北歸後唐相國韋公說仕梁為中書舍
人倅軺於錢塘先是錢尚父自據一方每要姑息梁主
以河北關西悉為勍敵又頻失利於淮海甚藉兩浙牽
持之其次又資貢賦凡命使臣遠泛滄溟一則希其豐
遺二則懼不周旋悉呈拜之錢公亦自尊大唯京兆公
長揖而已既不辱命識者異之竟有巖廊之拜也

楊晟義母安師逮附

唐楊晟始事鳳翔節度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
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愍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

獲免也後為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泊僧道輩各得其所厚於禮敬人甚懷之李昌符之敗因令求訪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恐有好合之請弘農告誓天地終不以非禮偶之每旦未視事前必伸問安之禮雖厄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所兵力未完遽為王蜀先主攻圍保守孤城救兵不至十日而為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克執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為其用欲寬之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歎一作嗟賞而行戮為設祭而葬之

成令公和州載

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不解杜洪令公乞師於梁王梁王與荊方睦乃諷成令帥兵救之於是稟奉霸主欲親征乃以巡屬五州事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艦上列廳事泊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齊山截

海之名其於華壯即可知也飾非拒諫斷自其意慕容

俛仰不措一詞唯孔目官楊厚贊成之舟次破軍山下為吳師縱燎而焚之中令溺死兵士潰散先是改名曰汭汭字即水內也水內之死豈非前兆乎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俘載軍人百姓職掌伎巧僧道伶官並歸長沙改汭之名和州之說蓋前定也

韋太尉伐西川

唐陳敬瑄據成都府拒命韋太尉昭度充招討使率東川兵以伐之王蜀先主時為草賊剽掠諸縣乃擁守下兵投掌武署為衙內指揮使資其爪牙也因奏請割西川數州就臨邛建節以授之蜀主畏謀多智事韋公甚謹掌武量其事勢終不能駕御況軍旅之事又非所長每欲攻城請戎服臨陣慮矢石所及不敢近前掌武曰軍人安敢無禮東川都顯有唐喫人者呼而戒之曰人肉何如猪羊乃賜一緡俾充肉價他皆倣此重圍二年蜀城已困不日將下一旦門外諠譁以軍糧闕乏兵士

擒曳掌武親吏駱別駕忘名者鬻而啜之由是懼罹其禍遂託疾以西川牌印付蜀主而歸朝雖曰不武斯亦用智自免也

章魯封不幸

屯難之世君子遭遇不幸往往有之唐進士章魯封與羅隱齊名皆浙中人頻舉不第聲采甚著錢尚父土豪倔起號錢塘八都洎破董昌奄有杭越於是章羅二士罹其籠罩然其出於草萊未諳事體重縣宰而輕郎官當曰某人非才只可作郎官不堪作縣令即可知也以章魯封為表奏孔目官章拒而見笞差羅隱宰錢塘皆畏死稟命也章羅以之為恥錢公用之為禁一作禁玉石俱焚吁可惜也或云章魯封後典蘇州著章子三卷行於世羅隱為中朝所重錢公尋倍加欽官至給事中享壽考溫飽而卒

裴氏再行歸登尚書附

唐裴司徒璩性靳嗇廉問江西日凡什器圖障皆新其製閉屋緘貯未嘗施用每有宴會即於朝士家借之在番禺時鍾愛一女選滎陽鄭進士以壻之才過禮期遽屬秋薦不免隨計無何到京尋報物故五教念女及壻不勝悲痛而鄭偶笑之蓋夫婦之愛未深不解思慮非有他故也大凡士族女郎無改醮之禮五教念女早寡不能忘情乃召門生故吏而告之因曰一作別適人亂倫再醮自河東始也元禎一作禎少尹與五教親吏別駕說皆同歸登尚書每浴皆屏左右自於浴斛中坐移時或有窺者見一巨龜吹水也

性甚鄙嗇嘗爛一羊脾旋割旋啜封其殘者一旦內子於封處割食八座不見元封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食肉斯亦愈於和嶠之流也

閉門避蠻王先主附

西川自唐劉闢搆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蠻旗纔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扃戶而拒之蠻亦不敢扣門也嘗有一

蠻迷路入廣都縣村野里人相率數百輩叫譟而逐之蠻一回顧卻走如堵墻崩馬自晝及暝終不能擒致其怯懦如此　王蜀先主時雲南寇蜀蜀軍勇銳欲吞之俘擒噉食不以為敵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高太尉機詐

咸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太尉渤海高公駢自天平軍移鎮成都戎車未屆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仍畫一符於郵亭遞之以壯軍聲蠻酋懲交趾之敗望驛一作鐸而遁先是府無羅郭南寇纔臨遂成煨燼士民無久安之計渤海規畫地勢圖版築焉慮奄鍾將施亭堠有警乃命門僧景山此僧多為掌武決策人謂是龐勛漏網而變名也奉使入南詔宣言駢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樓櫓矗然旌旆竟不行而驃信讋慄不暇兵以詐勝斯之謂也

張道古題墓

唐天復中張道古滄州蒲臺縣人擢進士第拜左補闕

文學甚富介僻不羣因上五危二亂表左授施掾爾後入蜀先是所陳二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懼為蜀主所憾無路棲託洎逢開創誠思徵名為幕寮排擯卒不齒錄竟罹非命也嘗自筮遇凶卦預造一穴題表云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後果遇害而瘞之人有獲其上蜀主書遺藁極言幕寮掩其才學不為延譽又非違一作達時變盤桓取禍之流也補闕深於象著書號易題數卷行於世

叙巢居子

唐貞元中秭歸人覃正夫項棲廬嶽帥符載徵名為文致書於歸州之衙校李玩俾搜訪之書未達前三日里人有家藏全集者適遇延熱而煨燼之嗟乎鄙於覃生異時也苟得繕寫流布振彼聲光而焚如之酷何不幸之甚也

羅袞不就西川辟李頓黃匪躬附

唐羅員外袞成都臨邛人應進士舉文學優贍操尚甚
高唐大順中策名不歸故鄉時屬喪亂朝廷多故契濶
兵難備歷飢寒蜀先主致書于翰林令狐學士吳侍郎
選書記一員欲以桂陽應聘外郎謂知己曰誓擁馬通
衢服葵布衣以俟外朝無復西歸為魯國東家丘也一作
乎竟通朝籍終於梁禮部員外郎也蜀人有志者唯外
郎乎揚子雲二息亡遺體葬於蜀與夫延陵季子何相
遠哉近代李頻黃匪躬皆嶺表人頻即遺其糟糠別婚
士族黃即三十年不返鄉里于時妻母俱在又何心乎

高測啟事 韓昭附

唐高測彭州人聰明博識文翰縱橫至於天文歷數棊
棊書畫長笛胡琴率皆精巧乃梁朝朱异之流嘗謁高
燕公上啟事自序其要云讀書萬卷飲酒百杯燕公曰
萬卷書不易徵詰一作不嘏做名百杯酒得以奉試乃飲以酒
果如所言僖皇帝幸蜀因進所著書除秘校卒於威勝
軍節度判官也 韓昭仕蜀至禮部尚書文思殿大學

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棊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
於後主時有朝士李台嘏曰韓八座事藝如折襪線無
一條長時人韙之

符載傅翮歸隱 趙嶽附

唐武都符載字厚之本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棲
青城山以習業楊衡擢進士第宋濟老死無成唯符公
以王霸自許恥於常調懷會之望韋南康鎮蜀辟為支
使雖曰受知尚多偃蹇韋公於二十四化設醮請撰齋
詞于時陪飲於摩訶之池符公離席盥漱命使院小吏
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繞一作緩步池濱各授口占其敏
速如此劉闢時為金吾倉曹參軍依棲韋公特與譔真
讚其詞云矯矯化初氣傑立文雄靈蠙出水秋鶚乘風行
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年良覿麟閣之中洎京兆變故彭
城知留務起雄據之意符為其所縻凡有代奏愈更恭
順劉闢之敗也幕寮多罹其禍唯符生以戔奏草一
篋呈高崇文相公長揖東下棲於廬山即前之真讚可

謂有先鑒也居潯陽二林間優游卒歲南昌軍奏請為副倅授奉禮郎不赴命小僮持一幅上于襄陽乞百萬錢買山四方交辟羔鴈盈於山門草堂中以女妓二十人娛侍聲名籍甚于時守迺循常者號曰兒人（曾覽符公全集）

其文簡舉清便入其堂奥者唯建平之畢正夫乎宋濟雖有詞學其文冗汎非符之流湛貴卒於彭山宰墓銘即宋文也唐光啟中成都人侯翮風儀端秀有若冰壺以拔萃出身為邠寧從事僖皇播遷擢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內試數題目其詞立就舊族朝士潛推服之僖宗歸闕除郡不赴歸隱導江別墅號臥龍館王蜀先主圖霸屈致幕府先俾節度判官馮涓侯（一作侯）其可否馮有文章大名除眉州刺史田令孜拒朝命不放之任羈寓成都為侯公軫邮甚德之其辭（一作辭）書即馮涓極筆也侯有謝上王先主其自負云可以行脩牋表坐了檄書（其先人蜀之小將也）趙嶷者梓州鹽亭縣人也博學韜鈐長於經世夫婦俱有節操不受交辟撰長短經十卷王霸之道見行於世

北夢瑣言卷六

宋　孫光憲　撰

吳湘事　劉漢宏附

唐李紳性剛直在中書與李衛公相善為朋黨者切齒鎮淮海日吳湘為江都尉時有零落衣冠顏氏女寄寓廣陵有容色相國欲納之吳湘強委禽焉於是大怒因其婚娶聘財反甚豐乃羅織執勘淮其俸料之外有陳設之具坐贓奏而殺之懲無禮也宣宗初在民間備知其屈登極後與二李不叶者導而進狀訴冤衛公以此出官朱厓路由澧州謂寄寓朝士曰李二十誤我也馬植曾為衛公所忌出為外任吳湘之事鞫於憲臺扶風時為中憲得行其志焉吳湘乃澧州人顏尋歸澧陽孀獨而終舊說浙東理難十分公事紳相曉得五六唯劉漢宏曉得七分其他廉使及三四而已蓋公之才難得也已

裴相生於于闐國事　雙峯禪師文如海道士附

唐裴相公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摩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每發願世世為國王宏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有相國姓字聞於中朝其子欲迎之彼國勅旨不允也　雙峯禪師聚徒千人談元之盛無能及也一旦惑於民女而敗道焉是知淫為大罰信矣相國李公蔚始與師善為致一宰而已　道士文如海注莊子文詞浩博懇求一尉與夫湯惠休廖廣宣旨趣共卑也惜哉

韋氏女配劉謙事

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猶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諷諸幕寮請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巖隱為廣帥巖嗣之奄有嶺表四府之地自建號曰漢

改名襲在位經二紀而終次子嗣即京兆知人之鑒非謬也

田布尚書傳

唐通義相國崔魏公鉉之鎮淮揚也盧巫相眈罷浙西張郎中鐸罷常州俱過維揚謁魏公公以暇日與二客私款方奕有持狀報女巫與田布尚書偕至洎逆旅某亭者公以神之至也甚異之俄而復曰顯驗與他巫異請改舍於都候之廨署公乃趣召巫者至至乃與神遇拜曰謝相公公曰何謝神曰布有不肖子黷貸無厭郡事不治當犯大辟賴相公陰德免馬使布之家廟血食不絕者公之恩也公矍然曰異哉某之為相也未嘗以機密損益於家人忽一日夏州節度使奏銀州刺史田鐵犯贓罪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赫然怒曰贓罪自別議且委以邊州所宜防盜以甲資敵非反而何命中書以法論將盡赤其族翌日從容謂上曰鐵贓罪自有憲章然是宏正之孫田布之子宏正首以河朔請一作請朝覲奉吏員布亦繼一作然次子嗣即京兆知人之鑒非謬也

以忠孝伏劍而死今若行法論罪以固邊圉未若因事宏貸激勸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遠郡司馬而某未嘗一出口於親戚私昵已將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表而見焉公謂之曰君以義烈而死奈何區區為愚婦人所使乎神憮然曰某常負此嫗八十萬錢今方忍恥而償之乃宿債爾公與二客及監軍使幕下共償其未足代付之自言事不驗神乃辭去梁相國李公琪傳其事且曰嗟乎英特之士負一女子之債死且如是而況於負國之大債乎竊君之祿而不報盜君之柄而不忠豈一作宜其未得聞於斯論耶一作也而崔相國出入將相殆三十年也宜哉

李太尉請修狄梁公廟事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騾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敘官也吉甫相與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

懌掌武敬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智計已聞於早成矣愚曾覽太尉三朝獻替録真可謂英才竟罹朋黨亦獨秀之所致也

同昌公主事

宣宗希冀遐齡無儲嗣宰臣多有忤旨者懿宗藩邸常懷危慄後郭美人誕育一女未踰月卒適值懿皇傷憂之際皇女忽言得活登極後鍾愛之封同昌公主降韋保衡恩澤無比因有疾湯藥不效而殞醫官韓宗昭康守商等數家皆族誅劉相國瞻上諫懿皇不聽懿皇嘗幸左軍見觀音像陷地四尺問左右對曰陛下中國之天子菩薩即邊地之道人上悅之寇入京郭妃不及奔赴行在乞食於都城時人乃嗟之 同昌公主奢華事見蘇鶚杜陽雜編

侯昌業表

唐自廣明後閹人擅權置南北廢置使軍容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側目而王仙芝黃巢剽掠江淮朝廷憂之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內戮之後有傳侯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消兵厲似為庸僧偽作也必若侯昌業以此識見犯上宜其死也

李常侍遇道術

隴西李涪常侍福相之子質氣古淡一作泊光化中與諸朝士避地梁川小貉日游鄰寺以散鬱陶寺僧有爽公者因與小貉相識每晨他出或赴齋請苟小貉在寺即不扃鑰其房請其宴息久而彌篤乃曰李常侍在寺爭忍闔扉乎或一日從容謂小貉曰世有黃白之術信乎好之乎貉曰某雖未嘗留心安敢不信又安敢輒好僧曰貧道之每拂曙出寺為修功德因緣也仰常侍德豈敢秘惜小貉辭遜再三竟得其術爾後最受三峰朝相四入崔相恩知每遇二公載誕之辰乃獻銀藥盂子此外雖家屢空終不自奉亦不傳於子孫遂平宰李璩乃嫡孫也嘗為愚話之廣成杜光庭先生常云未有不修道而希得仙術苟得之必致禍矣唯名行謹潔者往往

得之即李貽之謂也

陸相公勸酒事 未進士酒狂東皐子劉虛白附

陸相展出典夷陵時有士子脩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國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為酒困自然減半也

朱秀才遂寧府人虔餘舉進士有楊貴妃別明皇賦最佳然狂於酒隴州防禦使辟置幕咸乃蜀將也朱生以鄉人下第謁之置亦使酒新鑄一劍乃曰如何得一漢試之朱便引頸俄而身首異處惜哉死非其所即陸公之戲誠哉善言也 東皐子王勣字無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備言酒德竟陵人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戶稅任他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為孔門之徒得無違告誡乎

裴鄭立襄王事

唐僖宗再幸梁洋朱玫立襄王宰相蕭遘裴澈鄭匡圖等同奉之洎破偽主而僖皇反正裴鄭等皆罹大辟始具兵衛四圍矛槊森然裴相猶戲曰天子之牆數仞也

蕭遘相就河中賜毒握之在手自以主上舊恩希貶降久而毒爛其手竟飲之而終

田軍容檄韋太尉

唐太尉韋公貽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承恩為人潛結中禁京兆與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元乃澈之師也嘗鄙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處喫茶後掌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太尉相國頃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苑則借人把筆蓋謂此也

朱李驟進

唐李師望乃諸宗屬也自負才術欲以方面為己任因旅游邛蜀備知南蠻之勇怯遂上書希割西川數州於臨邛郡建定邊軍節度詔旨允之乃自鳳翔少尹擢領此任于時西川大將姚其分裂巡屬乃陰通一作致意南詔

於是蠻軍為近界鄉豪所導侵軼蜀川元戎竇滂不能遏截師望亦尋受貶黜隴西公又云因任華陽捕賊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登庸恃其口辯可以立致太平由藩邸引導聞於昭宗遂有此拜對數之日面陳時事數條每言臣為陛下致之洎操大柄無以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優曰俳優穆刀陵作念經行者至御一作卿前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官時人曰拔士為相自古有也君子一作此不恥其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況唐末喪亂天下阻兵雖負奇才不能謀畫而朱公一儒生以區區辯給欲整其亂祇自取辱焉涓縷未申而教樂僮吹篳篥甚為識者所責也

李韋玉輕簿事韋沆李璩附

唐李韋玉校書字文山澧州人有詩名散逸不樂應舉親友強之一上而已嘗受知於相國河東裴公休為其延譽因進詩授弘文館校書終於荊襄間然多狎酒徒疑其為張祜之流李少逢善書夷謫官澧陽備知其行止因為紀之乃清介高節之人非輕率之士疑為同人所謗或曰曾為荊之幕下假書題謁澧吏艾使君李謂艾侯曰小子困甚幸使君痛救之州將以一作戒其輕脫所濟不厚也又近年京兆韋沆者衣纓舊族亦攻古文流落不偶而沒於世隴西李璩乃福相之曾孫也常宰襄州鄉樂縣京兆僑於是邑常來干擾李亦祇奉不厭一旦謂李宰曰客有相勉且求一邑以救饑寒室人聞之大怒曰人喚郎為長官即得喚我作長官夫人即不可隴西聞而鄙薄亦笑亦怒也

以歌詞自娛蜀相韋莊晉相和凝附

先是李遠以曾有詩云人事三盃酒流年一局碁唐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宰相為言然始俞允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晉相和凝少

年時好為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為艷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為曲子相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又云長日唯消一局棊兩存之

劉蛻奏令狐相

宣宗以政事委相國令狐公君臣道契人無間然劉舍人每訐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相國而不言其人姓名其間以丞相子拔解就試疏略云號曰無解進士其實有耳未聞云云又以子弟納財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云云丞相憾之乃俾一人為其書吏謹事之紫微訖以腹心都不疑慮乃為一經業舉人致名第受賂十萬為此吏所告由是貶之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己安有自負贓污而發人之短乎宜其不躋大位也先是令狐相自以單族每欲繁其宗黨與崔盧抗衡凡是富家率皆引進皇籍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以此少之

陸龜蒙追贈薛許州附

唐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蚤名族也其父賀虞進士甲科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為艷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為曲子相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又云長日唯消一局棊兩存之

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博為吳興盧江二郡倅著吳興實録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五卷丞相李公蔚盧公攜景重之羅給事寄陸龜蒙詩云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黄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吳侍郎融傳貽史右補闕韋莊撰誄文相國陸希聲撰碑文給事中顏蕘書皮日休博士為詩皮寇死浙中方干詩名著於吳中陸未許之一旦頓作詩五十首裝為方干新製時輩吟賞降仰陸謂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作也方詩在模範中爾奇意精識者亦然之為已任還劉德仁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識劉不能變態乃陸之比也

薛許州能以詩道

顏給事墓銘

顏給事羣謫官沒於湖外嘗自草墓誌性躁急不能容物其誌詞云寓于東吳與吳郡陸龜蒙為詩論之交一紀無踰龜蒙卒為其就木至穴情禮不缺其後即故諫議大夫高公丞相陸公展二君於羣至死不變其餘面交皆如攜手過市見利即解攜而去莫我知也復有吏部尚書辞公貽矩兵部侍郎于公兢中書舍人鄭公樊三君子者余今日已前不變不知異日見余骨肉孤幼復如何哉

李磎行狀 梁補闕附

司空圖侍郎撰李公磎行狀以公有出倫之才為時輩妬忌擯於非横其平生著文有百家著諸心要文集三十卷品流誌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論語一部明無為上下二一作三篇義說一篇翕卒之辰焚於賊火時人無所聞也惜哉陽春白雪世人寡和豈虛言也葆光子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翺李觀皇甫湜數君子之文陵轢前孟穆秖顏謝其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已乃諸人之龜鑑而梁之聲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是知俗譽喧喧者宜鑒其濫吹也

白太傅墓誌 盧鄭二相附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詩輓元相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別後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墓誌云與彭城劉夢得為詩友殊不言元公時人疑其隙終也 鄭

文公畋與盧相攜親表也閥閱相齊詞學相均同在中書因公事不叶揮霍間言語相擠詬不覺硯瓦翻潑謂宰相鬬擊亦不然也竟以此出官矣

內官改創職事 實給事附

古者閹官擅權專制者多矣其間不無忠孝亦存簡編唐自安史已來兵難薦臻天子播越親衛戎柄皆付大閹魚朝恩竇文場乃其魁也爾後置左右軍十二衛觀軍容處置樞密宣徽四院使擬於四相也十六宮使皆

官者為之分卿寺之職以權為班行備員而已供奉官紫綬入侍後軍容使楊復恭俾其襴笏宣導自弘農改作也嚴導美內竭之最良也嘗典戎唐末致仕居蜀郡鄙叟庸夫時得親狎其子仕蜀至閤門使曾為一僧致紫袈裟僧來感謝書記所謝之語於掌中方屬炎天手汗糢糊文字莫辨折腰（一作行膝）而趨汗流喘乏只云伏以軍容寂無所道抵掌視之良久云貌寢人微凡事無能嚴公曰不敢退而大咍嚴公物故蜀朝册贈命給事中實雍堅不承命雖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多之

羅顧升降

唐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公顧雖齷齪商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剌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與之聿韻談諧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顧文賦為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有啟事陳於所知只望丙科盡收竟列名於尾株之前也（令狐名掌士話於梁震先輩愚於梁公處聞之）羅既頻不得意未免怨望竟為貴子弟所排契濶東歸黃冠事平朝賢議欲名之韋貽範沮之曰某曾與之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為秕穅也由是不果名　詩人方干亦吳人也王龜大夫重之既延入內乃連下兩拜亞相安詳以荅之未起間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也

李琪書樹葉

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因與宏農楊玢藏跡於荊楚間楊即涿蜀琪相盤桓於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相寂寞每臨流跋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怏悵而投於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尋登廊廟爾後宜都之子彬羈旅渚宮因省相國乃數厥父之所短而遣之矣

杜荀鶴入翰林（平曾賈島附）

唐杜荀鶴嘗游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也因厚遇

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奬拔寒俊至於掌詰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語練故事以濟緩急也如京兆者一篇一詠而已經國大手非其所能幸而狙逝免貽伊戚也制賬平曾賈島以其僻澀之才無所采用皆此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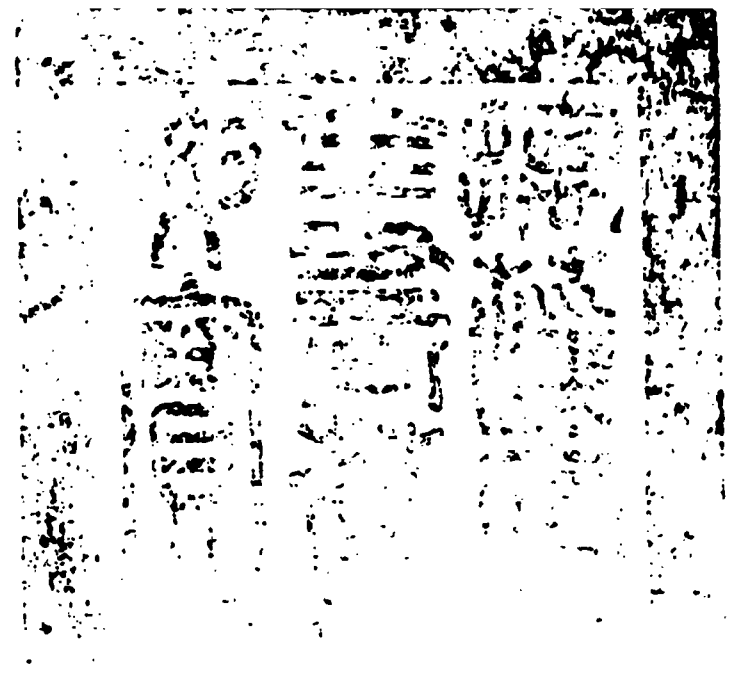
樂工關小紅　石洪附

唐昭宗初遷百官湯析名娼伎兒皆為強諸侯有之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小紅者小名也梁太祖求之既至謂曰爾解彈陽下采桑乎關伶俛而奏之及出又為親近者俾其彈而送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殂復有琵琶石洪者號石司馬自言早為相國令狐公見賞俾與諸子渙流連水邊作名也亂後入蜀不隸樂籍多游諸大官家皆以賓客待之一日會軍校數員飲酒石洪以胡琴檀場在坐非別音者諠譁語笑殊不傾聽洪乃撲槽而詬曰某曾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蒙我聽何其苦哉于時識者亦歎訝之喪亂以來冠履顛倒不幸之事何可勝道豈獨賤伶云乎哉

孫內子　蕭惟香附

唐樂安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善為詩一旦併焚其集以為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內治孫有代夫詩贈人白蠟燭曰景勝銀釭香比蘭一作自古清香勝蕙蘭一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看又聞琴詩曰玉指未絃軋後清湘妃愁怨最難聽初疑颯颯凉風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若流泉來碧障遠如元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霧濕叢蘭月滿庭又代謝崔家郎君酒詩曰謝將清酒寄愁人澄澈甘香氣味真好是緑窓明月夜一盃搖蕩滿懷春又台州盤嶼村有一婦人蕭惟香有才思未嫁於所居牕下與進士王元宴相對因奔瑯琊復淫治不禁王舍於逆旅而去遂私接行客託身無所自經而死店有數百首詩所謂才思非婦人之事誠然也哉聞於劉山甫

北夢瑣言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貢生臣趙希濬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子部

北夢瑣言卷九 七至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北夢瑣言卷七　宋　孫光憲　撰

孟浩然趙嘏以詩失意

襄陽孟浩然與李太白交游玄宗徵李入翰林孟以故不之分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乃入京謁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對因從容說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見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賜對俾口進佳句孟浩然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意不悅乃曰未曾見浩然進書朝廷退黜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緣是不降恩澤終於布衣而已宣宗索趙嘏詩其卷首有題秦皇詩其略云徒知六國隨斤斧莫有羣儒定是非上不悅或云孟郊王維於翰林令兩存之

鄭縠相詩　李程附

唐相國鄭縠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常典盧州吳王楊行密為本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笞責之然其儒懦清慎弘農常重之昭宗時吳雄據淮海朝廷務行姑息

因一（一作恩）盛言鄭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驚駭于時皇綱已紊四方多故相國既無施展事必依違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攘却之術相國奏對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時病率此類也同列以其忝竊每譏侮之相國乃題詩於中書壁上其詞曰側坡蛆峴崘蟻子競來拖一朝白雨下無鈍無嘍囉意者以時運將衰縱有才智亦不能康濟當有玉石俱焚之慮也時亦然之相國題老僧詩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門未開凍餅粘柱礎宿火焰爐灰童子病歸去鹿麑寒入來常云此詩屬對可以稱衡重輕不偏也或曰相國近有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也　李程以日五色賦擢第為河南尹日試舉人有浩虛舟卷中行日五色賦程相大驚慮掩其美伸覽之次服其才麗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相大咍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為到夜秀發由是浩賦不能陵邁

李學士賦識（劉昌美勾偉附）

唐乾寧中劉昌美典夔州時屬夏潦峽漲滿險俚俗云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於是行旅輟棹而俟水平（一作

濟去馬有朝官李蒐學士挈家自蜀沿流將之江陵郡牧以水勢正惡且望少駐以圖利涉隴西忽遽殆一作若為人所一作之促名堅請東下不能止之才鼓行橈長揖而別州將目送之際盤渦呀裂破其船而倒李卓一作家溺死焉或云一行船次共一百二十人皆溺死唯妳嫗一人陽夜為駭浪推送江岸而蘇先是永安監竈戶陳小奴掉空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帽穿白缺衫阜羅襴青袴執鐵蒺藜問李公之行遽自云迎候其妳嫗蘇後亦說於刺史云李學士至一官署上廳事朱門白壁察吏參賀又聞云此行無妳嫗名遂送出水濱于時具以其事奏聞自後以瞿塘為水府春秋祭之初隴西文賦中有金釵墜井賦至是識焉世傳云人之正直死為冥官道書云酆都陰府官屬乃人間有德者卿相為之亦號陰司郎小說咸有判冥之說

仙近代朱崖李太尉張讀侍郎小說咸有判冥之說劉昌美兩典夔州雲安縣僧元悟曾有蜀川將校王尚書者舍已俸三百千以修觀音堂此像有靈矣乃剩三十千入已一旦物故經七日鄰於腐壞忽然再蘇灌湯藥以輔之言曰初至一官曹見劉行軍即昌美也說云何乃侵用功德錢以舊曾相識放歸須還此錢元悟乃戒門人驚衣鉢而償之尋復卒也西川孔目官勾偉於其輩最號廉直綿竹縣民王氏子病困入冥因復還魂見冥官謂曰我即勾孔目也家在成都西市曾負人錢三萬未償汝今歸去為我言於家人也王生後訪勾氏子仍以債主姓名言之果為酬還

盧詩三遇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衝官道過狗觸一作判店門開租庸張濬一作相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猫臨鼠穴饑犬舐魚砧之句為成中令汭見賞又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閂翻句為王先主建所賞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盧嘗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為是者一作著之乎復一作後入翰林閣筆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

易為是者之乎竟以不稱職數日而罷也

李涼行文卷 皮日休莊布附

唐晉相李涼磎相之子也文學淵奥迥出輩流于時公相之子弟無能及者應舉時文卷行明易先生書又有荅明易先生書朝士覽之不測涯涘即其他文章可知也然恃才躁進竟罹非禍爾後磎相追雪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司空圖撰行狀涼贈禮部員外郎先是劉崇魯舍人撰磎相麻因而貶黜涼以大彭一作彰先世因贓仰藥撰鸚鵡杯賦李涼酬詞云玉犬吠天關彩童哭仙吏一封紅篆書為奏塵寰事八極鼇柱傾四溟龍鬬沸長庚冷有芒文曲淡無氣烏輪不再中黃沙瘞腥鬼請帝命真官臨雲啟金匱方與清華宮重正紫極位曠古兩露恩安得借一作惜沾施生人血欲盡檄檜無飽意甚有文義焉又皮日休曾謁歸融尚書不見因撰夾虵龜賦譏其不出頭也而歸氏子亦撰皮鞋鞋賦遞相謗誚皮生後為湖南軍倅亦甚傲誕自號閒氣布衣莊布以長

書責之行於世也

鄭準集軍書

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阮自集其所作為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胸襟而辭體不雅至祝朝貴書云中書令舍人曰草麻通事舍人曰奏可又賀襄州趙令嗣襲其書云不沐浴佩玉而有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於慶賀中顯言其庶賤也鄜道之敬其若是乎應舉日詩卷題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為大笑

鄭準譏陳詠

唐前朝進士陳詠眉州青神人有詩名善奕棊昭宗初遷駐蹕陝郊是歲策名歸蜀草書記莊以詩賀之又有鄉人拓善者屬和章詩其略云讓德已聞多士伏洁名還得世人聞譏其比滌器當壚也謬稱馮副使消詩以涓多諧戲故也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詩假馮公之名也賴川嘗以詩道自負謁荊幕鄭準準亦自負雄筆謂

頴川曰今日多故不暇操染有三數處回緘祈為假手
頴川自旦及暮起草不就蓋欲以高之其詩卷首有一
對語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鳥點頭行京兆杜光
庭先生謂曰先輩佳句甚多何必以此為卷首頴川曰
曾為朝貴見賞所以刻於卷首章都是假譽求售使然
也

王超戩奏石鈔若許存附

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戩奏文
檄恣意翱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馮涓節制判掌其奏
戩歲久轉廳以掌記辟韋莊郎中於權變之間未甚愜
吉閬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無體式然其切露直致易
為曉悟加以鳳翔用王超戩奏超以一本舊狹思偶風
雲每遇飛章言偽而辯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表藁
示長樂公乃致書遜謝倍加贊賞其要曰有眼未見
有耳未聞蓋譏其阻兵恃強失事君去就王超後為興
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於世後又有名石欽
若者體效其筆為劉知俊判官隨軒降蜀不能謙退速
害賓主爭露鋒穎竟同誅之閱其絨題表章行行然宜
其見忌而取禍也許存初背荊州成中令降蜀先主有
意殺之親吏柳修業勸其謙靜每立大功而皆託疾由
是獲免於先主之世即彭城之舊寮不若高陽之小史
矣一作也王超全集三十卷今只見三卷聞於盧卿宏也

李商隱草進劻表蜀庾傳昌顧雲附

李商隱員外依彭陽令狐公楚以牋奏受知相國危急
有寶劻嘗為君上所賜將進之命李起草不愜其旨因
口占云前件劻武庫神兵先皇特一作所賜既不合將歸
一作於泉下又不宜留在人間時人服其簡當彭陽之子
綯繼有韋平之拜似踈隴西未嘗展分重陽日義山詣
宅於廳事上留題其略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
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閤無因許再窺相國覩之
慚悵而已乃扃閉此廳終身不處也　蜀中庾傳昌舍
人始為永和府判官文才敏贍傷於冗雜因候相國張

公有故未及見庾怒而歸草一啟事僅數千字授於謁者拂袖而去他日張相謂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牋不可久得雖然曾聞其草角觝牒詞動乃數幅識其無簡當體要之用也鈔本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向聞於古人也十四字 黃籙壇場星辰備位顧雲博士為高燕公草齋詞云天靜則星辰可摘奇險之句施於至敬可哉乎唐末亂離渴於故時之術孔相國緯每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覽但曰古今存亡某知之矣未審所陳利害其要如何蓋鄙其不達變也

國子司業于晦曾上崔相國公允啟事數千字上至堯舜下及隋唐一興一替歷歷可紀其末散漫殊非簡略所以儒生中通變者鮮矣裴晉公臨終進先帝所賜玉帶表文與令狐公事頗同未知孰是舊朝士多云李義山草進劾表令狐公曰今日不服多云信口占之

高崇文相國詠雪

唐高相國崇文本薊州將校也因討劉闢有功授西川節度使一旦大雪諸從事吟賞有詩渤海鄙言多呼人為髆兒恐是姣字此日筵上謂賓客曰某雖武夫亦有一詩乃口占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號將軍那個髆兒射鴈落白毛空裏落紛紛其詩著題皆謂北齊教曹之比也太尉駢即其曾孫也鎮蜀日以蠻蜑侵暴乃築羅城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賞亦疑其固護或一日聞奏樂聲知有改移乃題風箏寄意曰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移將別調中旬有報到移鎮渚宮

洞庭湖詩 李洞 包賀 盧延讓 顧況附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漲勢高遏住湘波讓而退溢為洞庭湖凡濶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於陸唯一條湘川而已海為桑田於斯驗也前輩許棠過洞庭詩最為首出爾後無繼斯作詩僧齊己駐錫巴陵欲吟一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者蔡姓而忘其名戲謂己公曰題洞庭者某詩絶矣諸人幸勿措詞己公堅請口劄押衙抑揚朗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以其不成湖也諸僧大笑之 進

士李洞慕賈島欲鑄而頂戴嘗念賈島佛而其詩體又僻于賈　復有包賀者多為麁鄙之句至於苦竹筍抽青橛子石榴樹挂小瓶兒又云霧是山中子船為水靴鞋又云棹搖船掠鬢風動竹搥胸雖好事託以成之亦空穴來風之義也　盧延讓哭邊將詩曰自是磽砂發不許平人折一枝羅隱亦非干鹹石傍牒多身上職盖大背邊瘡人謂此是打油詩也世傳逸詩云胸下有時留客宿室中無事伴僧眠號曰自落便詩　顧況著作披道服在茅山有一秀才行吟曰駐馬上山阿久思不得顧曰何不道風來屐氣多秀才云野莫無禮顧曰是況其人慚惕而退僕早歲嘗和南越詩云曉厨烹淡菜春杼織橦花牛翰林覽而絕倒莫喻其旨牛公曰吾子只知名妄知淡菜非雅物也後方曉之學吟之流得不以斯為戒也

高蟾以詩策名　胡曾羅隱附

進士高蟾詩思雖清務為奇險意疎理寡實風雅之罪人薛許州謂人曰倘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第詩曰

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春風怨未開蓋守寒素之分無躁競之心公卿間許之先是胡曾有詩曰翰苑何時休嫁女文章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羅隱亦多怨刺當路子弟忌之由是渤海策名也愚嘗覽李賀歌詩篇慕其逸才奇險雖然嘗疑其無理未敢言於時輩或於奇章公集中奇章牛僧孺給事中見杜紫微牧有言長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僕命騷人可也是知通論合符杜荀鶴曾得一聯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簁簁時輩相國說右司員外郎寄寓荊州或語於韋公曰我道印將金鑠鑠簧用玉鈎鈎即京兆大拜氣槩詩中已見之矣或有述李頻詩於錢尚父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苦哉

梁震無禄

唐荊南節判司空董與京兆杜無隱即滑臺杜惱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宮三賢嘗訪之一日薛尹亞謂司空曰閤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壽唯大賢忽為人縶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却思歸蜀重到渚宮江路梗紛未及西泝淮師寇江陵渤海王邀至府衙俾草檄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為志渤海敬諾之

二紀依棲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耶

夏侯生說劉僕射

廣南劉僕射崇龜常有台輔之望必謂罷政便期直上羅浮處士夏侯生有道彭城重之因問將來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發後三千里有不測之事洎歸闕至中路得疾而薨劉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無不驗蓋飲啄之有分也

曹相夢剃度

唐曹相國確判計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剃度為僧心甚惡之有一士占夢多驗相國名之具以所見語一作話之此人曰前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宰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相國大拜也

元德感

福建道以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閩王琊邪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役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話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

甫躬往設一作致祭具述所夢之事三奠未終海內靈怪具見山甫乃憩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錄奏賜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閒談十二卷愚嘗略得披覽而其本偶亡絕無人收得海隅追遞莫可搜訪令之所集云聞於劉山甫即其事也十不記其三四惜哉

劉道濟幽牕夢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牕下有側柏樹葵花遂為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一牕側柏葵花宛是夢中所游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蓋女子及笑不有所歸乃父兄之過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婦家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蓋心邪所致聞于劉山甫也

北夢瑣言卷七

北夢瑣言卷八　　宋　孫光憲　撰

李太尉與段少常書

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未崖著四十九論叙平生所志常遺段少常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雞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雞翁罷爾謹狀吉甫相典忠州沂流之任行次秭歸地名雲居臺在江中掌武誕於此處小名臺郎以其地而命名也

孫僕射酹酒 裴迪附

唐孫會宗僕射即偓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內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聞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汚咄咄而出不相識洎即席說與主人咸詬無此官沈思之乃是行酒時於堦上酹酒趙公未喻朝賢間此每酹酒側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也令人三酹非也　有裴迪者贊相之堂弟無文學於荆南投筆事趙司徒為虞總小將對客側身一酹趙公未喻朝賢間

風規極怪之笞七下何不幸也

三朝士以名取戲

唐張裼尚書朝望既高號為流品與韋相保衡有分韋言於同列以其名裼裼訓袒衣也又詩云載衣之裼即小兒褓衣乃綳帶也方欲因事改之未幾韋相流貶竟不大拜韋嘗問立名之由裼以少孤為無學問親表所誤也後唐姚相名洎善談吐仍多辯捷表兄弟崔沂侍郎戲之曰洎訓肉汁胡為名洎無以酬之然洎亦訓至雖然古人以名詒誚者多矣妨事者有焉至如仙客仙童齊丘用礪希墩人過亦無取焉其複名須依義訓唯單名易諱者善矣裼公生五子夔寰文蔚知名文蔚後登庸也

張仁龜陰責

唐張裼尚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子蘇氏號塵外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為子居江津間嘗致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成長教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處士緘劄不告而遁歸京國裼公已薨至宅門僮僕無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塵外泣而謂諸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多矣家眷聚泣取入宅齒諸兄弟之列名仁龜有文性好學修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於候館自經而死莫知所為先是張處士悵恨而終必有冥訴罹此禍也柱史為楊鉅侍郎愛壻也

裴相國及第後進業

唐相國裴公坦太和八年李漢侍郎下及第自以舉業未精遽此叨忝未嘗曲謝座主辭歸鄠縣別墅三年肄業不入城歲時恩地唯啟狀而已至於同年鄰於謝絕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恩門文章詞采典麗舉朝稱之後至大拜為時名相也夫世之干祿先資名第既得之後鮮不替懈自非篤於文學省顧實實者

安能及斯裴公廟堂之期有以見進德之無斁也

侯泳忭豆盧相

唐咸通中舉子侯泳有聲采亦士流也而闕於恭慎豆盧琢罷相守僕射乘閑詣僧院放僕乘他適而於僧宇獨坐皤然一叟也泳自外入門殊不顧揖傲岸據榻謂叟曰大叅長史乎叟曰非也又問曰令録乎亦曰非也遠州刺史乎亦曰稍高又曰少卿監乎荅曰更向上侯生矍然不安處疑是丞郎忽遽而出至門見僕御肩輿旋至方知是豆盧公也歸去後自咎悚惕謁貢一長牋首過賴先曾有卷及門揆路通入泳乃自陳乖疎公亦遜謝恕其不相識也留而命酒凡勸十盃乃小懲也仍云雖不奉訝然凡事更宜在意侯生仍慚灼無以自容先是豆盧家昆弟飲清酒而已侯氏盛饌而飲此日每飲一杯迴首摘席經咀之幾不濟所謂雅責也

盧沆遇宣宗私行 賈島附

唐陝州廉使盧沆在舉場甚有時稱曾於滻水逆旅遇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斂身迴避帝揖與相見沆乃自稱進士盧沆帝請詩卷袖之乘驢而去他日對大臣語及盧沆令主司擢第沆不自安恐僭冒之辱宰臣問沆與主上有何階緣沆乃具陳因由時亦不訝以其文章非叨忝也沆後自廉察入朝知舉遇黃冦犯闕不及終場趙崇大夫戲之曰出腹不生養主司也初盧家未嘗知舉盧相攜恥之拔為主文竟不果也 賈島遇宣宗微行問秀才名對曰賈島帝曰久聞詩名島曰何以知之後言於宰臣與平曾相次謫授長江尉所謂不識貴人也

顧非熊再生

唐著作郎顧況字逋翁好輕侮朝士貶在江外多與僧道交游時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況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甚悲憶遂以情告冥官皆憫之遂商量卻令生於況家三歲

能言冥間聞父苦吟卻求再生之事歷歷然長成應舉擢進士第或有朝士問即垂泣而言之王定保摭言云

人傳況父子皆有所遇不知所適由此而言信有之矣

張曙起小悼

唐張禕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回其猶子右補闕曙才俊風流因增大阮之悲乃製浣溪紗其詞曰枕障薰爐隔繡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置於几上大阮朝退憑几無聊忽睹此詩不覺哀慟乃曰必是阿厌所作阿厌即中諫小字也然於風教還亦不可以其叔姪年顏相似恕之可耳諺曰小舅小叔相追相逐謔戲固不免也

張禓尚書無忌諱

唐張禓尚書恃才直道外仍有至性及第後歸東都一日髣髴見其亡親謂曰去得也遂辦裝入京果登朝籍不爽陰告也東都柏坡有莊而多高大屋宇中庭有土

堆若冢人言其下時有樂聲本主鬻之不售八座不信以善價買之遽令發掘其下乃麥麴耳以之和泥塗一院牆屋不假他求是知妖由人興向使疑誤神怪則有物憑焉必為村巫酒食之資也正直之人其可欺乎

荊十三娘義俠事

進士趙中行家於溫州以豪俠為事至蘇州旅止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荊十三娘為亡夫設大祥齋因慕一作日暮趙遂同載歸揚州趙以氣耗荊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朗第一作郎第三十九愛一妓為其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高太尉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荊娘荊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為郎報讐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依之至期荊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後與趙進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李當尚書亡女魂

唐李當尚書鎮興元褒城縣有處士陳休復者號陳七子卹於博徒行止非常八座以其妖誕械之於市井之間又有一休復無何殞於狴牢遽睹腐敗轄司申而瘞之爾後宛在褒城八座驚異不敢尋問一旦愛女暴亡其內子追悼成疾無以救療幕客有白八座曰陳處士真道者必有少君之術能祈之乎八座然之因敬信延名陳生曰此小事爾於初夜帷堂設燈炬畫作一門請夫人簫下屏氣至夜分亡者自畫門入堂中行數遭夫人惴臆失聲而哭亡魂倏而滅矣然後戒勉令其抑割八座由是益敬之

北夢瑣言卷八

北夢瑣言卷九　宋　孫光憲　撰

盖宏徼躁妄

唐盖宏徼郎中誕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名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全不知有卿翌日上謂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翰林學士大容易哉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示小懲也又嘗忽捐擠其弟落井外議喧然乃致書告親友曰懸身井半風言沸騰尺水丈波古今常事與鄭諷鄭居諷為南海從事因牆頹中郎一作郎中夾入牆界五六尺一作丈知宅者有狀請退其所侵判其狀曰海隅從事少有生遂地勢尖斜打牆夾入平生操履率皆如是不遭擯棄幸矣

楊收相報楊元价

唐楊相國收貶死嶺外于時鄭愚尚書鎮南海忽一日客將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鄭尚書八座驚駭以弘農近有後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國曰某為軍容

使楊元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兵以
復仇欲托尚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緡滎陽諾之唯錢辭
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
滎陽曰若此則固得遵副從容間長揖而滅滎陽令於
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相猶子有典壽陽者見相
國乘白馬臂朱弓撚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上
帝許我讐殺楊元价我射著其腳必死也俄而抄本有一中字楊
楊中尉暴染腳疾而殂蜀毛文錫司徒先德前潮一作湖
牧龜範曾趨事鄭尚書熟詳其事愚於毛氏子聞之

劉山甫題天王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先宦於嶺外侍從北歸
泊船於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毘沙門天王因詰之見
廟宇摧頹香燈不續山甫少年而有才思元隨張處權
請郎君詠之乃題詩曰壞牆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
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卻由人是夜夢為天
王所責自云我非天王南嶽神也主張此池一作地汝何
相侮俄而驚覺而風浪斗起倒檣絕纜沈溺在即遽起
悔過令撤詩牌然後已山甫自序

韋宰相功德驗陳徵附

蜀路白衛嶺多虎豹噬人有選人京兆韋亡其名唐光
化中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女人
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人相駐叫
譟見此女人乃赤貍大蟲也逡巡與韋分路而去韋終
不覺蓋持經之力也 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徵自少年
常誦金剛經與胥姓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馬生揚
言欲追捕之陳乃礪一匕首行坐相隨儻遇馬生必能
刺之誓不受其執録一作僇字或一日行於村路翁詹間馬
胥伏而掩之陳抽刀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脫至前方
悟手之所揮乃刀鞘及歸所匿處刀刃宛在本不偕行
馬胥亦無所傷何其異也

剌血寫經僧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進剌血寫經聚衆教化寺所司申

報高燕公判云斷臂既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貞多葉上不許塵埃俗子身中豈堪腥臊宜令出境無得惑人與一繩遞出東界所司不喻繩文賜錢一千送出東郭幸而誤免後卒於荆州玉泉寺

成令公擲杯珓事

荆州成令公汭唐天復中淮詔統軍救援江夏舟楫之盛近代罕聞已決行期不聽諫諍師次公安縣寺有二金剛神土人號曰二聖亦甚有靈中令艤舟而謁之炷香虔誠冥禱勝負以求杯珓陰陽之兆凡三擲皆不吉乃謂所信孔目官楊師厚曰卦之不吉如之何師厚對曰令公數年造船旌旗已啟中路而退將何面目回見軍民於是不得已而進竟有破陣之敗身死家破非偶然也向使楊子察人之情幸其意怠一言而止則成氏滅亡未可知也

白蓮女惑蘇昌遠

唐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臺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芰忽見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絶麗閲其明悟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為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股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數榮殊異俯而翫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之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絶鬼神無形必憑於物精氣所附非菡萏之能哉聞於劉山甫

柳鵬舉誘五絃妓

唐龍紀中有士人柳鵬舉遊杭州避雨於伍相廟見一女子抱五絃云是錢大夫家女僕鵬舉悦之遂誘而奔藏於舟中為廂吏所捕其女僕自縊而死或一日卻到柳處柳亦知其物故驚訝其來女僕具道其情因以魂偶一作經時而去見劉山甫閑談中

雲芳子魂事李茵

僖宗幸蜀年有進士李茵襄州人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家雲芳子有才思與李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兼曾有詩書紅葉上流出御溝中即此

姬也行及綿州逢內官田大夫識之乃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怏悵無可以一作奈何宮娥與李情愛至深至前驛自縊而死其魂追及李生具道憶戀之意迨數年李茵病瘵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人鬼殊途告辭而去聞於劉山甫

翁靈崇

唐文德中小京官張忘其名寓蘇臺子弟少年時在丈人陸評事院往來為一美人所悅來往多時心疑之尋病瘵遇開元觀吳道士守元曰子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一冥器婢子背書紅英字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絕聞於劉山甫

高燕公神筆

淮海小將姓朱忘其名有女未嫁為鬼物所祟常呼韓郎往來如生人唯不見形奉外舅姑禮自云天朝神朱以異事不敢隱秘乃告府主高燕公公唯書名俾朱歸帖於女房門上其邪來見咨嗟言別而去聞於劉山甫

魚玄機 徐月英附

唐女道魚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為李億補闕執箕帚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為女道士有怨李公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云蕙蘭銷歇歸春浦楊柳東西伴客舟自是縱懷乃娼婦也竟以殺侍婢為京兆尹溫璋殺之有集行於世　江淮間有徐月英亦娼者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久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一本又有云枕前淚與階前雨隔箇閒牕

滴到明　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美戲也唐末有北里誌其間即徐尚書儕數賢平康狎游之事或云孫棨舍人所撰

李氏女

唐廣明中黃巢犯闕大駕幸蜀衣冠蕩析寇盜縱橫有西班李將軍女奔波隨人迤邐達興元骨肉分散無所依托適值鳳翔奏將軍董司馬者乃晦其門閥以身托

之而性甚明敏善於承奉得至於蜀尋訪親眷知在行朝始謂董生曰喪亂之中女弱不能自濟幸蒙提挈以至於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難為偕老請自此辭董生驚愕遂下其山矣識者謂女子之智亦足稱也見劉山甫閑談

馮藻慕名

唐馮藻常侍肅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小貂文采不高酷愛名第已十五舉有相識道士謂曰先輩某曾入靜觀之此生無名第但有官職也亦未之信更應十舉已二十五舉矣姻親勸令罷舉且謀官職藻曰譬如一生無成更誓五舉亦無成遂三十舉方就仕歷官卿監岐牧終於騎省何浮名之引人而輕祿仕之如是也

李涪尚書改切韻

唐李涪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亦一作不為小文之字不必分用涪改切韻一有其上聲全刊吳音當方進而聞於宰相僉許之無何巢寇犯闕因而寢止于今無人敢以聲韻措懷也然會見韻銓郵駁切韻改正吳音亦甚夥當不知八座於此又何規製也惜哉古之製字卷紙題名姓號曰名紙大中年薛保遜為舉揚頭角人皆體倣方作門狀泊後仍以所懷列於啟事隨啟詣公相門號為門狀門啟雖繁於名紙各便於時也書云謹祇候起居郎某官即是起居在前某官在後至今顛倒無人改更矣有朝廷改之亦美事也

穆李非命

唐監察李航福相之子美茂洽暢播於時流黃巢後扶侍聖善歸東都別墅與御史穆延晦同行宿於虢州公館翌日脩謁郡牧張存即王拱下部將也謂典客曰我受穆家恩命令穆侍御經過必須展分報荅也典客詰人具以典謁為對乃斬謁者穆生驚怪失意歸館尋遣

人就而害之李監察不喻方抱憂惶俄亦遇害將以滅口于時李公遠聖善所憩之牀無以求活竟同非命他日兄弟訴寃夢航謂骨肉間曰張存已得請於上帝不日即死果為拱所誅祿光子嘗讀李肇國史補曰李公沂曾放死囚他日道次遇之其人感恩延歸其家與妻議所酬之物妻嫌數少此人曰酬物少不如殺之李公急走遇俠士方免此禍常以為虛誕今張存翻害穆李即史補之說信非虛誕也怪哉

王給事剛鯁

唐王祝給事名家子以剛鯁自任仍以所尚垂訓子孫嫌人柔弱一作懦又素有物力殖利極豐黃冠前嘗典常州京國亂離盤旋江湖甚有時望急詔徵回歸裝極厚水陸分載行至甘棠王拱晨帥于是邦不式王命兇暴衆聞以夕拜將來必居廊廟延奉勤至夕拜鄙其武人殊不降接拱乃於內廳盛張宴席備列珍翫簫下妓樂聲列其內子亦映簾共拱立乃斂容向夕拜曰某雖武夫

唐楊收段文昌皆以孤進貴為宰相率愛奢侈楊相女適裴坦長子嫁資豐厚什器多用金銀坦尚儉閨之不樂一日與國號及兒女輩到新婦院臺上用碟盛果實坦欣然視碟子內乃臥魚犀遽推倒茶臺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果以納賂竟至不令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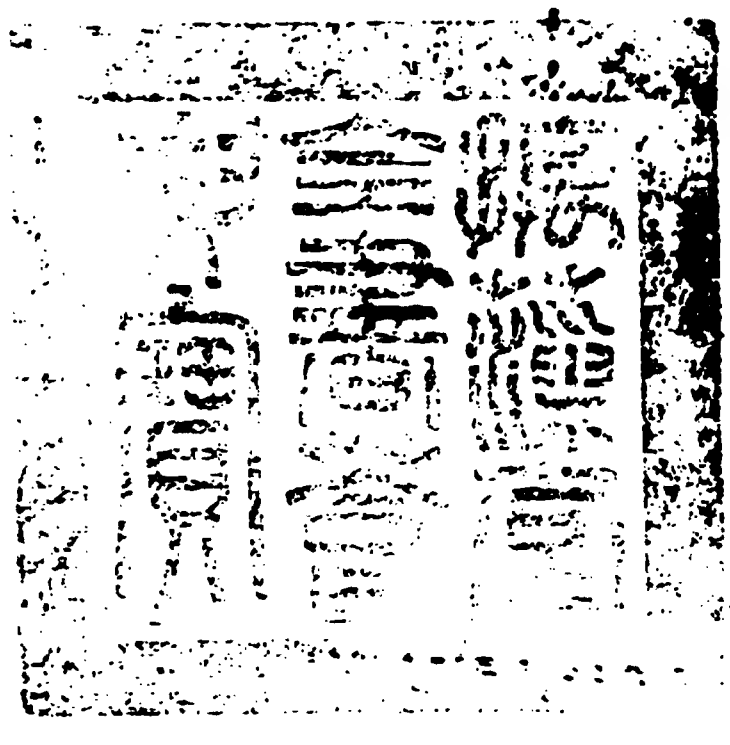
出腹不生養廬侍郎

盧氏衣冠第一歷代未嘗知舉乾符中盧攜在中書歎宗人無掌文柄乃擢羣從陝虢觀察使盧渥知禮闈是歲十二月黃巢犯闕僖皇播遷舉子星散迨收復京都裴贄連知三舉渥有羨色趙崇大夫戲之曰閤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一本無養字

張輿師沈門僧

唐相國張濬二子一曰義師即小字也本名格為蜀相一曰輿師忘其名後號李將軍名儼與父達軍機於淮海亦遇害也格與輿師昆弟俊邁而尚矯譎皆有父風輿師幼年出宅門見其門僧忘其名傳相國處分七笞之其僧解后莫知何罪俄而相國召僧坐安見其詞色不懌因問之僧以郎君傳相國處分見怪未知罪名相國驚駭慚謝以兒子狂騃幸師慈悲回至堂前喚輿師怒責之且曰汝見僧何罪而敢造次對曰今日雖無罪過想其向來隱惡不少是以笞之相國不覺失笑

此卷第十九條載陝虢觀察使盧渥與八卷陝州廉使盧沆事同疑沆渥自是一人孫氏偶不照而重出耳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貢生臣趙希濬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北夢瑣言卷十至十二 子部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北夢瑣言卷十　宋　孫光憲　撰

狄右丞鄙著紫僧（僧鸞附）

狄右丞歸昌右丞愛與僧游每誦前輩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略得浮生半日閑其有服紫袈裟者乃疎之鄭谷郎中亦愛僧用比蜀茶乃曰蜀茶與僧未必皆美不欲舍之　僧鸞有逸才而不拘檢早歲稱卿御謁薛氏能尚書於嘉州八座以其顛率難為舉子乃俾出家自於百尺大像前披剃不肯師於常僧也後入京為文章供奉賜紫柳玭大夫甚愛其才租庸張相亦曾加敬盛言其大用由是反初號鮮于鳳脩刺謁柳公公鄙之不接又謁張相張相亦拒之於是失望而為李鋋江西判官後為西班小將軍竟於黃州遇害

張翺輕傲（李堅白將貽恭附）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瑞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士張小泰怒而揖起付吏

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翺兮寓止淮陰來綺席兮放恣胸襟瑨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喫幾下翺云只此兩句合喫乎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費乎千金萬金金鞭響背十三長逝惜其恃才而取禍也出劉山甫閑談詞多不載

蜀綿州刺史李忘其名時號嗑咀以軍功致郡符好賓客有酒徒李堅白者麗有文筆李侯謂曰足下何以名為堅白對曰莫要改為士元亮君雄是權耶又有蔣貽恭者好嘲詠頻以此痛遭檟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著襪頭袴蔣謂之曰仁賢既裹將仕郎頭為何作散子蔣腳他皆類此蔣生雖嗜嘲詠然談笑儒雅凡遭譏刺皆輕薄之徒以此縉紳中咸惡之近聞官至令佐而卒斯亦幸矣

劉李愚甥

唐劉瞻相公有清德大名與弟阿初皆得道已入仙傳先婚李氏生一子即劉贊也相國薨後贊且孤幼性甚懵一作曾鈍教其讀書終不記憶其舅即李殷衡侍郎也以劉氏之門子一作不可無後常加楚箠終不長進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歎其宿分也一旦不告他適無以訪尋聖善憶念淚如綆縻莫審其存亡數年方歸子母團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謂曰與汝開心將來必保聰明自是日誦一卷兼有文藻洎進士第梁時登朝充崇政院學士預時俊之流其渭陽李侍郎充使蕃禺為越王劉氏所縻為廣相而薨僕與劉贊猶子慈通熟自言家世合有一人得道矣即白衣叟其髣髴乎

李鵬遇桑道茂

唐盛唐縣令李鵬遇桑道茂曰長官只此一邑而已賢郎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孫百氏後如其言長男名石出將入相子孫兩世及第至今無間次即諱福數歷七鎮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書給諫郡牧見有諸孫皆朱紫不墜士風何先見之妙如是

孔侍郎借油衣

唐孔拯侍郎作遺補時朝回遇雨不齎油衣乃避雨於

坊叟之廡下滂注愈甚已過食時民家意其朝飢延入廳事俄有一叟烏帽紗巾而出迎候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珍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慚謝之且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然已令鋪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賞羨不覺頓忘宦情他日說於僚友為大隱之美也古之富者擬於封君洪範五福一曰富先賢以無事當貴豈斯人之徒耶復有一丞郎馬上內逼急詣一空宅逕登溷軒斯乃大優穆刀綾光訪人聞之莫不絕倒

前賢戲謂

唐裴晉公度風貌不揚自譔真讚云爾身不長爾貌不揚胡為而將胡為而相幕下從事遜以美之且曰明公以內相為優公笑曰諸賢好信譆也幕僚皆悚而退李洗者渤海人昆仲時有文章洗因旅次至江村宿於民家見覆斗上安錫佛一軀洗詭詞以贊之民曰偶未慶贊為去僧院地遠爾洗曰何必須僧只我而已民信之明發隨分具齋餐炷香虔誠洗俯仰朗稱曰錫鑞佛子柔軟世尊斗上莊嚴為有十升功德念摩訶波若波羅密又趙璘員外為裴坦相漢南從事璘甚陋裴公戲之曰趙公本不醜孩抱時乳母憐惜往往撫弄云作醜子作醜予因此一定趙公大咍薛侍郎昭緯氣貌昏濁杜紫微膚厚温庭筠號温鍾馗一作夔不稱才名也薛侍郎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士腳第幾對曰與昭緯作腳來未曾與立行第也杜德祥侍郎昆弟力困要舉息利錢濟急用名同坊富民到宅且問曰子本對是幾錢其人拂袖而出又孔昭緯拜官教坊優伶繼至各求利市石野猪獨先行到公有所賜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有諸野猪幸勿言也復有一伶繼來公索其笛唤近階指笛竅問之曰何者是浣溪紗孔籠子笛伶大笑之又道士陳守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字文翰郎中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元之又元斯皆清

賢雅戲以之羣居又何傷也

京兆府鵸挽鈴

唐温璋為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時聞挽鈴聲俾看架下不見有人凡三度挽掣乃見鵸一隻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雛而訴冤也命吏隨鵸所在捕之其鵸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憩樹下吏乃執之送府以禽鳥訴冤事異於常乃斃捕雛者而梟之

天帝召綦客

唐僖宗朝翰林待詔滑能綦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張小子年僅十四來謁奉請饒一路滑生綦思甚遲沈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意仍於庭際取適候滑生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旦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辦裝挈家將行張生曰不必前邁某非綦客天帝命我取公著綦請指揮家事滑生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他日京都共知也昔顏回卜商為地下修文郎又李長吉為帝

名撰樂府豈斯類耶所言天帝者非北極天皇大帝也按真誥又非北方元天黑帝道君北帝又號鬼帝世人有大功德者北帝得以辟請四明公之流是也名綦之命乃鄧宮帝君乎與真誥髣髴故梗槩而言之

新趙意醫

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隨知病源者必愈之矣唐崔魏公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絶鄰房有武陵醫士一作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得非外食耶僕夫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雞吃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薑捩汁折齒而灌之由是方蘇崔魏公聞而異之召到衙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醫奉御有一朝士詰之梁奉御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醫

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云攻醫術士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已危與梁生所說同矣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剩吃消梨不限多少時咀蘸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歸以書筒貯消梨馬上旋蘸到家旬日唯噉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卻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教也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名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為延譽官至太僕卿

療疑病

元頏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効官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京城醫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妳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切勿令娘子知之是誑語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又說有一年少眼中常見一小鏡子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侯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閣子內且令從容俟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于上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中久侯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探知方出少年以啜醋慚謝卿曰郎君啜鱠太多非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一作鱗之會乃權誑也請退謀餐他妙多斯類也非庸醫所及也凡欲以詭偏之術求食者得不勉之哉

非意致禍

唐時杜彥林為朝官一日馬驚嘶蹶倒踣鐙既深抽腳不出為馬拖行一步一踣以至于卒古人云乘船走馬去死一分是知跨御常宜介意也杜相審權弟延美亦登朝序乘馬入門為門楣所軋項頸低曲伸短前引肩高於頂乃一生之疾也荊州文獻王好馬不惜千金沒世不遇周先帝命內臣李廷玉賜馬與南平王且問所好

何馬乃曰良馬千萬無一若駿者即可得而選苟要坐下坦一作穩旦免勞控制唯騙庶幾也既免蹄齧不假銜枚兩軍列陣萬騎如一苟未經騙亂氣狡憤介胄在身與馬爭力鞚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舍轡揮兵乎自是江南蜀馬往往學騙甚便乘跨是知蹀躞者誇於目馴柔者便於身此一作叱君子之難逢假翦剔者抑其次也哉

崔樞食龍子

唐崔樞為小朝官家人於井中汲得一魚樞本好鮮食意是厨人治魚誤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夢為冥官領過讀判云人間小臣輒食龍子所有官爵並削除後一年卒樞甚有聲不躋顯位誤有所食豈命也夫

薛滙陰誅

唐薛滙官至員外郎喪亂後不養繼母盤桓江淮間道門寄榻遊江南至吉州閭阜觀遇修黃籙齋道士升壇行法事滙亦就列忽失聲痛叫云中箭速請筆硯口占一詩曰蓋國深恩不易讐又離繼母出他州誰知天怒無因息積惡終身乞命休頃便卒天復辛酉年事斯人也必有隱慝而致陰誅古者史籍皆以至孝繼母聞於列傳蓋以常人難行而已能行即親母可知也豈可以繼母而同行路哉薛死倉卒可用垂戒也

崔雍食子肉 李伯蘇循附

唐咸通中龐勛反於徐州時崔雍典和州為勛所陷執到彭門雍善談笑遜詞以從之冀紓其禍勛亦見待甚厚其子少俊飲博擊拂自得親近更無阻猜雍以失節於賊以門戶為憂謂其子曰汝善狎之或得方便能傳刃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復何恨其子承命密懷利刃忽色變身戰勛疑訝因搜懷袖得匕首焉乃令烹之翌日名雍赴飲一作飯既徹問雍曰肉美乎對曰以味珍且飽勛曰此即賢郎肉也亦命殺之後黃巢入廣州執節度使李佰隨軍至荊州令佰草表述其所懷佰曰某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腕即可斷表終不為尋於江津害

之唐末蘇循尚書詡一作謌門謁晉王時張承業方以匡復為意而循忽獻晉王畫軸筆一對承業愈鄙薄之與夫雍伯為人視蘇循誠遠矣

王迪車輾事

王迪舍人早負才業未卜審翔一日謁宰相杜太尉於宅門十字通衢街路稍狹有二牛車東西交至迪馬夾在其間馬驚仆而卧為車轍輾轢鼻蹄寸而不傷腳指三日後入拜翰林雖幸而免亦神助也

杜孺休種青蓮花

唐韓文公愈之甥有種花之異聞於小說杜給事孺休典湖州有染戶家池生青蓮花刺史收蓮子歸京種於池沼或變為紅蓮因異之驛致書問染工曰我家有三世治靛甞常以蓮子為種即為紅矣益還本質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蓮子寄奉之道士田匡圖親看此花為愚話之愚見令一作人以雞糞和土培芍藥花叢其淡紅者悉成深紅染之所言益信矣哉蜀王先主將晏駕其年峨嵋山娑羅花悉開白花又荆州之獻王未薨前數年溝港城隍悉開白蓮花一則染以氣類一則表於凶兆斯又何哉

嚴軍容猫犬怪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於閹官中仁人也自言北司馬一作為供奉官袴衫給事無秉簡入侍之儀又云樞密使廨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廳堂狀後貼黃揮公事乃是楊復恭奪宰相權也自是常思退休一旦癸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訝傍有一猫一犬猫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梁川一作州蜀軍收降興元因徙於劒南依王先主優待甚異於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季元為季孟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閹官忠佞好惡嘗聞此

傳偶未得見即巷伯之流未必俱邪良由南班輕忌太過以致參商蓋邦國之不幸也先是路巖相自成都移鎮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廬狄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

竇家酒炙地

唐崇賢竇公家罕有名第璟僕射先人不善治生事力甚困京城內有隙地一段與大閹相鄰閹貴欲之然其地止值五六百千而已竇公欣然以此地奉之殊不言地價乃曰將軍所便不敢奉違某有故欲往江淮上希三兩處護戎緘題其閹喜而致書凡獲三千緡由是幸濟東市有隙地一片窪下潭汙乃以廉值市之俾妳嫗將煎餅盤就彼誘兒童若拋磚瓦中一紙標得一個餅兒童奔走拋磚瓦博煎餅不久十分填其六七乃以好土填之起一店停波斯曰獲一緡他皆倣此由是致富

李昌符詠婢僕

唐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之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留推道那家娘子臥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與春花個個能噇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些些諸篇皆中婢僕之諱浹旬京城盛傳其詩篇為妳嫗輩怪罵騰沸盡要摑其面是年登第與夫桃杖虎靴事雖不同用奇即無異也

鍾大夫知命丹效

唐廣南節度使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於一作陵州多止佛寺有仁壽縣主簿歐陽衍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患腹疾臥於歐陽之家踰月不

食歐主簿慮其旦夕溘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鍾公曰病即病矣死即未也既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於官中爾後疾愈篤光子時為郡倅鍾公惠然來訪因問所告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嶽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即飲海藻湯或大期將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奉一緡吞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温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温得與話舊且説所服之藥大效無何此公來報肋下痛不已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沐浴卻吞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強飲啗似得藥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成都覺性院有僧合此藥賣之人多服也）

北夢瑣言卷十一　宋　孫光憲　撰

張直方譽裴休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西班倜儻勳臣也好接賓客歌妓絲竹甲於他族與裴相國休相對相國始麻衣就試執金慕其風采因裴造謁執金款待異禮他日朝中盛稱裴秀才文藝朝賢訝之相國恐涉雜交不遑安處自是不敢更歷其門執金頻名不往或曰裴秀才方謀進取慮致物譽非是偃蹇一日又名傳語曰若不訪及即更奉薦裴益悚惕

薛侍郎紙裹鷄子

唐薛昭緯侍郎恃才與地鄰於傲物常以宰輔自許切於大拜于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速於傳禪薛公銜命梁國（一作梁園）梁祖令容將約回乃謂曰大君有命無容却回速轡前邁既至虎門梁祖不獲已須出迎接見薛公標韻詞辯方始改觀自是宴

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話及鷹鷂薛公祇對盛言鷙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秉歸館後傳語送鷂子一頭薛生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僮僕曰令公所賜真一作可以紙裹安鞄袋中來人失笑聞於使衙

進士團所由倒罰崔狀元

唐進士崔昭矩為狀元有進士團所由動靜舉罰一日所由踈失狀元笞之逡巡所由謝伏一作杖于階前對諸進士曰崔十五郎不合於同年前面瞋決所由請罰若干博陵無言以對

程賀為崔亞持服

唐崔亞郎中典眉州程賀以鄉役差充廳子其弟在州曾為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爾公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藝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賦詠雅有意思處分令歸選日裝寫所業執贄甚稱奬之必稱進士依崔之門更無他岐凡二十五舉及第每入京館於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亞卒之日賀為崔公線服三年人皆美之

高太尉駢請留蠻宰相事

唐南蠻侵軼西川若無亭障自咸通已後劍南苦之牛叢尚書作鎮為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公自東平移鎮成都蠻酋摶蜀城掌武先選驍銳救急人背神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止而鴆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青江鷗聚處窓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暫留停甚稱進士依崔之門更無他岐凡二十五舉及第每入京館於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亞卒之日賀為崔公線服三年人皆美之

高太尉駢請留蠻宰相事

唐南蠻侵軼西川若無亭障自咸通已後劍南苦之牛叢尚書作鎮為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公自東平移鎮成都蠻酋摶蜀城掌武先選驍銳救急人背神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止而鴆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青江鷗聚處窓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暫留停甚稱清美也

夏侯相以術而殂

唐相國夏侯公孜富貴後得彭素之術甚有所益出鎮

蒲中悅一娼妓不能承奉以致尾閭之泄因而致卒有夏侯長官者本反初僧也曾依相國門庭亂離後挈家寄於鳳州山谷尋亦物故惟寡妻幼子而已夏嫗獻此術於節使滿存相公大獲濡濟其子名籍學吟詩入西川依託勲臣為幕下從事時人號為夏侯驢子乃世濟其鄙猥也僕聞之於強山人甚詳亦嘗與籍相識籍子塔羅嶠與僕相知亦多蓄姬妾疑其染夏氏之風然夏侯長官者得非相國之師乎

張金吾威勢取術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一旦開筵命朝士看乾水銀黠制不謬衆皆歎羨以謂清河曾遇至人良久張公大笑曰已非所能有自來矣項任桂府團練使逢一道士縕此利術就而求之終不可得乃令健卒縛於山中以死脅之道士驚怕但言藥即多獻術則不傳唯死而已由是得藥縱其他適令日奉呈唯成丹也非已能也

蔡畋虛誕 何法成附

唐高駢鎮成都甚好方術有處士蔡畋者以黃白干之取瓦一片研丹一粒半塗入火燒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負人皆敬之以為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垂露乃是得藥於人眩惑賣美為元戎笞殺之王先主時有何法成者小人也以賣符藥為業其妻微有容色居在北禪院側左院有毛衲者因與法成相識出入其家令賣藥銀就其家飲啗而已法成以其內子餌之而求其法此僧秘惜遷延未傳乃令其妻治容而接之并成藥數兩釋縛而竄法成聞一作得此術以致發狂大法成自外還家掩縛欲報巡吏此僧驚懼因謬授其法言於人誇解利術未久聞於蜀後主召入苑中與補軍職然不盡僧法他日藥盡屬更變伶俜而已偶免謬妄之誅也彭韜光者與何生切鄰燕得其事為余話之

申屠別駕術禍

高駢鎮維揚有申屠別駕懷至術為呂用之譖毀一旦作竄燕公命吏齎長限牒所在尋捕至襄州禪院中遇

之擒得申生寄囚獄掾維申生告獄吏要見督郵韋公吏以告之韋遽面見屏人曰某身上有化金藥欲獻元戎劉公巨容可乎韋審之遂非時入謁因得道達點甄瓦半葉以呈之劉公歎訝乃虛以叛獄而匿之僖皇在蜀降天使至峴山即田令孜弟也劉公乘醉將藥金誇衒於中使中使迴聞於田中尉泊劉司空朝覲行在與申生偕往藏隱此人不令他適田軍容衙之於導江莊加害劉申皆不幸也有一子號申司馬居朗州尚存點汞奉一百千以慰好奇之心也王蜀時有一士著緑布衫常在街衢仍棲逆旅

汞藥在身荆南節判司空董太監得申生四粒藥點四

迴使蕭愻武欲求其術堅確不與遂於馬院打殺之蓋不能任持所致也

宗小子樂妖

唐世長安有宗小子者解黃白術唯在平康狎游與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微時游處因色失歡他日陳公遭遇出鎮成都京國亂離僖皇幸蜀宗生避地亦到錦江然畏頴川知之遂旅遊資中郡銷聲斂跡惟恐人知寓應真觀修一爐大丹未竟宗生解六壬每旦運式看一日吉凶無何失聲便謀他適走至內江縣頴川差人吏就所在害之所修藥道士收得傳致數家皆不利人莫知何也

李壁尚書戮律僧

唐李壁尚書出鎮東川有律僧一作師忘其名臨壇度人四方受具者奔走師仰檀施雲集由是鞅掌嗜慾之心熾焉一旦發露前後女童為尼者呈身之物殆一百四十五人八座戮之葆光子嘗見同僚王行軍説幽州有壇長近八十歲即都校之元昆也每歸俗家以其衰老令小青扶侍因而及亂遂要反初以青為偶乃謂偶曰平生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晚也軍府怪而笑之僕有門徒僧不欲斥其名經論甚博未有乖露他日預臨壇之列尼輩參請號曰依止自是醜聲盈耳亦不以為恥嗚呼如來制戒為入道之門苟非其人反為聚淫叢藪信乎道不虛行也一本作律乎律乎道不虛行

崔元亮降雲鶴 趙鴛仙 梁威儀附

唐崔元亮曾典眉州每公退具簡履以朝太上焚修精至不舍晝夜嘗於州衙開黃籙道場為民祈水旱疾疫而已散齋之晨必降祥雲鸞鶴州民咸覩（元亮典湖州修齋亦降仙鶴）太白為贊至今眉州每歲設黃籙齋凡執（一作職）事軍校及茶酒廝役祇承皆知齋法次第道士羅昭然壽一百一十三歲預崔牧之齋席跨驢出街墜驢而腳在鐙內因拖曳而死也　又王蜀時玉局觀道士趙鴛仙上官道士問師何在人問之乃曰適見四人著緋自天而下曳二道士於壇前鞭背二十問者止之令勿言比趙鴛仙與上官道士相次患發背而斃　又有何景沖作道門威儀好食蒜上壇行法事時有蒜氣後於青城修齋度江船覆溺死斯蓋罔道不恭為天罰也　成中令鎮荊南請道士梁威儀行法事俯伏奏章頓首存想因之不起乃醉睡也成公斥之毀廢道場斯亦何趙之流也大約荊湘僧道赴齋皆恣洪飲俚人不以為非欲求降鑒安可得也

關三郎入關

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熱戰慄亦無大苦弘農楊玭挈家自駱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處應免關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慄斯又何哉夫喪亂之間陰厲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隨之關妖之說正謂是也愚

幼年曾省故里傳有一夷迷鬼魘人問苍夜聚以避之凡有窻隙悉皆塗塞其鬼忽來即撲人驚魘須臾而止

希慕求進

唐自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鄉丁茂珪場中頭角舉子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何進退之相懸也先是李都崔雍孫瑝鄭嵎四君子蒙其盼睞者皆因進昇故曰欲得命通問瑝嵎都雍徐光子曰士無華腴寒素雖瓌意琦行奧學雄文苟不資發揚無以

昭播是則希顏慕蘭馳騁利名者不能免也

垂血淚

唐進士殷保晦妻封夫人皆中朝士族也殷公歷官臺省始舉進士時文卷皆內子為之動合規式中外皆知良人倜儻踈放善與人交未嘗以文章為意黃寇犯闕夫妻遭難初封夫人就刃殷公失聲雙血被面其從母為尼親見其禍泣言於姻親愚於殷之中表聞之方信古人云淚盡繼之以血哀痛之極也

心疾不妨文章

李氏子附

唐世劉崇望弟兄五人內四人皆登進士第仕至將相丞郎其元昆崇魯不及第官至省郎生五男每院各與一人為後崇魯留一男少有才思一旦心疾唯染翰草制誥褒貶朝中卿相咸撫其實骨肉間懼聞于外旋取燼之宛為掌誥之美竟廢于時鄙夫蜀鄉與前簡刺李詠使君有分隴右有一子年十四掌握管草詞指揮天曹地府陰隙之事落翰如飛家君憂懼亦苦戒之此子乃曰但為我父勿預我事他日墜井而死心為靈臺既嬰風恙而才思倫序斯又何哉

北夢瑣言卷十二

宋 孫光憲 撰

盧藩神俊

唐盧尚書藩以文學登進士第以英雄自許歷數鎮薨於靈武連帥恩賜弔祭內臣厚希例賵其家事力不充未辦歸裝而天使所求無厭家人苦之親表中有官人於靈前告曰家貧如此將何導副尚書平生奇傑豈無威靈及此宦者乎俄而館中天使中惡以至於卒是知精魂强俊者可不畏之哉八座從孫尚在江陵嘗聞此說故紀之以儆貪貨者

楊收不學仙

唐相國楊收江州人祖為本州都押衙父直為蘭溪縣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以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為義其房子以枕以乘為名假以夏為義其房子以晹古鼎反為名收以秋為義其房子以鉅鐻鑪鑑為名嚴以冬為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為名盡有

文學登高第號曰脩竹楊家與靜恭諸楊比於華盛收相少年於廬山修業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即有仙分必若作官位至三公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持疑堅進取之心忽道人之語他日雖登廊廟竟離南荒而殛悲夫薛澤補闕乃楊氏之女孫壻嘗語之

張氏子斆壁魚

唐張裼尚書有五子文蔚最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仙而上昇張子惑之乃書神仙字碎翦實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蠹蝕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發作竟月不食言語龐穢無所迴避其家扃閉而守之俟其發愈一切如常而倍餐啜一月食料須品味而飫之多年方謝世是知心靈物也一傷神氣善猶不可況為惡乎即劉闢吞人張子吞神仙善惡不同其傷一也

柳大夫不受潤筆李德陽附

唐柳大夫玭清廉耿介不以利回家世得筆法蓋公權少師之遺妙也責授瀘州牧禮參東川元戎顧彥朗相公適遇降德政碑顧欲濡染以光刋刻亞台曰惡劄固訖竟不干瀆也

梁世兗州有下猛和尚聚徒說法檀施雲集時號金剛禪也他日物故建塔樹碑廬嶽道士李德陽善歐書下猛之徒請書碑誌許奉一千緡德陽不允乃曰若以一醉相酬得以施展千緡之遺非所望也終不肯書斯亦近代一高人也

楊寅疑相術李暠附

唐十軍軍容使開府嚴遵美門客楊寅善表許之術於京城西畿逢一李生亦唐之疎屬隆準龍顏垂手過膝楊生異之說於中尉由是時一作有資遺之意其必致非常黃寇犯闕僖宗一作皇幸蜀李生為士民挾持入京升含元殿不踰浹旬尋亦遇害豈大人之相只為一升

殿乎莫可知之楊生歎嗟不復言知人之鑒也　王蜀先主時有道士李暠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游於三蜀詞辯敏捷麤有文章因棲陽平觀為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衆舉事將舉而敗妖輩星散而暠獨罹其禍焉其適長裕者臨邛之大儒也與暠相善不信暠之造妖良由軀幹國姓為羣兇所憑所以多事之秋滅跡匿端無為緑林之嚆矢也先是李暠有書名玉局觀楊德輝赴齋有老道崔無斁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箕術往往預知吉凶德輝問曰將欲北行何如崔令畫地作字弘農乃書北千兩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去即乖耳楊生不果去而李暠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禍楊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楊鑣偶大姑神史光澤附

唐楊鑣收相之子少年為江西推巡優游外幕也屬秋祭請祀大姑神西江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為大孤小者為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賦寄意焉後人語訛

作姑姊之姑創祠山上塑像艷麗而風濤甚惡行旅憚之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鑣預於此行鑣悅大姑偶容有言謔浪祭畢回州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貌甚麗俯就楊公呼為楊郎遜詞云家姊多幸蒙楊郎采顧便希回橈以成禮也故來奉迎弘農驚怪乃曰前言戲之耳小姑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恐不利於君弘農憂惶遂然諾之懇希一作布從容一月處理家事小姑亦許之楊生歸指揮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薛澤補闕與鑣姻懿常言此事甚詳近者故登州節判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脩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太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三兒得否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見召踰月而殂也嗚呼幽明道隔人鬼路殊以身許之自貽伊戚將來可為鑒戒也

柳氏子僕頭腳許承諒李思益附

僕嘗覽柳氏訓序見其家法整肅乃士流之最也柳玭

出官瀘州郡泊辜復沿路染疾至東川通泉縣求醫暮中有昆弟或云瑑相或云名珮之子省之亞台回面且云不識家人曰是某院郎君堅云不識莫喻尊旨良久老僕忖之得非郎君幙頭腳乎固宜見怪但垂之而入必不見阻比郎君垂下翹翹之尾果接撫之其純厚皆此類也僕親家柳坤即亞台疎房也僑寓陽安郡伯仲相率省焉亞台先問讀書否脩文否苟不如是須學作官我之先人脩文成名皆作官業幸勿棄分陰也瀘州郡有柳大夫所造公解家具皆牢實麄重傳及數政莫知于今存否　蜀朝東川節度許存太師有功勳臣也其子承傑即故黔使君禧實之子隨母嫁許將然其驕貴僭越少有倫比作都頭軍籍只一百二十有七人是音聲伎術出即同節使行李凡從行之物一切奢大騎碧暖座垂紛錯每修書題印章徵有浸漬即必改換書吏苦之流輩以為話端皆推茂刺顧奠為首許公他日有會乃謂顧曰閣下何太談謗顧乃分疏因指同席數人為證顧無

以對逡巡乃曰三哥不用草草碧暖座為衆所知至於
魚袋上鑄蓬萊山非我唱揚席上愈笑方知魚袋更僭
也刺茂州入蕃落為蕃酋害之　西川衛前軍將李思
益者所著衣服莫非華煥纖麗蜀先主左右羨而怪之
先主曰李思益一副衣裳大有所費是要為我光揚軍
府仰與江貨場勾當俾其作衣裝也先主又於作院見
匠人裹小朶帽子前如鷹觜後露腦枕怪而截其觜也
又登樓見行人戴籃檻席帽云破普沒反頭爛額是何好
事然自務儉素愛淨潔皆此類也蜀朝有小朝士裴瑮
俸薄且閑一作田或勸求宰一邑裴曰今之畿縣非有仙
骨何以得見其愛羨即可知也每云黃寇之後所失已
多唯襪頭袴穿靴不傳舊時也僕同院司空鑑云木圍
裹頭於事最便何必油拭火熨日日勞煩此一事不請
師古又嫌以銀稜甕器托裹椀楪徒費工夫又曰措大
暮年方婚少女一生之事遺醜可知自非鐵石為心未
有不貽他說戒之慎之因述柳氏樸頭引起數事豈資
談笑亦足小懲也

鐵補闕貞濬

唐乾寧中補闕楊貽德華族科名德孤道直不容於時
請告華陰方屬京國擾攘乃謀南來藏跡於江陵閭巷
僦居不露行止旅舍無烟黎霍不給未嘗閒穫於時成
中令延接朝客士有依劉之言弘農韜藏不及門守一
旦堂帖追回成令驚訝以為聞聽不至關申情禮無以
入翰苑秉鈞軸期之補闕曰人之官職又非妄圖令公
過飾何當奬遇令宰相何必要某至於垂搜羅之命他
日不過作南中一刺史爾此際必有奉擾中令贈三百
緡只受三十緡辦裝所剩一作殘却納朝廷號為鐵補闕
未久除道州牧却經江陵告成令求十人散從官衣裝
五十千行資他無所要成令甚重之他日棲南嶽與元
泰布衲遁希禪師同居車箱源雙泉歸本長老得祖印
於楊公既歿家人亦終似得懸解之道也本公得禪道

張林多戲

唐張林本士子擢進士第官至臺侍御為詩小巧多采景於園林亭沼間至如菱葉乍翻人採後荇花初没舸行時他皆此類受眷於崔相昭緯或謁相庭崔公曰何以久不拜見林曰為飯氣子熟發崔訝飯氣不康之語林曰數日來水米不入非不康耶又寒月遺以衣襦問其所需乃曰一衫向下便是張林相國大笑終始優遇也葆光子曰東方朔以恢諧自容晏君卿以唇舌取適非徒然也皆有意焉今世希酒炙之徒託公侯之勢取容苟媚過於優旃自非厚德嚴正之人未有不為此輩調笑也

沈尚書非命劉建封附

唐沈詢侍郎亞之之子也昆弟二人一人忘其名乘舸泛河為驚湍激船桴梁板漂遶沈子亦溺而死詢鎮潞州寵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秦其婢旦夕只在左右歸秦慚恨伺隙剸刃於詢果懼兇手殺歸秦以充祭亦無及也　唐天復中湖南節度使劉建封婭其犖攏官陳之婦陳為同列所戲恥而發怒伺便以荻一作冷擊殺之馬氏有其位於令禁荻一作冷蓼蓋懲彭城之遭罹也婭為大罰昔賢垂戒作人君父得不以子禍奴禍取鑒哉

王潛司徒燒紙錢秦咸儀附

唐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公倉卒遭罹潛常於四時熱紙錢以奉之王後鎮荊南有染戶許琛一旦作一日暴卒翌日却活乃具牓子詣衙云要見司徒乃通入於階前問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府未見王且領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錯來自是鷹坊許琛不干汝事即發遣回謂許琛曰司徒安否我即武相公也大有門生故吏鮮有念舊於身後者唯司徒不忘每歲常以紙錢見遺深感恩德然所賜紙錢多穿不得司徒事多點檢不至仰為我詣衙具導此意王公聞之悲泣慚訝而鷹坊許琛果亦物故自此選好紙剪錢以

奉之此事與楊收相於鄭愚尚書處借錢事同　又南嶽道士秦保言威儀勤於焚修者曾曰真君云上仙何以須紙錢有所未喻夜夢真人曰紙錢即冥吏所籍我又何須由是嶽中亦信之

崔從事為廟神賜藥　李氏土地神附

閩從事崔員外忘其名正直檢身慕察所重奉使湖湘復命在道逢寇賊恣遭殺戮唯外郎於倉惶中忽有人引路獲免驅馳遠路復患疥疾行邁之次難求藥餌途次延平津廟夢為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此亦鬼神輔德也　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公敬彝郎中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過水岸一作頭並不衝圮李宅異事也

張璟為靈廟草奏

廬山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欲謁連帥張相至衡州犬嘷灘損船上岸寢於江廟為廟神所責立以

素業對之神為改容延坐從容云有王一作亟立仁者罪合族誅廟神為其分理一作疏奏於嶽神無人作奏璟為草之既奏蒙允神喜以白金十鋌餅為贈劉山甫與廖隱校書親見璟說其事甚詳也

滻水神正直

唐黃寇奔衝有小朝士裴忘其名移挈妻子南趨漢中纔發京都其室女路次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其為悲悼即可知也行即洛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怪而詰之女曰我為滻水神之子強暴誘歸其家厥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行皆責無遜謝撫慰差人送來緣夕旦未有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為芻致於箱笥之中庶以魂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白於嚴慈云已有生處悲咽告辭去夫鬼神之事世所難言素滻之靈有義方之訓所謂聰明正直之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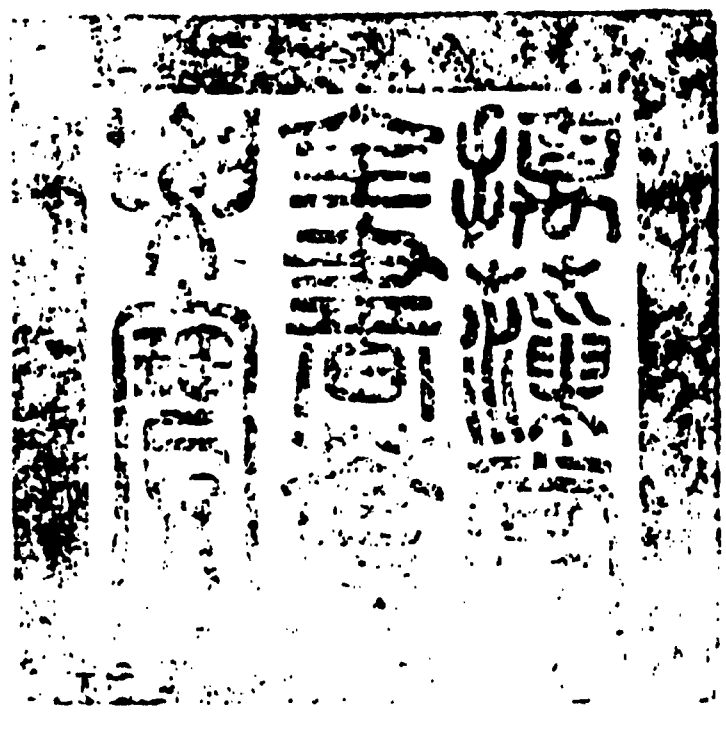
整杜氏山岡事　鮮于仲通唐氏嚴氏附

古有宅墓之書世人多尚其事識者猶或非之杜公正

倫與京兆宗沉不同常蒙輕遠銜之洎公宦達後因事墾斷杜陵山脉由是諸杜數代不振　鮮于仲通兄弟閬州新井縣人崛起俱登將壇望氣者以其祖先墳上有異氣降勑墾斷之裔孫有鮮于嶽者幼年寢處席底有一小蛇蓋新出卵者家人見之以為奇事此侯及壯常有自負之色歷宦終于普州安嶽縣令不免風塵其徒戲之曰鮮于蛇也　唐峰亦閬州人有墳塋在茂賢草市峰因負販與一術人偕行經其先塋術士曰此墳塋子孫合至公相峰謂曰此即家墳隴也士曰若是君家恐不勝福也一作耶　一作子孫合為賊盜皆不令終峰志之爾後遭遇蜀先主開國峰亦典郡其二道襲官一作等　皆至節將三人與郡竟如術士之言何其驗也　嚴司空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即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

鼠狼智

相國張公文蔚莊在東都北一作柏　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為蛇所吞鼠狼雄雌情切於穴外坋土恰容蛇頭俟其出穴果入所坋處出頭度其回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蛇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於穴外銜豆葉嚼而傳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最靈者人胡不思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貢生臣趙布溶

欽定四庫全書卷子部

北夢瑣言卷十三 至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北夢瑣言卷十三 宋 孫光憲 撰

草賊號令公

令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然楊全玫有蕩避地浮陽與其都統幕客十來人從行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令圖之俟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橐裝姬僕而還鐸與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有殺劫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忽誕也如此彥禎子尋為亂軍所殺得非瑯琊公訴于上帝乎

王重榮逐兩帥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始為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偽畏重榮黨附者多因薦為副使一日忽謂都曰凡人

受恩只可私報不可以公徇令公助賊陷一邦於國不忠而又日加箕斂衆口紛然倏忽變生何以遏也遽命斬其僞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實滿間路至河中代都為帥重榮迎之滿前為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墮疊及至翌日集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遏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北門出乎且為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滿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榮乃自屏肅佩劍歷階而上謂滿曰為惡者非我而誰名滿之僕吏控馬及階請依李都前例速去之滿不敢仰視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重榮破黃巢有功正授節制封郡王與田令孜結怨他日為部將常行儒殺之時號鐵條以其剛也

鄭文公報恩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為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餞於北郊自以哀年因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為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為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館之于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之畋後官至將相黃巢之入長安西門思恭逃難於終南山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溫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畋所畋葬於鳳翔西岡松柏皆手植之未幾畋亦卒葬近西門之墳百官皆造二隴以弔之無不墮淚咸伏其義也

韓簡聽書李茂貞附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麤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嘗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為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絕倒　秦王李茂貞請三傳王利甫講春秋利甫古僻性狷然演經義文疊疊堪聽茂貞連月聽之不倦利甫後寄禍於道門改名晝卒於洛中也武臣未必輕

儒但未睹通儒多逢鄙薄之輩沮其學善也惜哉

孟方立陳桑梓禮 羅虬附

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以勇力隸於本軍為裨將廣明中潞帥高潯攻諸葛爽於河陽方立出天井關為前鋒時潯為大將劉廣所逐廣忌方立留戍于關後廣為潞人所殺三軍乃以方立為帥因有首丘之思遂移軍於邢州用法平正人皆附之始拜墳墓於鄉里詣縣令里所陳桑梓之敬有識者賞焉姪遷嗣為潞帥降太原徐光乎曰羅虬累舉不第務於躁進因罷舉依於宦官典台州畫錦也常以展慕勉謁邑宰橫笏傲然宰曰某雖塵吏不達事體然使君豈不看松柏下人乎譏其無桑梓之敬曾武人之不若也虬有俊才嘗見雕陰官妓比紅兒詩他無聞也

雷電救王鎔

景福中幽州帥李匡威率兵救鎮州軍次博水會軍亂推其弟匡儔充留後諸軍皆散乃以書報弟付之軍政

南欲赴闕泊於陸澤鎮州趙王王鎔以匡威救難失國因請稅駕於常山府郭以中離變會匡威有慕客李貞抱自闕回與匡威相遇同登寺樓觀鎮州山川之美有愛戀之意乃謀託親於王鎔既造之逼以兵仗同詣理所乃入自子城東門門內有鎔親騎營中之卒忽掩其外關復於關垣中有一人識是王鎔遽挾于馬上肩之而去匡威格鬬移時與貞抱俱死鎔年十六七疎瘦當與匡威並轡之時雷電忽起雨霓交下而屋瓦皆飛拔大木數株明日鎔但覺項偏痛乃因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訪之則曰墨君和鼓刀之士也天意冥數信然鎔自脫此難更在位三十餘年不有神明扶持何以獲免

李全忠蘆生三節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曾為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三節馬心以為異以告別駕張建章建章積書千卷博古之士

也乃曰昔者蒲洪以池中蒲生九節為瑞乃姓蒲後子孫昌盛蘆蓋者茅也合生陂澤之間而生於室非其常也君後必有分茅之貴三節者傳節鉞三人公可誌之全忠後事李可舉為戎校諸將逐可舉而立全忠累加至檢校太尉臨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嗣匡威為三軍所逐弟匡儔為太原所攻挈家赴闕至滄州景城為盧彥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自布素中以飲博為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游俠輩釣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有焉都一作郁下作問者少負文藝匡威曾問其年都一作郁曰弱冠後兩周星儀形於色後匡威繼父為侯首名焉一作馬都問曰子今弱冠後幾周星歲都但頓顙謝罪匡威曰好子之事吾平生所愛也何懼之有因署以府職其潤達多如此類故人多附之葆光子嘗見范陽熟人說李匡儔妻張氏國色也其兄匡威為帥強娶之匡儔按劍而俟夜深妻迴出步輦為其夫殺之匡威蓋見其弟及將校或言

欲將兵救援鎮州既出城三軍立匡儔為帥匡威遂稱欲歸朝覲行次常山又有劫質王鎔之事匡儔移牒王鎔往復指陳終不及婬穢之事諱國惡也

張建章泛海遇仙

張建章為幽州行軍司馬後歷郡守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為事經涉之地無不理焉曾齎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乃泊其船忽有青衣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大仙命請大夫建章乃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鼎峙中有女仙處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食畢造退女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人也忽思風濤之苦吾令此青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濤寂然往來皆無所懼又回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包麥屑置于水中摸而讀之不欠一字其篤學也如此劍門之人皆能說之于時亦聞於朝廷葆光子曾過劍門軍校姓孫忘

其名細話張大夫遇水仙蒙遺鮫綃自齎而進好事者為之立傳今亳州太清宮道士有收得其本者且曰明宗皇帝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其言國墾外唯有二物其一即建章所進鮫綃篋而貯之軸之如帛一作以紅線三道劄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凜然遇來變更莫知何在

北夢瑣言卷十三

北夢瑣言卷十四

宋 孫光憲 撰

李茂貞脅尹殺宰相

鳳翔李茂貞跋扈至甚昭宗謂宰相杜讓能曰春秋之義叛而必誅安有匍服之間顯違朝旨而悖慢如此我若不討四方其謂我何讓能奏曰艱難已來行貢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牢蔓熾附之者衆一旦難驟革之又京師去岐咫尺人心易以危懼設有陵犯損威愈甚願陛下稍解雷霆而熟計之帝曰政刑弛紊詔令不出都門不欲孱孱守恬而坐困除宰臣徐彥若鎮鳳翔以茂貞為興元尹以嗣覃王率禁軍送彥若或茂貞遷延不受代即以兵攻之軍旅所決一委讓能讓能懇諫不從王師果敗或云此舉乃讓能報私怨也茂貞先以長樞密使李周瞳以徇乃賕讓能仍詒送至軍前茂貞具禮出迎至驛復表請行朝典讓能奏曰梟錯之辜謬及

於臣今若歸罪於臣可紓國難帝不得已貶讓能雷州
司戶參軍遣中使害於驛內識者以讓能臨難無苟免
亦得其死也後追贈太尉其子曉貌如削玉有制詰之
才仕梁至宰相鳳歷年洛都有變為亂軍誤害時皆歎
惜之

三鎮擁兵殺二相

唐乾寧二年邠州王行瑜會李茂貞韓建入覲決謀廢
立帝既睹三帥齊至必有異謀乃御樓見之謂曰卿等

不名而來欲有何意茂貞等汗流浹背不能對但云南
北司紊亂朝政因疏韋昭度討西川失謀李磎麻下為
劉崇魯所哭陛下不合違衆用之及令宦官詔害昭度
已下三帥乃還鎮內外寃之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
書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總政而登大位後郭
子儀以六朝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今行瑜安可輕
授焉因請加尚父至是為行瑜所憾遽罹此害後追贈
太師李磎字景望拜相麻出為劉崇魯抱而哭泣改授

儒將成敗

古者文武一體出將入相近代裴行儉郭元振裴度韋
皐是也然而時有夷險不可一概而論王鐸初鎮荊南
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捍潼關黃巢令人傳語
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污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
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高駢上表具以為敗軍之將正
謂是也諫議大夫鄭寶一作曾獻書以規其旨云未知
令公以何人為牙爪何士參帷幄當今大盜移國羣雄
旁戈幕下非舊族子弟白面郎君雍容談笑之秋也爾

後罷軍權鎮滑臺竟有貝州之禍鄭文公收首倡中興
傳檄討賊殺戮黃寇鎮靜關畿一旦部校李昌言脅而
逐之尚不能固位至如越州崔瑨湖南崔瑾福建韋岫
鄆州蔡崇徐方支詳許昌薛能河中李都寶滻鳳翔徐
彥若狼狽恐懼求免不暇唯張濬大言自方管葛以無
謀之韓建倅用剛之孫揆出征大鹵自貽敗亡爾後朱
朴踵為大言驟居相位亦曾上表請破鳳翔所謂以羊
將狼投卵擊石幸而不用何過望哉客有謂葆光子曰
儒將誠則有之唐自大中已來以兵為戲者久矣廊廟

之上恥言韜略以櫜鞬為兇物以鈐匱為兇言就有如
盧潘薛能者目為麄才一旦宇內塵驚閭左飇起遽以
褒衣博帶令押燕頷虎頭適足以取笑耳則韋昭度之
憚王建濬之伐太原是也

外藩從事於東（一作省）上事

河東節度副使李習吉（習五代史作襲）常應舉不第為李都河
中從事都失守習吉自貽義游太原辟為從事習吉好
學有筆述雖馬上軍前手不釋卷太原所發戍奏軍書
皆習吉所為也因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
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竟歸太原復其
戎職莊宗即位追贈禮部尚書梁太祖每覽太原書檄
遥景重之曰我何不得此人也陳琳阮瑀亦不是過

韓建始終

韓建兩隨李茂貞迫脅君上殺戮輔相昭宗出居本幸
鄜時建懇迎奉請至華下供億之勞具在勤王録而殺

害郯王等八人以孤君上抑其罪也近代史臣駁論勤
王録數條且曰韓建不遇時可也而云隄防道路拱衛
乘輿欲蓋而彰則禁固之意可知也又與諸道書云語
詔書徵赴行在妄也又曾無糾率諸侯述保大定功（一作公）
之志也以為唐運陵替皆有（一作由）歷數自黃巢既戮
蔡賊生焉宗權滅後而朱玫王行瑜繼之纔舍茂貞而
有韓建所謂一斧雖死十斧復生何天意不祐乎竟為
朱溫宰相蜀先主聞之笑曰韓建非豹變之才與朱溫

作相宜也保光子曰華州韓建荊渚成汭勤王奉國識有可嘉于時號為北韓南郭郭即成令士大夫可以依賴也古者奉霸主尊本朝德義小虧諸侯不至葵丘之會是也成韓位居王輔荷寵於唐朱公有無君之心露問鼎之意建等不能效臧洪泣血糾率同盟亦可以結約親鄰共張聲勢而乃助桀作孽畫匹成蛇舍我善鄰陳誠偽室華陰失守既無力以枝梧鄂渚喪師乃無名而陷沒非忠非義吾所謂二公始終謬也向使成令睦

漢南諸侯結淮甸雄援汴人篡逆亦恐未暇推之天命即吾不知考之人謀固無所取惜哉中匹字未曉

孔緯惜鹽鐵印

孔緯在中書朱全忠併有數鎮兵力強盛表請鹽鐵印詔下宰相議之緯力爭不從謂其下邸吏曰朱公若收鹽鐵印非興兵不可全忠尋止後韓建討太原不利為張濬所誤貶之官日昭宗欲再攻鳳翔以問緯緯曰鳳翔天子西門若自去窟穴受制一面即大事去矣昭宗曰卿是朕賢臣殊未達時事緯曰陛下以臣為賢是謗臣也臣若賢肯立於陛下之朝因稱疾以太子太師致仕卒於華下

神告羅宏信 子紹威附

中和中魏博帥羅宏信初為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曰白須翁巫有宋遷一作千者忽詣宏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為此地主宏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

告宏信宏信因令密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宏信為帥宏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封臨淮王宏信卒子紹威繼之與梁祖通歡結親情分甚至先是本府有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糧動要姑息時人云長安天子魏府牙軍主使頻遭斥逐由此籠內藏器甲拂言汴帥龔羅氏之女紹威密令人於兵仗庫斷弓絃共甲襻夜會汴人擐甲持戈攻殺牙軍牙

軍覺之排闥入庫而弓甲無所施勇也全營殺盡仍破其家人謂牙軍久盛宜其死矣紹威雖豁素心而紀綱無有漸為梁祖陵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腳瘡痛不可忍意其牙軍為祟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箇錯不成也紹威卒其子周翰繼之俄而移鎮滑臺羅氏大去其國矣

燕王劉仁恭異夢

劉仁恭微時曾夢佛旛於手指飛出或占之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為幽帥自破太原軍於安塞城後士兵精強孩視鄰道發管內丁壯號三十萬南取鄴中圖袁曹之霸先下甘陵無少長悉坑之初治甘陵城下有鵂鶹數頭飛下幄帳內逐之復來仁恭惡之竟為魏軍汴軍夾攻大敗之殺其名將單可及仁恭單馬而遁于時軍敗於內黃爾後汴帥攻燕亦敗於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內黃以何藥可瘥其聘使謂汴帥曰內黃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賞使乎之美也

北夢瑣言卷十五

宋 孫光憲 撰

披褐至殿門

天復元年鳳翔李茂貞請入覲奏事朝廷允之蓋軍容使韓全誨與之交結昭宗御安福樓茂貞涕泣陳匡救之言時崔胤密奏曰此姦人也未足為信陛下宜寬懷待之翌日宴於壽春殿茂貞輿衣驅褐入金鑾門易服赴宴咸以為前代跋扈未有此也時韓全誨深相交結崔紞懼之自此亦結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駕與鳳翔連兵劫遷入洛之始識者以王子帶名戎崔胤比之先是茂貞入關焚燒京城是宴也俳優安轡新號茂貞為火龍子茂貞慚惕俛首宴罷不能有言他日須斬此優轡新聞之請假往鳳翔求救茂貞遥見詬之曰此優窮也胡為敢來轡新對曰只要起居不為求救近日京中且賣麩炭可以取濟茂貞大笑而厚賜救之也

朱全忠迎駕於鳳翔

韓建賣李巨川

李巨川有筆述歷舉不第先以仕偽一作為襄王與唐彦謙俱貶於山南褒帥楊守亮優待之山南失守隨致仕楊軍容復恭與守亮同奔北投太原導行者引出華州是茂貞入關焚燒京城是宴也俳優安轡新號茂貞為奴以短褐蒙之斃於枯木守亮檻送至京斬於獨柳樹京城百姓莫不沾涕此即南山一丈黑本姓訾黃巢時多救護導引朝士令趨行在人有逃黃巢而投附皆濟之由是人多感激也巨川為韓建副使朱令公軍次於華用張濬計先取韓建其幕客張策攜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詣轅門請降朱公謂曰

車駕西幸皆公所教也建曰某不識字凡朝廷章奏鄭
道書檄皆巨川為之因斬之識者謂韓建無行求解怒
於朱公遂為所責時人寃之巨川有子慎儀仕後唐為
翰林學士唯張策本與張濬有分攜印而降叶濬之謀
後仕至梁相朱公既得韓建以兄呼之尋奏移許昌 作一
田梁鳳歷初亦遇害也

天子賜勲臣詩

德宗皇帝好為詩以賜容州戴叔倫文宗宣宗皆以詩
賜大臣昭宗駐蹕華州以歌辭賜韓建以詩及楊柳枝
辭賜朱全忠所賜一也或以敬或以憚受其賜者得不
求其義焉

朱令公為昭宗攏馬

汴帥朱公再圍鳳翔與茂貞軍戰于虢縣西槐林驛大
敗岐軍橫屍不絕鮑氣聞於十里昭宗遂敕宦官韓全
誨已下二十二人首宣示茂貞亦斬其義子繼筠首以
送於是車駕還宮朱令俛首馬前請罪涕泣攏帝馬行

昭宗遇弒

昭宗遷都至洛左右並是汴人雖有尊名乃是虛器如
在籠檻鬱鬱不樂朱全忠以諸侯盡有匡復之志慮帝
有奔幸之謀時護駕朱友諒等聚兵殿庭訴以衣食不
足帝方勞諭友諒引兵升殿帝顛仆入內軍士躡而追

之帝叱曰反耶友諒曰臣非敢無禮奉元帥之令帝奔入御廚以庖人之刀斬數輩竟為亂兵所害內人李漸榮裴正一等弒帝投刀而死又以朱友諒氏叔琮扇動軍情請誅朱友諒氏叔琮以成濟之罪歸之友諒等臨刑訴天曰天若有知他日亦當如我後全忠即位為子友珪所弒竟如其言

請殺德王

輝王嗣位社宴德王裕已下諸王子孫並密為全忠所害德王帝之兄曾册皇太子劉季述等廢昭宗册為皇帝季述等伏誅令歸少陽院全忠以德王眉目踈秀春秋漸盛全忠惡之請崔胤密啟云太子曾竊寶位大義滅親昭宗不納一日駕幸福先寺謂樞密使將元暉曰德王吾之愛子何故頻令吾廢之又欲殺之言訖淚下因齧其中指血流全忠聞之宴罷盡殺之

謀害衣冠

輝王即位天祐中朱全忠以舊朝達官尚在班列將謀篡奪先俾翦除凡在周行次第貶降舊相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大夫趙崇王贊等於滑州白馬驛賜自盡時宰相臣柳璨性陰狡貪權惡樞等在己之上與全忠腹心樞密使將元暉太常卿張廷範密友交結而害樞等俄而廷範轅裂元暉與柳璨及弟瑤璟相繼伏誅先是故相張濬一家並害而棄屍黃河朱公謀主李振累應進士舉不第尤憤朝貴時謂朱全忠曰此清流輩宜投於黃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尒朱榮河陰之戮衣冠不是過也俄而輝王禪位封濟陰王於曹州遇酖而崩唐祚自此滅矣

誣何太后

朱全忠先以將元暉為樞密使伺帝動靜積慶何太后以昭宗見害之後常恐不保旦夕曾使宮人阿秋面名不涕零先是全忠速要傳禪名元暉到汴州責以太遲元暉屬戒所乞他日受禪之後保全子母性命言發無

怒曰我不要九錫看作天子否元暉歸奔洛陽與宰相商量為趙彧衡誣譖云與太后交通欲延唐祚乃令彧衡逼殺太后及宮人而誅蔣元暉時人寃之趙彧衡後改姓孔名循亦莫知其實是何姓仕後唐明宗為宣徽使出為許昌滄州兩鎮時人知其狡譎傾險莫不憚之

為堂叔母侍疾

唐天祐三年拾遺充史館修撰崔琢進狀以堂叔母在孟州濟源私莊抱疾加甚母無兄弟奉養無強近告投恙以年將七十地絶百里闕視藥膳不遑曉夕遂乞假躬往侍疾勑旨依允時人義之或曰避禍而享義名者亦智也

秦宗權詐不反

黃巢破後蔡州秦宗權繼為反逆兵力强鋭又復稱僭山東諸郡苦之十年之間屠膾生聚汴帥朱全忠盡節禦之宗權為部將申叢搤而折足囚縛朱全忠具表檻送至京京兆尹孫揆率府縣吏閱之宗權即檻中舉首

曰宗權非反也大尹哀之觀者因以為笑

李摩雲擲鉢從事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為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滑州酸棗縣自旦至晡無與之者擲鉢于地毀僧衣投河陽諸葛爽為卒罕之即僧號便以為名素多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流血爽尋署為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堡柵于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馬自此號李摩雲累歷郡侯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卒於汴州荊南成汭之流也自唐

北夢瑣言卷十五

北夢瑣言卷十六

宋 孫光憲 撰

以酒致禍

梁祖圖霸之初壽州刺史江彥温以郡歸我乃遣親吏張從晦勞其勤而從晦無賴酒酣有飲徒何藏耀者與之偕甚昵每事悞辱從晦致命于郡彥温大張樂邀不至乃與藏耀食于主將家彥温果疑恐曰汴王謀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殺其主將連誅數十人而以狀白其事既而又疑懼曰訴其腹心亡我族矣乃自縊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斬從晦留藏耀裂其禁械斬于壽春市葆光子曰後唐明宗皇帝時董璋據東川將有跋扈之心于時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梓潼仁矩比節使以小校驟居内職性好狎邪元戎張筵託以寒熱名之不至乃與營妓曲宴璋聞説甚怒索馬詣館遽欲害之仁矩鞠足端簡門迎璋怒稍解他日作叛兩川舉兵並由仁矩獻謀於安重誨之所致也

蜀使洪飲

梁太祖初兼四鎮先主遣押衙潘峘持聘峘飲酒一石不亂每攀讌飲禮容益莊梁祖愛之飲酣梁祖曰押衙能飲一盤器物乎峘曰不敢乃簇在席器皿次第注酌峘並飲之峘愈温克梁祖謂其歸館多應傾瀉困卧俾人偵之峘簪笏簞冠子秤所得酒器滌而藏之他日又遣押衙鄭頊持聘梁祖問以劒閣道路頊極言危峻梁祖曰賢主人可以過得頊對曰若不上聞恐悞令公軍機梁祖太笑此亦近代使令之美者也

朱瑾殺兄

朱瑾之據兗州梁祖攻之未克其從父兄齊州刺史瓊先降與瓊同詣壁下以曉之瑾乃遣都虞候胡規出獻款曰兄已降願貸瑾不死請以鎮委吏既而啟延壽門陳牌印于笥曰兄來請先奉此梁祖命瓊受之葛從周疑詐選勇士孫少迪等仗劒以馭瓊曰彼力屈不足疑瓊進前受印簽瑾單馬曰兄獨來密語耳始相及瑾令

驍卒董愧進勾曳瓊隧馬乃發所匿刃殺瓊勾曳突出牽入之須臾城上鼓譟擲瓊首於埤也我軍失色梁祖哀慟久之斬軍謀徐厚署瓊弟玭為齊州防禦使恩禮殊厚瑾竟棄城投揚州

馬景設詐

梁祖宿兵岐下以迎昭宗敵壘尚堅旦思班退親從指揮使高季昌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載矣今姦黨已窘更少俟之季昌乃密募人入岐為告事者有騎

卒馬景應命因朱友倫總騎軍且一作因至將大出兵迓景請其時給駿駟雜所出隊中十許里躍馬西逸叩岐圍以軍怨東遁為告且言列寨留卒尚萬俟夕將逝宜速掩之當落我機內矣失是往也決無生理願録其妻孥梁祖悽然止其行景固請乃徇之明日軍出諸寨屏匿如無人不十里果風騎卻走岐人納之不失厥料岐軍啟兩扉悉衆來我師宿已秣馬飽士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大破岐軍十不存三四馬李茂貞喪膽昭宗降詔還京始遂奉迎矣功歸高公而馬景以死命行詐非圖解揚以守正而忠不顧其身也馬景有之身也人之難事唯景有之

朱延壽妻王烈女

宣州田頵壽州朱延壽將舉軍以背楊行密請杜荀鶴持箋詣淮都俄而事泄行密悉兵攻宛陵延壽飛騎以赴俱為淮軍所殺延壽之將行也其室王氏勉延壽曰願日致一介以寧所懷一日介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家僮悉授兵器遽闔州中之扉而捕騎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僮私阜帑發百燎廬舍州廨焚之急而猶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為仇者所辱乃投火而死古之烈女無以過也

木星入斗

唐乾符中荆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為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晉公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為災唯木當應為福耳咸或然之

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歷數謂晉公曰唯斗帝王之宮宿唯木為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為裴字為緋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紀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碭山之朱乎

木中異文

梁開平中潞州軍前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人因伐樹倒分為兩片內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四載石進乃圖其狀以獻仍付史館爾後唐莊宗皇帝自晉王登位以為應之中間石氏自并門受國稱晉朝湖南馬希範解釋此字表聞焉

薛貽矩畫讚

梁相國薛貽矩名家子擢進士第在唐至御史大夫先是南班官忌與北司交通天復中翦戮閹官貽矩嘗與韓全誨等作寫真讚悉紀於內侍省屋壁間坐是謫官他日齋唐帝命禪于梁仕至宰相

春磨寨

黃巢自長安遁歸與其衆屯於陳蔡間濆河下寨連絡號八山營于時蔡州秦宗權懼巢以城降之時既饑乏野無所掠唯捕人為食肉盡繼之以骨或碓搗或磴磨咸用充饑天軍四合巢軍不利其黨駭散頻為雷電大雨淹浸其營乃與妻孥昆弟奔於太山狼虎谷為外甥林言斬首送徐州時溥下裨將李師銳函首送成都行在也

梁祖脫難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築新壘土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鳥止於峻堞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曰是烏烏也將有不如意之事其前軍朱友裕為朱瑄掩撲拔軍南去我軍不知因北行遇朱瑄軍來迎（一作趁）梁

祖策馬南走入村落間為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倉一作忽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稈積以為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因獲免馬副使李璠都將高行思為賊所殺張歸宇為殿騎授戈力戰僅得生還被十四五箭乃知衛南之烏先見之驗也

梁祖夢丁會

丁會為昭義節帥常懼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忽謂敬翔曰吾夢丁會在前祇候吾將乘馬欲出園人以馬就臺忽為丁會跨之以出時夢中怒叱喝數聲因驚覺甚惡之是月丁會舉潞州軍民歸河東矣

殿棟折墜

梁祖末年多行誅戮一夕寢殿大棟忽墜於御榻之上頂間遂戄然下牀未出殿門其棟乃墜遲明名諸王近臣令觀之夜來驚危幾不相見由是君臣相泣又曰驚憂之時如有人引頭於寢閤門內云裹面莫有人否所以忽忙奔起得非宮殿神乎他日又游於大內西九曲池泛鷁舟於池上忽聞傾側上墮於池中宮嬪并內侍從官並躍入池扶策登岸移時方安爾後發痼疾竟罹其子郢王友珪弒逆之禍舟傾棟折非佳事也

梁祖圍襄強事

梁祖末年用軍不利河北數鎮不順其命一旦躁撓堅要親征師次深州界遂令楊師厚分兵攻棗強縣半浹旬方拔其壘是邑也池湟堅牢人心獷悍晝夜攻擊以至疲竭既陷之日無少長皆屠之時有一百姓來投軍中李周夔收於部伍間乃謂周夔曰請一劒願先登以收其城未許間忽然抽斧擔子揮擊周夔頭上中檐幾仆于地左右乃擒之元是棗強城中遣來令詐降本意欲窺弄梁軍招詔使楊師厚斯人不能辨誤中周夔是知河朔之民勇勁如此

仇殷名課

梁司天監仇殷術數精妙每見吉凶不敢明言稍關逆

耳秘而不説往往罰俸蓋懼梁祖之好殺也梁自昭義失守符道昭就擒柏一作百下同鄉不利王景仁大敗皆為太原節使嗣晉王李存勗之所挫也方慊子孫之憂唯柏鄉狼狽亦自咎云違犯天道不取仇殷之言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佟　翊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貢生臣趙希濂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北夢瑣言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卷十七

宋 孫光憲 撰

梁祖為傭保

梁祖宋州碭山縣午溝里人本名温賜名全忠建國後改名晃家世為儒祖信父誠皆以教授為業誠蚤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攜養寄於同縣人劉崇家昆弟之中唯温狡猾無行崇母撫養之崇弟兄嘗加譴杖一日偷崇家釜而竄為崇追回崇母遮護以免朴責善逐走鹿往往及而獲之又崇母常見其有龍蛇之異他日與仲兄存入黄巢中作賊伯兄昱與母王氏尚依劉家温既辭去不知存亡及温領鎮於汴盛飾輿馬使人迎母於崇家王氏皇恐辭避深藏不之信謂人曰朱三落拓無行何處作賊送死馬能自致富貴汴帥非吾子也使者具陳離鄉去里之由歸國立功之事王氏方泣而信是日與崇母並迎歸汴温盛禮郊迎人士改觀崇以舊恩位至列卿為商州刺史王氏以温貴封晉國太夫人仲

兄存於賊中為矢石所中而卒溫致酒於母歡甚語及家事謂母曰朱五經辛苦業儒不登一命今有子為節度使無忝先人矣母不懌良久謂溫曰汝致身及此信謂英特行義未必如先人朱二與汝同入賊軍身死蠻徼孤男稚女艱食無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即有諸無取也溫垂涕謝罪即令召諸兄子皆至汴友倫皆立軍功位至方鎮

梁祖張夫人

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砀山富室女父雄曾為宋州刺史溫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溫在同州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溫以其宿款深加敬異張賢明有禮溫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軍謀國計必先延訪或已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一介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兗鄆得朱瑾妻溫告之云彼既無依寓於輜車張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張氏答拜泣下謂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

致吾姒如此設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姒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為尼張恒給其費張既卒繼寵者非人及僭號後大縱朋淫骨肉聚麀帷薄荒穢以致友珪之禍起於婦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

朱邪先代

河東李克用其先回紇部人世為蕃中大酋受唐朝官職太宗於北方沙陀磧立沙陀府以招集降户後克用祖朱邪執宜與其父曾依吐蕃背吐蕃歸朝德宗於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為都督後遷於神武川黃花堆之別墅即今應州是也執宜生赤心以討徐州龐勛功賜國姓并名號李國昌懿宗問其先世所出云本隴西金城人依寓吐蕃帝曰我先與汝同鄉里勅令編籍鄭王房始為雲州大同軍節度次授鄜延振武代北三節度其姪克讓為羽林將軍其子克用最聞名以破黃巢功為太原節度使子存勗平梁蜀奄有中原追尊執宜號

懿祖國昌號獻祖克用號太祖皇帝太祖在娠十三月
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藥於雁門遇神人教以
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躍馬大譟環所居三周而止
果如所教而生是日紅一作虹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
溢及能言喜道軍旅年十二三能連射雙鳥至於樹葉
針鋒馬鞭皆能中之曾於新城北以酒酹毗沙門塑像
請與僕交談天王被甲持矛隱隱出於壁間或所居帳
內時如火聚如有龍形人皆異之嘗隨獻祖征龐勛軍
陣出沒如神號為飛虎子眇一目時號獨眼龍功業磊
落不可盡述或云睛邪非眇也

親王拜蕃侯

唐乾寧中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擁兵脅
君誅戮宰輔焚燒宮闕初帝西幸鳳翔昭宗出居石門
莎城太原克用領蕃漢馬步入京三鎮大懼是年破邠
州斬王行瑜昭宗嘉獎倚賴命延王丕丹王允賚詔賜
李公衣服兼令二親王設拜以兄事之近古未有也仍

封晉王以寵之延王才識過人聰悟辯慧在晉陽留宴
累月每獻酬樂作必為晉王起舞後為韓建所殺

李習吉溺黃河

太原李克用自渭北班師次河西縣王珂於冰上搆浮
航公渡浮航馬足陷橋李習吉從馬軼墜河習吉抱冰
舟人拯之獲免王珂懼公謂曰公之於吾非機橋者何
嫌之有李諫議有聞於時則不吾知也置酒笑樂而罷
習吉右相林甫之後應舉不第黃巢後游於河東攝榆
次令李公辟為掌記戩檄之捷無出其右梁祖每讀河
東書檄嘉歎其才顧敬翔曰李公計絕一隅何幸有此
人如鄙夫之智算得習吉之才筆如虎之得翼也其見
重如此

周式抗梁祖

梁祖陷邢州閻軍攻王鎔于常山赴之實佐有周式者
性慷慨有口才謂王鎔曰事急矣速決所向式願為行
人即出見之梁祖曰王公朋附并汾違盟奚信奚賦已

及於此期于無舍式曰明公為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王氏今降心納質願脩舊好明公乃欲窮兵黷武殘滅同盟天下其謂公何梁祖笑引式袂謂之曰與公戲耳鎔即送牛酒幣貨數萬犒汴軍仍令其子入質于汴因而解圍近代之魯仲連也

宦官陰謀

唐昭宗以宦官怙權驕恣難制常有誅翦之意宰相崔胤嫉忌尤甚上勑胤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於便殿啓

奏以是宦者不之察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數十以進求宮中陰事天子不之悟胤謀漸泄中官以重賂甘言請藩臣以為城社視崔胤皆裂時因伏臘讌聚則相向流涕辭旨訣別會汴人寇同華知崔胤之謀於是韓全誨引禁軍陳伏兵逼帝引鳳翔他日崔胤與梁祖叶謀以誅閹宦未久禍亦及之庚午絕滅識者歸罪於崔胤先是其季父安潛嘗謂親知曰滅吾族者必緇兒也緇兒即胤小字河東晉王李克用聞胤所為謂賓友曰助賊為虐者其崔胤乎破國亡家必在此人也

晉王上源驛遇難

晉王李克用妻劉夫人常隨軍行至於軍機多所宏益先是汴州上源驛有變晉王憤恨欲回軍攻之夫人曰公為國討賊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即曲在於我不如回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退天復中周德威為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晉王危懼與周德威議欲出保雲州夫人曰存信本北方牧羊兒也馬顧成

敗王常笑王行瑜棄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效之何也王頃歲避難達靼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此晉王止行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定夫人之力也

劉鄩忠于舊主

王師範之鎮青州以部將劉鄩窺據兗州先是汴將葛從周鎮於是邦因出征劉鄩將圖兗也詐為茶商苞苴鎧甲大起店肆剖巨木藏兵伏而入竊發之日得其徒

千人據其府舍升堂拜從周之母仍以禮待其妻子子弟職掌妻孥供億如常俄而從周攻其城梯轒雲合鄢以板輿請從周母登城諭從周曰劉將軍待我不異於兒新婦已下並不失所從周在城下歔欷即時退舍及青州兵敗師範納款梁祖遣使諭鄢鄢曰臣知王公脩好與梁國通盟但臣本受王公之命保有州城一旦見其勢窮擅命不顧非盡心於所事也僕侯王公之命俛首非晚至是師範諭之方以城歸梁祖多其義超擢非次官至方鎮為梁之名將

駁昭宗謚號

昭宗先謚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楷等駁議請改為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蘇楷禮部尚書蘇循之子乾寧二年應進士楷人才寢陋兼無才行昭宗惡其濫進率先黜落由是怨望專幸邦國之災其父循姦邪附會無譽於時故希旨苟進梁祖識其險詖滋不悅時為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號詔曰蘇楷高貽休

蕭聞禮皆人才寢陋不可塵汚班行並停見任放歸田里蘇循可令致仕河朔人士目蘇楷為衣冠土梟

晉世子入覲賜鸚鵡酒器

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我兒將來之國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鸚鵡酒巵翡翠盤十三讀春秋略知大義騎射絶倫其心豁如采録善言聽納容物殆劉聰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

鄴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棄自劈牋起草下筆成文又癖於七言詩江東有羅隱為錢鏐客紹威申南阮之敬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為詩集曰偷

魏博衙軍

魏博富雄列侯專地唐朝三百年唯姑息之羅紹威憤衙軍制已密聞梁祖表稟應接算殺之楊師厚後入魏城揖出羅周翰因而代之師厚卒梁以賀德倫領鎮分其土宇創立相貝為節鎮減其力用三軍作亂脅持德倫背梁歸晉其狀詞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樂毅辭燕且異傾邪之行晉王覽狀擁兵親臨先數張彥脅主虐民罪而斬之便以張彥親軍五百人帶甲持仗環馬而行晉王寬衣緩帶略無猜間衆心大服他日資魏博兵力稱健竟平河南也衙軍自羅紹威殺戮幾後又迫脅賀德倫復擁兵持趙在禮天成初赴行在于時又殺三千家乃世襲兇惡也

縛驢戴旗

晉王之入魏博劉鄩先屯洹水寂若無人因令覘之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未可輕進更令審探果縛芻為人插一作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故旗幟嬰城不息問城中羸老者曰軍去已二日矣果趨黃澤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進其計謀如是

北夢瑣言卷十八

宋 孫光憲 撰

楊千郎

莊宗異母弟存乂即郭崇韜女壻伏誅先是郭崇韜既誅之後朝野駭惋議論紛然莊宗令閽人察訪外事言存乂於諸將坐上訴郭氏之無罪其言怨望又於妖術人楊千郎家飲酒聚會攘臂而泣楊千郎者魏州賤民自言得墨子術於婦翁能役使陰物帽下台食物果實之類又蒲博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說煉丹乾汞易人形破扃鐍貴要間神奇之官至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用事皇弟存乂常朋淫於其家至是與存乂同罹其禍

娠子能語

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於雁門逆旅逆旅媪方娠帝至媪慢不得具食腹中兒語謂母曰天子至宜速具食聲聞于外媪異之遽起親奉庖爨敬事尤謹帝以媪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媪遜言懼吾辱耳後果如其言

明宗不伐

明宗始在軍中居常唯治兵仗不事生產雄武謙和臨財尤廉家財屢空處之晏如也太祖欲試以誠名於泉府命恣意取之所取不過束帛數緡而已所得賜與必分部下戰勝凱還僚類自伐帝徐言曰人戰以口我戰以手衆皆心服其能

明宗獨見

莊宗晏駕明宗皇帝為將相推舉霍彥威孔循上言唐運已衰請改國號明宗謂藩邸近侍曰何為改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錫氏宗屬為唐雪冤讐為昭宗皇帝後國號唐今朝之舊人不欲殿下稱唐請更名號耳明宗泣下曰吾十三事獻祖洎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戰為唐室雪冤身編宗屬武皇功業即吾功業也先帝天下即

吾天下也凡亡弟絕於意何嫌運之衰隆吾當身受於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獨見也

莊宗諸弟遇害

趙在禮作亂諸將擁明宗入闕未到間從馬直郭從謙攻興教門帝母弟存渥從上戰及宮車晏駕存渥與劉皇后同奔太原至風谷為部下所殺劉皇后欲出家為尼旋亦殺之存霸先除北京留守亦自河中至太原兵衆請殺存霸以安人心符彥超不能禁時存霸已翦髮衣僧衣謁彥超願為山僧竟不免也存紀存確匿於南山民家人有以報安重誨重誨曰主上已下詔尋訪帝之仁德必不加害不如密旨殺之果併命於民家後明宗聞之切讓重誨傷惜久之

劉皇后笞父

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宮為太后侍者教吹笙及笄姿色絕衆聲伎亦所長太后賜莊宗為韓國夫人侍者後誕皇子繼岌寵待日隆他日成安人劉叟詣鄴宮見上稱夫人之父有內臣劉建豐認之即昔日黃鬚丈人后之父也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皆以門族誇尚劉氏恥為寒家白莊宗曰妾去鄉之時妾父死於亂兵是時環屍而哭妾固無父是何田舍翁詐偽及此乃於宮門笞之其實后即叟之長女也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囊藥篋令繼岌破帽相隨似后父劉叟以醫卜為業也后方晝眠及造其臥內自稱劉衙推訪女后大恚笞繼岌然為太后不禮復以韓夫人居正無以發明大臣希旨請冊劉氏為皇后議者以后出於寒賤好與利聚財初在鄴都令人設法禪販所鬻樵蘇果茹亦以皇后為名正位之後凡貢奉先入後宮唯寫佛經施尼師他無所賜關下諸軍困乏以至妻子餓殍宰相請出內庫俵給后將出粧具銀盆兩口皇子滿喜等三人令鬻以贍軍一旦作亂亡國滅族與夫褒姒妲已無異也

先是莊宗自為俳優名曰李天下雜於塗粉優雜之間

時為諸優朴扶摑搭竟為罵婦恩伶之傾玷有國者得不以為前鑒劉后以囊盛金合犀帶四欲於太原造寺為尼泌路復通皇弟存渥同簀而寢明宗聞其穢即令自殺

明宗誅諸兇

明宗即位之初誅租庸使孔謙歸德軍節度使元行欽鄧州節度温韜太子少保段凝汴州麴務辛庭蔚李繼宣等孔謙者魏州孔目吏莊宗圖霸以供饋兵食謙有力焉既為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為意剥削為端以犯衆怒伏誅元行欽為莊宗愛將出入宮禁曾無間隔害明宗之子從璟以是伏誅段凝事梁以姦佞進身至節將末年綰軍權東手歸朝温韜兇惡發掘西京陵寢莊宗中興不窮其罪厚賂伶官閹人與段凝皆賜國姓或擁旄鉞明宗采衆議而誅之辛庭蔚開封尹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時廷尉依瓚勢曲法亂政汴人惡之李繼宣汴將孟審澄之子亡命歸莊宗劉皇后蓄為子時宮掖之間穢聲流聞此四兇帝在藩邸時

惡其為人故廢罷之莊宗皇帝為唐雪恥號為中興而温韜毀發諸帝陵寢宜加大辟而賜國姓付節旄由是知中興之說謬矣

韓伊二妃　夏夫人附

莊宗皇帝嫡夫人韓氏後為淑妃伊氏為德妃契丹入中原石氏乞降宰相馮道尊冊契丹主大張宴席其國母后妃列坐同宴王嬙蔡姬之比也夫人夏氏最承恩寵後嫁契丹突欲名李贇華所謂東丹王即阿保機長子先歸朝後除滑州節度使性酷毒侍婢微過即以刀刲火灼夏氏少長宮掖不忍其兇求離婚歸河陽節度夏魯奇家今為尼也

無官酬勳

亂離以來官爵過濫封王作輔狗尾續貂天成初桂州節度觀察使馬爾即湖南馬殷之弟本無功德品秩已高制詞云爾名尊四輔位冠三師既非品秩升遷難以

井田增益此要語也議者以名器假人至此賈誼所以長歎息也

明宗命相

明宗入朝安重誨用事取謀於孔循舊相豆盧革韋説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極薦崔協而任圜力爭之云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呼為無字碑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代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譏夫巧沮忌害其能必舍李琪而相崔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以孔循故終相之帝曰馮書記先帝判官與物無競可以相矣由是道與協並命而舍李琪識者惜之

明宗齎相

明宗遣皇子從榮出鎮鄴都或一日上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詐宣朕旨令不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今此皇子方幼出臨大藩故選儒雅賴其裨佐今聞此姦險豈朕之所望也鞫其言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賓從聞後稍難安處且望嚴戒遂止

明宗惡貪吏

明宗皇帝尤惡貪貨鄧州留後陶玘為内鄉縣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勅配綏州長流百姓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面戒汝州刺史蔡簡為其貪暴汴州倉吏犯贓内有史彦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帝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由是皆就戮

誅不孝

縣氏縣令裴彦文事母不謹誅之襄邑人周威父為人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解明宗降勅賜死

安重誨枉殺任圜

任圜昆弟五人曰圜圓圈回團雍穆有裕風采俱異圜美姿容有口辨負籌略平蜀後除黔南不行天成初入相簡拔賢俊杜絶倖門憂國如家切於功名而安重誨

忌之常會於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嫌隙漸深俄罷三司除太子太保歸磁州致仕因朱守殷作亂立遣人稱制害之受命之日神氣不撓中外寃痛清泰中贈右僕射

北夢瑣言卷十九

玉界尺

宋 孫光憲 撰

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衣冠於天成中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時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仰之

周元豹

周元豹燕人少為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游十年不憚辛苦遂傳其秘還鄉歸俗盧澄為道士與同志三人謁之元豹退謂人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為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人果睹零落盧果登庸後歸晉陽張承業猶重之言事多中承業俾明宗易衣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請之曰此非也元豹指明宗於末坐曰骨法非常此為內衙太保乎或問前程唯云末後為鎮帥明宗夏皇后方事巾櫛有時忤旨大犯櫝楚元豹曰

此人有藩侯夫人之相當生貴子其言果驗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纂謂侍臣曰周元豹昔曾言朕事諸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曰袁許之事元豹所長若詔至輦下即爭問吉凶恐近於妖惑乃令就賜金帛官至光禄卿年八十而終 又聞嘗與蜀高祖預說符命嗣主至於雲龍將相其言無不符驗果異乎哉

老益貪

禮部尚書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囊橐之資素有貯積性好干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後二子爭財甘言醫藥咸不供侍書責其子曰生有明君真宰死有天曹地府無為老朽豈放爾邪為縉紳之笑端

解元龜進詩

道士解元龜本西蜀節將下軍校明宗入纂言自西來對於便殿詩歌聖德自稱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州一作川制置使要脩西京宮闕上謂侍臣曰此老耄自遠來朝此期別有異見乃為身名甚切堪笑也

擊碎舍利

天成中有僧於西國取經回得一佛牙舍利十粒行以程上進其牙大如拳褐漬皴裂趙鳳言於執政曰曾聞佛牙鎚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已施數千聞毀碎方遂擯棄之云云此僧號智明幽州人僕嘗識之

崔協對敭

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啐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即患生崔協強言於坐曰臣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

降龍大師

五臺山僧誠慧其徒號為降龍大師鎮州大水壞其南城誠慧曰彼無信心吾使一小龍警之自言能一作飛役使毒龍故也同光初到闕權貴皆拜之唯郭崇韜知其為人終不設拜京師旱迎至洛下祈雨數旬無徵應或

以焚燎為聞懼而潛去至寺慚恚而終建塔號法雨大師何其謬也

魚目為舍利

澤州僧洪密請舍利搭洪密以禪宗謎語鼓扇愚俗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既辭婦人於其所坐之處拾得百粒正人驗之皆枯魚之目也將辭云山中要千數番麗氊半日獲五百番其惑人如此

姚洪忠烈 夏魯奇附

閬州守禦指揮使姚洪梁時經事董璋璋將叛頻誘洪以大義拒之城陷被擒璋責之洪大罵璋曰老賊孤恩背主吾於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無盡今天子付以茅土結黨反噬爾本奴才即無恥吾忠義之士不忍為也璋怒令十人持刀割其膚然鑊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賜頗優于時夏魯奇守遂

座主門生同入翰林

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為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澀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議者以為座主辱門生同光初致仕

戲蕭希甫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辨多機數梁時不得意棄母妻渡河易姓名為皇甫教書莊宗即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於魏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為諫議大夫性褊忿躁於進取疏宰相豆盧革韋說至於貶死又以毀訾宰臣責授嵐州司馬

明宗獎馮道

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而食卧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

歸鄉里自耕耘樵采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

明宗戒秦王

明宗戒秦王從榮曰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論說經義雖不深達其旨大約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親附之庶幾有益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詩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強於此唯書義尚欲耳裏頻聞時從榮方聚雜進士浮薄之子以歌詩吟詠為事上道此言規諷之或一日秦王進詩上說於俳優敬新磨敬新磨贊美而曰勿訝秦王詩好他阿爺平生愛作詩上大笑

詼諧所累

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為丞相士人多竊笑之劉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回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兔園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道因

授岳秘書監任贊授散騎常侍北中村墅多以兔園冊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兔園冊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

明宗不樂進馬 張虔釗附

涇原帥李金全累歷藩鎮所在掊斂非時進馬上問其為治如何莫專以進馬為事雖黽勉受之聖旨不懌張虔釗多貪鎮滄州日因亢旱民饑發廩賑之方上聞帝甚嘉奬他日秋成倍斗徵斂朝論鄙之虔釗好與禪

毳謎語自云知道心與口背唯利是求只以飯僧更希福利議者以渠於佛上希利愚之甚也後叛入蜀取人產業黷貨無厭蜀民怨之或說在蜀問一禪僧云如何是舍利對曰垂置傥居即得舍利清河憮笑而已

康澄章疏

大理少卿康澄長興中上疏其要云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勑旨褒稱之議者曰雖孫伏伽岑文本章疏而澄可與易地而處矣

明宗諷孟鵠

孟鵠自三司勾押官歷許州節度使上曰鵠掌三司幾年得至方鎮樞密使范延光奏對上曰鵠實幹事人以此至方鎮爭不勉旃上心知其由徑忝冒故以此諷也

戮丁延徽

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人多擁護監倉犯贓合處極法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偷我倉儲期於決死蘇秦說吾不得非但卿言竟處死

北夢瑣言卷二十

宋 孫光憲 撰

見馬撫髀

上問范延光見管馬數對曰見管馬軍三萬五千上撫髀歎曰朕從戎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騎軍不過七千先皇帝與汴軍校戰自始至終馬數纔萬今有鐵馬三萬五千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卒練士將帥之不至也老者馬將奈何延光以馬數多國力虛耗為言上亦然之

受賂曲法

鎮州市人劉方過家財數十萬方過妻田氏早卒田之妹為尼常出入方過家方過使尼長髮為繼室有田令遵者方過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過以所積財令令遵與殖也方過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過疾卒于幼不能督家業方過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為令遵與殖乃聚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為方過繼嗣即令鬻券人安美為親

族請嗣券書即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女夫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冤府帥李從敏令妻來朝懼事發令內地彌縫侍御史趙都嫉惡論奏明宗驚怒下鎮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事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及通貨僧人婦人皆棄市惟從敏初欲削官停任中官哀祈竟罰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八議之所不及失刑也安重誨

後王貴妃用事故也

因事納諫

馮道對太子食有邪蒿師傅以其名邪令去之況人事乎上退問羣臣邪蒿之義范延光對無名之役不急之務且宜罷之自安重誨伏誅而宦者孟漢瓊連宮掖之

勢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因宰臣奏對延光等深言邪蒿春冰虎尾之戒欲驚悟上意也上聖體乖和馮道對寢膳之間動思調衛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翌日見李而思戒可也初上因御李暴得風虛之疾馮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諷悟上意

秦王輕佻

秦王從榮之為元帥輕佻淺露狎近浮薄列坐將帥而與判官論詩未躋大位而許人禍福由是中外忌憚竟及誅敗上聞從榮伏誅悲駭幾落御榻氣絕復蘇者再由是不豫轉增以至晏駕自云我今日自作劉窟頭也

沈徽曲江吟 溫顒附

吳興沈徽乃溫庭筠諸甥也嘗言其舅善鼓琴吹笛亦云有絃即彈有孔即吹不獨柯亭爨桐也制曲江吟十調善雜畫每理髮則思來輒罷櫛而綴文也 有溫顒者乃飛卿之孫憲之子仕蜀官至常侍無他能唯以隱僻繪事為克紹也中間出官旋游海臨邛欲以此獻於州

牧為謁者拒之然温氏之先貌陋時號鍾馗顓之子郢魁形克肖其祖亦以姦穢而流之

姜誌認父

姜誌許昌人自小亂離失其父母爾後仕蜀至武信軍節度使先是廐中圉人姜春者事之多年頻罹鞭朴一旦告老于國夫人請免馬廐之役而丐食於道路夫人愍之詰其鄉貫姻親兼云有一子隨軍入川莫知存亡其小字身上記驗一一述之果誌之父也洎父子相認悲號殞絶誌乃授父杖俾笞其背以償昔日所誤之事舉國嗟歎之此事川蜀皆知

王氏子知前生

唐四方館王鄩尚書自西京亂離挈家入蜀沿嘉陵江下至利州百堂寺前其弟年七歲忽云我曾有經一卷藏在此寺石龕内因令家人相隨訪獲之木梳亦存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較其所夭之年與王氏之子所生之歲果驗也其前生父母尚存及長仕蜀官至令録數任即王鄩近聞歿於雅斜往往靈語説事如平生又言我為陰官云云即記前生不誣也

于何博士高諷附

于何博士相國駙馬悰之子仕蜀至五縛無他才俊止

以貴公子享俸禄而已恥其官卑詣執政陳啟自述門閥其末云昔年入貢仕在花樹韋吏部先德之前也即韋莊相今日通班在新津馮長官小男之後即少常銳也執政愍而慰之　有高諷者自云太尉諸孫羈旅三川而多忤物每歎恨求官不遂編告人曰何不還我羅城來蓋以掌武所築蜀人安之其疎濶皆如此也

韋巽大尉昭度之子也厄懦蒙鈍率由婢嫗仕蜀先主方以王胡為對中令止之曰王胡背恩投蜀誠不可容然其向來吾之子姪矣此事不可遽令約迴時有知者皆重中令少年而忍欲復禮誠貴達人難事頗川每為愚話之

韋巽厄鈍　周仁矩附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　卷二十　六

韋巽

周彦章本姓王以軍功為金吾衞使後主采選宮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內人欲選入宮王乃按劍曰某是先皇令與周氏作義男本姓王為衆所聞也豈有王氏女而事王氏乎因召左右小軍將無婦者以女衣襟結之便為夫妻爾後國變王乃領兵於大安樓前脅後主誅君側韓昭等即其事也

魏王與郭侍中入居蜀宮王帑子女他人無復見矣中令寂寞無以遣適頗川陳昭符仕蜀累剖竹符早在岐山微有階緣而得候謁因求一美人以獻之有蕭夫人者乃蜀先主之寵愛也曾賜與鳳翔歸降指揮使王胡忘其名賜名丞弁王胡乃岐王賜姓連彦字卒後蕭氏寡而無子其容態明悟國人具聞陳致媒氏誘之而獻抱衾之夕中令於窻隙中窺之歎其妍妙乃詰所來左右

何見鬼

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既非卜相人號何見鬼蜀之近貴咸神之鬻銀之肆有患白癩者傳於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矣我為嫁娉少環釧釵篦之屬爾能致之乎即所苦立愈矣白癩者欣然許之因謂曰爾家必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存焉亡者之魂無依故遺為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內本無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窓乃重圍時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令撤去仍脩齋懺其疾遂痊竟受其鐶釧之贈何生未遇不汲汲於官官末年祈於大官自布衣除興元少尹金紫兼妻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州而卒預知死期也雖術數通神而名器逾分識者知後主之政慙此類也

孫卯齋

嘉州夾江縣人孫雄人號孫卯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為蜀主歸命時內官宋愈昭將軍數員舊與孫相善亦神其術將赴洛都咸問其將來昇沈孫俛首曰諸官記之此去無災無福但行及野狐泉已來稅駕處曰孫雄非聖人耶此際新舊使頭皆不見矣諸官皆疑之爾後量其行邁合在咸京左右後主罹偽詔之禍莊宗遇鄴都之變所謂新舊使頭皆不得見之驗也愚同席備見說故記之

馮見鬼

遂寧有馮見鬼忘其名似有所睹知人吉凶頴川陳絢為武信軍留後而劉令公知俊交替撫其舊事疊有奏論馮生謂頴川曰府主雖號元戎前無旌節所引殆不久乎幸勿憂也未踰歲而彭城伏誅有官人林泳者本閩人也嘗謂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乎無聽其妖馮聞之甚不平或一日對衆謂之曰閤下為官多不克終蓋曾殺一女人為祟以公祿壽未盡莫致其便我能言其姓名公信之乎於是慚懼言誠於馮生許為解其冤也他皆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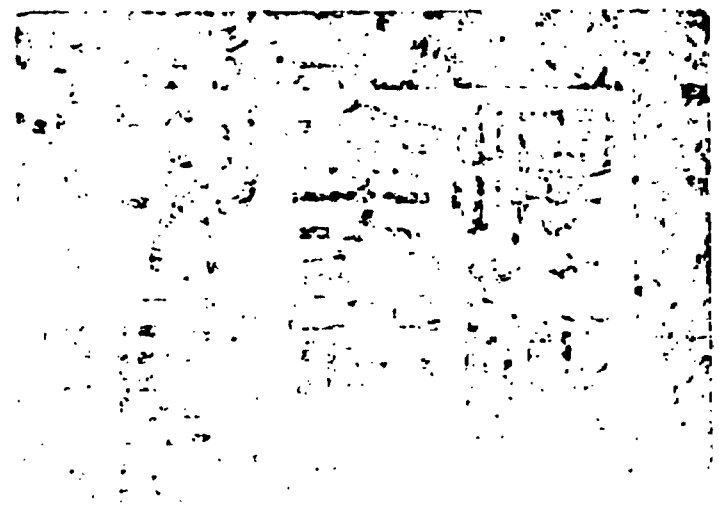
休公真率

沙門貫休鍾離人也風騷之外精於筆劄舉止真率誠高人也然不曉時事往往詆訐朝賢他亦不知已之是耶非耶荆州成中令問其筆法非耶休公曰此事須登壇而授非草草而言成令銜之乃遽於黙中因病以鶴詩寄意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以詩見意也馮涓大夫有大名於人間淪落於蜀自比杜工部意謂他人無出其右休公初至蜀先謁韋書記莊而長樂怒而拂袖他日謁之竟不逢迎乃曰此阿師似我禮拜也自是頻投刺字終為閽者所拒休公謂韋公曰我得得為渠入蜀何意見怪道門杜先生亦以此疎之國清寺律僧嘗許具蒿脯未得間姜侍中宅有齋律僧先在焉休公次至未揖主人大貌乃拍手謂律僧曰乃蒿餅子何在其他皆此類通衢徒步行嚼果子未嘗跨馬時人甚重之異乎廣宣栖白之流也

北夢瑣言二十卷富春孫光憲纂集唐末後梁後唐
石晉時事此書乃武林閟悅學家藏陝刊舊本今歸成
芥庵夏隱君中間刊誤外訛如日曰纂纂歎歎雖難闕
闕禍福等字可以意改餘不敢強以俟別本訂之至正
二十四年歲次甲辰五月七日寫起至二十七日庚寅
輟卷華亭在家道人孫道明識於泗北村居映雪齋時
年六十又八也連日梅雨時雨西南二鄉皆成巨浸豐
年未卜今日喜晴聊書記耳

欽定四庫全書

丙辰五月侍疾於家因假琴川書屋所藏吳方山
抄本核過吳本元缺第二十卷此本不知從何得
也二十六日小暑節葉石君識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貢生臣趙希濬

缺 页

新唐書糾謬

〔宋〕吳　縝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新唐書糾謬卷一至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新唐書糾謬二十門目錄

第一卷 一曰以無為有
第二卷 二曰似實而虛
第三卷 三曰書事失實
第四卷 四曰自相違舛
第五卷 五曰年月時世差互
第六卷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第七卷 七曰世系鄉里無法

第八卷
八曰尊敬君親不嚴
第九卷
九曰紀志表傳不相符合
第十卷
十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
第十一卷
十一曰載述脫誤
第十二卷
十二曰事狀叢複
第十三卷
十三曰宜削而反存
第十四卷
十四曰當書而反闕
第十五卷
十五曰義例不明

第十六卷
十六曰先後失序
第十七卷
十七曰編次未當
第十八卷
十八曰與奪不常
第十九卷
十九曰事有可疑
第二十卷
二十曰字書非是

臣等謹案新唐書糾謬十八卷宋吳縝撰縝字廷珍成都人嘗以朝散郎知蜀州後歷典數郡皆有惠政其著此書專以駁正新唐書之訛誤凡二十門四百餘事初名糾謬後改為辯證而紹興間長樂吳元美刊於湖州仍題為糾謬故至今沿其舊名王明清揮麈録

稱歐陽修重修唐書時縝嘗因范鎮請預官
屬之末修以其年少輕佻拒之縝銜鞅鞅而去
及新書成乃指摘瑕疵為此書晁公武嘗引
張九齡為相事謂其誤有詆訶今觀其書實
不免有意掊擊如第二十門字書非是一條
至歷指偏傍點畫之訛以譏切修等大都近
於吹毛索瘢然歐宋之作新書歐主褒貶宋
主文章而於故事考證頗踈牴牾踳駁本自
不少縝自序中所舉八失原亦深中其病不
可謂無裨史學也今世所行刊本第二十卷
柳宗元傳至蘇定方傳凡六條皆全脫而錯
入第六卷郭潛曜姓不同以下四條之文重
複舛誤已非完書獨兩淮所進本尚屬南宋
舊槧其柳宗元傳六條原文具在謹據以訂
正焉乾隆四十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新唐書糾謬原序

史才之難尚矣游夏聖門之高弟而不能贊春秋一辭舛駁脫謬則筆而記之歲時稍久事目益衆深怪此書自秦漢迄今千數百歲若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之徒方其著書之時豈不欲曲盡其善而傳之無窮然終亦未免後人之詆斥至唐獨稱劉知幾能於修史之外發然奮筆自為一書貫穿古今譏評前載觀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為古今絶倫及取其嘗所論著而考其謬戾則亦無異於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難豈不信哉必也編次事實詳畧取捨褒貶文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不謬傳之後世而無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然後可以號信史反是則篇帙愈多而譏譙愈衆奈天下後世何我宋之興一祖五宗重熙累洽尊儒敬道儲思藝文日以崇廣學校修纂文史為事故名臣巨儒緝熙不絶於時前朝舊史如唐書洎五代實錄皆已修為新書頒于天下其間惟唐書自頒行迨今幾三十載學者傳習與遷固諸史均焉縝以愚昧從公之隙竊嘗尋閱新書間有未通則必反覆參究或舛駁脫謬則筆而記之歲時稍久事目益衆深怪此書抵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蓋修書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責任不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採小説而不精擇六曰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七曰刊修者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何謂責任不專夫古之修史多出一家故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譔數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實貫穿不牴牾也惟後漢東觀羣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議之況夫唐之為國幾三百年其記事亦已衆矣其為功亦已大矣斯可謂一朝之大典舉以委人而不專其責則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書也而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而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如滕東郡公道彦等紀書降封縣公而傳乃郡公之類）傳有誤而紀不見（如朱宣傳敘天平節度使止有四人而紀則有

七人之類豈非責任不專之故歟何謂課程不立夫修一朝之史其事匪輕若不限以歲月責其課程則未見其可嘗聞修唐書自建局至印行罷局幾二十年修書官初無定員皆兼涖它務或出領外官其書既無期會得以安行自肆苟度歲月如是者將十五年而書猶未有緒暨朝廷訝其淹久屢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取之於是乃倉猝牽課以書來上然則是書之不能完整又何足怪豈非課程不立之故歟何謂初無義例夫史之義例猶網之有綱而匠之繩墨也故唐修晉書而敬播令狐德棻之徒先為定例蓋義例既定則一史之內凡秉筆者皆遵用之其取捨詳畧褒貶是非必使後人皆有考焉今之新書則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詳畧不一（如中宗紀前與諸帝紀不同諸帝紀亦自詳畧）

（不同之類）去取未明（如皇太子改名并誕節名及上皇皆不書而上尊號則書之類）一史之內為體各殊豈非初無義例之故歟何謂終無審覆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定刊修然後下朝臣博議可與未可施用如此則初修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為完書可以傳久今其書頒行已久而疎謬舛駁於今始見豈非終無審覆之故歟何謂多採小說而不精擇蓋唐人小說類多虛誕而修書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載或全篇乖牾（如代宗母吳皇后傳之類）豈非多採小說而不精擇之故歟何謂務因舊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書事任情者多矣（如吳兢書魏徵齊公事可以推知當日史臣書事與奪止在其筆端又如辛雲京自立而傳止稱其朝命李德裕執政增修其父吉甫美事之類）安可悉依徇而書今之新書乃殊不參較但循舊而已故其失與唐之史臣無異（如太宗放死囚三百九十人義陽宣城公主四十不嫁之類）豈非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之故歟何謂刊修者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為史之意若

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為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為史之意矣新書之病正在於此其始也不考其虛實有無不校其彼此同異修紀志者則專以褒貶筆削自任修傳者則獨以文辭華采為先不相通知各從所好其終也遂合為一書而上之故今之新書其間或舉以相校則往往不啻白黑方圓之不同是蓋不考事實不相通知之所致也斯豈非刊修者不知其要而各徇私好之故歟何謂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方新書之來上也朝廷付裴煜陳薦文同吳申錢藻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修之幾二十年將以垂示萬世則朝廷之意豈徒然哉若校勘者止於執卷唱讀案文讐對則是二三胥吏足辦其事何假文館之士乎然則朝廷委屬之意重矣受其書而校勘者安可不思必也討論擊難刊削繕完使成一家之書乃稱校勘之職而五人者曾不聞有所建明但循故襲常惟務喑嘿致其間訛文謬事歷歷具存自是之後遂頒

之天下矣豈非校勘者不舉其職而惟務苟容之故歟見其然意謂若廣以它書校之則其穿穴破碎又當不止此而已也所記事條叢雜無次艱於檢閱方解秩還朝舟中無事因取其相類者畧加整比離為二十門列之如左名曰新唐書糾謬謂摘舉其謬誤而已膚淺之見烏足貽之同志姑校之巾笥以便尋繹而備遺忘云

元祐四年己巳歲八月望日東陵至喜亭咸林吳縝序

進新唐書糾謬原表

臣縝言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胡宗愈奏昨蒙恩命侍讀邇英竊慮將來當次讀唐書按新唐書乃歐陽修宋祁據舊史所撰修與祁皆當世名儒所撰唐書亦雜採諸家異說修撰帝紀表志而祁為列傳各據所聞商略不同故其所書事迹詳略先後不免或有差誤竊見左朝散郎前知蜀州吳縝撰成新唐書正謬分二十門是正差誤伏望

聖慈指揮下本官令繕寫進呈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許修寫投進者唐家新史久模印以頒行蜀地鄙生忽著書而竊議邇臣建請處睿旨俯從祇奉詔文伏深兢惕臣縝誠惶誠懼頓首臣竊惟唐室最近聖朝著紀者將三百年傳世者凡二十帝其國家興衰之迹及君臣治亂之端賢人君子功名德業之成元惡大姦禍敗破亡之明鑑簡編叢錄淑慝混淆訖于末年未有完史暨五季天福之際有大臣趙瑩之徒綴緝舊聞次序實錄草

創卷帙粗興規摹僅能終篇聊可備數斯蓋時異光華之旦人非宏傑之才辭采不足以發揮幽潛書法不足以聳動觀聽紀述取捨乖戾舛差我仁宗皇帝所以臨文咨嗟當宁感歎思成書於盛際冀垂憲於永年申命名儒博招時彥訪朝紳之撰述發策府之秘藏無使逸遺悉歸采掇討論潤色積十有七年刪削增多成二百餘卷然而篇第浩博事條猥并刊修之官既分編集之員不一好尚各異責任靡專記事止於筆端定論出於言下曾不參考字無適從善惡多相異之辭紀傳有不同之事虛實詳略年月姓名闕漏複重牴牾駁雜既布傳之已久但習用而莫知臣雖至愚常切私憤從吏之服披卷以尋歲月寖深瑕纇愈見恭惟仁祖可謂聖時集當世之名臣成前朝之大典期示萬載自為一家豈容方來復有異論臣是以夙夕興念啓處不遑欲昧死以開陳願據文而刊正方將具藁已睹奏封敢謂皇帝陛下曲賜允從許令寫進綸言炳耀貴私室以生光管

見迂踈瀆宸聰而增懼自量不躋難逭嚴誅仰匄睿慈
特垂矜貸其上件文字初名新唐書正謬尋以未嘗刊
正止是糾摘謬誤而已遂改為新唐書糾謬凡二十門
為二十卷已修寫了畢謹隨表附遞上進以聞臣縝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紹聖元年九月日左朝散郎前知蜀州軍州事臣吳縝
上表

新唐書糾謬卷一　宋　吳縝　撰

一曰以無為有

代宗母吳皇后傳

李吉甫謀討劉闢

劉闢拒却頡利

馬璘擊潰史朝義兵

裴巨卿竇孝諶無傳而云有傳

代宗母吳皇后傳

肅宗章敬吳皇后傳云后幼入掖廷肅宗在東宮宰相
李林甫陰謀不測太子內憂鬢髮斑禿後入謁玄宗見
不悅因幸其宮顧庭宇不汎掃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
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叵使我知乎詔
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
以藉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詔可得三人而后在
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

劍決我脅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為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澡之孫體擘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盡留內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后性謙柔太子禮之甚渥

今案本紀代宗以大歷十四年崩時年五十三是歲巳未推其生年實開元二十五年丁卯歲而李林甫以開元二十年方為宰相且案林甫本傳其未為相之前亦無謀不測以傾東宮之事此其證一也又案開元十五年太子瑛尚居東宮至二十五年瑛始廢二十六年六月肅宗方為太子是歲戊寅則代宗巳年十二矣此其證二也且肅宗既為太子其宮室之內汎掃庭宇整飾樂器宜各有典司玄宗既臨幸其宮則主者當掃洒整飾以為備豫豈有乘輿方至而有司恬然不加嚴飾除治以俟之者乎就如肅宗誠憂

居多

今案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又嚴綬李吉甫傳云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絶朝貢以折姦謀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幷州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為非是請起宣洪斬鄂強弩兵擣三峽之虛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關志帝從之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

傳云劉闢叛綏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請必誅由是言之劉闢之叛杜黃裳嚴綬亦皆請必誅非獨吉甫請無置此其證一也又嚴綬傳云綬為河東節度使劉闢反綬請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平之又高崇文傳云崇文討劉闢西自閬中出卻劍門兵觧梓潼之圍鹿頭山南距成都一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闢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破賊于城下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驍將募死士奪而有之下瞰鹿頭城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跌光顏即李光顏也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賊大震其將仇良輔舉鹿頭城降遂趣成都闢走追禽之又案嚴礪傳劉闢反時礪為山南節度使令吉甫傳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幷州兵自鹿頭距成都止一百五十里幷州之兵與李光顏是時已皆在其行久矣今乃始云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幷州兵無乃太後時歟此其證二也且嚴綬傳自劉闢初反綬即建請自河東選兵遣將助討賊今此乃以為山南節度使嚴礪即其誤可知此其證三也且鹿頭之距成都纔一百五十里而果閬渝合皆在成都五七百里之外今崇文既已圍鹿頭則其城乃必爭之地而賊方危破之秋是不可緩頃刻而退尺寸之際也今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礪請出幷州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如此則是鹿頭將拔賊勢已敗而礪乃始建請出幷州兵吉甫方欲起宣洪斬鄂強弩不唯其時日已太遲緩乖牾而其所指又皆捨近而之遠殊非兵家攻取之要此昭然可見其謬其證四也吉甫既以起幷州兵入蜀為非是而請起宣洪斬鄂強弩兵擣三峽之虛使崇文懼舟師有功而悉力然案諸人傳則幷州之兵自初伐叛即與崇文偕至卒以成功而宣洪斬鄂之兵不聞有自三峽進者而闢亦就禽然則吉甫所謀竟無毫髮之效其證五也案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

赦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濬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濬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由此言之平劉闢者實黃裳之力今反歸功於吉甫此其證六也夫黃裳以宰相而當伐叛之任書之其傳固其宜矣而吉甫以一中書舍人乃欲多有其功就使其實且猶未可而況於虛乎然則此吉甫數事本皆無有而今史之所述如是者非它蓋其子德裕秉政日嘗重修憲宗實錄故吉甫之美惡皆增損而不實若此之事乃重修之時史官求書吉甫之美而不可得於是竊取黃裳之事依倣而為之爾故其事大抵相類然不顧其間參錯牴牾考其實則無有今新書又因以為實而書之無所刊正豈朝廷重修之意哉

劉蘭拒却頡利

劉蘭傳貞觀十一年為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攜貳郁

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間離之頡利果疑摸末懼來降頡利急追蘭逆拒卻其衆

今案太宗紀貞觀四年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又突厥傳貞觀八年頡利死于京師矣今劉蘭乃謂貞觀十一年頡利尚存于本國且又考突厥本傳亦無摸末來降而頡利急追劉蘭拒卻之事此可驗其事皆虛也

馬璘擊潰史朝義兵

馬璘傳云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

今案李光弼及史思明傳邙山之戰思明主其軍非朝義也此其悞一也又案帝紀上元二年二月戊寅光弼與思明戰敗績而光弼傳亦云官軍大潰則此安得有賊遂潰之謂哉此其悞二也此蓋馬璘傳一

偏之說夸大其功若考其實則虛謬自見矣

裴巨卿實孝諶無傳而云有傳

裴守眞傳云子子餘耀卿巨卿別有傳昭成竇皇后傳云曾祖抗父孝諶自有傳

今案裴耀卿巨卿孝諶則已有傳而巨卿孝諶則無之

新唐書糾謬卷一

二曰似實而虛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鄭絪作相時事皆不實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患

劉潼治蜀南詔不敢犯邊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刑法志云貞觀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又太宗紀云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慮囚縱死罪者歸其家七年九月縱囚來歸皆赦之

今案太宗紀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是舉天下一年止斷死罪二十九人何其少也今六年

宋 吳縝 撰

十二月太宗躬自慮囚而京師死罪繫者已三百九十人又何其多也舉京師一月以推一年之數不亦又多乎哉以京師一年之數而推天下之數則可勝言哉四年之距六年未遠也而多寡如是之遼邈愚謂此蓋出於史氏歸美太宗之故而實則不然也夫太宗聰明仁智之主也興義兵除暴亂拯民於塗炭之中而措之仁壽之域天下之人欣然如獲再生而見父母其心方安生而樂業嚮善而畏罪故即位纔四年天下死罪歲止二十九人此其效也自四年至六年太宗求治之意宜未怠也政亦四年之政民亦四年之民何其善惡薄厚遽有殊絶不啻百倍之遠哉況京師乃風教之所先及者而死罪尚如此之多則夫幽荒遐僻蒙化未孚者又將奈何愚謂此三百九十人乃錄囚之時舉京師輕重繫者之數非實皆死罪也太宗以其盛冬縲繫故矜而縱之使明年就刑如期既至則憐而宥之以四年天下死罪之數而推此則事理人情較然明甚若謂三百九十人實皆死罪而太宗釋之事必不然也況死罪法之極者其數又如此之多其間必有巨姦極蠹衆所讎疾其情至重而為政者所宜亟去者亦有過誤愚懦窮迫株蔓其情至輕而為政者所宜矜貸者是二者獄事之所常有詎可一槩論哉今也抵是罪者僅四百人其間豈無等差一旦不問其情之輕重舉而釋之以太宗之聰明仁智必不為也以是觀之其理豈不甚明哉而史臣皆以死罪書之者蓋欲歸美於太宗故夸大其數以見其仁心感人之至云尒自是秉筆者但知傳其文不復推其實後之學者亦相承而未悟故白居易元和中為詩猶云死囚四百來歸獄蓋亦取信於史而已然則修新書者固宜辨析其事使昔之史臣歸美而今之史臣紀實之意兩得其真如是乃稱修史之職也歟

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孝敬皇帝傳云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聞胎惻建請下降武后怒即以當上衛士配之由是失愛弘奏請數怫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過酺薨

今案義陽宣城二公主皆高宗女而蕭淑妃所生也高宗以貞觀二年戊子歲生而孝敬皇帝以上元二年乙亥歲薨自戊子至乙亥則高宗纔四十八歲爾何緣有四十歲之女乎此當日史臣之過也推原其意蓋止欲甚武氏之惡云尒然殊不顧事過其實遠書於史後之秉筆者又不能推窮其實止襲其誤而載之自吳兢劉知幾修纂以來迨今已數百年而新書又不為之討論詳究絀其信實但從而粉澤文飾之豈修史之意哉

鄭絪作相時事皆不實

鄭絪傳云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諮絪漏言於從史帝怒召學士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絪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為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黃裳方為帝更削節度強王室建議裁可不闕決于絪絪常默默居位四年罷又李絳傳云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為解李吉甫謂鄭絪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絪絳為開白乃免

今案憲宗本紀元和四年二月丁卯絪罷相至三月乙酉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方卒其子承宗自稱留後十月辛巳承宗始反是月朝廷命吐突承璀為將以討承宗而盧從史傳云丁父喪未官即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領澤潞討賊且既云從史父喪未官而獻計誅承宗朝廷因命復領澤潞討賊則是亦皆在三月王士真死而承宗自立之後也然則絪當是

時已去相久矣綯傳所述與帝紀及年表并諸人傳皆不相符其證一也又案李吉甫以元和二年正月為相而三年九月出為淮南節度使至四年三月王士真死承宗自立十月承宗反而朝廷討之自後從史方有與承宗連和之事是時吉甫乃在淮南何由得譖綯漏言其證二也又至五年四月從史方貶死六年正月吉甫方再入相是時綯已去相將二朞矣其年月及綯從史吉甫之所在事狀皆參差不相符其證三也又李絳傳云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絳以為解吉甫謂綯漏謀帝欲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為解吉甫謂綯漏謀帝欲逐綯絳為開白乃免其說與綯傳又已不同且謂所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者何也豈謂從史既奪服復領昭義之後朝廷方欲復召之歟方憲宗元和之初天下節度使如從史者朝廷有無故而可以輕召者歟以從史及孔戡裴垍烏重胤吐突承璀等傳與韓愈杜牧等集而考之則從史復領昭義之後

其勢可復輕召歟且綯絳二傳述漏謀之因既已不同則其事何可復信此蓋李絳之門生故吏撰集絳事者務多書其事以為絳之美然皆參錯不實其後史臣為綯傳者既無事可紀故又取絳事而載之展轉相因則愈失其真其證四也綯傳又云先是杜黃裳方為帝畏削節度強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于綯綯常默默居位四年罷案黃裳以永貞元年七月為相至元和二年正月罷綯以永貞元年十二月為相至元和四年二月罷後綯猶居相位二朞始罷使黃裳方當國而事不關決綯常默默豈先黃裳罷去以是為綯之貶可也今黃裳既已先綯罷而綯猶居位復為誰而默默如是者又二年乃始罷去史筆若此不亦太近誣乎其證五也由是言之鄭綯傳自為相之後止此二事後人讀之似皆有實可信及以紀傳參考則全不可用今列其事如右且又為旁行編年以次陳之於後庶覽者了然易見云

憲宗	鄭絪	王承宗	盧邁	李吉甫	李絳	杜黃裳
永貞元年 乙酉	八月乙巳即位					
	十二月自中書舍人為中書相					
元和元年 丙戌			唐史中不見從史為澤潞節度使之年唯吳川集云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押衙盧從史主其軍事則見從史在此年之前已為節度使也			
元和二年 丁亥				正月巳酉自中書舍人為中書相		
元和三年 戊子	九月細為門下相	九月戊戌從史罷為淮南節度使丁父喪未官獻計誅承宗由是奉服領澤潞討賊			為翰林學士知制誥	正月乙巳黃裳罷

憲宗	鄭絪	王承宗	盧邁	李吉甫	李絳	杜黃裳
元和四年 己丑	十月以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左神策行營鎮州招討宣慰使討王承宗	二月丁卯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等破之	三月乙酉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稱留後十月辛巳承宗反			
元和五年 庚寅				七月丁未赦承宗	四月貶驩州陽死	
元和六年 辛卯				正月吉甫為中書相	十一月絳自戶部侍郎為中書相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患

張九齡傳云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

今案太子瑛傳載九齡諫時已為中書令而宰相年表開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九齡為中書令二十五年太子竟廢死然則當議廢太子時九齡已為相久

矣安得云卒九齡相哉且九齡以二十五年而太子竟廢死則是終不免禍安得云太子無患哉此二者皆無其實也

劉潼治蜀南詔不敢犯邊

劉潼傳為西川節度使時李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填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為南詔間候有卑籠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

今案南詔傳潼為西川節度使之時即懿宗咸通七年八年之際也當是時南詔方強南寇安南西擾成都至咸通十年又自沐源入寇嘉州由此言之則南詔何嘗不敢犯邊乎潼傳中止云南詔少戢不敢輕寇邊可也以為自是不敢犯則非其實也

新唐書糾謬卷二

新唐書糾謬卷三 宋 吳縝 撰

三曰書事失實

降封宗室郡公而紀書為縣公

陸贄李晟傳幸梁州事

憲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實

王勔傳以壽春等五王降封入閤為出閤

張錫為相日數

辛雲京京杲二傳書事失實

崔圓辭大學士

王播進獻

郭英乂代高適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降封宗室郡公紀書為縣公等事

太宗紀云武德九年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為縣公

今案滕東郡王道彥傳略云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例得王於是唐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節土所以別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已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為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由是言之則道彥等其初所封皆郡王也太宗即位後所降封皆郡公也如本紀貞觀八年書道彥滕東縣公及舊書道彥滕東郡公傳云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爵為郡公是也今本紀所書乃云為縣公者蓋舊史本紀其悞如是而新書不加考證承誤而書故遂失其實矣今新書道彥本傳之首猶書為郡王亦悞也

又案此降封宗室乃武德九年十一月事是歲八月甲子高祖初遜位自稱太上皇而太宗新受禪位即

纔三四月耳而封德彝所對遽指高祖為先朝此又史臣書事之甚悞者也

陸贄李晟傳幸梁州事

陸贄傳云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廩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為捍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快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為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又李晟傳云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

今案本紀云興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懷光為太尉懷

光反丁卯如梁州三月李懷光奪鄜坊京畿金商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軍兵馬使陽惠元兵惠元死之韓游瓌傳略云李懷光叛誘游瓌為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悞臣使震驚乘輿後持臣自解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游瓌說帝以邠及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守請分其兵罷懷光權帝美其言會懷光誘復至渾瑊得書稍嚴卒以警游瓌不知發怒嫚罵瑊帝疑有變即日幸梁州又李懷光傳云懷光遣將趙升鸞謀於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承俊火乾陵使我為內應以脅乘輿瑊白發其姦請帝決幸梁州帝令瑊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又嚴震傳云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慮帝欲徙蹕山南震馳表奉迎遣五千兵至帝大喜翌日發奉天然則此三者之傳其事狀皆不相遠大抵始因懷光與賊通而欲為變奉天既已危慮故議幸梁州會懷光間誘復至渾瑊嚴警而游瓌罵

瑊時嚴震兵既已到今贊晟傳乃以為因懷光奪二人兵行在震驚是日遂幸梁則失其實矣蓋以本紀言之則幸梁與奪兵不同日其悞昭然也其陽惠元止是神策軍兵馬使而贊傳兼李建徽遂謂之兩節度亦悞也

憲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實

十一宗諸子傳內憲宗子棣王惲傳云大中六年始王與彭信二王同封彭王名惕信王名憧一名忱其忱字恐悞有說見別篇今案本紀大中六年十一月封弟惕為棣王即無彭信二王同封之事而大中三年紀云十一月己卯封弟惕為彭王咸通元年紀云七月封叔忱為信王然則彭信二王未嘗與棣王同時受封明矣

王勔傳以壽春等五王降封入閤為出閤

王勔傳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閤有司具禮儀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勔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人嗟服

今案寧王憲傳云憲初名成器文明元年武后以睿宗為皇帝故憲立為皇太子睿宗降為皇嗣更冊為皇孫與諸王皆出閤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降王壽春與衡陽巴陵彭城三王同封復詔入閤此三王同封之文當作四王並史氏悞不載臨淄郡王一人耳其說見別篇又案武后紀長壽二年臘月丁卯降封皇孫成器為壽春郡王恒王成義衡陽郡王楚王隆基臨淄郡王衛王隆範巴陵郡王趙王隆業彭城郡王勮傳所謂長壽中壽春等五王事即此是也推考紀傳乃是五王降封而復入閤勮傳以為出閤則失其實也

張錫為相日數

張錫傳云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為絳州刺史

今案睿宗紀張錫以景雲元年六月壬午同三品至七月壬戌貶絳州刺史乃四十日非旬日也

辛雲京傳云加代州都督鎮北兵馬使太原軍亂帝惡鄧景山絕下無漸以雲京性沈毅故授太原尹

今案肅宗紀云寶應元年建卯月癸丑河東軍亂殺其節度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以傳言之則朝廷所命也以本紀言之則雲京自立也二者何所取信哉以唐藩鎮事狀考其實乃雲京自立之後以軍中之情請諸朝耳故鄧景山傳云衆怒作亂景山過害肅宗以其統馭失方不復究驗遣使

喻撫其軍軍中請雲京為節度使詔可此蓋唐中葉已後藩鎮大抵皆然今史氏於雲京本傳乃為之委曲隱避不復言因亂自立然則當時史官於雲京兄弟為有私矣試又舉其事以驗之夫僕固懷恩之禍其始豈非雲京很忌激觸之所致歟而又結謀中人表裏間構以成就懷恩之叛逆者實雲京為之根柢也而本傳但書其美曾無一言以及此此其一驗也又雲京從弟京杲為湖南觀察使以貪贓殘暴而致

王國良之亂且嗣曹王皐賢者也而京杲陷害之此二事見于嗣曹王皐傳及西原蠻傳又以私怒而殺部曲此見于李忠臣傳凡此等事皆不見于京杲本傳此其二驗也是則當時史臣有私於辛氏兄弟豈不信哉今新書但襲舊史而載之不加刊正亦編修之一失也

崔圓辭大學士

李泌傳貞元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

今案明皇帝及肅宗本紀天寶十五載是歲丙申六月劍南節度使崔圓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乾元元年是歲戊戌五月罷而崔圓本傳亦與紀同其傳未云大歷中卒案大歷止於十四年是歲己未而李泌以貞元三年方為宰相是歲丁卯設若崔圓以大歷十四年卒至李泌拜相之年崔圓卒亦已九年矣何緣乃云

王播進獻

王播傳云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盆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云

今案播之再為相乃太和元年文宗初即位之數月也時帝新即位有意太平方以恭儉為政故莊恪太子傳云帝承寶歷荒怠身勤儉率天下觀本紀自帝即位之初其所行簡儉省約之事皆可以槩見無容因播進獻之多遂命為相況文宗雖中常之主然方其新即阼銳於為治必不至於是也案播傳穆宗時領鹽鐵敬宗時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遂復

領使又案李景讓傳云寶歷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

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又獨孤朗傳云王播賂權近還判鹽鐵又案播傳云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太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而文宗紀云太和元年六月癸巳淮南節度副大使王播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此蓋播當敬宗時以賄賂遺權幸又以獻于朝方敬宗荒侈而得其貢奉故復其鹽鐵使名既而文宗即位權近之臣久甘其贈賄故言之于帝帝新登阼未知其實遂自淮南召還使復輔政如是而已若謂文宗因其獻玉帶銀盌綾絹而命為相此則近誣也帶盌綾絹之獻乃敬宗時其所得止是再領鹽鐵其云自淮南還及再得相皆記事者誤也

郭英乂代高適

班宏傳云高適鎮劍南表為觀察判官郭英乂代適表雒令

今案郭英乂及崔寧傳云永泰元年嚴武卒衆請英乂為節度使朝廷憚

履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佐

謄錄監生臣宋　錡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子部
新唐書糾謬卷四至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新唐書糾謬卷四　宋　吳縝　撰

四曰自相違舛

王璿恭憲太后弟乃以為惠安太后弟

以三月二日為中和日

太宗紀享年差三歲

杜佑所終之官與桑道茂傳不同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穆宗紀始封與憲宗紀異

建王已改名而薨時猶書故名

謂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見者

謂九王史失其系胄而自有系胄可見者

韋雲起嘗為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是時未

有麟州

虞世南傳及天文志叙星變災異事與紀志不

同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為八十

王同皎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彥範及皇后等傳不同

獨孤懷恩獻后之弟而以為姪

張鷟貶官年世相遠本紀書渾釋之死與傳不同

杜求仁傳舛悞

賢妃徐惠為齊聃姊又為姑

蕭至忠傳叙蕭德言世次未明

徐州戍兵龐勛等擅還誅張昕三傳各異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別傳皆差

張巡用兵人數悞

王燾等世次不明

裴叔字不同

劉瀚入朝紀傳不同

孔戣傳誤

劉弘基殷開山傳誤

王璹恭憲太后弟乃以為惠安太后弟

今案后妃傳懿宗凡二后一曰惠安皇后王氏一曰恭憲皇后王氏惠安傳則不載有弟璹事至恭憲傳官者楊復恭傳云王璹者惠安太后之弟也

然則瓌乃恭憲弟非惠安弟也

以三月二日為中和日

方技桑道茂傳云李泌病篤以三月二日中和日強入見不能步歸而卒

今案李泌請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帝悅又案本紀泌以三月甲辰薨是歲正月甲辰朔而鄴侯家傳以為三月二日寒食而泌力疾赴內宴不能步歸而卒然則泌以三月二日甲辰寒食日薨而道茂傳以為中和日不同

和節日則誤也

太宗紀享年差三歲

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巳巳皇帝崩于含風殿年五十三

今案虞世南傳敘太宗語曰吾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且太宗以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起義兵是歲丁丑而太宗自謂年十八則是庚申歲生又太宗紀云大業中突厥圍煬帝鴈門詔書募兵赴援太宗時年十六往應募案隋書紀突厥以大業十一年圍煬帝于鴈門是歲乙亥而太宗年十六則亦是生于庚申歲以二者推較則太宗以庚申生無疑矣貞觀二十三年歲在己酉自庚申至己酉止是五十年而本紀以為年五十三則悞也

杜佑所終之官與桑道茂傳不同

桑道茂傳云杜佑終於司徒

今按佑傳以太保致仕而終非司徒也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公主傳明皇帝二十九女

今案其名數乃有三十人即不知其總凡之悞邪名數之悞邪修書而至於如此亦可謂踈謬矣

穆宗紀與憲宗紀異

穆宗紀云始封建安郡王進遂王宥為遂王即穆宗也

今案憲宗紀元和元年八月丁卯進封子延安郡王憲宗紀以為延安

二者必有一悞

建王已改名而薨時猶書故名

穆宗紀長慶元年五月丙辰建王審薨

今案十一宗諸子傳云憲宗二十子內澧王惲傳末云初惲名寬深王寮絳王寮建王審元和七年並改今名則是寬以下其名皆改從心故審改名恪而本傳書為建王恪也既於元和七年壬辰改為恪至長慶元年辛丑薨時猶書為審其悞可見也

謂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見者

十一宗諸子傳內憲宗二十子宋云凡八王史失其薨年

今案所謂八王者深王悰瓊王悅沔王恂婺王懌茂王愔衡王憼澶王恍榮王憤也然案僖宗紀廣明元年八月癸卯榮王憤薨則是此一王薨年亦自可見而本傳亦謂史失之者悞也

謂九王史失其系胄而自有系胄可見者

宣宗諸子通王滋傳末云濟韶彭韓沂陳延覃丹九王史逸其系胄云

今案昭宗紀乾寧四年韓建所害九王內彭王名惕即憲宗子沂王名禋即昭宗子此二王舉其名而考其傳則皆見系胄安得一槩云史逸之也

韋雲起嘗為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是時未有麟州

裴寂傳云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

今案雲起傳雲起未嘗為麟州刺史亦無告裴寂反之事且又案地理志麟州乃開元十二年始置則方武德時固未有麟州也

虞世南傳及天文志敘星變災異事與紀志不同

虞世南傳云貞觀八年進封永興縣公會隴右山崩大地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後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帝訪羣臣世南曰云云又天文志云貞觀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歷亢亥不見

今案帝紀貞觀八年七月隴右山崩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五行志云貞觀八年七月隴右山摧又云八年七月山東江淮大水又云隴右大地屢見凡此所云即虞世南傳及天文志所書之事也其大節如山摧地見大水星變雖已僅同至於間有違舛則不能使人無疑何者如世南傳云星孛虛危歷氐餘百日而天文志云甲子星孛于虛危至乙亥不見則止十二日爾此一可疑也自氐至虛危凡歷大火析木星紀玄枵四辰即未知十二日之間果能徧歷歟此二可疑也又云星孛虛危歷玄枵夫虛危即玄枵之次今云孛虛危又云歷玄枵此三可疑也以是觀之則志傳必有誤者矣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為八十

李源傳略云源八歲家覆俘為奴轉側民間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絕心禄仕五十餘年今案明皇帝本紀天寶十四載十二月丁酉安禄山陷東京留守李憕死之是歲乙未而源年八歲則是生于天寶七年戊子也至長慶元年辛丑七十四歲爾其長慶盡四年甲辰又歷敬宗寶歷元年乙巳二年丙午文宗太和元年丁未源始八十歲然則既云八歲家覆又云長慶初年八十此二者必有一誤況德裕為中丞正長慶時時源實未八十矣

王同皎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彥範及皇后等傳不同

王同皎傳云趨長生殿太后所李多祚傳亦同今案桓彥範傳云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又武后及張易之傳皆云迎仙院未知孰是

獨孤懷恩傳元正皇后弟也懷恩之幼隋文帝獻皇后以姪養宮中

今案元正皇后即高祖之母而高祖紀云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由此言之則元正后與隋文

獻后乃姊妹而懷恩則弟也安得謂之姪哉

張鷟貶官年世相遠

張鷟傳略云鷟字文成證聖中天官侍郎劉奇以鷟及司馬鍾為御史開元初御史李全劾鷟多口語訕短時政貶嶺南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黜啜問文成安否答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為也

今案武后證聖元年乙未明皇帝開元元年癸丑相去一十九年而鷟仍為御史此已可疑且又鷟既於開元初以御史貶官矣何緣復云武后時馬仙童曰近自御史貶官歟此一節前後乖舛全不可考

本紀書渾釋之死與傳不同

渾瑊傳云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没

今案代宗紀廣德二年二月辛未僕固懷恩殺朔方軍節度留後渾釋之又釋之本傳云李光弼保河陽釋之以朔方都知兵馬使為裨將進寧朔方節度留後僕固懷恩之走聲為歸鎮釋之曰是必衆潰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如悔禍還鎮渠可不納釋之信之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韶殺釋之收其軍紀傳所載如此而與瑊傳不同未知孰是

杜求仁傳舛誤

杜求仁傳云求仁與徐敬業舉兵為興復府左長史死于難

今案徐敬業傳求仁為匡復府右長史與求仁傳不同未知孰是

賢妃徐惠為齊聃姊又為姑

徐齊聃傳云高宗時姑為帝婕妤子堅傳末又云齊聃姑為太宗充容仲為高宗婕妤

今案后妃傳云太宗賢妃徐惠太宗召為才人再遷充容卒贈賢妃惠之弟齊聃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為高宗婕妤然則徐齊聃在本傳則為賢妃婕妤之姪而堅為姪孫在賢妃傳則齊聃乃賢妃婕妤之弟而

堅乃姪也未知何者為是

蕭至忠傳敘蕭德言世次未明

蕭至忠傳云祖德言祕書少監

今案宰相世系表德言至忠之曾祖其世次甚明又

德言傳亦謂至忠為曾孫此必可信今至忠傳止以

德言為祖則誤也

徐州戍兵龐勛等擅還

康承訓傳云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

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詣監軍

使丐糧鎧北還

今案崔彥曾傳云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孟

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更

三年請代以復留一年故怒而作亂此二者所載不

同未知孰是

詠張昕三傳各異

高固傳云李懷光反使邠寧留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

河中固在行乃伺間入帳下斬昕首以徇拜檢校右散

騎常侍前軍兵馬使

今案楊朝晟傳云李懷光反韓游瓌退保邠寧賊黨

張昕守邠州大索軍實多奪士欲潛歸之朝晟父懷

寘為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游瓌遣懷

寘告行在德宗勞問授兼御史中丞又案韓游瓌傳

云懷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既

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之游瓌馳入邠說昕

昕不聽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游瓌伏甲

先起高固等應之斬昕首以聞且張昕之死不過止

在一人之手又其先必有主其謀者今此則不然在

高固傳則以為固伺間斬昕在楊朝晟傳則以為楊
懷寘以夜斬昕在韓滉傳則以為滉璟伏甲先起
而高固應之乃斬昕其主謀及致殺者果在何人為
史如此使後人何所信乎

劉禹錫傳云王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別傳皆差

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憑藉其勢多中
傷士若武元衡不為宗元所喜下除太子右庶子

今案武元衡傳云為御史中丞順宗立王叔文使人
誘以為黨拒不納俄為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
錫求為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
庶子然則元衡下遷庶子乃以忤叔文禹錫之故非
為柳宗元不喜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一也

又云韓皋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為湖南觀察使
今案韓皋傳云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皋姊之
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皋以告叔文叔文怒出
為鄂岳蘄沔觀察使觀此則皋所忤者叔文及其一
黨之人不獨止禹錫而已此事當載之叔文傳中乃
可非禹錫傳之所當書也且皋之出自為鄂岳蘄沔
觀察又非湖南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三也噫如
禹錫者固非良士而又朋附小人竊弄威柄方其得
志之秋朋黨構扇變故易常妄相進擢既不叶天下
之望宜為正人之所疾惡意其當日施為恣橫者不
止此數事而已然當時史臣不能撫其信實之事筆
之簡冊止掇拾微末一二且又差舛不同不唯無以
見其過惡之迹而又使後世疑其事之不然此最為

可惜也

張巡用兵人數誤

忠義張巡傳贊云以疲卒數萬

今案巡所用戰兵止數千不滿萬人贊之所云誤矣

王燾等世次不明

王珪傳及酷吏王旭傳皆云燾及旭乃珪之孫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二人皆珪之曾孫未知孰是

裴寂字不同

裴寂傳云寂字玄真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字真玄未知孰是

劉審禮傳與表不同

劉審禮傳云子殆庶又云易從為彭城長史

今案宰相世系表殆庶易從為漢州長史未知孰是

號王鳳傳云七子次子茂融

號王子次序不同

今案宗室世系表鳳止六子而茂融第四未知孰是

館陶公主所尚不同

酷吏崔器傳云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

今案公主傳高祖女真定公主嫁崔恭禮又館陶公主下嫁崔宣慶今器傳乃云恭禮尚館陶未知孰是

崔良佐傳

藝文志崔良佐三國春秋注云良佐深州安平人日用從子

今案崔日用傳乃滑州靈昌人而又崔元翰傳述良佐云與日用從昆弟也此二傳鄉里宗族與藝文志不同未知孰是然以宰相世系表考之則良佐乃日用之再從姪以是言之則從子者是而從昆弟者誤歟

武攸暨傳年號誤

武攸暨傳云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延秀之誅降楚國公景龍中卒

今案武延秀傳延秀以韋后敗時與安樂公主同斬

則是景龍四年六月中事也是歲六月壬午韋后弑中宗甲申改元唐隆庚子臨淄王以兵誅韋氏及安樂公主武延秀等甲辰睿宗即位七月己巳改元景雲由是言之延秀既誅之後何緣復有景龍年號乎

兩傳載周贄安太清不同

李光弼傳河陽北城之戰賊衆奔敗禽周摯

今案史思明傳云時周贄以後軍屯福昌駱悅惡其貳乃殺贄贄摯雖不同其實一人也且周贄已為光弼所禽何緣復從思明領軍屯福昌而為駱悅所殺歟

又光弼傳云安太清襲懷州守之光弼令郝廷玉由地道入懷州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侯仲莊傳亦云禽安太清

今案史思明傳云使安太清取懷州以守光弼攻之相反此可疑者二也案舊書玳傳則云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帥帥不從則是舊史未嘗以為馬璘未審新書何由指以為馬璘此可疑者三也

郝玳傳云貞元中為臨涇鎮將常從數百騎出野還說節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為休養便地玳出或謂璘曰玳言信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若用玳言則邊已安尚何事為璘遂不聽

今案馬璘傳云徙涇原節度使大歷八年吐蕃內寇璘與渾瑊擊破之十二年卒於軍是歲丁巳今玳傳云貞元中說馬璘而貞元元年歲在乙丑則是時璘卒已九年矣玳安得與璘有言哉此可疑者一也案璘傳云在涇八年繕屯壁為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為用虜不敢犯今郝玳傳所言乃如此則正與璘傳相反此可疑者二也案舊書玳傳則云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帥帥不從則是舊史未嘗以為馬璘未審新書何由指以為馬璘此可疑者三也

欽定方傳悞

蘇定方傳云至恒篤城欲殺降胡取貲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今案本紀此乃高宗顯慶元年九月事令云太宗則悞也

江夏王道宗李靖等傳不同

江夏王道宗傳云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今案李靖及突厥傳禽頡利者張寶相也而道宗傳以為道宗親執未知孰是

德宗本紀貞元八年十一月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劉濟及其弟瀛州刺史濛戰于瀛州濛敗奔于京師今案濛傳次子濟母弟怦得幽州病且死濛可圖開山銳立事說文靜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軌以父命召濟於莫州濟嗣總軍事德濛之讓以為瀛州刺史有如不諱許代已久之濟自用其子為副大使濛不能無恨因請以所部為天子戍隴悉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其事與紀全異未知何者為是

劉濛入朝紀傳不同

劉弘基殷開山傳誤

孔戣傳悞

孔戣傳云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讓其兄戣今案死難者巢父傳則以殘戣戣為從子又案宰相世系表殘戣戣實巢父兄峯父之子是則非巢父之子甚悞矣

子審矣今戣傳乃指巢父為父則甚悞矣

劉弘基殷開山傳誤

劉弘基傳云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唯弘基軍戰力矢盡為賊拘仁杲平乃克歸殷開山傳云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臥營委軍於劉文靜誡曰賊方熾邀速戰利公等毋與爭糧盡衆朽乃可圖開山銳立事說文靜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宜逗撓制敵無尋以賊遺王也請勒兵以怖之遂戰析壎為舉所乘遂大敗下吏當死除名為民

今按析壎城名也殷開山傳及地理志以為析壎而

薛舉及仁杲傳則以為高墌未知孰是今以紀傳考之薛舉自唐得長安之後至於仁杲降太宗之時與唐兵前後凡五戰雖紀傳多不載其地名然徐叅考亦可槩見自高祖初入關義寧元年舉入寇扶風為秦王所破此第一戰也此不書于高祖紀而見于太宗紀并舉本傳武德元年六月舉又寇涇州秦王西討屯于高墌王臥疾而長史劉文靜殿開山等觀兵於高墌為舉所大敗死者十六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没王還京師舉拔高墌將趨長安而病死此第二戰也此見于高祖太宗紀及薛舉傳是年八月辛巳舉卒已丑秦王復西討屯于高墌相持六十餘日九月甲寅秦州摠管實軌及仁杲戰敗績此第三戰也此見于高祖太宗紀又與長平王叔良戰于百里細川而執劉感此第四戰也此見于叔良及劉感傳十一月己酉秦王敗仁杲於淺水原徑圍其城遂降之此第五戰也此見于高祖太宗紀仁杲傳此五戰地名人名及勝負俎可考矣若劉文靜殿開山之敗乃高墌也而開山傳則以為析墌悞矣淺水原之戰仁杲將宗羅睺敗走太宗急追夜半圍之遲明而仁杲降而弘基傳乃以為八摠管軍皆没一何舛謬之甚乎此最為大悞也案薛舉傳則弘基之没亦高墌之戰耳夫淺水原乃太宗戰勝之地遂追奔逐北使仁杲不及計而降曷嘗有八摠管敗没者乎此史氏殊不考究之故也高墌析墌皆城名高墌屬寧州定平縣析墌屬涇州安定縣地既近而名相類故易於舛悞唯弘基傳有淺水原戰没之說為謬最甚矣

新唐書糾謬卷四

新唐書糾謬卷五

宋　吳縝　撰

五曰年月時世差互

韋弘景封還詔書事一以為憲宗一以為穆宗

魏謇罷相差四年

李憕平蔡州差一年

閻立本為中書令差一年

武惠妃薨差一年

王志愔傳幸東都差一年

王求禮傳久視二年大雪誤

武后問狄仁傑求奇士其年誤

岑義為同三品年悞及官稱不同

竇懷貞傳誤

常山王承乾卒紀傳紀差一年

惠昭太子薨年紀傳不同

孝敬皇帝年差一歲

章懷太子傳年誤

慶王宗薨紀傳差一年

張濬死紀傳差一年

肅王薨差一年

武攸暨傳年次誤

啖助傳贊誤

懿德太子傳誤

上官昭容傳誤

江夏王道宗傳誤

突厥傳敘永安王孝基誤

太宗薛舉相持六十餘日事

吐谷渾傳貞觀九年誤

韋弘景封還詔書事一以為憲宗一以為穆宗

僕卿弘景上還詔書穆宗使喻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功睦親者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

今案劉士涇傳云遷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制書以士涇交通近侍不當居九卿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涇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宜下弘景等乃奉詔此二傳一以為穆宗一以為憲宗一則云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一則云弘景等乃奉詔二說殊不同未知其孰是且又士涇傳云弘景等即不知餘人為誰此皆舛誤之甚者也

魏謇罷相差四年

魏謇傳云大中十五年以平章事領劒南西川節度使今案宣宗紀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魏謇罷又宰相表云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謇為檢校戶部尚書平章事西川節度使二者不同或者本傳以為十五年者誤歟

李愬平蔡州差一年

李愬傳云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已卯師夜起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今案憲宗紀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克蔡州又韓愈平蔡碑云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然則憲宗紀新書正得其實而愬傳以為元和十一年十月已卯則大誤矣

閻立本為中書令差一年

閻立本傳云咸亨元年官復舊名改中書令卒立本初以總章元年為右相本中書令也

今案宰相表則咸亨二年立本方為中書令未知孰是

武惠妃薨差一年

楊貴妃傳云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

今案玄宗紀開元二十五年四月乙丑廢皇太子瑛及鄂王瑤光王琚為庶人皆殺之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又案惠妃傳及庶人瑛等先死而後薨既瑛

等皆二十五年死則妃之薨無由却在二十四年其理甚明然則楊貴妃傳所云差一年矣

王志愔傳幸東都差一年

王志愔傳云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山妄稱襄王子謀反

今案玄宗紀開元九年並無幸東都之事而十年正月丁巳如東都九月京兆人權梁山反伏誅志愔傳所云九年者誤也

王求禮傳久視二年大雪誤

王求禮傳云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

今案本紀久視止有元年至次年正月丁丑改元大足至十月改元長安則是久視無二年三月矣且又案本紀及五行志長安元年三月亦無大雨雪止是五行志云久視元年三月大雪疑求禮傳所云即此事而誤以元年為二年爾

武后問狄仁傑求奇士其年誤

張柬之傳云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

今案本紀及狄仁傑傳仁傑以聖歷三年九月薨是年歲在庚子（即久視元年也）而長安元年歲在辛丑由是言之柬之傳云長安中必誤也

岑羲為同三品年悞及官稱不同

岑羲傳云遷秘書少監進吏部侍郎帝崩詔權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為陝州刺史再遷戶部尚書景雲初復召同三品

今案睿宗紀云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弒中宗矯詔立温王重茂為皇太子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同中書門下三品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表亦同即無中宗崩而羲以右常侍為同三品之事六月甲辰睿宗即位至七月丁巳羲罷為右散騎常侍先天元年正月以戶部尚書始同三品蓋自景雲

元年即景龍四年庚戌歲也六月温王即位改元唐隆是月睿宗即位已巳大赦改元景雲至二年辛亥先天元年壬子正月義始為同三品然則非景雲初乃先天初也紀及表又云義曾為中書侍郎而本傳無之亦脫漏也

實懷貞傳

實懷貞傳云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説皆罷為左御史大夫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

今案睿宗紀景雲二年辛亥十月實懷貞罷先天元年壬子正月乙未左御史臺大夫實懷貞同中書門下三品則是止三數月耳非踰年也或曰史家止謂改歲則為踰年非謂過一朞也愚曰唯新書之例不然故不得不疑而辨之案杜元頴傳謂穆宗即位不閱歲而元頴至宰相且穆宗以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即位次年長慶元年二月元頴入相斯亦可謂踰年矣而本傳以為不閱歲又云甫再朞出為西川節度使蓋謂僅及二周而元頴以長慶元年二月為相至三年十月罷凡二周歲餘八月而本傳以為甫再朞今實懷貞自罷相至復同三品雖曰改歲而止三四月又安得遂以為踰年哉

常山王承乾

常山王承乾卒差一年

常山王承乾傳云貞觀十七年廢為庶人徙黔州十九年死

今案本紀貞觀十八年十二月壬寅庶人承乾卒與本傳差一年

惠昭太子薨年紀傳不同

憲宗紀元和四年閏三月丁卯立鄭王寧為皇太子即惠昭太子也六年十二月辛亥皇太子薨

今案穆宗紀云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而惠昭太子傳云李絳等建言立皇太子帝曰善以寧為皇太子冊禮用孟夏雨不克改用孟秋亦雨冬十月克行禮明年薨年十九以是推之憲宗紀惠昭以元和四年立六年十二月薨而穆宗紀云元和七年薨已為舛

錯今惠昭本傳又云冬十月克行禮明年薨則是元和四年立之無疑但薨年是然要之李絳嘗上言曰陛下受命四年而冢子未建於是乃立太子則是元和四年而冢子未則紀傳交互為難考爾

孝敬皇帝年差一歲

孝敬皇帝傳云弘奏請數佛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年二十四又高宗紀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天后殺皇太子五月戊申追號皇太子為孝敬皇帝

令案燕王忠傳云王皇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又高宗紀永徽六年十月己酉廢皇后為庶人是歲乙卯而弘三歲則是以癸丑生至至上元二年歲在乙亥薨止是二十三年不得云二十四也

章懷太子傳年誤

章懷太子傳云上元元年復名賢是時皇太子薨其六月立賢為太子

令案高宗紀及三宗諸子傳並云皇太子以上元二年薨獨此傳以為元年蓋誤也

慶王琮薨差一年

十一宗諸子傳云奉天皇帝琮天寶十載薨

令案玄宗紀云天寶十一載五月戊申慶王琮薨恐本傳之誤也

張濬死差一年

張濬傳云遷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墅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濬為謀主不克全忠脅帝東遷濬聞曰乘輿卜洛則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畏濬構它鎮兵使張全義遣牙將如盜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實天復二年十二月是歲壬戌

令案昭宗紀天復元年辛酉十月朱全忠犯京師十一月壬子昭宗如鳳翔戊辰全忠犯鳳翔自是全忠圍鳳翔至天復三年癸亥正月王師範取兗州甲子昭宗幸全忠軍已巳昭宗至自鳳翔十二月丙申朱全忠

殺尚書左僕射致仕張濬由此觀之則天復二年十二月昭宗尚在岐下為全忠所圍未出亦未有卜洛之事王師範亦未起兵然則本紀所書三年十二月丙申殺濬為得其實而本傳云二年十二月者誤也且又濬以三年既死而昭宗以四年遷洛令觀濬傳所書則似遷洛之後濬方被殺此蓋傳中文意未全所致當云全忠將脅帝東遷如此則文意完矣

肅王薨差一年

肅王詳傳云建中二年薨今案德宗紀建中三年十月丙子肅王詳薨與傳差一年

武攸暨傳年次誤

武攸暨傳云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長安中降王壽春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

令案武承嗣傳云中宗復位侍中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帝系昏不斷繞降封一級三思王德靜郡攸暨在辛丑則是重潤年二十謂之十九則誤也

上官昭容傳誤

上官昭容傳云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武后

時

今案上官儀傳云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子廷芝亦被殺又本紀麟德元年十二月丙戌殺上官儀武后傳云麟德初后召方士為蠱宦人發之帝怒召上官儀草詔廢后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然則武后以麟德元年殺儀方是時高宗尚親政武后止居中宮後二十年方有臨朝稱制事則當麟德初不得謂之武后時也

江夏王道宗傳誤

江夏王道宗傳高宗永徽初房遺愛以反誅長孫無忌褚遂良與道宗有宿怨誣與遺愛善流象州道病卒年五十四

今案道宗本傳云裴寂與劉武周戰度索原寂敗賊逼河東道宗年十七從秦王討賊且裴寂與劉武周度索原之戰即武德二年九月介州姜寶誼死之戰是也 此戰見于裴寂姜寶誼劉武周傳高祖本紀武德二年中 是年歲在己卯

時道宗年十七則是生于隋仁壽三年癸亥歲也而房遺愛之誅在永徽四年癸丑歲自癸亥至癸丑正五十一年爾不得云年五十四也

突厥傳云武德四年頡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執我使者帝亦囚其使與相當由是寇代州敗行軍摠管永安王孝基

突厥傳叙永安王孝基誤

今案永安王孝基傳云武德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夏人呂崇茂以縣應賊詔孝基為行軍總管攻之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于筠隸焉會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攻官師大敗孝基及筠等皆執於賊謀亡歸為賊所害晉陽平購尸不獲又案本紀武德二年十月劉武周寇晉州永安王孝基及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討之是月夏縣人呂崇茂反十二月永安王孝基及劉武周戰于下邽敗績 此乃戰于夏縣而悞作下邽已有說見別篇又孝基及于

筠等四人被執正在此戰而紀漏書亦見別篇三年二月甲寅獨孤懷恩謀反伏誅案懷恩傳懷恩初謀反而勑令討武周既而四人敗被執戍而秦王破武周於美良川懷恩逃歸而祿反事敗遂伏誅四月壬戌秦王世民及劉武周戰于沿州敗之武周亡入于突厥克幷州由是言之永安王孝基在武德三年四月劉武周未破敗之前已被害矣何緣四年猶為行軍總管而與突厥戰乎此蓋誤也

太宗薛舉相持六十餘日事

太宗紀云武德元年薛舉寇涇州太宗為西討元帥以討薛仁杲十一月己酉秦王世民敗薛仁杲執之然則薛舉以六月癸未寇涇州至八月辛巳止三十日耳今本紀乃云八月太宗疾間復屯于高墌城相持六十餘日己而舉死叅較高紀前後無復有與舉相持可及六十餘日之處

吐谷渾傳貞觀九年誤

吐谷渾傳云其王慕容伏允拘天子行人趙德楷貞觀九年詔李靖等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擊之今案本紀其吐谷渾執趙德楷及命李靖等六總管伐之皆貞觀八年十二月事非九年也

羅睺敗走太宗追之至其城下仁杲乃出降

今案高祖紀武德元年六月癸未薛舉寇涇州秦王世民為西討元帥以七月壬子發長安壬戌至涇州庚午與舉戰于淺

新唐書糾謬卷五

新唐書糾謬卷六

宋 吳縝 撰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紀書團練使崔灌而傳乃觀察使崔瓘

天策上將乃書為上將軍

紀云襲璋而傳乃瞿章

史思明朱泚傳各有敬釭許季常

目錄著王綝而傳乃王琳

封道言名不同

楊眦名不同

王搏名不同

梁武孫名誤

嗣郯王戒丕字誤

武德四年封越王元茂誤

信王憺名紀傳不同

昭宗子裕紀書為祐

王茂章悞作彥章

辛雲京官誤

朗陵王父子名皆未明

吳大瓘名不同

楊子琳作楊惠琳二事

以公主字為封號

程昌裔名不同

張去奢去盈不同

郭潛曜姓不同

南昌公主

張說字誤為銳字

雍王畢王房各有景誤

范雲仙等官誤

蘇光榮名不同

鹿晏弘名誤

牛勗名不同

魚朝恩傳脫字

李訓仇士良兩傳各載魚弘志名不同

馬擧官及名紀傳不同

盧垣誤書吳少誠

范陽王譞名不同

東莞郡公融名不同

袁朗傳袁槩名誤

蘇弘軫名不全

李氏表有知古二名

王琚王同皎等傳周璟名不同

宰相李藩世系表脫誤

仇甫姓不同

蘇定方傳與突厥傳不同

突厥傳季高遷姓誤

突厥傳李靖傳不同

何重霸名紀傳不同

高祖紀書封德彝左僕射誤

唐儉傳誤書官

高祖紀書長孫順德官誤

高祖紀封子為蜀王名不同

長平王傳薛仁杲傳不同

紀書團練使崔灌而傳乃觀察使崔璀

代宗紀大歷五年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灌

令案崔璀傳云璀博陵人以士行修謹聞累官至澧州刺史大歷中遷湖南觀察使時將吏習寬弛不奉法璀稍以禮法繩裁之下多怨別將臧玠判官達奚觀忿爭觀曰今幸無事玠曰欲有事邪拂衣去是夜以兵殺觀璀聞難惶懼走遇害此即紀所書者而不同如此蓋紀誤也

褚亮傳云初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

天策上將乃書為上將軍

今案高祖紀武德四年十月己丑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領司徒又太宗紀云高祖以謂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領司徒又宰相表云武德四年十月己丑世民加司徒天策上將又唐儉傳太宗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然則其官止是天策上將非上將軍也

紀云翼璋而傳乃瞿章

昭宗紀乾寧四年五月壬午朱全忠陷黃州刺史瞿璋

今案楊行密傳云汴將朱友恭聶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泗州金敗瞿章守黃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柵行密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恭鑿崖開道以彊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壁煞死之

今案楊行密傳云汴將朱友恭聶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泗州金敗瞿章守黃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柵行密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恭鑿崖開道以彊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壁煞死之

則書為翼璋者誤也

史思明傳云思明又遣敬釭擊奚虜又云思明大怒召許季常將誅而釋之

今案朱泚僭即皇帝位以敬釭為御史大夫許季常京兆尹斯二人名姓皆同然史思明之亂至朱泚建中之變已二十五六年矣二人者果存而助亂歟或者姓名偶同歟其誤記歟不可得而知修史家亦當定其去取也

目錄著王綝而傳乃王琳

目錄第一百三十烈女傳有王綝妻韋

今案其傳乃王琳妻韋也未知孰是

封道言名不同

公主傳高祖女淮南公主下嫁封道言

今案封倫傳乃名言道未知孰是

楊眦名不同

外戚傳楊國忠四子暄眦曉晞又云眦尚萬春公主賈妃傳亦同其字皆從目

今案公主傳及宰相世系表其毗字皆從月益誤也

王搏名不同

王綝傳其孫搏字昭逸

今案宰相世系表皆作搏未知孰是

梁武孫名誤

宰相世系表内叙梁武孫云統五子歡譽登整譽

今案表内有誉字而無登字益登當作誉也

嗣郯王戒丕字誤

顧彥暉傳云乾寧四年華洪率衆五萬攻彥暉王建之將也

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帝仍遣左諫議大夫李洵諭止建拒命帝以嗣郯王戒丕鎮鳳翔徙茂貞代建皆不奉詔

今案本紀乾寧四年六月貶王建為南州刺史以李茂貞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嗣覃王嗣周為鳳翔隴右節度使茂貞不受命嗣周及茂貞戰于奉天敗績況嗣覃王嗣周延王戒丕紀傳中載之多矣唯此傳乃作嗣郯王戒丕誤也

武德四年封越王元茂誤

高祖紀武德四年四月甲寅封子元方為周王元禮鄭王元嘉宋王元則荆王元茂越王

今案高祖諸子傳云周王元方武德四年始王與鄭宋荆滕四王同封正謂此也今紀内書元茂封越王而傳乃是滕王已見差舛而又高祖諸子中無名元茂者以是推之實紀誤也當書云元懿滕王為是況傳中自周王元方已下皆有次序載其名故徐康王元禮初王鄭韓王元嘉始王宋彭思王元則初王荆鄭惠王元懿始王滕凡此皆有根源一一可考而紀之所書殊無據依也

信王懷名紀傳不同

今案十一宗諸子傳憲宗二十子無名恆者止有信王八年十二月信王恆薨

王憺咸通八年薨既封于信而又薨年與傳相符則此信王恆即憺無疑但紀傳名不同必有悞者

昭宗子裕紀書為祐

昭宗紀大順二年六月丙午封子祐為德王今案昭宗諸子德王名裕不名祐也況乾寧四年立為皇太子時名裕即可見此誤也

王茂章誤作彥章

楊行密傳云天祐二年王彥章李德誠拔潤州殺安仁義

今案田頵傳云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又云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參校諸傳當作茂章為彥章者誤也

辛雲京官誤

僕固懷恩傳云史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嵩訓郝廷玉兗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

今案肅宗紀云實應元年壬寅建卯月癸丑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又代宗紀云廣德元年癸卯正月甲申史朝義自殺今僕固懷恩傳載雲京等會師于莫州城下正是實應元年廣德元年冬春之際又按辛雲京傳雲京自為河東節度使之後未嘗移鎮卒于太原亦未嘗為兗鄆節度使況雲京新得太原必不敢輕出會師討賊此蓋誤書也

朗陵王父子名皆未明

太宗諸子傳蜀悼王愔傳末云子璠嗣王武后時謫死歸誠州神龍初以朗陵王禕子褕嗣

今案朗陵王即鬱林王恪之子也恪亦太宗子恪傳云四子仁瑋琨瑋早卒中宗追封朗陵王子祛出繼蜀王愔由是言之此蜀王傳所云以朗陵王禕子褕嗣也況開元中有信安王禕當作以朗陵王瑋子祛嗣也況開元中有信安王禕即琨之子而朗陵之親姪無容與伯父同名以此益見朗陵王禕當作瑋字也然三宗諸子傳內許王素

節傳末云乃以嗣蜀王禒為廣漢王以宗室世系表考之蓋祇本名禒也

吳大璀名不同

柳晟傳云授學於吳大璀幷子通玄今案吳通玄傳其父乃名道璀未知孰是

楊子琳作楊惠琳二事

劉昌裔傳云入蜀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惠琳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濮州表為判官為環檄李納劉曉大詬環上其纂德宗異之今案憲宗紀永貞元年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伏誅自反至伏誅止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楊惠琳伏誅自反至伏誅止四五月耳中間未嘗有順命事此其一也且惠琳之亂在夏州而此傳乃云入蜀說惠琳既順命拜瀘州刺史地里全不相屬此其二也既惠琳死乃與曲環檄李納而環上其纂于德宗按德宗紀建中二年八月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稱留後貞元八年五月平盧節度使李納卒子師古自稱留後皆德宗之世也至憲宗世惠琳反時平盧節度使乃李師古而納死已久矣時又不相值此其三也曲環自建中三年為邠隴節度其後改陳許至貞元十五年卒當惠琳反時環死已久矣無復與李納攻戰事此其四也且曲環攻李納時乃德宗之初而惠琳反在憲宗之初相距二十四五年曲環又已死何緣先述惠琳死然後方及曲環攻檄李納事如此則顛倒錯亂無復次序此其五也由此觀之此非楊惠琳乃楊子琳也按代宗紀大歷三年七月瀘州刺史楊子琳反陷成都劍南節度留後崔寬敗之克成都子琳殺夔州別駕張忠又按崔寧傳云寧攻郭英乂英乂走靈池為韓澄所殺於是劍南大擾楊子琳起瀘州討寧詔宰相杜鴻漸為西川節度使往平其亂鴻漸入成都乃表子琳為瀘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數薦寧朝廷因授寧西川節度使大歷三年寧入朝楊子琳襲取成

都帝乃還寧於蜀未幾子琳者本盧南賊帥既降詔隸劒南節度屯瀘州杜鴻漸表為刺史寧入朝留弟寬守成都子琳乘間起遽瀘州以精騎數千襲據其地寬戰力屈寧妾任素驍果即出家財募士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會糧盡且大雨引舟至廷乘而去收餘兵沿江而下諸刺史震慄備餼牢以饗士遇黃草峽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子琳前驅至悉禽之遂入夔州殺別駕張忠城守以請皐朝廷以其本謀近忠故授峽州刺史移澧州鎮遏使後歸朝賜名猷史者遂誤以為惠琳故其時世年月皆參錯顛倒前後不合以子琳考之則與紀傳年世事理皆符同其誤昭然矣今新書誤以子琳為惠琳處凡二此劉昌裔并戴叔倫傳其誤皆同也

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嗣曹王皐領湖南江西表在幕府

令案劉晏傳略云代宗立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等使拜吏部尚書平章事使如故罷為太子賓客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代宗紀云廣德元年癸卯正月癸未京兆尹劉晏為吏部尚書平章事二年甲辰正月罷憲宗紀云永貞元年乙酉十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丙戌三月楊惠琳伏誅此乃楊子琳亂蜀之本末正與代宗本紀相符又與昌裔傳時世事狀相應蓋舊史止書為楊琳而修新史者遂誤以為惠琳故其時世年月皆參錯顛倒前後不合以子琳考之則與紀傳年世事理皆符同其

盬鐵令且以廣德元年癸卯為始至永貞元年乙酉已四十三年矣雖曹王皐為江西節度使由此推之劉晏之管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丙戌三月楊惠琳伏誅戊歲十月也為江西節度使之時自廣德庚申為湖南觀察使李希烈反建中三年壬戌亦二十年豈有主運而四德癸卯計之至建中壬戌亦二十年豈有主運而四十三年不罷之理且叔倫主運在代宗初而惠琳反在憲宗初此時不相值一也惠琳之反在夏州而叔倫傳云師事蕭頴士為門人冠劉晏管盬鐵表主

倫主運在湖南雲安地里聲勢何由相接此地不相近二也以此見決非楊惠琳明矣按代宗紀大歷三年七月壬申瀘州刺史楊子琳反陷成都劒南節度留後崔寬敗之克成都子琳殺夔州別駕張忠又崔寧傳叙子琳自成都敗收餘兵沿江而下遂入夔州城守以請朝廷授峽州刺史其本末與叔倫傳相應且正當代宗之初劉晏管鹽鐵之際此蓋亦楊子琳而誤為惠琳也

以公主字為封號

楊貴妃傳云每命婦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辭不敢就位今案諸公主傳睿宗女玉貞公主字持盈外不見有封持盈者夫以公主之字而遂為封號稱之可乎就使當日時俗所稱然史家亦當考正之也

程昌裔名不同

楊貴妃傳云十載正月望夜妃家與廣寧主僮騎爭闕門鞭擬讙競主墜馬僅得去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

賤駙馬都尉程昌裔官

今案公主傳乃程昌胄也未知孰是

張去奢去盈不同

公主傳玄宗常芬公主下嫁張去奢

今案肅宗張皇后傳其尚常芬公主乃張去盈非去奢也未知孰是

郭潛曜姓不同

公主傳玄宗臨晉公主下嫁郭潛曜

今案孝友傳乃鄭潛曜而其父萬鈞亦尚代國公主證据甚明為郭姓者誤也

南昌公主

公主傳高祖女南昌公主下嫁蘇晸

今案蘇晸傳乃云南康公主未知孰是

張說字誤為銳字

禮儀志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

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

今案藝文志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注云張說請修貞觀永徽五禮為開元禮命賈登張烜施敬本李銳王仲丘陸善經洪孝昌撰集蕭嵩總之又按張說傳說為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常典集賢圖書之任開元十八年卒又按蕭嵩傳嵩以開元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徙河西節度使以破吐蕃功授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說罷宰相令缺四年嵩得之又按玄宗紀開元十一年四月罷十七年六月蕭嵩兼中書令以是言之方初修開元禮之時即張說總領至十八年說卒即蕭嵩總之蓋皆以見任宰相或舊相總之也況蕭嵩名位素崇當開元十四年已為兵部尚書節度使而李銳乃其屬官嵩豈容下與銳為代乎此蓋是說卒嵩代說為學士而誤以說為銳於是義理皆不明也

雍王畢王房各有景誤

宗室世系表雍王繪之曾孫有廬國公相州刺史景誤今案畢王璋之曾孫亦有蔡國公景誤此二人止是三從昆弟耳無緣如此同名按江夏王道宗傳云子景恒封廬國公相州刺史然則雍王房之景誤非也當為景恒而封廬國

范雲仙等官誤

武后本紀云長壽二年一月殺內常侍范雲仙三月殺白潤府果毅薛大信

令案后妃傳則云監門衛大將軍范雲仙白潤府果毅薛大信未知孰是

蘇光榮名不同

孟元陽傳云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以所部屯澱水

今案韓全義傳云討吳少誠而師皆潰退保五樓賊移屯逼之乃與監軍英秀等保澱水不能固又入屯陳州是時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守澱水又吳少誠傳亦云神策將蘇光榮而韋弘景傳亦有蘇光榮者為涇原節度使然則名光榮者是而為元策者誤矣

鹿晏弘名誤

田令孜傳云復光部將鹿晏弘

今案下文及僖宗紀中和三年皆曰晏弘然則此景弘字誤也

牛勗名不同

田令孜傳云復光部將鹿景弘王建等以八都衆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牛頊奔龍州晏弘自稱留後

今案僖宗紀中和三年十二月忠武軍將鹿晏弘逐興元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紀以為勗傳以為頊未知孰是

魚朝恩傳脫字

魚朝恩傳云以左監門衛軍知內侍省事

今案監門衛軍疑不成號當是將軍也

李訓仇士良兩傳各載魚弘志名不同

李訓傳云顧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等驗之仇士良傳云志弘右衛上將軍兼中尉

今各以本傳上下文考之如李訓傳云弘志使偏將攻之士良傳云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挾帝還宮又云與弘志議更立又云弘志韓國公又云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又云禍原於士良弘志又案武宗紀亦書為魚弘志然則其人名弘志審矣而傳或書為志弘使後世何所取信乎

馬舉官及名紀傳不同

懿宗紀咸通九年龐勛反十二月前天雄軍節度使馬舉為南面招討使泰寧軍節度使曹翔為北面招討使今案康承訓傳云詔以馬士舉為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以隴州刺史曹翔為兗海節度北面都統招討使與本紀所書名及官號有不同又按令狐綯傳馬舉本左衛大將軍遂代綯為南面招討使亦不言為前天雄節度使且又一名舉一名士舉莫知孰是

盧坦傳誤書吳少誠

盧坦傳云坦為東川節度使初坦與宰相李絳議多協坦出半歲而絳罷吳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今案李絳罷相在元和九年二月則坦之出鎮東川乃八年秋冬之交也又案憲宗紀元和四年十一月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其弟少陽自稱留後九年閏八月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稱知軍事是後始相繼命將誅討然當元和八年九年則少誠之卒已久朝廷未嘗有誅少誠之事今此云吳少誠之誅誤矣當云吳元濟之誅也

范陽王譚名不同

魯王靈夔傳云子譚為范陽王宗室世系表亦同今案本紀垂拱四年九月殺范陽郡王霸譚霸不同又按令狐綯傳馬舉本左衛大將軍遂代綯為南面招討使亦不言為前天雄節度使且又一名舉一名士舉莫知孰是

東莞郡公融名不同

虢王鳳傳云次子茂融宗室世系表亦同今案邢文偉傳云東莞公融本紀垂拱三年亦作東莞郡公融皆無茂字未知孰是

袁朗傳袁粲名誤

袁朗傳云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顗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今案袁朗之先仕宋而死于國難者有淑顗粲三人然未嘗有名察者則此言察乃粲字之誤也

蘇弘軫名不全

鄭從讜傳云河東節度使康傳圭遣大將伊劍張彥球
蘇弘軫引兵拒沙陀戰數負傳圭斬軫以徇
今案上文云弘軫而下文止云斬軫即不知軫姓蘇
弘邪或脫誤邪
李氏表有知古二名
遼東李氏世系表內兩世之間有名知古者二人必有
誤者
王琚王同皎等傳周璟名不同

王琚傳云琚義其為即與周璟張仲之等共計
今案王同皎武三思傳皆作周憬未知孰是
宰相李藩世系表脫誤
宰相世系表李氏南祖表內有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弟名曄子名潘
今案本表之末注云南祖宰相有藩又李藩傳云其
先趙州人父承仕為湖南觀察使藩相憲宗而李承
傳云趙州高邑人幼孤其兄曄養之仕歷山南東道節
度使終于湖南觀察使此即李曄李承李藩之世次
今且據傳為正傳稱兄曄養之今表中曄乃為承之
弟其誤一也藩既承之子今表止作藩其誤二也藩
相憲宗以例當有相憲宗字而此不載顯是脫漏其
誤三也
仇甫姓不同
藝文志雜史類中鄭言平剡錄一卷注云裴甫事
今案本紀咸通元年正月浙東人仇甫反命安南經

畧使王式為浙江東道觀察使以討之八月巳卯仇
甫伏誅王式傳亦作仇甫唯藝文志作裘甫未知孰
是
蘇定方傳與突厥傳不同
蘇定方傳云俟斤嬾獨祿擁衆萬帳降
今案西突厥傳以為嬾獨祿未知孰是
突厥傳季高遷姓誤
突厥傳云武德八年頡利攻靈朔於是張瑾兵屯石嶺

季高遷屯太谷

今案突厥傳云武德五年進擊忻州為季高遷所破又李高遷自有傳則此為季字者誤也

突厥傳李靖傳不同

今案高紀云武德二年內史侍郎唐儉討劉武周又突厥傳頡利子疊羅支

今案李靖傳作疊羅施未知孰是

何重霸名紀傳不同

武宗本紀開成五年十一月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其子重霸自稱留後

今案進滔傳其子乃名重順未知孰是

高祖紀書封德彝左僕射誤

高祖本紀武德九年七月癸巳封德彝為尚書左僕射況是月辛卯方命蕭瑀為左僕射然則德彝本傳亦止云拜右僕射且云是時瑀為左僕射而高紀書為左則誤也

唐儉傳誤書官

唐儉傳云武德初進內史舍人遷中書侍郎為劉武周所虜

今案高紀云武德二年內史侍郎唐儉討劉武周又永安王孝基及獨孤懷恩傳皆云內史侍郎又百官志云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內書令曰中書令然則儉在武德二年則當止是內史侍郎未合書為中書侍郎也

高祖紀書長孫順德官誤

高祖紀武德四年左驍騎衛大將軍長孫順德

今案十六衛止有驍衛未嘗有驍騎衛又按突厥傳亦止云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然則此騎字實衛字也

高祖紀封子為蜀王名不同

武德六年四月壬申封子元璹為蜀王元慶漢王至八年十二月辛丑徙封元璹為吳王元慶陳王

今案子名元璹而封蜀王使民吏若何稱之雖璹字亦有壽音然恐難戶曉終似未安其可疑者一也又案此高祖子也遍尋本傳則二十二人並無名元璹者此可疑者二也按霍王元軌傳云武德六年始王蜀與漢二王同封後徙吳與此高紀所書封徙皆同又云貞觀十年徙王霍今以紀考之武德六年王蜀及八年徙封吳者皆名元璹而貞觀十年徙封霍者則名元軌然則元軌初名元璹後改為元軌歟若然則是傳漏載其改名一事矣至於名璹而封蜀一事誌未可曉或者止名元軌而高紀誤以為元璹乎設若果誤載則又安得六年八年皆誤歟此二者雖不可得而考然要之元璹元軌在紀傳不脫則誤必有一者矣又案舊唐書武德六年雖不載元璹初封蜀王等事然八年亦書云十一月改封已自與新書不同由是觀之疑新書之誤也

長平王傳薛仁杲傳云薛仁杲內史翟長孫以衆降又云委事於長孫乃克安

今案薛仁杲傳作內史令翟長孫未知孰是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錄監生臣宋　錯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子部

新唐書糾謬卷七至九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新唐書糾謬卷七

宋 吳縝 撰

七曰世系鄉里無法

稱引父祖子孫別傳例

王方慶 李吉甫德裕

徐文遠有功 劉迺伯芻

張薦又新

盧懷慎奕杞元輔

柏良器耆

稱引旁支遠裔別傳例

崔日用良佐 李邕鄘

崔玄暐戎 嚴震礪

陸贄扆 令狐德棻楚

父祖子孫別傳以例當書而不書者

李素立李承李蕃

孟簡傳

陸長源傳

李景讓為憕孫又似曾孫

張鎰為後脩五世孫又似曾孫

袁朗鄉里

崔行功鄉里

嘗見前史所載凡父祖子孫同書而別傳者必各於其傳中略相稱引其官及名或所仕之朝及鄉里世系之次以見其家世所承善惡曉然相屬不絶非獨使覽者易於考見亦所以示奬勸而為風教之助也自遷固以來此法未之有改若不略加叙述則其子孫屬不復聯殆如路人後世必有疑之者故昔人嘗有以蕭望之為何之宗者而注家深明其不然以為史所不述後人安從而知之是蓋後世唯史之信捨史則不敢以為据故也秉史筆者其可不重其事而忽之乎今之新書此例雖不敢廢然而為法不一其門亦有當書而不書者儻後世考尋而不得其説必不免有二蕭之疑則其為史氏之病豈小哉且又其間有雖旁宗別派而猶時有叙述者若其父祖子孫世系相承皆有聲迹列于諸傳安可不明加稱引使後人開卷而可見乎今略取新書所

述父祖子孫或旁支遠裔雖別傳而互相稱引得前史之體者及有為法不一當書而不書者條列左方以見其未有定式云

新書稱引父祖子孫別傳例

王方慶傳末云六世孫璵別傳

王璵傳云方慶六世孫

李吉甫傳末云次子德裕自有傳

李德裕傳云元和宰相吉甫子也

徐文遠傳云孫有功自有傳

徐有功傳云國子博士文遠孫也

劉廼傳云子伯芻別傳

劉伯芻傳云兵部侍郎廼之子

張薦傳末云子又新別有傳

張又新傳云工部侍郎薦之子

柏良器傳末云子耆別傳

柏耆傳云父良器為時威名將
盧懷慎子奕奕子杞杞子元輔其傳各相稱引世
次歷然可見如此者甚多難以遍舉今粗條
數傳如右以見例例既如是則餘人當從一
法也

新書稱引旁支遠裔別傳例
崔日用傳云滑州靈昌人
崔元翰傳云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
也

李邕傳云揚州江都人
李鄘傳云北海太守邕之從孫
崔玄暐傳云博陵安平人
崔戎傳云玄暐從孫也
嚴震傳云梓州鹽亭人
嚴礪傳云震從祖弟也
陸贄傳云蘇州嘉興人

陸扆傳云宰相贄族孫
令狐德棻傳云宜州華原人
令狐楚傳云德棻之裔也
新書父祖子孫別傳以例當書而不書者
李素立傳云趙州高邑人
李承傳云趙州高邑人
李藩傳云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為湖南觀察使有名于
時
今案素立生休烈休烈生至遠生畬畬生承承
生藩自素立至藩六世皆有名迹別為三傳而曾無
一語相叙述以為父某祖某子某別有傳雖藩傳云
父承仕為湖南觀察使有名于時然終不明言見于
別傳必不免後人之疑也

孟簡傳
孟簡德州平昌人曾祖詵武后時同州刺史

今案孟詵在隱逸傳自傳云汝州梁人也然則平昌孟氏之望而梁則所居之地令簡傳既不本汝州梁之所居而但書其望又不於詵字下云見隱逸傳止云武后時同州刺史則似簡與隱逸傳之孟詵殊非親屬矣

陸長源傳

陸長源者吳人字泳祖餘慶天寶中為太子詹事有清譽

今案餘慶在陸元方傳後自有傳令長源傳不言其別傳則其失與李承孟簡傳同也

李景讓為憕孫又似曾孫

李彭傳云從天子入蜀後憕數年卒彭即憕之子也有孫景讓

景莊景温別傳

今案李景讓傳云景讓贈太尉憕孫也然以彭傳言之則似景讓等乃彭之孫而憕之曾孫也在景讓傳則云憕孫頗為難明矣

張鎰為後脩五世孫又似曾孫

張鎰傳云國子祭酒後脩五世孫也父齊丘朔方節度使

今案後脩傳末云孫齊丘歷監察御史朔方節度使終東都留守子鎰別有傳以後脩傳言之則鎰乃後脩之曾孫非五世孫也

表朗鄉里

表朗傳云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為尚書左僕射

今案朗之先出於後漢司徒滂而後漢靈帝紀光和元年二月癸丑光禄勳陳國袁滂為司徒滂字公喜魏志字公

此袁滂為陳國人而初見於漢史甚明者也至其子渙仕魏為郎中令本傳亦云陳郡扶樂人至渙曾孫瓌仕東晉本傳亦云陳郡陽夏人其後湛之一族如淑洵濯顗覬粲昂豫君正敬憲樞朗凡累世皆仕江左無入北為官者至陳亡朗始仕隋耳故昂當自稱陳國賤男

子然則朗之先世皆本諸陳國未嘗遷徙今新史乃云其先雍州長樂人未審自何得之豈非失其實歟且自後周平江陵隋平建鄴南朝士人過江而北仕者衆矣故唐初此族尚多如殷開山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王方慶顏師古陸德明之徒皆是也而新書皆本其先里使後世有考焉獨袁朗傳所載如是實甚悞矣

崔行功鄉里

崔行功傳云恒州井陘人兄子玄暐別有傳

今案玄暐傳則云博陵安平人二者不同未知孰是又案宰相世系表載崔損亦行功族也而損傳亦云系本博陵無乃博陵者是耶或者系望博陵而實則恒州耶不可得而知然史家止當考案從一不可二者皆存而無辯也

新唐書糾謬卷七

新唐書糾謬卷八

宋　吳縝　撰

七曰尊敬君親不嚴

楊隆禮嘗避諱改名而傳不載

誕節名及上壽儀紀傳皆不載

裴守真耀卿傳次序

楊隆禮嘗避諱改名而傳不載

楊慎矜傳云父隆禮歷州刺史善撿督吏以嚴辦自名開元初為太府卿任職二十年九十餘以戶部尚書致仕卒

今案宰相世系表載隆禮為崇禮此蓋隆禮以開元時避明皇帝諱以崇易隆理亦當然而史家遺落其事止書舊名此其失也或者謂此乃史之小疵亦不足云愚以為不然夫史之作豈獨止於勸懲而已哉其筆削取捨必使後世有考焉方開元時君父既名隆矣為臣子者亦名隆而無所遷避豈尊君嚴上之

謂哉今隆禮既嘗易名而史不載使後世不知者或歸罪於隆禮或遂援之以為說此實史氏之深責豈止小疵而已哉況韋思謙嘗避諱而以字行王紹陸質亦嘗避諱改名而史皆載於傳以例言之則隆禮之傳其失昭然矣

誕節名上壽紀傳皆不載

禮樂志云千秋節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節而君臣共為荒樂嘗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為盛其後巨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囿遂以荒堙獨其餘聲遺曲傳人間聞者為之悲涼感動蓋其事適足為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復著其詳自肅宗以後皆以生日為節而德宗不立節然止於羣臣稱觴上壽而已

今案唐會要云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等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著之甲令羣臣常以是日獻萬壽酒又憲宗元和十五年七月詔云朕誕辰奉迎皇太后宮中上壽又文宗太和七年慶成節是日上於宮中奉迎皇太后宴樂羣臣詣延英門上壽是蓋人主因其誕辰感其親生育劬勞之恩不敢同之常日於是為之宴樂以致其愛敬之心焉為臣子者又喜其君父生於是日願其享無疆之祚亦相率奉觴獻壽以致其祝延之誠焉是皆出於臣子之情而飾以禮文故後世不可得而廢者也是以累朝沿襲未之有改且上壽之禮尚矣古人每有吉慶喜樂之事則上壽於君親以致其誠意經所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則其比也如漢高祖車千秋東方朔止偶因一事而猶且為之況當君親誕育之日臣子若恬如平時不少致其誠敬則人情禮意其可安乎由是言之因誕日立節名上壽酒亦臣子奉君親之禮耳未可遽削而不著也且天寶之亂盜起兵興而唐遂衰其所以召之者豈由矣刑政乖戾而任用匪人也非以立千秋節也使當時不立節名

不上壽不宴樂亦未免乎盜起而唐衰也其後肅宗
文宗以至武宣懿僖昭哀八朝各嘗立誕節名亦不
聞其召亂迫其亡也亦不自誕節起然則史之所書
使後世可以為戒者在乎刑政之得失任用之賢否
爾立誕節而上壽宴樂以致臣子之情禮者非所以
為戒也徒使後世有司欲考按故事則返區區乎求
之於他書是未可謂善為史者也又按唐會要自肅
宗以後有代德順憲穆敬六朝皆不立誕節名今志
以為獨德宗不立亦未知其孰是

裴守真耀卿傳次序

今案裴耀卿守真之子也而耀卿傳居第五十二卷
守真傳居第五十四卷次序如此於義無乃未安歟

新唐書糾謬卷八

新唐書糾謬卷九　宋　吳縝　撰

九曰紀志表傳不相符合

百官志太宗定內外官數與曹確傳不同

天平軍節度使姓名次序紀傳不同

劉總納土其州名不同

宋璟傳載東巡泰山之年與紀不同

李光弼傳平袁晁年月與紀不同

程知節為葱山道總管與紀不同

桓彥範傳中宗復位日與紀不同

宰相世系表蘇瓌字與傳不同

崔龜從傳其官與本紀不同

郭正一傳為相之年并其事與紀志不同

流敬暉處紀表與傳不同

杜元穎為相至罷紀傳各不同

孫處約為相其官名紀傳不同

岑義命相之官紀傳不同
李吉甫傳星變紀志不載
乾符五年五月風霾事紀志不同
垂拱二年新豐慶山事紀志不同
侯君集傳岑文本官不同
褚遂良貶官紀傳不同
柳璨官本紀與表傳不同
畢王璋子韶世系未明
摇山玉彩字
元結猗玕子
員俶年齒差悞
蕭頴士
李素立世系不同
崔沔傳
王方慶傳與表不同
睿祖名紀傳不同
崔行功祖表傳不同
德宗紀與李慷光傳不合
李揆世次表傳不同
表滋子均等
竇懷貞官名與紀不同
蘇味道拜官紀傳不同
韋巨源傳州名與紀不同
李進賢被逐紀傳不同
蕭至忠父引官悞
蘇瓌蘇震世次不明
韓休父兄
劉瞻入相
王璵傳年與紀不同
脩摇山玉彩人不同
蕭俛為僕射表傳不同

鄧康王徙封紀傳不同
雨土紀志月不同
韓王更封紀傳年不同
武德時地震紀志月不同
貞觀時地震紀志日不同
石然紀志月不同
李勣等征遼東宰相表日悞
薛萬徹官及高麗城名紀傳不同
百官志太宗定內外官數與曹確傳不同
百官志云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
今案曹確傳云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喬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此與百官志所載語意同而數不同未知孰是
天平軍節度使姓名次序紀傳不同
僖宗紀乾符二年乙未六月濮州賊王仙芝尚君長陷曹濮二州四年丁酉三月宛句賊黃巢陷鄆沂二州天平軍節度使薛崇死之五年戊戌二月王仙芝伏誅是歲天平軍節度使張裼卒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六年己亥淄州刺史曹全晟克鄆州殺崔君裕廣明元年庚子六月辛酉天平軍節度使曹全晟為東面副都統中和二年壬寅十月魏博節度使韓簡寇鄆州天平軍節度使曹全晟死之部將崔用自稱留後三年癸卯天平軍將曹存實克鄆州四年甲辰七月壬午黃巢伏誅是歲濮州刺史朱宣逐天平軍節度使曹存實自稱留後
今案朱宣傳云宣為王敬武青州牙軍黃巢亂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宣為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揣知兵寡襲殺之遂稱留後宣以功署濮州刺史留摠帳下兵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亶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于陣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去僖宗喜其守拜天平軍節度使然則以本紀言

之天平軍節度使自乾符四年丁酉至中和四年甲辰凡八年歷薛崇張裼崔君裕曹全晟崔用嘗存實朱宣七帥也以朱宣傳言之即自薛崇崔君裕嘗存實至于朱宣止四帥而已此其大槩俱已不同至于紀稱黃巢陷韓簡寇鄆州而曹全晟死傳乃云韓簡寇鄆存實迎戰而死紀稱朱宣逐存實而自稱留後相傳乃云存實與韓簡戰死宣嬰城而簡不能拔乃拜節度使其舛謬至於如此豈可以垂之後世乎

劉總納土其州名不同

崔植傳云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

今案穆宗紀長慶元年二月己卯劉總以盧龍軍八州歸于有司三月丁巳赦幽涿檀順瀛莫營平八州死罪以下給復一年賜盧龍軍士錢又案温造傳云長慶初為幽鎮宣諭使至范陽劉總郊迎造為開示禍福總懼由是籍所部九州入朝而劉總傳云總上疏願奉朝請且欲割所治為三以幽涿營為一府請張弘靖治之瀛莫為一府盧士政治之平薊媯檀為一府薛平治之然則劉總所歸之地在崔植傳則七州在本紀則八州在温造劉總傳則九州以本紀及劉總傳州名參考之則十州幽涿檀順瀛莫營平媯薊其舛駁至於如此未知何者為是且唐人著書多謂天下視河北得失以為朝廷治亂重輕則其於當時所繫亦大矣而史臣記述乃爾使後學無所考信是誠可罪也哉

宋璟傳載東巡泰山之年與紀不同

宋璟傳云十二年東巡泰山璟復為留守今案本紀開元十二年無東巡泰山事其東巡封泰山乃十三年十月也

李光弼傳平袁晁年月與紀不同

李光弼傳云浙東賊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以建丑為正月殘剽州縣光弼遣麾下破其衆於衢州廣德元年

遂禽晁浙東平二年光弼薨

今案代宗紀寶應元年八月辛未台州人袁晁反九月癸卯陷信州十月乙卯陷溫明二年十二月甲戌李光弼及袁晁戰于衢州敗之廣德元年三月丁未李光弼及袁晁戰敗之二年七月己酉李光弼薨十一月癸丑袁晁伏誅以此而校本傳則頗不相應未知何者為是

程知節為蔥山道摠管與紀不同

程知節傳云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顯慶二年授蔥山道行軍大摠管以伐賀魯

今案本紀永徽六年五月癸未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為蔥山道行軍大摠管以伐賀魯顯慶元年八月辛丑程知節及賀魯部歌邏禄處月戰于榆慕谷敗之九月癸未程知節及賀魯戰于恒篤城敗之二年閏正月庚戌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摠管以伐賀魯十二月丁巳蘇定方敗賀魯于金牙山執之然則程知節之討賀魯乃永徽六年也其顯慶二年自命蘇定方出討而是年執之矣今乃云知節顯慶二年為蔥山道大摠管以討賀魯者悞也且又傳云左領軍大將軍而紀云左屯衛大將軍亦必有悞者

桓彥範傳中宗復位日與紀不同

桓彥範傳略云神龍元年正月彥範敬暉率羽林兵討賊明日中宗復位

今案本紀長安五年即神龍元年也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等率兵討亂張易之昌宗等伏誅丙午皇帝復于位又中宗紀云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甲辰皇太子監國大赦改元丙午復于位由此觀之則討賊後三日中宗乃復位非討賊之明日彥範傳悞矣

宰相世系表蘇瓌字與傳不同

宰相世系表蘇瓌字廷碩

今案本傳云璟字昌容子類字廷碩世系表必悞也

崔龜從傳其官與本紀不同

崔龜從傳云歷戶部侍郎大中四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歲罷

今案宣宗紀大中四年六月戊申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年十一月崔龜從罷又宰相年表云大中四年六月戊申戶部侍郎判度支崔龜從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如故

吏部尚書十一月庚寅龜從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宣武節度使由此言之本紀及傳所書皆甚略唯年表為詳備至於自四年六月而至五年十一月遂以為再歲若以杜元頴傳例言之止可謂之逾年也

郭正一傳云永隆中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與紀志不同

郭正一傳為相之年并其事與紀志不同

今案高宗本紀永淳元年四月丁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秘書員外少監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宰相表亦然即非永隆中此其一也又案百官志云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起於此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如故名實始於貞觀八年以命李靖至永淳元年乃始入銜爾今正一傳遂以為同平章事始於正一等則悞矣此其二也

流敬暉處紀表與傳不同

今案暉本傳乃流瓊州疑稱嘉州者悞

杜元頴為相至罷紀傳各不同

杜元頴傳云自帝即位不閱歲至宰相縉紳駭異
今案本紀穆宗以元和十五年閏正月丙午即帝位
至次年長慶元年二月壬午元頴以翰林學士戶部
侍郎為相止踰年矣閱之言歷也更也
又云甫再朞出為劒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
今案本紀元頴以長慶三年十月罷相則是已逾二
年矣非甫再朞也
孫處約為相其官名紀傳不同
孫處約傳云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
今案高宗本紀麟德元年十二月太子右中護樂彥
瑋西臺侍郎孫處約同知軍國政事又宰相表云十
二月戊子太子右中護樂彥瑋檢校西臺侍郎西臺
侍郎孫處約並同知軍國政事尋同東西臺三品然
則紀傳所書各有未完而表始為詳備矣
岑羲命相之官紀傳不同
岑羲傳略云進吏部侍郎中宗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
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
今案睿宗紀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弒中宗以
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同中書門下三品吏
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表亦同殊不言以右常侍為同
三品也
李吉甫傳星變紀志不載
李吉甫傳云前卒一歲熒惑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
殺我
今案吉甫以憲宗元和九年十月薨而本紀自八年
至九年並無此熒惑之變獨天文志有八年十月己
丑熒惑犯太微西上將而已若非悞書相為將以致
異同即是脫漏不載也若以為例不書則九年十月
太白晝見亦書于紀例與此同亦當書也
乾符五年五月風雹事紀志有不同
五行志第二十六卷乾符六年五月丁酉宣授宰臣豆

盧琮崔沆制殿庭氛霧四塞及百官班賀于政事堂雨雹如鳥卵大風雷雨拔木

今案僖宗紀乾符五年五月丁酉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豆盧琮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雨雹大風拔木宰相表亦同又五行志第二十五卷常風門云乾符五年五月丁酉大風拔木又崔沆傳云乾符五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昕旦告麻大霧塞庭中百僚就班脩慶大風雨雹時謂不祥又豆盧琮傳云歷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與崔沆皆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宣告于廷大風雷雨拔木然則本紀表傳及五行志第二十五卷皆以為乾符五年五月丁酉獨五行志二十六卷以為六年則悞也

垂拱二年新豐慶山事紀志不同

武后紀垂拱二年十月己巳有山出于新豐縣改新豐為慶山

今案五行志云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震電有山湧出紀以為十月己巳而志以為九月己巳二者必有一悞

侯君集傳岑文本官不同

侯君集傳云君集平高昌還為有司所劾詔詣獄簿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

今案本紀貞觀十三年十二月侯君集伐高昌十四年八月克之十二月丁酉俘高昌王以獻十六年正月辛未中書舍人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則是當十四年十二月文本未為中書侍郎也而宰相表又云十六年正月辛未中書舍人兼侍郎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然則君集傳所書者止書其兼官歟不書正官而書兼官亦恐非史法也至於本紀止書正官而不著兼官若非脫漏似亦未允也

褚遂良傳云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

褚遂良貶官紀傳不同

今案高宗紀永徽六年九月庚午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十月乙卯立宸妃武氏為皇后宰相表載貶遂良事亦同然則傳所云悞也

柳璨官本紀與表傳不同

昭宗紀天祐元年正月翰林學士右拾遺柳璨為右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案璨傳及宰相表皆左拾遺非右也未知孰是

畢王璋子韶世系未明

宗室列傳畢王璋生二子曰韶曰孝基韶死隋世武德時追封東平王生子道宗

今案宗室世系表畢王房止有子孝基及失名者二人無東平王韶而東平王韶自是雍王房雍王繪之子其世次甚明與傳全不同未知孰是

搖山玉彩字

孝敬皇帝傳云摘采古今文章號搖山玉彩凡五百篇又裴光庭傳云撰搖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

今案藝文志云裴光庭搖山往則一卷又云搖山玉彩五百卷其搖字在傳則皆從木而藝文志皆從手未知孰是

元結猗玕子

藝文志小說家類有元結猗玕子一卷

今案元結傳云入猗玕洞始稱猗玕子琦玕字皆從玉此乃從犬未知孰是

員俶年齒差悞

李泌傳開元十六年悉名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

今案藝文志儒家類中有員俶太玄幽贊十卷注云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及第授散官文學直弘文館且李泌傳謂俶開元十六年而年九歲則是俶生于開元八年也既俶以八年始生何緣四年已有進書乎若以四年能進書者為是則至十六年之時俶不啻九歲矣此二說者必有一悞也

蕭頴士

文藝傳蕭頴士

今案新史中皆作頴惟藝文志第五十内作頴未知孰是

李素立世系不同

李素立傳云曾祖義深父政藻為隋水部郎

今案宰相世系表政藻乃素立之伯父為宜州長史政期乃素立之父為水部郎中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又案隋朝諱忠凡郎中皆無中字今此本有之亦恐誤也

崔沔傳

崔沔傳云後周隴州刺史士約四世孫

今案宰相世系表行功曾祖名伯謙字士遜而無名士約而沔乃後謙與傳全不同

王方慶傳云父弘直終荆王友

今案宰相世系表云弘直魏州刺史諡曰孝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睿祖名紀傳不同

本紀云天授元年九月追尊四十代祖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

今案后妃傳云尊武王為康皇帝號睿祖二説不同未知孰是

崔行功傳不同

崔行功祖表傳不同

崔行功傳云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

今案宰相世系表行功曾祖名伯謙字士遜而無名謙之者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德宗紀與李懷光傳不合

德宗紀云興元元年二月李懷光將孟庭保以兵來追左衛大將軍侯仲莊敗之于驛店

今案李懷光傳云懷光遣將孟廷寶等輕騎趨南山

廷實等率輕騎趨南山廷實等引而東縱卒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即不言有驛店之戰且其名乃是廷實非庭保未知孰是

李揆世次表傳不同

李揆傳云祖玄道為文學館學士父成裕秘書監今案宰相世系表則玄道生正基正基生直直生成裕成裕生揆玄道於揆為高祖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袁滋子均等

袁滋傳末云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今案宰相世系表滋五子均太子典膳郎都字之美右拾遺郊字之乾虢州刺史與傳不同又藝文志注云郊字之儀滋子也昭宗翰林學士亦與表傳不同

為娶甫次子祐甫命以主祀今案宰相世系表則娶甫乃祐甫之再從弟而娶甫止有植一子其說與傳不同以意考之祐甫身為名相其家號素守禮法必不取人之長子為嗣傳之所言宜得其實而表似脫悞矣

實懷貞官名與紀不同

睿宗紀書實懷貞官皆為左御史臺大夫今案本傳止云左御史大夫無臺字未知孰是

蘇味道拜官紀傳不同

蘇味道傳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為真今案本紀延載元年三月甲申鳳閣舍人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殊不言其檢校若以是年杜景佺周允元例言之則皆當書此蓋闕文也

韋巨源傳州名與紀不同

韋巨源傳云坐李昭德累貶襄州刺史

今案本紀天冊萬歲元年正月戊子貶韋巨源廊州刺史紀傳不同推究其實則紀是而傳悞何以言之案地理志云麟州開元十二年析勝州之連谷銀城置且天冊萬歲元年歲在乙未而開元十二年歲在甲子相距三十年是時既未有麟州則巨源何由貶為刺史乎以此知其實廊字而悞為麟也

李進賢被逐紀傳不同

憲宗紀元和八年十二月庚寅振武將楊遵憲反逐其節度使李進賢

今案嚴綬傳未云進賢討回鶻吏廩糧不實次鳴砂遷而還進賢大怒衆懼攻進賢奔靖邊軍與紀所書不同

蕭至忠父引官誤

蕭至忠傳云陳吏部郎引子也

今案宰相世系引為陳吏部侍郎又案南史引歷官金部庫部中書黃門吏部侍郎則是新書傳之悞也

蘇瓌蘇震世次不同

宰相世系表蘇瓌七世孫震為河南尹

今案瓌傳瓌之子詵詵之子震當祿山亂時奔靈武代宗時為河南尹而卒且瓌為相在睿宗時至代宗時不過六十餘年耳則震不當便為七世孫也由此言之世系表必有悞處況本傳以震為詵之子而表乃以為虔之子此大差互其悞必矣又瓌傳末云文宗太和中錄舊德官其四代孫翔而世系表不載翔之名字此可見表之脫略又況震傳所述皆肅宗代宗時事而世系表乃以為七世孫今翔當文宗時得官而止是四世孫文宗去睿宗尤更年遠其世次尚止四世耶震之非七世亦明甚矣

韓休父兄

韓休傳云父大智其兄大敏

今案宰相韓氏世系表則大智大敏乃大智之弟

劉瞻入相

劉瞻傳云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為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宗紹等送詔獄瞻上疏固爭帝大怒即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為荆南節度使

今案懿宗紀咸通十年六月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劉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年八月殺醫待詔韓宗紹九月丙辰罷劉瞻罷又宰相表瞻自承旨為相與紀同又云十年九月瞻為中書侍郎十一年正月兼刑部尚書九月丙辰罷為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以上並無為河東節度使一節又無咸通十一年為中書相一節未知孰是

修摇山玉彩人不同

孝敬皇帝傳云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中書舍人楊思儉即文思殿摘采古今文章號摇山玉彩

今案藝文志摇山玉彩注云孝敬皇帝令太子少師許敬宗司議郎孟利貞崇賢館學士郭瑜顧胤右史董思恭等撰其姓名惟許敬宗同外皆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蕭俛為僕射表傳不同

蕭俛傳云罷為尚書左僕射

今案宰相表云罷為右僕射

鄧康王徙封紀傳不同

鄧康王元裕傳云貞觀五年始王鄫十一年後王鄧始王及徙皆同譙魏許密四王同封

今案本紀貞觀五年二月己酉封弟元裕為鄫王元曉密王即此鄧康王名譙王靈夔魏王元祥許王元時傳所書其始封者皆是也至貞觀十一年則不然止書正月丁亥徙封元裕鄧王元名舒王至六月己巳又書徙封元祥江王而已其靈夔元曉本紀皆不載

其徙封疑其徙封則不同而元裕傳懌云始封徙封皆同也（案燮又以貞觀十四年自燕王徙封魯以本傳可見然亦未見改燕王之年）雨土紀志月不同

太宗紀貞觀七年二月丁卯雨土

今案五行志乃三月丁卯未知孰是

韓王元嘉傳云貞觀九年更封韓

今案本紀乃貞觀十年更封韓王更封紀傳年不同

高祖紀武德二年九月乙未京師地震

今案五行志乃十月乙未未知孰是

武德時地震紀志月不同

貞觀時地震紀志日不同

太宗紀貞觀十二年正月乙未叢州地震癸卯松州地震

今案五行志則云正月壬寅松叢二州地震未知孰是

石然紀志月不同

太宗紀貞觀十三年四月壬寅雲陽石然

今案五行志乃三月壬寅未知孰是

李勣等征遼東宰相表日悞

宰相表貞觀十八年十一月甲子世勣周為遼東道行軍大摠管

今案本紀乃是十一月甲午以上文推之是月有戊寅庚辰日則不復有甲子日蓋宰相表悞也

詵萬徹官及高麗城名紀傳不同

本紀貞觀二十二年正月丙午左武衛大將軍詵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高麗六月丙子詵萬徹及高麗戰于泊灼城敗之

今案高麗及詵萬徹傳皆云右武衛大將軍獨紀以為左武衛又此紀及高麗傳皆云泊灼城而萬徹傳作泊汋城未知孰是案地理志第三十三卷下末有載賈耽考邊州入四夷之路內有營州西北路一節

內云泊汶城又有登州東北路一節內有泊汶口以此觀之似泊汶是也

新唐書糾謬卷九

總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錄監生臣宋 錯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新唐書糾謬卷十 十一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新唐書糾謬卷十

宋 吳縝 撰

十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

肅宗紀即位事與裴冕杜鴻漸魏少游傳不同

李峴傳謝夷甫事與毛若虛傳不同

吳士矩傳與狄兼謨傳異同且各述事不盡

高智周傳記蔣沔等事與喬琳傳不同

李知本李華傳各載太沖而得名之因不同

薛存誠孔戣傳各述李位事而有不同

公主傳及張茂昭傳各紀尚主而有不同

韋溫傳尉遲瑋事與陳夷行曹確傳不同

王瑨傳所載石刻與五行志不同

杜悰及南蠻傳述秦匡謀事不同

崔湜及周利貞傳述內外兄不同

劉晏傳及藝文志各載包融包佶事及所任官有不同

王晏平為韋溫封上詔書

蘇味道張錫傳悞

吳湊韓皋傳不同

蘇幹之死紀傳不同

武延秀安樂主被誅處不同

張說評許景先文兩傳不同

吳湊劉晏議王縉等罪

劉悟賈直言傳不同

文宗紀與楊志誠傳不同

肅宗紀即位事與裴冕杜鴻漸魏少游傳不同

肅宗紀云朔方留後支度副使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崔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河西行軍司馬裴冕迎太子治兵于朔方

今案裴冕傳云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主上厭于勤且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宜正位號有如遠巡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乘輿還京師退居儲貳以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多難啟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關輔人日夜思歸大眾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臣等睚死請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即位又杜鴻漸傳云安思順表為朔方判官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沒今案裴冕傳云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主上厭于勤且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宜正位號有如遠巡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乘輿還京師退居儲貳以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多難啟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關輔人日夜思歸大眾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臣等睚死請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即位又杜鴻漸傳云安思順表為朔方判官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沒太子治兵平涼然散地難恃也今朔方制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詣河隴北結回紇回紇與國收其勁騎與大兵合鼓而南雪社稷之恥不亦易乎即具上兵馬招輯之勢錄軍資庫器械儲廩凡最使涵詣平涼

見太子太子大悅會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滑至白草頓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為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鄉乃吾蕭何也既至靈武鴻漸即與冕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又魏少游傳云累遷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考此數傳杜鴻漸止為朔方判官而紀云朔方留後支度副使魏少游本為水陸轉運副使而紀云六城水運使裴冕以河西行軍司馬已拜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為天下兵馬副元帥赴召而還而紀止云河西行軍司馬此位號不同也鴻漸傳云支度判官盧簡金而紀云崔簡金此姓不同也裴冕傳云五請而鴻漸傳云六請此勸進之數不同也

李峴傳謝夷甫事與毛若虛傳不同

李峴傳云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與令謝夷甫殺之李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鑒鞫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為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臣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駝入自歸帝留若虛簾中頃伯陽等勸即皇帝位以係等至劾若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逐李曄嶺南流鑒播州

今案毛若虛傳云乾元中鳳翔七坊士數剽州縣間殺人尉謝夷甫不勝怒榜殺之士妻訴李輔國輔國請御史孫鑒窮治獄久不具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未決乃使若虛按之即歸罪夷甫伯陽爭甚力若虛慢拒伯陽怒若虛即馳入白于帝詔姑出若虛殿中而召伯陽至具泥詐曰若臣出即死因敲若虛殿出并官屬悉貶嶺外劾若虛罔上帝主先語叱伯陽出若虛傳以為尉峴且李峴傳云天與令謝夷甫而毛若虛傳不同

傳云中丞刑部大理為三司而若虛傳云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則中丞之外自有三司歟峴傳云孫鎣直夷甫其妻又訴詔三司參訊無異辭妻不臣若虛傳云獄久不具參訊未決而若虛按之峴傳云崔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李曄嶺南孫鎣播州若虛傳云官屬悉賕嶺外此皆兩傳之不同者也

吳士矩傳與狄兼謇傳異同且各述事不盡吳湊傳末云兄淑子士矩開成初為江西觀察使饗宴多縱一日費凡十數萬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緡晚年纔九萬軍用單匱無所仰事聞中外共申解得以親議文宗弗窮治也貶蔡州別駕諫官執處其罪不納於是御史中丞狄兼謇建言陛下擢任士矩非私也士矩負陛下而治之亦非私也請遣御史至江西即訊使杜江淮它鎮循習意帝聽乃流端州

今案狄兼謇傳云江西觀察使吳士矩加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謇劾奏觀察使為陛下守土宣國詔條知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己貽弊一方為諸道欲望請付有司治罪士矩由是貶蔡州別駕觀二傳載士矩所犯固已不同至於有司劾治貶責次序各有未完蓋刪修之際未嘗以二傳參校補足其事意也

高智周傳記蔣沔等事與喬琳傳不同

高智周傳云智周所善義興蔣子慎有客嘗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官不達後且興子慎終達安尉其子繙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生子沔涣皆擢進士沔為尚書左丞涣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惟取牋一番為書以貽其副云挺之卒沔兄弟廬墓側植松柏千餘涣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沔子鍊涣子鉷又有清白名而高氏後無聞

今案喬琳傳末云時又有蔣鎮者沔子也與兄鍊俱以文辭顯擢賢良方正科累轉諫議大夫大歷中淫

雨壞河中鹽池味苦惡韓滉判度支慮減常賦妄言
池生瑞鹽王德之美祥代宗疑不然命鎮馳驛按視
鎮內欲結滉故實其事表置祠房號池曰寶應靈慶
云再進工部侍郎妹婿源溥者休弟也故鎮與休交
沘叛竄于鄂傷足不能進沘先得鍊而鎮左右逃歸
語所在源休聞白沘以二百騎求得之知不免懷刃
將自刺鍊止之復謀出奔懦不決中朝臣遁伏者休
多所誅殺賴鎮救原十五初列與弟渙在安史時皆

汙偽官鍊兄弟復屈節于賊云又案朱沘傳云沘僭
即皇帝位以蔣鎮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蔣鍊為御史中丞又云沘自將逼奉天以蔣鍊李子
平為宰相然則蔣洌渙兄弟以高智周傳言之則皆
良士可嘉者在喬琳朱沘傳言之則父子皆汙偽官
為叛臣名教之所不齒且如崔渙賢者也止為元載
所惡而蔣渙遂按其罪而逐之以是觀之則蔣渙之
為人可知而新書於兩傳各書之曾無褒貶與奪亦

然則此李太沖姓名鄉郡時世及里語皆同則二傳
之太沖實一人耳今一傳以為官婚最高而得稱一
傳以為名冠宗族而得稱二者使後世何所從也況
知本傳既備載矣華傳復書之可乎

薛存誠孔戣傳各述李位事而有不同

薛存誠傳云存誠為御史中丞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
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追付伏內詰狀存誠一日三表請
付位御史臺及案果無實

崔渙事
在崔玄

今案孔戣傳云遷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黃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監軍高仲謙上急變捕位劾禁中戣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內請付有司詔還御史臺戣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中人愈怒此李位一事在薛存誠傳則云高重昌劾之而存誠三表請付臺按之無實在孔戣傳則云高仲謙上變劾位禁中而戣請付有司治之無反狀二者未知孰是

公主傳及張茂昭傳各記尚主而有不同

順宗女襄陽公主始封晉康縣主下嫁張孝忠子克禮克禮乃茂昭之子而孝忠之孫且又

今案張茂昭傳克禮乃茂昭之子而孝忠之孫且又云尚晉康郡主非縣主也

韋溫傳云樂工尉遲璋事與陳夷行曹確傳不同

韋溫傳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溫封上詔書

今案陳夷行傳云仙韶樂工部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實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璋光州長史以百縑賜洵直又案曹確傳云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由是言之則尉遲璋初授王府率因洵直爭之遂下除光州長史矣韋溫何為猶封還詔書無乃史悞記孚或者雖下除光州而尚未厭公議故溫封還其詔而朝廷遂已寧事雖不可得而知然要之韋溫傳所書訖不見朝廷聽否此若非史筆之悞則其事之終始是非必有所未盡而後世不得不疑也

王璡傳所載石刻與五行志不同

五行志云浙西觀察使王璡治潤州城隍中得方石有刻即休

今案璡本傳止云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而已無瑕即休三字又曰術家云璡祖名鉴生礎礎生璡盡遐休蓋其應云然則史之為書所以傳信也璡之石識

正宜傳信者也雖復鄙俚隱晦既載之以示後則宜
存其本文豈可或增或損以疑後世哉就使有增損
而止一見乎書使觀者無它疑猶為未可況志傳皆
載而其文多寡復不同使後世何所信乎
杜悰傳云悰為荊南節度使黠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
兵敗奔于悰
今案南蠻傳云相公担綰寇成都至新津而還回寇黠中
杜悰及南蠻傳述秦匡謀事不同

今案南蠻傳云相公担綰寇成都至新津而還回寇黠中
經略使秦匡謀懼奔荊南在杜悰傳則云討蠻賊而
奔在南蠻傳則云蠻寇黠中懼而奔則是未嘗討蠻
二者既不相符且又觀察經略之名亦異此二說必
有非其實者
崔湜及周利貞
崔湜傳云進其外兄周利貞傳述內外兄不同
今案利貞湜內兄也未知孰是
劉晏傳及藝文志各載包融包佶事及所任官有

不同
劉晏傳末云包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融集賢院學
士與賀知章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佶擢進士
第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晏奏起為汴東兩
稅使晏罷以佶充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
改秘書監封丹陽郡公
今案藝文志云包融詩一卷注云潤州延陵人歷大
理司直二子何佶喬名世稱二包何字幼嗣大歷起

居舍人融與儲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餘杭尉丁仙
芝綏氏主簿蔡隱丘監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
寂處士張彥雄張潮校書郎張暈吏部常選周瑀長
洲尉談戩句容有忠王府倉曹參軍殷遙硤石主簿
樊光橫陽主簿沈如筠江寧有右拾遺孫處玄處士
徐延壽丹徒有江都主簿馬挺武進尉申堂構十八
人皆有詩名殷璠裒次其詩為丹陽集者然則融佶
既見于劉晏傳末矣今藝文志又言之非重複歟且

又其間述事互有不同不若會而為正備見于藝文志或備載于劉晏傳末庶乎後世易於考尋且免異同之惑也

王晏平為韋溫封上詔書

韋溫傳云為給事中王晏平罷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鎧仗自隨貶康州司戶叅軍厚賂貴近浹日改撫州司馬溫封上詔書

今案王晏平傳云以功檢校常侍雲鹽節度使父喪擅取馬四百兵械七千自衛歸洛陽御史劾之有詔流康州不即行陰求援於河北三鎮三鎮表其困改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溫薛廷老盧弘宣等還詔不敢下改永州司戶叅軍溫固執文宗諭而止以二傳校之一則云貶康州司戶厚賂貴近一則云流康州求援河北三鎮二者已自不同且溫傳云改撫州司馬溫封上詔書而不言朝廷從否晏平傳則云溫等還詔改永州司戶溫固執文宗諭而止此皆異同之甚者未知其孰是無辭廷老盧弘宣傳皆遺此一事不載

蘇味道張錫傳悞

蘇味道傳云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惴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召為天官侍郎聖歷初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劾之貶坊州刺史

今案張錫傳云錫久視初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洩禁中語又賕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懾日膳豐鮮無貶損味道徒步赴逮席地茹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斬錫既而流循州又武后紀云延載元年甲午三月甲申鳳閣舍人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天冊萬歲元年乙未正月戊子味

道貶集州刺史聖歷元年戊戌九月辛巳試天官侍郎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久視元年庚子閏七月巳丑天官侍郎張錫為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安元年辛丑三月流張錫于循州七月蘇味道按察幽平等州兵馬長安二年壬寅十月甲寅蘇味道同鳳閣鸞臺三品長安四年甲辰三月己亥貶蘇味道為坊州刺史以宰相考之皆同然則蘇味道凡再為相其初相以延載元年甲午歲其貶集州以天冊萬歲元年乙未歲是年先改天冊萬歲次改聖曆元年戊戌歲味道再入相是時張錫亦尚未入至久視元年庚子歲閏七月張錫始為相與味道共事至長安元年辛丑歲流錫于循州此其大槩也今味道傳乃云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武后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此大悞也蓋後之史臣吳兢劉知幾之徒追書其事不知味道貶集州之因但聞錫嘗與味道同下獄而錫以高抗不屈流竄味道以懾懼自責獲免遂附會其事以為坐此貶集州耳殊不知當證聖之時則張錫未為相也味道貶集州自有所坐也與張錫同下獄自是再入相之後久視長安之間錫雖流竄味道獲免未嘗被責也今試條陳之且又為旁通圖譜列其歲次年號及二人歷官次序庶覽者昭然易見所謂證聖之時張錫未為相者案武后紀及宰相表張錫傳並云錫以久視元年始為相此得其實也而是年歲在庚子其證聖元年歲在乙未距庚子中間六年其事殊不相屬此其一也所謂味道貶集州自有所坐者案武后紀及宰相表延載元年九月壬寅貶李昭德為南賓尉昭德時自檢校內史貶也次年天冊萬歲元年正月戊子貶豆盧欽望為趙州刺史韋巨源鄜州刺史杜景佺溱州刺史蘇味道集州刺史陸元方綏州刺史此五人皆宰相也而同時貶斥今考其傳則四人所坐皆同豆盧欽望傳云李昭德被罪有司劾奏欽望阿順昭

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韋巨源傳云坐李昭德累貶麟州刺史麟即鄜字之譌也有說見別篇杜景佺傳云會李昭德下獄景佺苦申救后以為面欺左遷溱州刺史陸元方傳云坐附會李昭德貶綏州刺史此五人既同時為相同時貶斥而四人所坐皆以昭德則昧道所坐不言可知由是言之則昧道集州之貶本坐李昭德之故而張錫奚預焉此其二也所謂與張錫同下獄乃再入相之後久視長安之間又獨得釋免未嘗被責者案武后紀及宰相表久視元年錫始為相時昧道亦同為相至長安元年三月錫流循州而昧道一無貶責且錫本傳亦云武后聞之釋昧道而又是年七月昧道方奉使幽平亦足以驗其未嘗被責此其三也然則昧道此傳止以證聖元年與張錫坐下獄一事失其實則其餘考于紀傳遂皆參錯不能符合宜後人之疑惑今按昧道若差次其事當云證聖元年有司劾昧道與豆盧欽望等附會李昭德坐貶集州刺史如此則紀傳皆遂

歲次	年號		
甲午	延載元年	本紀內蘇味道傳	三月甲申以鳳閣舍人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為正月戊子貶集州刺史
		味道歷官內歷官	
乙未	證聖天冊萬歲	本紀內張錫傳內	與張錫坐事繫司刑獄降集州刺史此傳誤也
		錫歷官	
		歷官	

丙申	萬歲登封									
丁酉	萬歲通天									
戊戌	聖歷元年	九月辛巳試六官侍郎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己亥	二年									
庚子	久視元年									
辛丑	大足元年									
壬寅	二年									
癸卯	三年									
甲辰	四年									
乙巳	神龍元年									

吳湊韓皐傳不同

吳湊傳云貞元十四年夏大旱穀貴人流亡帝以過京兆尹韓皐罷之即召湊代皐今案韓皐傳云拜京兆尹奏署鄭鋒為倉曹參軍鋒苛斂吏乃說皐悉索府中雜錢折糴粟麥三十萬石獻於帝皐悅之奏為興平令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皐府帑已空內憂恐奏不敢實會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訴之事聞貶撫州員外司馬由此言之則皐之為京兆無政之甚者而吳湊傳所云乃似皐本無過而德宗以之為過其意殊與皐傳不同書法如是可乎

蘇幹之死紀傳不同

本紀長壽元年五月殺冬官尚書蘇幹

今案幹傳云遷冬官尚書來俊臣素忌之誣幹與瑯琊王冲通書繫獄發憤卒與紀不同未知孰是

武延秀安樂主被誅處不同

武延秀傳云韋后敗尚與主居禁中同斬爾章門

今案安樂公主傳云臨淄王誅韋庶人主方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斬其首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張說評許景先文兩傳不同

許景先傳云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峰激流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

今案王勃駱賓王傳後張說論文處云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與本傳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吳湊劉晏議王縉等罪

吳湊傳云元載賜死於是王縉楊炎王昂韓會包佶等皆當坐湊建言法有首從從不應死一用極刑虧德傷仁縉等由是得減死

今案劉晏傳云元載得罪詔晏鞫之晏畏載寵盛不敢獨訊更勑李涵等五人與晏雜治王縉得免死晏請之也又王縉傳云縉敗劉晏等鞫其罪同載論死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況大臣乎法有首從不容俱死於是以聞上憫其耄不加刑乃貶栝州刺史由是言之主縉以下以從坐免死乃劉晏之請也今吳湊傳止以為湊言則悞矣蓋當時晏湊皆各有言但史之所叙不完爾

劉悟賈直言傳不同

劉悟傳云與監軍劉承偕不叶衆辱悟縱其下亂法悟不堪其忍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為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即捣兵迟匿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偕然悟自是頗專肆上

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彊列其寃
今案實直言傳云監軍劉承偕與悟不平陰與慈州
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節度事洩悟以兵
圍承偕殺小使直言遽入責曰司空縱兵脅天子使
者是欲効李司空邪它日後復為軍中所指笑悟聞
感悔匿承偕於第以免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
節光明於朝且在劉悟傳則言其自是專肆上書不
恭彊列負罪者寃在直言傳則云悟能以臣節光明
在悟傳以為都將張問直言傳則云慈州刺史張汶
而又質責應答之詞皆不同覽者莫知所從此蓋未
嘗以兩傳互相考究但各就本傳直加筆削故舛謬
至是
文宗紀與楊志誠傳不同
文宗本紀太和七年三月辛卯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楊
志誠執春衣使邊奉璋送奚契丹使尹士恭
今案楊志誠傳云志誠果怨望軍有嫚言囚中人魏

寶義及宅使焦奉璋尹士恭與紀異同未知孰是

新唐書糾謬卷十

新唐書糾謬卷十一　宋吳縝撰

十一曰載述脫誤

衡王傳誤

唐義識字誤

常山及薛譚字誤

程處亮名不同

韋倫傳記襄州事誤

嚴善思傳誤

王同皎傳誤

狄仁傑傳誤

宰相世系表脫漏不載者

宰相世系雖有名而計目中脫漏者

寧王傳漏臨淄王一名

武后所撰字闕漏

杜悰傳漏拜司徒

南蠻傳漏李福敗績

韓建害諸王紀書不盡

裴行立傳漏平李錡功

裴行立授泌州刺史誤

滕東郡王道彥傳誤

孔穎達傳悞

温曦尚涼國公主未明

李道古廻逐柳公綽及誣李聽事

賈至傳漏弃汝州貶岳州

劉黄陳少游傳脫字

李晟世系脫漏

柬朗傳悞

長孫無忌傳漏事

崔戎傳脫世次

韓皋為滉之族子

大歷十二年秋雨災
邢文偉傳闕漏
西河公主傳漏事
李光顏立功漏落
諸王有傳而無錄者
隱太子傳李軌事誤
貞觀四年日食及火紀志脱字
蜀王愔傳漏晉王治一名
李子和傳脱字
霍王傳證本紀脱誤
高紀誤書戰地及漏書四將被執
衡王傳誤
十一宗諸子傳内憲宗子衡王愔
今案憲宗諸子鄜王憬傳云長慶元年始王與瓊汚
婺茂淄衡澶七王同封又穆宗紀長慶元年三月戊
午封弟愔衡王然則愔之所封衡也而書為衡則悞
矣
唐義識字誤
公主傳太宗女豫章公主下嫁唐義識
今案唐儉傳及宰相世系表皆作善識然則義字悞
矣
常山及薛譚字誤
公主傳明皇帝女常山公主下嫁薛譚
今案薛稷傳作恒山公主嫁薛談且唐自穆宗以後

始諱恒方明皇帝時未當避也譚談二字未知孰是
程處亮名不同
公主傳太宗女清河公主名敬字德賢下嫁程懷亮薨
麟德時陪葬昭陵懷亮知節子也終寧遠將軍
今案程知節傳云子處亮尚清河公主其名不同未
知孰是且又處亮所終之官當載于知節本傳之後
今載于此不唯重複且失其所附也今若于公主傳
則曰下嫁程處亮知節子也薨麟德時陪葬昭陵於

知節傳則曰子處亮尚清河公主終寧遠將軍如此豈不兩得其所乎

韋倫傳襄州事誤

韋倫傳云擢商州刺史荆襄道租庸使襄州裨將康楚元亂自稱東楚義王刺史王政棄城遁賊南襲江陵絶漢沔餉道倫調兵屯鄧州厚撫降賊寇益怠乃擊禽楚元以獻收租庸二百萬緡名為衛尉卿俄兼寧隴二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詔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輔國方恣横倫不肯謁憾之中罷為秦州刺史

今案肅宗紀乾元二年己亥八月乙巳襄州防禦將康楚元張嘉延反逐其刺史王政九月甲子張嘉延陷荆州十二月乙巳康楚元伏誅上元元年庚子四月戊申山南東道將張維瑾反殺其節度使史羽崴己未來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討張維瑾又案杜鴻漸傳乾元二年襄州康楚元等反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然則倫傳所言康楚元作亂而倫所討平者正肅宗紀及杜鴻漸傳所云重福謀反邕與

宋璟户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静州

今案睿宗紀及宰相表宋璟傳景雲元年八月重福以反伏誅是時璟以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則是宰相也今捨璟宰相不書而載其檢校官是捨大而錄小其悞一也又李邕傳云重福謀反邕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户部員外郎玄宗即位召為户部郎中則是重福反時邕未為户部郎中其悞二也

王同皎傳誤

太子即中宗也

今案公主傳云安定公主始封新寧又新都公主傳云神龍元年與長寧新寧義安安樂新平五郡主皆進封然則當同皎初尚郡主之時止是新寧郡非安定郡至中宗復位之後方進安定公主同皎傳悞也當云尚太子女新寧郡主帝復位主進封安定公主

其安定或作定安二號不同未知孰是

狄仁傑傳誤

狄仁傑傳云聖歷三年卒

今案本紀聖歷三年五月癸丑改元久視而仁傑以九月辛丑卒當書為久視元年卒

宰相世系表脫漏不載者

武后所撰字闕漏

武后傳云作曌丙坐㘝囝〇風忌夷嵐乘击十有二文今案集韻丙作冏㘝作囧嵐作嵐外又有生人穌投

鄭縈相昭宗

王同皎傳誤

太子即中宗也

今案公主傳云安定公主始封新寧又新都公主傳云神龍元年與長寧新寧義安安樂新平五郡主皆進封然則當同皎初尚郡主之時止是新寧郡非安定郡至中宗復位之後方進安定公主同皎傳悞也當云尚太子女新寧郡主帝復位主進封安定公主

即寧

武什方相武后

宰相世系雖有名而計目中脫漏者

高馮字季輔相太宗高宗高氏表有宰相五人而止計四人漏此一名

寧王傳漏臨淄王一名

寧王憲傳云長壽二年降王壽春與衡陽巳陵彭城三王同封

今案武后紀長壽二年臘月丁卯降封皇孫成器即寧王憲也為壽春郡王恒王成義衡陽郡王楚王隆基臨淄郡王衛王隆範巳陵郡王趙王隆業彭城郡王然則此封乃王也在憲傳當云與衡陽臨淄巳陵彭城四王同封今止云三王者脫悞也或曰臨淄即明皇帝史家不欲列之降封之數故止書三王此說非也

武后傳云作曌丙坐㘝囝〇風忌夷嵐乘击十有二文今案集韻丙作冏㘝作囧嵐作嵐外又有生人穌投

壓初匝生圀圀疐聖鑒証共十九字然則不止十二文也

杜悰傳漏拜司徒

杜悰傳云懿宗立未幾冊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為鳳翔節度使

今案懿宗紀及宰相表皆云咸通三年二月庚子悰守司空十月丙申悰為司徒四年閏六月悰檢校司徒同平章事鳳翔節度使然則本傳漏其正拜司徒一節也

南蠻傳漏李福敗績

李福傳云蠻侵蜀詔福持節宣撫即拜劒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蠻戰敗績貶蘄王傅分司東都

今案南蠻傳止有李福械繫南蠻清平官董成等一事外並無入寇成都敗福兵之事然則福傳所書得實而南蠻傳則脫漏矣

韓建害諸王紀書不盡

昭宗紀乾寧四年八月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禋韶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王 凡九

今案通王滋傳云建乃將十一王并其屬至石隄谷殺之十一王謂通王滋沂王禋昭宗于韶王失名嗣韓王昭宗于韶王失名彭王惕悊宗于嗣丹王允睦王倚懿宗于濟王失名今紀中止載九王而不記睦濟二王蓋脫誤也

裴行立傳漏平李錡功

裴行立傳云行立重然諾學兵有法母亡泣血幾毀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

今案行立即李錡甥其授沁州刺史以平錡功也事見李錡傳今本傳遺其平錡之功止云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殊未盡其事也

裴行立授沁州刺史誤

李錡傳云擢裴行立沁州刺史

今案裴行立本傳云授沁州刺史又地理志云沁州本昌州武德五年更名唐州天祐三年朱全忠徙治沁陽表更名然則是天祐三年方有沁州之名而元和之初未有沁州以此見書為沁者得其實而沁字誤也

王志愔傳誤

王志愔傳云上所著應正論又言漢成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

今案漢書此乃武帝時言成帝誤也

膠東郡王道彥傳誤

膠東郡王道彥傳曰太宗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邘滕漢賈澤尚不得茆土所以別親疏也

今案周之邘滕漢之賈澤皆嘗封國有土安得謂之尚不得茆土乎此蓋因舊書之文而悞易之耳舊書

則曰兩漢已降惟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邘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疏也蓋謂宗室屬疏者須有功如邘滕賈澤乃可得封云爾今新書乃謂漢非大功不王至如周邘滕漢賈澤雖宗室然以無功尚不得茆土則悞矣殊不知邘滕賈澤皆封國有土者也

孔穎達傳誤

孔穎達傳云太宗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

今案論語此乃曾子之語非孔子所言也太宗悞問而穎達悞對史臣悞書也

溫曦尚涼國公主未明

溫彥博傳云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

今案公主傳止有睿宗女涼國公主下嫁薛伯陽非溫曦也然睿宗女內又有荊山公主亦嫁薛伯陽此二者未知孰是無乃涼國實嫁溫曦而史悞作伯陽

乎若以為然又薛稷傳云伯陽稷之子尚仙源公主而仙源公主即涼國舊封此又似非悞無乃尚荆山者即温曦乎二者雖不可得而推然必有一悞矣

李道古迫逐柳公綽及誣李聽事

李道古傳云柳公綽鎮鄂岳為飛譖上聞憲宗欲代之會道古自黜中觀察使入朝乃代公綽倍道入其軍公綽惶遽出財貨皆被奪李聽守安州未嘗敗道古誣逐之

今案柳公綽傳止云元和十一年為李道古代還除給事中並無被飛語及道古迫逐之事又李聽傳云從安州會觀察使柳公綽方討蔡以聽典軍一二咨之聲振賊中召為羽林將軍亦無道古誣逐之事其記事者脱悞歟

賈至傳漏棄汝州貶岳州

賈至傳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實應初召復故官

今案至本傳述王去榮殺人事乃至德二載已後乾元元年二月己前事也其傳中自後更無事止是貶岳州司馬後遂言實應初召復故官且至德二載歲在己亥至實應元年歲在壬寅而肅宗紀云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師潰于滍水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汝州刺史賈至棄于襄鄧案崔圓留守東都王師之敗相州圓懼委東都奔襄陽詔削階封尋召拜濟王傅又蘇震傳云震為河南尹九節度兵敗震與留守崔圓奔襄鄧貶濟王府長史起為絳州刺史然則至之貶岳州司馬正當至德乾元之際其貶岳州即坐棄汝州而出奔之故也本傳既漏其為汝州刺史一節又失其為岳州司馬之因止云坐小法而已若以肅宗紀乾元二年崔圓蘇震事考之則其貶岳州之事昭然可見也

劉賁陳少游傳脱字

劉賁傳云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羣臣内擊侮天子陳

少游傳云佶但諸史如江鄂州

今案外羣臣字句內及佶但諸史句內必皆有脫字

李晟世系脫漏

李晟傳云詔為晟立五廟追貴高祖芝已下

今案宰相世系表晟上世名止及曾祖嵩而不及芝

亦闕文也

袁朗傳誤

袁朗傳云秦王有主簿薛收李道玄

今案太宗文學館學士姓名中止有主簿李玄道而無李道玄且又玄道自有本傳甚明此作道玄蓋悞也

長孫無忌傳漏事

徐齊聃傳云長孫無忌死家廟毀頓齊聃言於帝詔復獻公官以無忌孫延主其祀

今案無忌本傳則全無復獻公官及以延主祀之事止有上元元年以孫元翼襲封事又案宰相世系表延即無忌孫而元翼則是曾孫如此一事明矣

崔戎傳脫世次

崔戎傳云玄暐從孫也

今案宰相世系表戎乃玄暐四世從孫也

韓皋混之族子

王伾傳云韓皋混族子韓皋傳以皋為皋從弟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韓混與洄乃親兄弟而皋則混之子皋則洄之子然則皋為皋從弟是也而王伾傳

以為混族子則悞矣

大歷十二年秋雨災

韓混傳大歷十二年秋大雨害稼十八

今案五行志無此異乃漏書也

邢文偉傳闕漏

邢文偉傳云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為內史

今案本紀永昌元年十月丁卯鳳閣侍郎邢文偉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載初元年一月戊子邢文偉為內史今傳中不載其為平章事止自鳳閣侍郎為內史況弘文館學士職之細者尚且記之平章事則返不書蓋闕文

西河公主傳漏事

順宗女西河公主始封武陵郡主下嫁沈翬薨咸通時今案郭子儀孫銛傳略云尚西河公主長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案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子銛無嗣以沈氏子銛嗣然則西河公主又有再嫁郭氏一事而本傳不載乃闕文也

李光顏立功漏落

李光顏傳云從高崇文平劒南今案高崇文傳云光顏以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故有功今本傳不言蓋脫漏也

諸王有傳而無錄者

十一宗諸子傳中如夏悼王一儀王璬懷思王敏之類皆有傳而無錄

今案自宗室以下諸王其間有早夭無後或雖有名而無事者多不入錄其稍有記述者皆有錄此似例也今夏悼王儀王懷王之類亦略有紀叙而不入錄未知其說

隱太子傳李軌事誤

隱太子傳云涼州人安興貴殺李軌以衆降今案李軌傳安脩仁興貴執軌送之斬於長安又案高祖紀武德二年五月庚辰涼州將安脩仁執李軌以降然則非興貴殺軌也

貞觀四年日食及火紀志脫字

太宗本紀貞觀四年正月丁卯朔日有食之癸巳武德殿北院火五行志記武德殿北院火同今案天文志則云閏正月丁卯朔蓋紀及五行志皆脫閏字也

蜀王愔傳漏晉王治一名

太宗紀云貞觀五年二月庚戌封子愔為梁王貞漢王惲鄭王治晉王慎申王罨江王簡代王是同封者六王今蜀王愔傳止云五王蓋脫晉王治一名也

李子和傳脫字

李子和傳云武德元年獻款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拜右武衛將軍十一年為婺州刺史

今案武德止於九年今此云十一年疑是貞觀十一年而脫貞觀二字也

霍王傳證本紀脫悞

霍王元軌傳云武德六年始王蜀與幽漢二王同封

今案元軌在高紀武德六年八年書為元璹疑紀傳不脫即悞已有說見別篇外武德六年止書云封子元璹為蜀王元慶漢王止有二王而已未嘗有所謂幽王者今傳所云幽漢二王者漢則元慶本傳云始王漢後改封陳又封道是為道孝王也幽則鳳也本傳云始王幽後改封虢是為虢莊王也今六年本紀止書封元璹元慶為蜀漢二王而不書鳳在本傳則云二王同封疑本紀漏鳳一名也

高紀悞書戰地及漏書四將被執

高紀武德二年十二月永安王孝基及劉武周戰于下邽敗績

今案孝基及劉武周劉世讓唐儉獨孤懷恩等傳并太宗紀考之是時武周寇陷并州十月寇晉州而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反以應之孝基奉詔討崇茂攻夏縣軍城南而賊將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攻官軍大敗之執孝基等四人然則是時孝基在攻夏縣軍中無緣在下邽與武周戰且又案諸傳孝基與賊止有夏縣一戰而敗遂被執而紀全不書況武周自入寇止到晉絳蒲澮之境即未嘗涉河而南此云戰于下邽蓋悞也乃夏縣耳其孝基等四將戰敗被執此不書亦闕文也

新唐書糾謬卷十一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錄監生臣宋　錯

欽定四庫全書卷

新唐書糾謬要 子部

新唐書糾謬卷十二至十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新唐書糾謬卷十二　宋　吳縝　撰

十二曰事狀叢複

嘉祐中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愚意以謂斯二者皆古良史之法今新書既成必有以稱斯言矣蓋增事者廣記備言之謂也省文者詳略適中之謂也廣記備言則後世得以考案詳略適中則無重複叢冗之弊後世有所矜式然今徐觀其所著則增事省文固未能皆如所陳往往一事數出而其大致則同可以刋省從一者甚衆今略條其事如左

王通　趙麗妃

獨孤懷恩　趙瓌

慶山　薛顗薛紹

沈皇后　來濟高智周

合浦公主　裴粲

安定公主　上官儀

韋縚崔沔
韋倫
宮市
張錫蘇味道
盧光啓
李巨川
張讀
崔顥
姜慶初
嚴綬張廷珪
趙驊全交
徐賢妃徐堅
李揆李玄道
高重
吉中孚
韋彤
裴安時
段秀實
裴行儉
劉正臣
宜城公主
冥報記
張楚金翰苑
皇甫冉曾兄弟
柳公綽
張昌宗
帥夜光
注文選五臣
王裕

楊慎交　崔睍

王通

王績傳云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唯中說獨傳

王勃傳云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一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録亡者十篇勃完補缺逸定著二十五篇王質傳云五世祖通為隋大儒

趙麗妃

貞順皇后武氏傳云初帝在潞趙麗妃以倡幸有容止善歌舞開元初父兄皆美官及妃進武氏也麗妃恩亦弛以十四年卒謚曰和生子瑛而皇甫德儀生鄂王劉才人生光王皆藩邸之舊後愛薄而妃進善歌舞帝在潞得幸及即位擢妃父元禮兄常奴皆至大官鄂光二王母亦帝為

臨淄王時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與諸子絕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怏怏

王琚傳云初太子謂明皇也在潞州襄城張暐為銅鞮令性豪殖喜賓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山東倡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暐第其後生子瑛者也太子已平內難召暐拜宮門郎

獨孤懷恩

獨孤懷恩傳懷恩謀作亂

唐儉傳

劉世讓傳

此三傳文多難以具載姑記其重複傳名而已且又每傳各有不同如元君實或作元君實劉世讓作劉讓懷恩縊死于獄乃云自殺劉世讓逃歸乃云武周還劉讓求罷兵唐儉為內史侍郎又或作中書侍郎如此者甚多亦難以具紀也

趙瓌

中宗和思順聖皇后趙氏父瓌高祖常樂公主帝為英王聘后為妃高宗於公主恩尤隆武后不喜乃幽妃內侍省瓌自定州刺史駙馬都尉貶括州絕主朝謁隨瓌之官瓌以壽州刺史與主預越王事死神龍元年追贈瓌左衛大將軍

公主傳云常樂公主下嫁趙瓌生女為周王妃武后殺之逐瓌括州刺史徙壽州越王貞將舉兵遣瓌書假道瓌將應之主進使者曰為我謝王與其進不與其退若諸王皆丈夫不應淹久至是王敗周興劾瓌與主連謀被殺

越王貞傳云初貞騰檄壽州刺史趙瓌諭以興兵且假道瓌得檄許為應瓌妻常樂長公主亦趣諸王蚤立功故瓌與主皆死

慶山

五行志云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雷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中有

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后以為休應名曰慶山荊州人
俞文俊上言后怒流于嶺南武后紀云垂拱二年十月
己巳有山出于新豐縣改新豐為慶山赦囚給復一年
賜酺三日五行志云九月己巳與此不同已有說見別篇
武后傳云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后以為美祥赦其縣更
名慶山荊州人俞文俊上言太后怒投嶺外

詵頡詵紹

公主傳云城陽公主下嫁詵璀子頡封河東縣侯濟州
刺史琅邪王沖起兵頡與弟紹以所部庸調作兵募士
且應之沖敗殺都吏以滅口事泄下獄俱死
越王貞傳云濟州刺史詵頡與其弟紹謀應沖率所部
庸調治兵募士沖敗下獄死頡駙馬都尉璀之子母城
陽長公主封河東縣侯紹尚大平公主擢累右玉鈐衛
員外將軍以主婚不加戮賜死河南獄

沈皇后

后妃傳云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吳興人開元末以良家

子入東宮太子以賜廣平王實生德宗天寶亂賊囚后
東都掖廷王入洛復留宮中時方北討未及歸長安而
河南為史思明所沒遂失后所在
德宗紀云母曰睿真皇太后沈氏初沈氏以開元末選
入代宗宮安祿山之亂玄宗避賊于蜀諸王妃妾不及
從者皆為賊所得拘之東都之掖廷代宗克東都得沈
氏留之宮中史思明再陷東都遂失所在

來濟高智周

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
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
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
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
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
輔高智周傳云智周始與郝處俊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
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人

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末躓高晚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既仲覽卒而濟等益顯

合浦公主

公主傳太宗女合浦公主下嫁房遺愛并述主驕恣謀反等事至房喬傳又載之其事大抵皆同蓋重複也文多不録

裴柔

楊貴妃傳云馬嵬之難虢國與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意以為賊棄馬走林虢國先殺其二子柔曰吾我死即并其女刺殺之楊國忠傳云睎及國忠妻裴柔同奔陳倉為追兵所斬柔故蜀倡也併坎而瘞

定安公主

公主傳云宗女定安公主下嫁王同皎同皎得罪更嫁

武后傳云后城寓深痛柔屈不恥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己故汲公議立之己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亦昏懦舉能鉗勒使不得專久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為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因是詔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内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處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勇大臣怖旨不閲歲屠覆道路目語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

上官儀傳云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為庶人召儀與議曰皇后專恣海内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為陳王時儀為諮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

韋絢崔沔

韋絢傳云開元二十三年赦令以邊豆之薦未能備物宜詔禮官學士共議以聞絢請宗廟邊豆皆加十二及定宗廟獻爵所容并外族服制等崔沔於是亦獻議焉既已具載于韋絢傳而崔沔傳復載之不知其説何謂其文稍多難以具録也

裴行儉

裴行儉傳云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勗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

王勗傳云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見勗與蘇味道曰二子者皆銓衡才至是語驗愚謂此乃裴行儉能知人之美獨書于行儉傳可也至王勗傳又見之則頗似重複若以為此語勗傳當載則味道傳中亦當具載今味道傳則止言行儉才之而已其語與此不同者蓋味道其後凡再為相不止於銓衡故也然則行儉之説雖得之於勗而猶未盡於味道也或者行儉當日品目二人器識槩以遠到許之未必止於銓衡而史氏於勗傳欲必驗其言故止以銓衡目之爾殊不知其至於味道則又有所未盡也況士大夫既官至清顯則如天官典選皆其所揚歷之地亦無足恠者若於行儉傳止言其素許之目哉

韋倫

韋倫傳云從狩奉天關播罷為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流涕曰宰相無狀使天下至此不失為尚書後何以勸聞者悼其公

劉正臣

劉全諒傳云父客奴以戍留籍幽州事平盧軍以材力顯天寶十五載以客奴為栁城都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因襲范陽為史思明所敗奔還王玄志酖殺之

劉悟傳云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死

宮市

張建封傳云是時宦者主宮市置數百十人閧物屋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數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取閭閻所奉及脚傭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有農責一驢薪宦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宅費且驅驢入宮而農納薪辭帛欲巫去不許恚曰惟有死耳遊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黙宦人賜農帛十疋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

李鄘傳贊云貞元以後中宮市物都下謂之宮市不持符牒口舍詔命取溢縑惡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列廛閉者惟粗雜苦窳而已又有強驅入禁中墟所車輦賣者不平因共毆笞之著頭女奴名馬工車惴惴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

宜城公主

宜城公主傳云始封義安郡主神龍元年與長寧新寧義安安樂新平五郡主皆進封

今按此即義安郡主本傳也而又云與義安等五郡主皆進封無乃重複乎況三宗十一宗諸子傳中似

此同時並封而入傳者多矣未嘗如此重載也

張錫蘇味道

張錫傳云坐洩禁中語又賊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懾日膳豐鮮無貶損味道徒步赴逮席地菜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斬錫既而流循州蘇味道傳云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惴可憫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

集州刺史

冥報記

藝文志第四十八卷雜傳記內有唐臨冥報記二卷

今案第四十九卷小說家又有唐臨冥報記二卷

盧光啟

藝文志小說家有盧光啟初舉子一卷注云字子忠相昭宗

今案光啟自有傳此注乃重出也

張楚金翰苑

藝文志第四十九卷類書中有張楚金翰苑七卷

今案第五十卷摠集中又有張楚金翰苑三十卷未知何者為是

李巨川

藝文志第五十卷有李巨川四六集二卷注云韓建華州從事

今案李巨川已見叛臣傳此注重出也

皇甫冉曾兄弟

藝文志第五十卷有皇甫冉詩三卷注述皇甫冉并弟曾等事六十餘字

今案冉曾兄弟文藝傳自有傳此注重出也

張讀

藝文志有張讀建中西狩錄十卷注云字聖用僖宗時吏部侍郎

今案張薦傳末讀自有傳此注重出也

張昌宗

藝文志有張昌宗古文紀年新傳三卷注云昌宗冀州南宮人太子舍人

今案文藝張昌齡傳自有昌宗事此注重出也

崔顥

藝文志有崔顥詩一卷注中述顥無行業妻等事

今案文藝孟浩然傳末顥自有傳已具載其事此重出也

柳公綽

柳公綽傳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此兒也至子華傳又曰子華公綽諸父也豈非冗文乎

姜慶初

玄宗女新平公主傳叙姜慶初事

今案姜皎傳末慶初傳又載之此重出

趙驊全交

趙儒傳云父驊字雲卿少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郤虁善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郤趙謂能全其交也

今案蕭穎士傳云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郤虁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郤趙以能全其交也穎士傳既載之矣又於宗儒傳附見之此重出也

嚴綬張廷珪

嚴綬傳末載李進賢事

今案張廷珪傳末亦載之此蓋重出也

徐賢妃徐堅

徐賢妃傳云惠之弟齊聃齊聃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為高宗婕妤亦有文藻世以擬漢班氏

今案徐堅傳末云齊聃姑為太宗充容仲為高宗婕妤皆明圖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此亦重出也

項斯

藝文志云項斯詩一卷注云字子遷江東人會昌丹徒

尉

今案楊敬之傳末已叙斯之字及鄉里等事今藝文志又載之此重出也

李揆

李揆李玄道

李揆傳云系出隴西為冠族去客滎陽祖玄道為文學館學士

今案李玄道自有傳在褚亮傳末其文曰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世居鄭州然則揆傳與玄道傳既畧相引綴玄道傳已云本隴西人世居鄭州揆傳又言之豈非冗文乎

崔良佐

藝文志雜史類內崔良佐三國春秋注云良佐深州安平人凡二十六字

今案文藝崔元翰傳中已叙良佐始末事六十餘字甚悉今藝文志又載之蓋重出也

高重

藝文志春秋類內云高重春秋纂要四十卷注云字文明士廉五代孫凡四十二字

今案高重已附見于士廉傳末其叙說甚詳此註重出也

高定

藝文志易類云高定周易外傳二十二卷注云郢子京兆府參軍

今案高定自有傳附郢傳後此注重出也

吉中孚

文藝傳下盧綸末云吉中孚鄱陽人官戶部侍郎

今案藝文志云吉中孚詩一卷注云楚州人始為道士後官校書郎登宏辭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判度支貞元初卒此說自與盧綸傳末不同且又中孚等當大歷時與苗發韓翃同號十才子其家世及聲迹皆已略見于綸傳矣如中孚之事宜刪定從一而乃重複兩見且又其說異同如此非所謂刊脩

者也

王裕

公主傳同安公主下嫁隋州刺史王裕隋司徒柬之子終開府儀同三司

今案王方翼傳云祖裕隋州刺史尚同安大長公主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謚曰文此二傳自可刪就一見足矣不必兩載之也

韋彤

儒學韋彤傳彤京兆人四世從祖方質為武后時宰相

今案韋雲起及孫方質自皆有傳雲起京兆萬年人孫方質光宅初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今彤傳止可云韋彤光宅宰相方質四世從孫餘皆可刪去也

注文選五臣

藝文志有五臣注文選三十卷注具述五臣官位姓名蓋重出也

今案文藝呂向傳末又載此五人姓名蓋重出也

裴安時

藝文志第四十七卷有裴安時左氏釋疑七卷注云字適之大中江陵少尹

今案第四十八卷又有裴安時史記訓纂二十卷元魏書三十卷其注亦與上文同蓋重出也

卹夜光

藝文志第四十九有卹夜光三玄異義三十卷并注十七字

今案夜光在方技張果傳後自有傳此注不惟重出兼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段秀實

段秀實傳云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大多不録世多其謀

今案兵志中已具載秀實之疏而傳又具述之其文意皆同蓋重出也

楊慎交

長寧公主傳述下嫁楊慎交及貶官等事

今案楊恭仁傳又載慎交歷官貶官等事此蓋重出也

崔暇

藝文志有崔暇制誥集十卷注叙暇事四十字今案李德裕傳後已有崔暇事七十餘字此注蓋重出也

新唐書糾謬卷十二

十三曰宜削而返存

安樂公主覽鏡作眉

林蘊矜氏族

令狐德棻宜州人

杜審權手自下簾

蔣沔父墓植松柏

姚崇傳

嚴綬李達

宋之愻為刺史敖婢

韓滉乘馬李巖服裘

五王贊中不字

安樂公主傳云臨淄王誅韋庶人主方覽鏡作眉聞亂

宋 吳縝 撰

走至右延明門兵及斬其首追貶為悖逆庶人

今案玄宗紀云乃夜率劉幽求等入苑中玄宗率摠監羽林兵會兩儀殿梓宮宿衛兵皆起應之遂誅韋氏又韋氏傳云俄而臨淄王引兵夜破玄武門又劉幽求傳云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其手然則玄宗之起事在夜而公主方覽鏡作眉何為哉斯必妄也設使其事誠然尚不足書而況於妄乎

林藴傳云藴辨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藴折之曰崔杼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今案凡史之所紀必繫乎興亡治亂禮樂政刑褒貶勸懲賢愚邪正有益於名教有考於後人則雖多書而無害若安樂公主覽鏡作眉林藴矜氏族之類雖連編累牘書之何補於事乎是徒汙簡策而貽譏誚也

令狐德棻宜州人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

今案地理志華原乃京兆府之屬縣也其注云義寧二年以華原宜君同官置宜君郡并置土門縣以隸之武德元年曰宜州貞觀十七年州廢省宜君土門以華原同官隸雍州然則宜州雖嘗暫置數年然終於廢省則其名不當復存當曰雍州或京兆華原人可也

杜審權傳云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鮮簾即旁無人自起徹鉤手擁簾徐下乃退

今案此亦人之閒居燕處常事末節又何足載於史乎

蔣沔父墓植松柏

高智周傳末蔣沔父挺之卒沔兄弟廬墓側植松柏千餘

今案丘墓之植松柏亦足紀歟若其以多為貴則又非所聞也

姚崇傳

姚崇傳云兄木積年而木自當盡乎今案此一句中當有刊脩之字不當冗長如此也

嚴綬李達

嚴綬傳載其未貴時干李達而達不禮既顯後達謁綬而綬不禮以報之事首末凡百餘字文多不錄何預於興亡治亂而載之歟

宋之愻為刺史教婢歌婢事

宋之問傳後叙之愻為刺史教歌婢事今案此於興亡治亂何所損益而記之邪

韓滉乘馬李巖服裘

韓滉傳云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李巖傳云為參軍時製一裘服終身今案史之為書如此等事亦當記邪

五王贊中不字

五王贊云五王提衛兵中興唐室不淹辰其謀深矣至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為威何其淺邪嬖牙一啟為豔后賢兒所乘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今案所謂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其不字可削也

楊恭仁為雍州牧事

宰相表貞觀九年七月辛巳恭仁罷為雍州牧今案宰相表楊恭仁以武德二年自黃門侍郎涼州摠管遥領納言六年四月入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至九年七月罷自後表內不見復入為何官至此忽有此罷為雍州牧一事且案恭仁本傳止有武德末拜雍州牧而無貞觀九年為雍州牧事然則此九年七月罷者乃武德九年七月罷而貞觀九年七月恭仁罷一事本無之乃悞書也況本

紀內亦不書即可見宰相表悞剩此一事可削也

新唐書糾謬卷十三

新唐書糾謬卷十四　宋　吳縝　撰

十四日當書而返闕

九宮貴神

穆宗改名

宰相表闕文

王思禮傳闕文

雨五十二日而不書月

蘇定方傳

薛大鼎傳

五行志

李子和傳

馬周傳

太子監國時宰相紀傳闕載

紀傳漏記蕭瑀事

李勣傳

長孫無忌傳
百官志
封德彝傳
忠義呂子臧傳漏載馬元規
鄭元璹朱桀傳
劉潼傳
九宮貴神
崔龜從傳云太和初遷太常博士最明禮家沿革定九宮皆列星不容為大祠詔可其議九宮遂為中祠今案新書全不載九宮貴神之所本而其進新書表畧云名篇立傳因革增損義類凡例具載別録然其別録今世罕傳皆不知其刊削之所謂今龜從傳既述其事則宅志傳中亦當因事著九宮之始庶其本末相證而後世可考焉況九宮之神自唐中葉以還世世崇奉人主嘗所親祝禮次昊天上帝列為大祠近今不改其禮蓋亦甚重此正古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而史氏所宜紀録者也後世欲有所考據捨史籍奚適哉今新書直削而不述使一代鉅典湮晦不傳後學無復稽考罔然不知其所本實闕文也

穆宗改名
穆宗紀云穆宗皇帝諱恒始封建安郡王進封遂王今案憲宗紀元和元年八月丁卯進封子延安郡王宥為遂王（即穆宗也延安建安字有悞已見別篇）元和七年立遂王宥為皇太子十五年正月庚子憲宗崩閏月丙午皇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極殿以上穆宗之為皇太子其名宥也及本紀則諱恒新史又不載改名年月今案澧王惲傳云初惲名寬深王察洋王寮絳王寮建王審元和七年並改今名以此推之當是元和六年惠昭太子既薨七年乃立遂王為皇太子因此並與諸子改名皆從心為文而穆宗之名必是此時所改以唐會要考之則可驗矣蓋新史凡諸帝在潛之日諸事多所簡畧不復詳述故不能見爾然既為一朝之史

凡人主或皇太子之名豈細故哉當明加紀述使後人開卷而歷歷可考今乃削而不著使覽者莫見本末則難免闕文之譏也自後文武宣懿僖昭六帝在位又不見所改年月其失皆與稽紀同也

宰相表闕文

長孫無忌傳晉王為皇太子無忌自司徒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房喬傳自司空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蕭瑀傳自特進為太子太保李勣傳自兵部尚書為特進太子詹事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今案宰相表內止載蕭瑀李勣二人所命之官而無忌喬則不載此乃當書實闕文也

王思禮傳闕文

王思禮傳云在太原儲廩盈衍請輸半以實京師此一事當載於思禮本傳今言之不盡實闕文也

今案鄭景山傳云思禮在太原儲廩盈衍請輸半以實京師此一事當載於思禮本傳今言之不盡實闕文也乎

薛大鼎傳

齊王祐傳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帝以輔王無狀免之

雨五十二日而不書月

五行志第二十四云貞元二年五月乙巳雨至于丙申

今案五行志載元和十二年八月壬申雨至于九月戊子自壬申至戊子止十七日猶且明書月以謹其事今自乙巳至丙申凡五十二日若乙巳在五月中旬後則事關五六七月凡三月豈可不明書丙申所係之月使後世何由而知哉實闕文也

蘇定方傳

蘇定方傳云定方討賀魯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

今以定方傳上下文考之不見彌射步真是何人漢兵邪漢將邪蕃兵邪蕃將邪戎人部族名邪及以西突厥傳考之乃漢所遣將二人阿史那步真然則在定方傳則皆不書姓豈非闕文也乎

今案薛大鼎本傳則無之此當書也

五行志

太宗本紀貞觀三年六月己卯大風拔木

今案五行志不載此一事以武德二年十二月壬子大風拔木例推之則當載蓋闕文也

李子和傳

本紀貞觀六年正月癸酉靜州山獠反右武衛將軍李子和敗之

今案李子和傳不載此一事蓋闕文也

馬周傳

本紀貞觀十八年十一月甲午馬周為遼東道行軍大摠管

今案馬周傳不載此一事蓋闕文也

太子監國時宰相紀傳闕載

宰相表貞觀十九年二月乙卯士廉攝太子太傅劉洎馬周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右庶子高季輔少詹事張行成同掌機務

今案是時太宗親征高麗而皇太子監國于定州故以士廉洎周等佐之是亦宰相之任也故新書載之宰相表者以此然而不載於紀者何哉又案士廉洎周敬宗傳皆載其輔太子監國同掌機務之事惟季輔行成傳不載亦闕文也

紀傳漏記蕭瑀事

宰相表貞觀二十年四月甲子瑀罷太子太保

今案本紀及蕭瑀傳皆無此一節蓋闕文也

李勣傳

本紀貞觀二十一年三月戊子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摠管以伐高麗

今案宰相表及高麗傳皆同而世勣本傳則不載蓋闕文也

長孫無忌傳

本紀貞觀二十二年正月丙午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

知尚書門下省事宰相表亦同

今案無忌傳不載此一事然至於述高宗即位後乃云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既云猶知二省則是前此曾知二省矣本傳闕文無疑也

百官志

太宗本紀云高祖以謂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

今案天策上將亦官號也以翰林學士例言之亦當見于百官志今百官志不載實闕文也

封德彝傳

高祖紀武德六年四月癸酉封德彝為中書令

今案同時宰相裴寂蕭瑀楊恭仁傳各載其所命之官獨封德彝傳無為中書令一節蓋闕文也

忠義呂子臧傳漏載馬元規

高祖本紀武德元年十月壬午朱粲陷鄧州刺史呂子臧死之

今案呂子臧傳同時死于鄧者又有慰撫使馬元規一人其守職死事與子臧同而不得載名於紀豈獨闕文而已哉是無以旌忠節而助風教也

鄭元璹朱粲傳

高紀武德元年十二月辛巳鄭元璹及朱粲戰于商州敗之

今案鄭元璹及粲傳皆無此一戰蓋闕文也

劉潼傳

鄭裔綽傳云宣宗初劉潼由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裔綽固爭潼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

今案劉潼傳止云為靈武節度使坐累貶鄭州刺史改湖南觀察使而漏此桂管觀察使追罷詔命一事不載蓋闕文也

新唐書糾謬卷十四

新唐書糾謬卷十五

宋 吳縝 撰

十五曰義例不明

中宗紀前與諸帝紀詳略不同

宗室有書姓或不書姓者

一事兼該諸傳而諸傳中有載不載者

皇后傳所書不同

薨卒書法不同

温王不立紀傳

姚南仲傳書獨孤后事

太宗紀魏徵薨事

中宗紀前與諸帝紀詳略不同

本紀云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諱顯高宗第七子也母曰則天順聖皇后武氏高宗崩以皇太子即皇帝位

今案諸帝紀初必書其始封或遷徙改名進爵及歷官次序等事然後乃記即位而中宗自高宗時封周王又徙英王改名哲武后時復名顯之類以諸帝紀例皆宜備書今乃畧而不述未知其故

宗室有書姓或不書姓者

太宗紀貞觀二年正月辛丑特進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滕東郡公道彦為赤水道行軍總管以伐吐谷渾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明州山獠反交州都督李道彦敗之

今案道彦即淮安王神通之子故八年為赤水道總管時紀不書姓然二年十二年則又皆書姓何也

一事兼該諸傳中有載不載者

長孫無忌傳云太宗曰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喜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

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畧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摠兵攻戰非所善也

今案太宗所評諸人短長惟楊師道一人載入本傳然亦有不同其外諸人皆不見於本傳未審當載之歟不當載歟此亦義例之不明者也

皇后傳所書不同

哀帝紀云母曰皇太后何氏又昭宗十七子傳云積善皇后生裕及哀皇帝

今案后妃傳凡所生必書曰生某宗某王某公獨何哀帝不審其義例何謂也

薨卒書法不同

太宗紀貞觀元年六月辛丑封德彝薨又公主傳中宗女定安公主嫁太府卿崔銑主薨又崔祐甫傳是歲被疾薨年六十

今案封德彝傳云貞觀元年遘疾臥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年六十又崔行功傳末云孫銑尚定安公主卒崔祐甫病及卒然則封德彝在本紀則書薨在本傳則書卒定安公主在本傳則書薨在崔銑傳則書卒崔祐甫在本傳則書薨在其子傳則書卒不知其義例何新書之內此比甚多不可遽數今但畧舉其一二以見其書法之駁雜難明也

温王不立紀傳

三宗諸子傳云中宗四子韋庶人生重潤後宮生重福名而著其遺逸無傳之因不直爾晦其名也今此所謂殤帝者乃重茂也始封北海郡王神龍初進封溫

王中宗崩韋后矯遺詔立之為皇太子遂即皇帝位
既而臨淄王以兵討亂韋氏敗睿宗即位復封為溫
王景雲二年正月徙封襄王開元二十餘日比於諸王事亦
追冊為殤帝重茂之立凡二年七月丁未薨
稍殊若以前史昌邑王北徵侯例推之其始封進爵
及平生事迹則宜列之為傳其即位後所行之事則
當編之於中宗睿宗之紀今此傳但記殤帝二字其
餘則皆略而不述亦不顯其名及隱晦無傳之因返
更不若列帝諸子之失傳者使後世覽者莫知殤帝
之為誰此又書法之不可曉者也

姚南仲傳書獨孤后事

姚南仲傳云大歷十年獨孤皇后崩
今案本紀大歷十年十月丙寅貴妃獨孤氏薨丁卯
追冊為皇后后妃傳所載亦同然則獨孤氏當薨時
止貴妃耳安得遽書為崩此蓋不惟義例之不明蓋
未嘗考其位號先後而書也

太宗紀魏徵薨事

太宗本紀貞觀十七年正月戊辰稱
今案新書例本紀惟書宰相而宰相
表徵以十六年九月丁巳罷為太子太師矣故於十
七年正月表內更不書此徵薨一節蓋謂非宰相故
也而本紀十六年九月不書徵罷至十七年薨則是
尚以為宰相乎若尚以為宰相當書則表內不當記
云罷為太子太師至十七年正月猶當書其薨於表
如此則於義方允於例為合若以為已罷宰相不當
書則本紀內當記其十六年罷為太子太師而十七
年則不當更載其薨也此一事進退皆無所據依紀
表二者必有一悞矣

新唐書糾謬卷十五

新唐書糾謬卷十六　宋　吳縝　撰

十六曰先後失序

郭正一未相前對策今傳在為相之後

僕固懷恩為副元帥及橫水之戰紀傳前後不同

同

盧坦傳叙李鎛柳晟閻濟美事失序

蔣乂傳記張孝忠事失序

元載傳殺李少良失序

記火災年次不倫

柳渾傳記事失序

郭正一未相前對策今傳在為相之後

郭正一傳載正一永隆中為平章事永淳中遷官等事次乃云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名羣臣問所以制戎正一曰云云文多不録劉齊賢皇甫文亮等議亦與正一合帝納之

今案高宗紀儀鳳三年歲在戊寅九月丙寅李敬玄劉審禮及吐蕃戰于青海敗績審禮死之又永隆元年歲在庚辰正一為平章事永淳元年歲在壬午正一遷官而劉齊賢亦以是年十月方為平章事其皇甫文亮亦非同時為相之人由是而言則審禮敗死在永隆永淳之前相去頗遠而正一齊賢此對乃未為相時事非為相後所言其謬甚明今書於永隆永淳之後失其次序矣

僕固懷恩為副元帥及橫水之戰紀傳前後不同

僕固懷恩傳云於是雍王以元帥為中軍拜懷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之副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即橫字之悞

今案代宗紀實應二年十月辛酉雍王适討史朝義甲戌敗史朝義于橫水十一月僕固懷恩為朔方河北副元帥在本紀則懷恩先破賊後為副元帥在傳則先為副元帥而後破賊二者未知孰是

盧坦傳書李鎛柳晟閻濟美事失序

盧坦傳云坦為中丞時帝寵諸道長吏代還進奉既而乃述有司毀李鎛祖墓坦上疏諫止之事

今案憲宗紀元和二年十二月甲申李鎛伏誅三年正月癸巳大赦罷諸道受代進奉錢其次序自如此而坦傳失之矣

蔣乂傳記張孝忠事失序

蔣乂傳云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館修撰德宗重其職先名見延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古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為左衛將軍許主下降乂上疏以為墨縗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繆盩典禮違人情不可為法

今案張孝忠傳云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藷而已人服其儉推為賢將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執親迎禮賓賚甚厚五年為將佐所惑以兵襲蔚州入之然則孝忠傳所記年次甚明其茂宗尚主及親迎成禮殆止在貞元三年四年之間爾蔣乂傳則載之貞元九年之後失其序矣

元載傳殺李少良失序

元載傳云大歷八年吐蕃寇邠寧詔議者謂三輔巳西無禦蕃之固於是載議河隴利害既而叙載僭越不法等事然後云會李少良上書訴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

今案代宗紀大歷六年五月殺李少良今此傳先述八年吐蕃事後述李少良事則失其序矣

記火災年次不倫

五行志第二十四記貞元十三年十九年火事然後記二年七月洪州火事此亦記錄之失序也

柳渾傳記事失序

柳渾傳云本名載朱泚亂渾匿終南山羸服步至奉天賊平乃更今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

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銜玉而
賈石者也往必見禽何賊之攘既而果為賊縛三年以
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案本紀建中四年是歲癸亥正月庚寅李希烈陷汝州
執刺史李元平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師
戊申如奉天朱泚反興元元年甲子六月姚令言朱泚
伏誅貞元元年乙丑二年丙寅三年丁卯正月兵部侍郎柳
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案關播傳叙播用李元平
守汝為李希烈所縛然後述從幸奉天事然則元平
失守在朱泚反之前久矣今渾傳則先叙朱泚建中
四年十月反事又及貞元元年事然後述建中四年
正月已前用李元平事此失其序矣
新唐書糾謬卷十六

總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佐
謄録監生臣宋 錡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卷
新唐書糾謬卷十七至二十
子部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新唐書糾謬卷十七　宋　吳縝　撰

十七曰編次未當

蕭瑀傳書太子師保等事

太子三太三少次序

孟詵無隱緊而入隱逸傳

李栖筠傳方清事

僕固懷恩馬存亮贊失所附

蕭瑀傳書太子師保等事

蕭瑀傳云晉王為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

今案晉王之為皇太子也太宗以司徒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見於長孫無忌傳）以司空房喬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此見於房喬傳）而瑀自特進為太子太保李勣自兵部尚書為特進太子詹事

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此見於李勣傳此乃一時之所謂妙選者今史欲著其事宜於無忌傳備書所命師傅保詹事等姓名及所除之職次載帝所言尊敬師傅之意至於喬瑀勣傳則略陳其事仍指諸傳以相援證庶後世備見一時之事此亦史體當然者也今則太師傳內既不具載始末而太傅詹事傳內但各述拜官至太保傳內始書其事又不云同時拜師傅詹事者何人使覽者不能推見更有師傅詹事此亦記述之未允者也

太子三太三少次序

食貨志唐世百官俸錢會昌後不復增今著其數太師太傅太保錢二百萬太尉司徒司空一百六十萬太子太師太保太傅一百四十萬太子少師少保少傅百萬

今案百官志云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為三公又東宮官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從一品少師少傅少保各一人從二品其次序皆如此獨食貨志太子太傅少傅反居太保少保之下何也

孟詵無隱縣而入隱逸傳

今案孟詵本方術養生之士也舊書止列于藝術傳且未嘗有隱縣今書乃入隱逸傳莫諭其說

李栖筠傳方清事

李栖筠傳云出為常州刺史蘇州豪士方清因歲凶誘流殍為盜積數萬依縣歛間阻山自防東南厭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

今案方清阻亂事本紀及李光弼傳皆不載惟栖筠傳有之及劉晏李芃傳略見姓名然栖筠方是時止為常州刺史且無討伐之職而方清自是蘇州士豪依阻縣歛詔自委李光弼討平與栖筠無所干預何為乃見於栖筠傳乎此當載之光弼傳也

僕固懷恩贊而列于陳少游傳後馬存亮贊失所附

僕固懷恩馬存亮贊而列于仇

士良楊復光之後

新唐書糾謬卷十七

新唐書糾謬卷十八

宋　吳縝　撰

十八曰與奪不常

建定邊軍之策

論封建事

李想李光顏平蔡之功

韓皐有大臣器

憲宗罷韓全義

嚴綬治太原事

建定邊軍之策

路巖傳云巖為劒南西川節度使承璽盜邊後巖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剌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

今案南蠻傳云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嶲七州為定邊軍建節

度制機事近且速天子喟然即詔師望為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嶲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此二傳言定邊軍利害自不同而各載之使後世何以取信歟

論封建事

宗室傳贊云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百藥稱帝王自有天命歷祚之短長不緣封建若乃百藥推天命乃臆論也今案此贊意蓋短百藥以為國祚短長本諸天命不在乎封建之與郡縣以為臆論不足取也然至於十一宗諸子贊則曰歷數短長自有底止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禍云斯言也亦何異於百藥之論歟

李想傳贊曰平蔡功想為多

李光顏平蔡之功

今案李光顏贊曰世皆謂李想提孤旅入蔡縛賊為奇功殊未知光顏於平蔡為多也此二人平蔡之功皆為多則與奪果安在乎

韓皋有大臣器

韓皋傳云皋資質重厚有大臣器今案皋本傳皋為京尹而用小人言捃斂亟進以希時邀寵及百姓以旱災受弊則暗嘿不言德宗庸闇之主也猶知其非而逐之于外今史氏乃以為有大臣器則古之以道事君者固如是乎

憲宗罷韓全義

韓全義傳云全義討蔡無功班師過闕下託疾不入謁卒不見天子去時恨帝失政使姦人得自肆云憲宗在藩疾之既嗣位全義大懼願入覲不復用以太子少保致仕卒

今案杜黃裳傳云於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憸佞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以全義傳言之則是憲宗素

已疾全義之姦妄雖不因黃裳之白亦必罷去而黃
裳傳則又全歸功於黃裳而隱憲宗之疾惡明斷史
筆與奪豈當如是乎

嚴綬治太原事

裴垍傳云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垍劾其懦
以李鄘代之

今案嚴綬傳云綬為河東節度使在鎮九年尚寬惠
治稱流聞士馬孳息入為尚書右僕射然則綬治太
原在本傳則為有治迹可取在裴垍傳則為無治狀
而可罪二者是非孰在乎

新唐書糾謬卷十八　四

新唐書糾謬卷十九　宋　吳縝　撰

十九曰事有可疑

文德皇后傳所記恐誤

宜城公主傳所書可疑

段文昌傳有疑

牛氏表有可疑

朱敬則預誅二張可疑

張孝忠妻入朝迎公主事可疑

覃王字可疑

譙王傳裴巽未明

賈至論諸人善守

柳渾為張延賞所擠

王維王縉兄弟

裴寂兩書四月癸酉為左僕射

崔彥昭逐李可及

新唐書糾謬卷十九　一

文德皇后傳所記恐誤

文德皇后傳云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興疾以從

今案帝紀并柴紹傳並未嘗有急變之事莫知何謂疑其無之

宜城公主傳所書可疑

宜城公主傳略云主嫁裴巽帝恚斥為郡主久之復故封神龍元年

今案中宗自未改神龍未返正已前止稱太子神龍元年始復帝位今傳云帝恚斥為郡主久之復故封神龍則是神龍元年以前猶嘗有帝所稱者何帝乎

段文昌傳有誤

段文昌傳云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尉讓即日解而去

今案文昌傳以本紀及南蠻傳考之自太和四年已後至九年並無南詔寇南安因得文昌檄而解去之事且南安不見屬何郡疑皆無之

牛氏表有可疑

宰相世系表云安定牛氏出自漢隴西主簿崇之後

遼允後周工部尚書臨淮公　弘隋吏部尚書奇章公

今案隋書牛弘傳云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寮氏祖臧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然則是本姓寮而弘父名允賜姓為牛今此表乃云遼允是遂以遼允為名又云出隴西主簿崇之後則其得姓甚遠與隋書殊為差舛然古之牛氏實安定人故允封臨涇亦不出其地今此表則云臨淮又亦可疑且若弘之世系果出鶉觚則當日弘所封亦應不出安定臨涇之境今乃遠取奇章似必有說況近世史氏記人之鄉里多非其真如李則隴西王則太原姚則吳興之類昔人已嘗議其失今此牛氏世表恐亦同之兼案集韻寮字自是人姓音聊而隋書乃唐

初所脩去隋未遠所脩之人多隋時人其所載述必得其詳恐此世表後人所撰不知源因妄相附著云爾

朱敬則預誅二張可疑

武后紀桓彥範敬暉等誅二張復中宗處其人名內有庫部員外郎朱敬則

今案敬則傳敬則當武后世已嘗為相罷後為成均祭酒冬官侍郎鄭州刺史致仕且未嘗為庫部員外郎而本傳亦不言其同誅二張雖有與敬暉密議誅之之策然傳亦止云暉卒用其策亦不言敬則同臨其事也疑此一名悞載

張孝忠妻入朝迎公主事可疑

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名為左衛將軍許主下降又上疏以為墨縗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緣盤典禮違人情不可為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入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為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無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為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堪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德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晉襄墨縗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縗服衣冕裳去堊室行親迎以凶瀆嘉為朝廷爽法疏入帝迂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入有守

今案張孝忠傳云貞元二年河北蝗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則是茂宗之母賞賚甚厚然則既云孝忠遣妻入朝執親迎禮尚在安得復有在喪之說歟且又云茂宗母亡遣占丐成禮則是入朝者孝忠之後妻而茂宗之後母乎

且觀傳之所叙似孝忠之妻將亡而有遺言丐速成禮故德宗從之則其人之亡固未久也而孝忠已娶後妻可乎朝廷亦以妻待之禮歟史官亦以妻書之可乎凡此者皆史氏不明白其事未免後人之惑也

覃王字可疑

古之封一字王皆國名至唐則有以州名者若延王通王沂王韶王彭王之類是也而其內有封覃王者不知此國名邪州名邪或潭之悞邪若是州名亦莫知其何在也

譙王傳裴冀未明

譙王重福傳云趙東都舍駙馬裴冀家今案唐駙馬都尉裴冀有二其一尚中宗女宜城公主其一尚睿宗女薛國公主今重福所舍之裴冀其主其一尚睿宗女薛國公主今重福所舍之裴冀其宜城歟薛國歟不可得而知然意者重福即中宗子姊妹之家然則無乃宜城之歟今既作亂必趨其所親姊妹之家然則無乃宜城之裴冀是邪史不明言特以意度之爾且又薛國初嫁王守一守一以開元十二年死後始再嫁裴冀以是言之則宜城之裴必矣然則裴冀者一時果有二人邪或薛國之冀即宜城之冀邪皆不可得知然此亦史氏之所宜辨析者故載之云

賈至論諸人善守

賈至傳云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肅宗新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至諫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炅守南陽賈貴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

今案肅宗紀至德二載八月靈昌郡太守許叔冀棄于彭城九月丁丑安慶緒陷上黨郡執節度使程千里癸卯復京師慶緒奔于陝郡十月戊申廣平郡王俶及安慶緒戰于新店敗之克陝郡又魯炅保南陽被圍凡一年晝夜戰人至相食卒無救至德二載五月乃率衆突圍走襄陽由是言之魯炅以二載五月

棄南陽賈貴以至德元載死于雍丘而張巡代守許
叔冀以八月棄靈昌程千里以九月失上黨至十月
肅宗乃得陝而去榮叔人又得陝之後則數子者或
死或失守皆已在得陝之前而賈至猶有此言無乃
謬乎且至實當時朝臣也凡諸將得失無容不知而
謬悞至此深可疑也

柳渾為張延賞所擠

柳渾傳叙傳渾為張延賞所擠罷相

今案延賞與渾在貞元三年同時為相是年延賞以
七月壬申薨渾以八月己丑始罷然則其罷非緣延
賞所擠此其一也又案延賞傳以病困不能事其所
建請減吏員事尚不能主之而死何暇復擠柳渾乎
此其二也由是言之延賞擠渾之言其殆妄乎

王縉兄弟

王維傳云縉為蜀州刺史維表己有五短縉有五長臣
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還京師久乃
召縉為左散騎常侍
今案縉傳云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
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還有指
蜀州及常侍此可疑者一也又縉傳云祿山亂擢太
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
平詔宣慰河北而維傳云維以上元初卒今案祿山
以天寶十四載作亂是歲乙未與其子慶緒及史思明及
其子朝義相繼叛逆至代宗廣德元年而朝義平中
間歷天寶十五載丙申至德二載丁酉乾元元年戊戌二年
己亥上元元年庚子二年辛丑寶應元年壬寅廣德元年癸卯是
年春史朝義死縉宣慰河北是時維之卒已久矣自
丙申至庚子五六年之間縉未嘗有入蜀及為常侍
之事此可疑者二也又維傳云祿山反維為賊得迫
為給事中賊平皆下獄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
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

尚書右丞今案安祿山以天寶十五載丙申六月陷京師至至德二載丁酉九月復京師十月復東京凡陷賊官下獄當在此際方是時縉官位已顯則何由復有為蜀州刺史等事此可疑者三也由是言之維傳所言殆皆無之

裴寂兩書四月癸酉為左僕射宰相表武德四年四月癸酉寂為左僕射至六年又云四月癸酉寂為左僕射即裴寂也不書寂為左僕射至六年不書寂為左僕射之後中間不載遷改罷免無緣於六年再為左僕射此二可疑也又案五行志武德四年八月始為相時僖宗已即位暮年矣又案曹確傳云懿宗咸通中確為相時帝寵優人李可及可及憑恃橫甚人無敢斥擢為威衛將軍確諫帝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方懿宗寵可及勢盛之時曹確以宰相言之尚不納而彥昭是時又非宰相何由一言而可及遂貶死此可疑者一也況確傳云僖宗立可及始貶死而彥昭傳則云彥昭奏逐死嶺南即未審彥昭以懿宗時言邪以僖宗時言邪若以懿宗時言則曹

酉日此四可疑也由是言之四年四月癸酉寂為僕射疑其悞書本無此一事也

崔彥昭逐李可及

崔彥昭傳云伶人李可及為懿宗所寵橫甚彥昭奏逐死嶺南

今案彥昭傳彥昭懿宗時為戶部侍郎由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案僖宗本紀彥昭以乾符元年八月始為相時僖宗已即位暮年矣又案曹確傳云懿宗咸通中確為相時帝寵優人李可及可及憑恃橫甚人無敢斥擢為威衛將軍確諫帝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方懿宗寵可及勢盛之時曹確以宰相言之尚不納而彥昭是時又非宰相何由一言而可及遂貶死此可疑者一也況確傳云僖宗立可及始貶死而彥昭傳則云彥昭奏逐死嶺南即未審彥昭以懿宗時言邪以僖宗時言邪若以懿宗時言則曹

確以宰相言之尚不從而彦昭身非言事之官又無評彈之職何由一言便逐若以為當僖宗時言之遂逐則當懿宗時可及已為衆人所憎確傳已具載其事豈容僖宗即位之後冒確返無一言直俟暮年之後彦昭為相言之然後貶逐乎此可疑者二也然則彦昭傳所書殆皆妄誕可疑也

新唐書糾謬卷十九

新唐書糾謬卷二十

宋 吳縝 撰

二十曰字書非是

昔班固為漢書其間存用古字使後世兼見古人文字之學且又不妨本書而餘光施及後人斯可謂一舉而兩得在小學家不為無助故其叙傳自云正文字維學林此實史家之一美而後世修書者之所宜法也今新書則不然不惟失一舉兩得使人不忘古之意而又時載不經訛誤之字使後世何述焉今略編其字如左

誤用字

姚宋傳贊　嚴挺之傳

藩鎮傳序　崔郾傳

張廷珪傳　杜佑傳

蕭倪傳　蕭遘桓彦範等傳

康承訓傳　蕭至忠贊

隱太子巢剌王突厥等傳

表朗傳
屈突通唐儉崔寧傳
崔光遠傳
薛嵩傳
韋待價等傳
姦臣傳贊
李嶠傳
竇建德傳
員半千傳 安祿山史思明贊
鄭善果傳
不經字
張建封傳
安金藏傳
吳元濟并李日知傳
田緒傳 并目錄
蘇源明傳
吐火羅傳
張建封傳
狄仁傑傳
辛替否高郢等傳
孫逖傳
上官儀贊
何皇后傳
王義方傳
韓滉傳
僕固懷恩傳
史憲誠傳
呂諲傳
五行志
李光弼楊炎等傳
韋處厚傳
李翰徐申等傳
岑文本等傳
吉温傳
裴冕傳
訛錯字
南蠻傳
王勃傳
太宗紀
李愬仙傳
侯君集傳
昭宗紀贊
韋挺傳
魏徵陸贄等傳
姜撫傳
元稹傳
李紳傳
李德裕傳
代宗紀
陳京傳
王播傳
劉氏宰相世系表
王緯傳
百官志
李磎傳
鄭餘慶傳

李錡傳　劉崇望等傳

王凝傳　侯希逸傳

柳宗元傳　盧懷慎及吐蕃等傳

李晟贊　韓愈傳

劉武周傳　蕭定方傳

誤用字

姚宋傳贊

今案傳贊云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悼其害可謂先見矣

今案卒悼其害不知謂何意者悼乃蹈之誤歟

嚴挺之傳

嚴挺之傳云君子以為偏

今案此偏字當為偏音然行之已久不可亂也

潘鎮傳序

潘鎮傳序云其人自視由羌狄然

崔郾傳

崔郾傳云五子瑤瑰瑾珮琴瑤任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璟珮俱達官

今案初用瑰字末用璟字可乎

張廷珪傳

張廷珪傳彫弊字

今案當作凋字而新書內二字通用之如是頗多難以具載今因此發之它不復云見前史中亦頗通用同似難以通用故不敢不辨也

杜佑傳

杜佑傳云信安郡王滔表為靈州別駕

今案信安郡王名禕滔禕雖同音而義訓不同不可通用也

蕭俛傳

蕭俛傳云穆宗初兩河底定

今案底字疑當為厎

蕭遘桓彥範等傳

蕭遘傳云迫畏不瞑

桓彥範傳云高枕而瞑

李涌傳云席地以瞑

今案古字瞑眠通其字當從目

康承訓傳

康承訓傳云留婦弱持陬

今案說文云陬阪隅也今此云婦弱持陬義不可曉疑當為掫字說文云掫夜戒守有所擊也

蕭至忠贊

蕭至忠贊云帝且悞往失而精來鑒已

今案悞字合是悟字

隱太子巢剌王元吉等傳

隱太子傳云高祖授禪

巢剌王元吉傳云帝授禪突厥等傳

突厥傳云皆授靖節度以討之

今案授皆當作受

袁朗傳

袁朗傳云至見危受命則無人焉

今案受當作授

張建封傳

張建封傳云與徐軍埇

今案埇當作碻其字從石

屈突通唐儉崔寧傳

屈突通傳云帝遣其家僮往召通趣斬之

唐儉傳云命趣還舟

崔寧傳云趣與禁兵雜往

今案三傳趣字皆當作趣音促字史臣之悞也

崔光遠傳

崔光遠傳云後召見悞非是

今案悞字當作悟

辛替否高郢等傳

辛替否傳云寺塔不足穰饑饉

高郢傳云不勞人以攘禍又云若以攘禍

今案穰攘皆當作禳

詵嵩傳

詵嵩傳云好蹴踘

今案踘當作鞠䭫

孫逖傳

孫逖傳云父喪缺復拜舍人

今案缺合作闋

韋待價傳

韋待價傳云朝野共蚩薄之

李齊運傳士人嗤之

今案說文云蚩蟲也又毛詩注云敦厚貌無蚩薄之

訓疑當作嗤

狄仁傑傳

狄仁傑傳云如得上方斬馬劒

今案前漢朱雲周勃傳百官表上方字皆作尚方然

則為上字者悞矣

姦臣傳贊上官儀贊

姦臣傳贊三宰嘯凶犯奪辰上官儀贊犯味鳴辰

今案此蓋取書牧誓之語其字皆當作晨

李嶠傳

李嶠傳云今百姓受窶

今案集韻受字注云被表切說文物落上下相付也

通作芟芟又同部孚注云餓死曰孚或作蜉芟孳然

則受窶之字當作孚孚芟芟則可若作受則本訓不

同於義未允也

何皇后傳

昭宗何皇后傳云帝奔播既屢威柄盡喪左右皆捍逆

庸奴

今案捍字疑當作悍

竇建德傳

竇建德傳云使人如灌津祠充墓

今案史記及前漢竇后傳地理志皆作觀顏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舊書亦作觀蓋唐初嘗於其地置觀州在地理志景州境內然則未嘗有作灌字者獨新書如是蓋悞也

王義方傳

王義方傳云光武失之逢萌

今案人姓逢字當作夆今從夆非也又案後漢紀傳皆作龐萌蓋逢龐得姓本殊為字亦異不可混同今改龐為逢非也

員半千傳安祿山史思明贊

員半千傳云得天下英才五千與權所長

安祿山史思明贊云張杜權論至今多稱誦之

今案半千之意欲與天下英才校其所長則權字疑當作確

鄭善果傳

鄭善果傳云從幸江都從字文化及至遼城

今案本紀武德二年閏二月辛丑竇建德殺宇文化及于魏及于聊城又淮安王神通傳云進擊宇文化及于魏化及敗走聊城神通追北賊願降神通不受竇建德拔聊城勢遂張竇建德傳云建德引兵討化及連戰破之化及保聊城乃四面乘城拔之然則化及之敗在聊城而善果傳以為遼則非也

吐火羅傳

吐火羅傳云有稻麥粟豆

今案麥字當作麥

不經字

張建封傳

張建封傳地迫于寇常困戚不支

今案字書無戚字疑當作慼集韻慼迫也

藒源明傳

蘇源明傳云市井餒殍

今案字書無餒字此蓋殍殍被表切餓死曰殍又作莩芡莩字誤為此爾

安金藏傳

安金藏傳云桑赶紩之

今案赶字字書所未見疑當作敲

田緒傳并目録

田緒傳賈躭目録賈躭

今案躭當從耳今皆從身非也

吳元濟并李日知傳

吳元濟傳云以馬惣為留後李日知傳諸子方惣角

今案馬惣字會元以義考之字當作揔且諸紀傳皆作揔字其字俱從手獨此從牛蓋流俗不典之字字書所無也日知傳亦同

孫思邈傳

導以藥石救以鉄劑

今案字書無鉄字當作砭說文云以石刺病也

盧弘宣傳

盧弘宣傳云下檄賛諭

今案字書無賛字當作胏

李栖筠傳

李栖筠全傳栖字皆從手

今案其字從手不見于經典案集韻則當從木

鄭餘慶傳

鄭餘慶傳云損增儀矩又云准漢舊事

今案矩當作榘准當作準

李翰徐申等傳

李翰傳云析骸以爨

今案說文當作爨此二傳字皆非也

徐申傳云踈熏蠻

李光弼楊炎等傳

李光弼傳云設么幄城隅
楊炎傳云貌么陋
今案么字皆當作幺
岑文本等傳
岑文本路隋楊炎傳愍字
今案愍當作愍
韋處厚傳
韋處厚傳云皇子方襁褓
今案說文褓當作緥
吉溫傳
吉溫傳云見溫緥褓時
今案其字當為襁緥今作緥褓非也
五行志
五行志貞觀十三年三月壬寅雲陽石燃
今案燃當作然
裴冕傳
裴冕傳云冉調渭南尉
今案冉當作再
呂諲傳
呂諲傳云志行整飭
今案飭當作飭
訛錯字
南蠻傳
南蠻傳云入自邛崍關圍雅州
今案雅州止有邛崍關峽乃崍字之悞也
史憲誠傳
史憲誠傳云丌志紹
今案其傳作志沼及文宗紀亦沼然則作紹者誤也
王勃傳
王勃傳云客劒南嘗登葛憤山曠望慨然
今案地理志彭州九龍縣有葛璜山作憤者誤也
韓滉傳

韓滉傳云為元佐辦裝

今案方述劉玄佐事復云元佐蓋玄誤為元也

太宗紀

太宗紀貞觀二十二年九月眉印雅

今案當作玔字玔字誤也

武德二年劉武周據并州宋金剛陷滄州

今案劉武周獨孤懷恩尉遲敬德傳乃滄州作滄者

悞滄州案地理志本絳州冀城縣武德元年置四年廢時劉武周方作亂河東絳滄正其境也若滄州則太遠矣

僕固懷恩傳

僕固懷恩傳云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

今案代宗紀及史朝義傳乃橫水作黃者悞也

李懷仙傳

李懷仙傳云故懷先與田承嗣薛嵩

今案先字悞當作仙

代宗紀

代宗紀廣德元年永泰元年書戰于埜座又云埜座穫

麥生渾奴剌寇埜座

今案其字皆悞當作埜座

侯君集傳

侯君集傳云為磧石道行軍摠管

今案太宗紀貞觀八年十二月君集為積石道行軍

摠管宰相表亦同然則磧字悞當為積也

陳京傳

陳京傳云天子尚尤豫未剛定

今案尤字必悞合是尤字如馬璘傳諸將尤疑張文

璀傳尤豫少決李抱真傳內尤豫皆與此同意也

昭宗贊云昭宗為人明雋

今案雋字悞當作儁

王播傳

王播字明易

今案當作敗

韋挺傳

韋挺傳云蓋乍城

今案乍當從牛今從干誤也

魏徵傳

魏徵陸贄等傳

魏徵傳云龍逢叱干也

今案逢當作逢

魏徵傳云蕭然耗矣陸贄傳全卷皆作耗

今案耗當作耗

姜撫傳

方技姜撫傳云旱藕杜蒙也

今案本草藥中無杜蒙疑是牡蒙牡蒙紫參也見嘉祐本草第七卷沙參注中

宗琢字乃琢之悞也

元稹傳

元稹傳豈暇陳治安議教化

今案暇字合從日今從目誤也

王緯傳

王緯傳云浙西觀察使

今案浙乃浙字也

李紳傳

李紳傳末云屢為怨仇所根却

今案此根字當作拫其字從手今從木悞也

百官志

百官志大理獄丞所掌職事內云宮家人入待

今案此乃侍字之悞也

李德裕傳

李德裕傳舊制歲抄運內粟

今案此抄字合從禾

李磎傳

李磎傳云反摘磎奏

今案當作返摘

李錡傳

李錡傳云天下權酒漕運

今案攉當作搉

劉崇望傳

劉崇望等傳

劉崇望傳即河中鐫諭

鐫宙傳鐫諭之

今案皆當作鎸

王凝傳

王凝傳

王凝傳云州有治賦羨銀常搉直以優吏奉

今案搉字恐是搉之誤

侯希逸傳

侯希逸傳云人苦之

今案苦乃苦字之誤

柳宗元傳

柳宗元傳貞符內云後之祆淫詈昏好怪之徒

今案此罵字疑是罵字

又云琢斯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

今案此琢字疑是椓字

盧懷慎傳

盧懷慎及吐蕃等傳

盧懷慎傳疆場有警

吐蕃傳疆場不定又疆場不明

今案此皆合作場

李晟傳

李晟贊

李晟傳贊云捉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

今案郭子儀傳贊曰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

詎不還顧又五王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蓋提之為言總勒統御之謂若乃命之為捉於文殊為不典今李晟贊所謂捉孤軍者即提字之悞歟

韓愈傳

韓愈傳所要先決於心

今案乃是先決於心

又贊云無枙捂聖人者

今案當作抵

又云以荀況楊雄為未淳

今案當作醇

劉武周傳

劉武周傳云破之於美食川

今案獨孤懷恩及秦瓊傳皆為美良川蓋良悞為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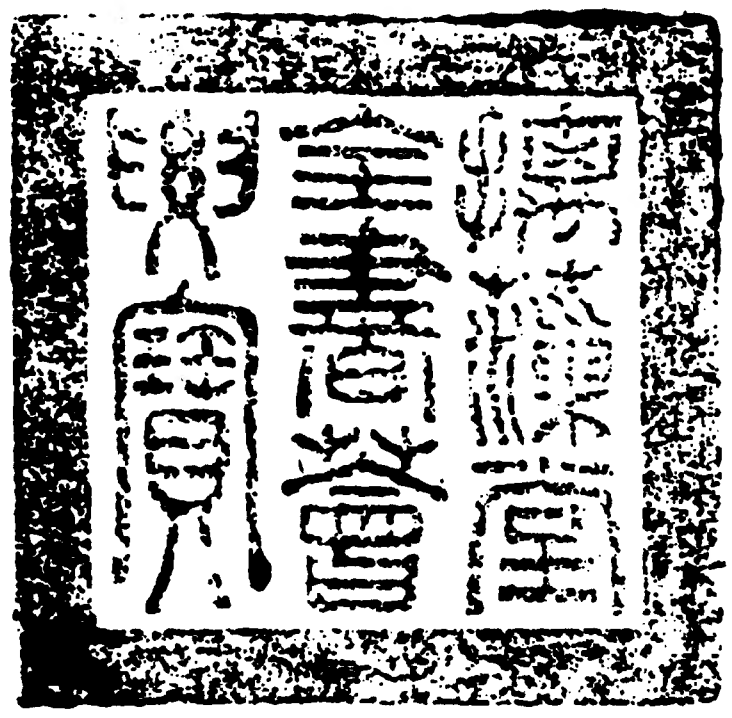
蘇定方傳

蘇定方傳云縛賀魯以還又云遂面縛降

今案其字皆當作縛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五代史纂誤五卷元祐中故朝請大夫吳君縝所撰君字廷珍成都人肥遯時名公師孟之子歷數郡守俱以惠政聞生平力學博通古今多求前史謬誤而參訂之然未嘗示人間有傳者此二書而已今直寶文閣宇文公時中自蜀來守吳興以郡庠有新唐書五代史版本而吳君此書不可不附見也遂令併刻之且俾元美序其後元美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秘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今觀其推廣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處往往曲為說以附會之安在其為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力裨前闕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惜乎君之志徒見於其書也紹興戊午四月望左從政郎充湖州州學教授長樂吳元美跋後

新唐書糾謬卷二十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錄監生臣趙興吾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唐摭言
北夢瑣言
新唐書糾謬

67

吉林人民出版社